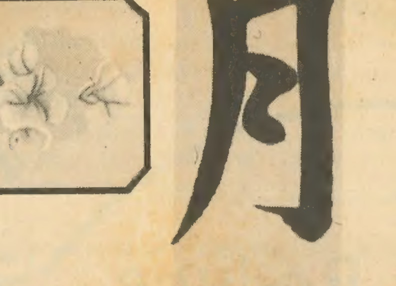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35
$12.00





十七世紀歐洲王朝御用藥品
八十年代降脂減肥防老新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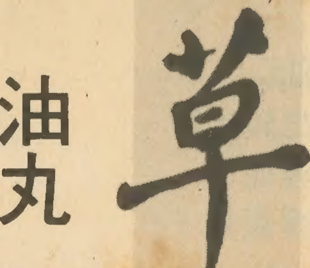
月見草

天之驕子——

M&A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EVENING
PRIMROSE OIL
（γ－月見草－E）

自然界中唯一
含有γ－亞麻酸的天然製品
γ－亞麻酸降胆固醇的能力
比亞油酸大163倍



油丸

應用範圍：
降脂、降胆固醇，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延緩衰老。特應性濕疹，月經周期前綜合症，酒精中毒等。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傳眞：（852）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





消炎鎮痛・救肝之寶

複方片仔癀肝寶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分銷處：好得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544 9895　華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42 2127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撰寫「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龍游滄海」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中描述徐茂公決心協助李家尋找龍穴，當李氏祖先骸骨移葬龍穴時，徐茂公暗中將李世民的時辰八字包着龍晶珠陪葬入土，之後李家奇蹟屢現，事事均應驗在李世民身上，因而引起李淵父子猜忌爭權，而降罪徐茂公偏袒李世民，正要擒拿之際，徐却被張青奴救去……梅花教遭嫁禍，引起武林公憤，梅王夫婦上雲嶺查訪李淸，却遭六大派攻擊而負傷，後果如何，請細閱本文。

* * *

石磊先生新著「湖海恩仇錄」之「血債血償」在今期刋出，故事結構嚴謹，連貫緊密，值得一讀！

另一新篇乃逍遙客先生所著「劍影俠風」，情節生動，引人入勝，萬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青年作家霍鷲覺先生新著「心刀」，故事內容新穎，情節緊張曲折，寫作手法更是別樹一格，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2年
第35期
（總號16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游滄海

尋龍八部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珠歸龍穴

驀地有蒼松二株，挺立於山口，右面一株盤曲抖抖，形如蒼龍；左面一株挺立婀娜，形如翠鳳。

徐茂公心中一動，仰頭望去，但見山勢巍峨，山上峯巒突兀，溝壑縱橫，山林繁茂，溪水縈繞，白雲變幻，蔚爲奇觀。徐茂公暗道莫非這便是「尋龍大眞經」上所言，山藏眞龍，口吐白霧麼？

徐茂公身後隨了一羣人衆，其中便有那位少年人李世民，以及他的父親大人李淵、李世民的兄長李建成、三弟李元吉，在李世民身邊是他的未來舅兄長孫無忌，在李淵身邊的卻是李家的謀士劉文靜，再後一點，則是太原留守府的一衆親兵。

原來此時徐茂公，在船抵中原大陸時，便與李靖等人分手，彼此約定半年後再在太原相會，徐茂公便護送李世民，安然返抵太原郡。

利誘紛爭

徐茂公與李世民的父親李淵見面後，心中再無疑慮，決心助李世民成其反隋救世大業。他在李淵面前縱論天下大勢，又隱示「楊花敗李花開」天機之兆，李淵被他說動，終於答允由徐茂公相助，尋一龍穴，先行移葬李家祖骸。李淵又不辭勞苦，親率李家上下，隨徐茂公入山尋穴。

此舉牽連重大，李淵雖不懂尋龍點穴之術，但於風水龍運之說，卻也深信不疑，再加搬動祖骸如此大事，李淵豈敢輕忽怠慢？因此他不但自己親隨，連三位兒子，以及李府的重要幕僚，均召隨左右，以便屆時詳加審度。

此時李淵見徐茂公駐足山前，久佇不動，沉吟不語，便走上前來，道：「徐先生甫抵此峯，便面露驚疑，久立不前，莫非此峯有甚麼奇妙之處？」

徐茂公沉吟半晌，方道：「此峯果然隱露龍氣，但氣勢如何，是否足以成其大業，則未可遂下判斷。」

李淵一聽，忙道：「如何方可定奪？」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上龍山，豈獲龍穴？」

李淵一聽，連忙抬眼一望，但見山勢陡峻，峭壁聳立，僅有一條山徑可上，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險，當下不由眉頭深鎖，道：「此峯險峻如此，猿猴愁攀，人如何上得去？」

李淵的二兒李世民忽然接口道：「爹爹，徐先生所言甚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上龍山豈獲龍穴？況且徐先生乃爲我李家着想，他尚且不畏艱險，身爲李家子孫，又豈可退縮？依孩兒之見，此峯無論如何險峻，到底還是要上去。」

李淵無奈瞟了李建成、李元吉一眼，道：「你倆意下如何？」

李建成想了想，道：「若爹爹要上，孩兒亦只好跟上。」

李元吉道：「大哥若上，小弟便捨命相陪便了。」

李淵眼見李建成、李元吉均瞧自己臉色行事，猶如把火球又踢回自己身上，心中不由一怒，無奈盯着徐茂公，神色不快道：「徐先生敢斷定，此山眞有龍穴？」

徐茂公知李淵心中猶豫，便微笑道：「唐國公何出此言？等閒富貴龍脈已極難尋獲，更何況蔭生帝皇之穴麼？若在山下便可斷定，又何必千辛萬苦爬上山去！」

李世民一聽，亦插口道：「徐先生所言不錯，此事關連我李氏一脈千秋大業，我等李家子孫又豈可見難而退乎？」

李淵無奈苦笑道：「好，好，既爲孫的亦如此堅決，若我不上，倒顯得我這個爲子的怠慢了。」

徐茂公聞言一笑，不再停步，領先向上山的小徑走去。

李世民的未來舅兄長孫無忌，這時忽然搶前一步，道：「山路陡峻，徐先生不宜冒險，待末將引路便了。」

李世民知長孫無忌武功甚高，便點頭微笑道：「現下有勞徐先生主持大局，果然不宜涉險，這就有勞舅兄你了。」長孫無忌的妹妹長孫氏此時已與李世民有婚約，因此李世民對長孫無忌尊一聲「舅兄」。

長孫無忌見李淵亦點頭稱許，當下便親率八名親兵，在山徑前面開路，徐茂公與李世民隨後併肩而進，李淵、李建成、李元吉等則由其餘親兵扶持跟進。

李家父子四人，李世民顯得最爲熱心。徐茂公身負上乘內力，攀爬起來倒不覺甚麼，但李世民竟亦可與他齊頭併進，半點不露疲態。

徐茂公不由暗暗驚奇，他悄聲問李世民道：「李公子曾習內功心法麼？」

李世民笑笑，亦悄聲道：「這多虧了虬髯客！他劫持我上路時，嫌我腳力太慢，便把一種速增內力的心法逼我練習，因此在途中短短半月，我的腳力竟可大增，待抵達扶餘島，被他囚禁，閒來沒事，便每日演練這套內力心法，到出島時，便自覺身輕體健，平日僅可挽三十石弓，但如今竟可力挽五十石强弓了。」

徐茂公一聽，不由點頭微笑道：「目下時勢行將大變，身骨强壯，方能應付長期征戰，如此看來，虬髯客劫持李公子，倒非禍害，而是得益了，亦由此可見，禍福原是不可截然分開。」

李世民心性聰慧，他略一沉吟，便明白徐茂公話中含意，點頭道：「徐先生之言不錯，挫折與成功只是一線之隔，若無挫折，又何來成功？因此欲成大事者，首要一條，便是百折不撓了。」

徐茂公一聽，心中大感欣慰，暗道李世民果然隱隱已具王者之氣度

矣！

　當下衆人歷經千辛萬苦，其中的難處也不必細述，整整半日工夫，衆人才攀上山峯。

　衆人擧目一看，均心神一震，果然是不識險峯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峯中。

　但見主峯對面，另有一峯，南北對峙，壁崖如削，南峯聳然筆立，猶大臣朝君手持的臣笏，又如大臣手持臣笏，向主峯的帝君朝拜。

　衆人不明底蘊，但均覺心頭一震，不明白眼前景物到底隱示何兆？

　徐茂公一見，心頭一震，猛然憶起「尋龍大眞經」上道：「如臣南山，如君北峯，南笏北拜，穴聚天龍。」不由暗道：「眼前所見，豈非南笏北拜之異象麼？」

　李淵氣喘吁吁道：「徐先生，山峯終究攀上了，但到底有沒有龍穴？」

　徐茂公與李淵見面後，便知此人並無天龍根基，雖可勉沾其邊，但運勢必極短促，因此便微微一笑道：「請問唐國公，有又如何？沒有又如何？」

　李淵微喘口氣，冷笑道：「若有龍穴，足證徐先生果有眞材實學，爲李家出了力，李某人自然重酬相謝。但若無龍穴，顯見先生尋龍之術未夠斤兩，白累本官辛苦一場，本官雖不致治以重罰，但小小懲戒，卻勢所難免。嘿嘿，徐先生好自爲之了。」

　徐茂公一聽，朗聲大笑道：「徐某若爲求重酬，又何必千里迢迢，趕赴李府！徐某此擧，不外上應天機，下體民意，決非一己私欲，因此是否尋獲龍穴，又是否因而獲罪，徐某又豈會妄下判斷！」

　此時李淵的太原留守府幕僚劉文靜亦忽然插口道：「據在下所知，此山原名盂山，因當地土人每見山上霧凝雲聚，疑是仙人法力，收而聚之，因此又叫藏山，看來倒大有名堂。」

　李淵一聽，大喜道：「卻有何名堂？」

　劉文靜於天文地理甚有見地，聞言便朗聲道：「據在下所聞，當地人有詩形容藏山之貌，道：藏山藏在九原東，神路雙松謖謖風，霧嶂幾層宮霍鮮，霜台三色綠黃紅，當年難易人徒說，滿壁丹青畫不空，志在晉家山亦敬，南峯一笏面樓中。藏山之勝，大致已包含其中矣。」

　李淵不甚明白，又道：「何謂南峯一笏？」

　劉文靜道：「南峯形狀似甚麼？」

　李淵向對面南峯一看，沉吟道：「乍一見，平淡無奇，但細看卻似朝臣之笏，持之面向君王朝拜之狀。」

　劉文靜微笑道：「南峯向主峯作臣拜之狀，主峯的地力雄厚，由此足以明證。」

　劉文靜此言一出，不但李淵等心頭一震，便連徐茂公亦暗暗點頭，暗道劉文靜果然不失爲太原李府謀士，於地理勢運之學，竟也大有見地。他方才一言，雖嫌粗淺，但已隱隱點出其中精義矣。

　李淵一聽，又驚又喜，連忙轉向徐茂公，道：「原來徐先生果然慧眼獨具！此峯既有如此異象，必然隱有眞龍之穴，一切尚請先生仔細察覓，有勞先生了。」

　徐茂公微笑道：「是否可獲龍穴，一看機緣，二看李家是否有此福氣，三看徐某是否有此絕大功力了。」

　劉文靜笑道：「徐先生神光烱烱，顯見已是得道之人，又身負尋龍穴識天機之異能，這眞龍之穴，必獲無疑。」

　徐茂公苦笑道：「劉先生亦是此道中人，何出此謬誇之言，徐某不過是凡夫俗子，又豈有仙家未卜先知，一切但隨緣而定便了。」

　徐茂公說罷，轉身向北，仔細察看一番，但見正北山峯側面，隱隱騰升一股淡淡紫氣。徐茂公心中一動，忙道：「速往北尋，或有所獲……」

　話音未落，徐茂公已如飛的向北面奔去了。李淵、李世民等人見狀，亦連忙跟了上去。

　衆人向北面跑了一段路程，突見前面的徐茂公已驀地停了下來，怔怔的仰望前面，一動不動，似乎有甚麼驚人發現。

　衆人順着徐茂公的目光一瞧，只見一道溪流，在山頂淙淙而下，掛起一幅瀑布，傾瀉下來，下面是一條山溪，山溪之上，煙霧瀰漫，一片迷濛。

　衆人不明所以，但徐茂公卻已窺破此乃瑞氣千條，紫霞隱現。

　他心中不由大喜，連忙跑到溪邊，取出羅盤，測定方位，再向四周端詳一番，才扭頭對李淵等人道：「這山溪之上，紫氣隱現，若徐某所測不錯，龍脈必在山溪上游無疑。」

　徐茂公說罷，也不待李淵等答話，便又沿山溪一直向東面上游如飛跑去，他的驚喜之情，猶如一位渴奶的娃娃，見了娘親一般的高興萬分。

　這也難怪，因爲這是徐茂公自獲「尋龍大眞經」後，第一次實地查堪尋龍，卻機緣巧合，甫一出手，便被他窺破天龍穴的迷踪，豈會不狂喜萬分？

　天龍穴出天龍，天龍便是千年一逢的「眞命天子」，江湖上有等風水術士，便窮其一生，亦難見到「天龍穴」的形踪，更遑論尋獲了，因此徐茂公甫一施爲便遇天龍奇穴，由此足見他承納的「尋龍大眞經」，委實是一部驚天至寶。

　徐茂公領頭，一衆人等，沿山溪東面，一直向上游急奔。

　不知不覺，已是近晚時分，山峯之上，月亮升得甚早，夜幕尚未降齊，那如盤大的一輪明月便冉冉的浮了出來，山峯上，月色如銀，光灑山野，

，一片銀光。

　衆人雖然奔波終日，但此時竟然不覺疲困，山風吹來，反而神清氣爽。

　此時徐茂公卻忽然停下，他足踏一塊溪中的雲石，扭頭向衆人道：「各位！仔細了！龍脈應該就在此地不遠矣！」

　李淵一聽，喘了口氣，連忙道：「龍脈在何方？」

　徐茂公牢牢踏住雲石，一動不動，道：「龍氣已現，龍脈聚穴，自當不遠！但尚需唐國公助我一臂之力！」

　李淵忙道：「徐先生已爲我李家出力，李某人豈可袖手旁觀？徐先生，如何助你，便請直道！」

　徐茂公道：「天龍聚穴，非同小可，不動則已，一動驚天動地，而且稍縱即逝，務必各位小心在意！文靜兄及長孫無忌將軍，請緊守徐某身邊，隨時候命！」

　劉文靜、長孫無忌各瞥一眼李淵和李世民，見他二人均點頭示意，便連忙走上前去，向徐茂公俯身道：「謹遵徐先生乞旨！」

　徐茂公點點頭，又道：「請唐國公注意，但凡李氏一脈，均請沿山溪正中走動涉水一趟，當有所發現！」

* * *

　李淵又驚又奇道：「有甚麼發現？」

　徐茂公肅然道：「天龍之穴，非比等閒，若非根基深厚，足以承納之人，便難啓動龍脈，龍脈不經啓動，便千年潛伏不出矣！」

　劉文靜一聽，驚道：「依徐先生之言，豈非但能啓動天龍脈的人，便是承納天龍穴的主人麼？天龍穴的主人，又豈非千年一逢的眞命天子？」

　徐茂公一聽，忙肅然道：「不知者不輕言，既然知道又何必問？文靜兄務請愼而重之！」

　劉文靜暗道若眞能憑此判斷誰是眞命天子，那當眞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了！稍一不愼，便是一場慘酷殺戮，在如此驚人的引誘面前，父子、兄弟之間，亦一樣翻臉無情，拚死爭奪！他因此亦嚇得不敢作聲，只在心內暗察動靜。

　李淵眼見徐茂公肅然而道，知其中必有深意，便不敢怠慢，扭頭向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三兒道：「既徐先生這般說，爲父就先涉水走一遭，然後你等三人，也不必按大小次序，隨意各走一趟便了！」

　徐茂公一聽，便知李淵必定自忖自己乃必然的天龍穴主人了，而三位兒子，不外是隨便應景罷了！可知重利當前，便連父子間亦無親情可言！

　但徐茂公此時亦不敢斷定，李氏一脈中，到底誰是足以啓動天龍穴的眞命天子，因此只好笑笑道：「唐國公之言甚是，便請唐國公先走一遭便了！」

　李淵滿懷希望，脫下長靴，挽起褲腳，果然領先走下山溪，鄭而重之的沿徐茂公指示的路向，走了一趟。

　李淵返回原處時，四野間卻毫無異象。

　此時李元吉搶先站出來，朗聲道：「既無分次序，那小弟便先走一趟了！」

　李元吉說罷，也不待徐茂公有所表示，即依樣脫鞋挽褲，小心的沿山溪走了一遭。

　山溪之中，依然毫無動靜。

　李淵和李元吉父子面面相覷，均覺不是味道。李元吉一向偏愛大哥李建成，便向他笑道：「大哥乃李家長子，若有所獲，必屬大哥無疑，大哥這便走一次便了！」

　李建成也不推辭，微笑一下，便充滿自信的走下山溪，他走的步子很慢，似乎若不啓動龍脈，便決不甘心似的。

　衆人亦暗道龍穴既屬李家，那李淵已顯然無緣，李建成乃李家長子，龍穴必屬他無疑。

　但世事玄妙，李建成走得雖極緩慢，但山溪四周，依然毫無動靜。

　李建成走回原處，李元吉悄聲道：「若連大哥亦無緣，那李家便只剩二哥他了！」

　李建成不由又羞又氣，他盯着徐茂公道：「這臭道士存心袒護世民他，便暗中作法，令世民方能啓動龍脈！」

　李元吉道：「是呵！若眞箇被二哥啓動，那他在李家便有眞命天子的美譽！這口氣如何忍得下去？」

　李建成冷笑道：「這全是徐茂公這妖道搗的鬼，如何可以作準？我總不信，李家便只有他方能啓動龍穴！」

　李元吉道：「那我等大可出言反對再試下去了！」

　李建成卻微微冷笑，悄聲道：「千萬莫過早驚動世民他！因爲如今連爹爹亦被徐茂公迷住，若在此時出言反對，爹爹大怒，這對我們並無半點好處！」

　李元吉恨道：「那就任由二哥他奪得眞命天子稱號麼？」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甚麼龍穴蔭生眞命天子，我總不信這等鬼域伎倆！一切事在人爲，我倒要看看，到底誰是李家的眞命天子！但暫時切莫輕擧妄動，知道麼？」

　李元吉素來佩服李建成的智計，聞言便一笑道：「大哥放心，一切看你的主意便了！」

　此時李淵見李世民不動，便向他道：「世民爲甚麼不涉溪一試？」

　李世民微笑道：「孩兒見爹爹你亦不能啓動，世民非嫡非長，又豈敢僭越？」

　徐茂公這時忙道：「不然，唐國公既已有令，李家子孫不分先後次序，皆可一試，李公子該走一趟試試。」

　李淵聞言便無奈道：「世民，既徐

先生這麼說，你便走一遭吧！」李淵顯得有點勉强，因爲他自己無緣，他不相信偏李世民有這根基福緣。

此時劉文靜和長孫無忌亦催道：

「李公子莫失了這千載良機啊！」

李世民笑笑，便邁步上前，依徐茂公的指點，沿山溪的東西方向走了一趟。

四野依然毫無動靜。

徐茂公眼見李世民已走回原位，心中不由驚奇，暗道若李世民亦非「眞命天子」，那李氏一族，誰可啓動龍穴？

眼見李建成、李元吉二人臉有喜色，又暗道李氏一脈，尚未建基業，兄弟三人便已萌爭奪之意，看來日後一番慘酷撕拚，已勢所難免了！

就在此時，徐茂公轉念間，他忽感腳踏的雲石似乎微微一動，他暗吃一驚，連忙低頭一看，他腳踏的雲石竟幻出七彩光華，而且晃動得越來越厲害。

徐茂公猛吃一驚，暗道我所踏的是龍脈的穴眼，龍眼已動，龍穴亦必隨之躍動！他不及細思，連忙一屁股坐了下去，如盤的端坐雲石之上，又連忙取出四根鐵釘，對長孫無忌、劉文靜二人道：「快！鐵釘四口，按東南西北四角釘下去！快，遲則恐怕白費心血了！」

徐茂公說罷，把四根鐵釘擲了出來，他自己卻死死的坐鎮雲石，動也不敢稍動。

說也奇怪，徐茂公座下這塊雲石，竟嗚嗚的嘯叫起來，又渾身搖晃，似欲把徐茂公震開，它自己就冉冉升上！

徐茂公驚得滿頭冷汗，一疊連聲的喝道：「快！快！把鐵釘依吾言速速釘牢！」

劉文靜、長孫無忌二人見狀不敢猶豫了，連忙撿起鐵釘，果然依言在雲石的東南西北四角釘了下去。

徐茂公這時才鬆了口氣，他一步跳了開來，盯着這塊雲石，目不轉睛，神色緊張之極。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眨眼的功夫，這塊雲石竟霍的射出一道紫光，强烈得令人目眩，射得人連眼也睜不開了！

此時，衆人均成了睜眼的瞎子，天地萬物甚麼也瞧不見了。

徐茂公在强烈的紫光中，卻依然凝神靜氣，眼睛眨也不眨，但見雲石的紫光越來越强烈，把四週均罩住了。

雲石下面，也响起了如雷鳴的隆隆聲，又如虎嘯龍吟，雲石猛地一晃，竟冉冉升起，眼看便要騰空飛去！

徐茂公一見，額上冷汗直下，他連忙高聲喝道：「在場衆位，誰可見四野物事？」

衆人均睜不開眼，誰也不敢作聲。

徐茂公心知不妙，連忙又大叫二聲。

就在此時，一聲清脆的話音响了起來，從容不迫的道：「徐先生，我可以瞧見物事了，此石端的稀奇！徐先生有甚麼吩咐差遣？」

徐茂公一見是李世民應聲而出，心中一喜，以手加額，暗慶自己畢竟沒白費一場心血，這少年人果然是千年一逢的人選！

李世民甫一涉溪而過，龍脈便被啓動，衆人均被紫光迷惑，獨他神清氣爽，由此足見他的根基福緣深厚之極！

徐茂公心中大慰，卻也不敢怠慢，立刻在衣袋中掏出一道紙符，遞給李世民，道：「李公子速持此符，跳上雲石！切記牢牢站穩石上，若被拋離，那便前功盡廢了！」

李世民甚爲信服徐茂公，便接過紙符，肅然道：「是！謹遵徐先生令旨！」

李世民持符走上前去，輕輕一躍，便跳上雲石，此時他身具虬髯客的內功心法，內力已有一定根基，因此這一躍數尺，倒也並非難事。他的雙腳甫踏上雲石，立刻便感腳下猶如奔雷，隆隆之聲不絕於耳。

突地，雲石又猛烈的躍動，東搖西擺，似極欲把李世民摔下石去。李世民手持紙符，連忙屛神靜氣，運起虬髯客所傳的內功心法，牢牢的站穩雲石上面。

就在此時，四野突然炸响一聲驚雷，雷聲甫過，李世民腳踏的雲石，竟如一匹癲馬，上下左右猛烈搖晃起來，李世民拚命往下踏，眼看他搖搖欲墜，站不穩了。

徐茂公一看，立刻發聲道：「李公子速把紙符貼於雲石正中。」

李世民聞聲，便連忙把手持的紙符，往雲石的中央貼去。

說也奇怪，紙符貼下後，片刻間，雲石又好像被重物所壓，冉冉的靜了下來，不久，雲石下面的虎嘯龍吟聲也漸漸的沉寂下去了。

直到此時，徐茂公才捲起衣袖，擦了一額的冷汗，連聲道：「險極！險極！幾乎被它遁去矣……」

李世民跳了出來，不解的道：「徐先生，你說是甚麼遁去？」

此時衆人眼前的紫光亦消失了，才敢睜開眼來，人人均滿面驚疑，不知發生了甚麼驚人異兆。

徐茂公這時已鎭靜下來，他微微一笑，瞥了衆人一眼，這才欣喜的向衆人解釋道：「雲石之下，便是龍脈之眼，方才現出紫氣，發出雷鳴，便是龍穴啓動之象。此其時若不以大法鎭之，或是無福無緣之人碰之，龍脈便必然逸遁無踪，之後又須經歷千年歲月，才會在世上驚鴻一現，天幸徐某以大法鎭鎖，又遇上千年一現根基福緣深厚之人，才僥倖把它留住，各位

可仔細瞧瞧，這處龍脈，端的氣派非凡，不同凡响！」

衆人抬眼望去，但見山溪正中雲石位置，恰處四周高峯的正中，周峯高插入雲，其形似筆，猶如劃天而揮舞；兩面又各聳起一座厚厚石壁，似屛幛拱衞；四周雲霧瀰漫，夜月之下，紫氣郁郁，恰似驕龍吞雲吐霧，蜿蜒起伏。更奇的是，雲石之上，不時幻變七彩，恰似巨龍之眼，閃灼光華。

衆人一見，均又驚又喜，忙道：

「請問徐先生，此乃甚麼龍穴？」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此乃文筆聳霄漢、華表鎭捍門的大貴龍脈！此穴名天龍穴，日後必然蔭生一代天龍。」

劉文靜一聽，便向李淵恭賀道：

「恭喜唐國公，今日蒙徐先生之助，得此天龍之穴，從此建基立業，猶如天龍行空，無往而不利矣！」

李淵聽到劉文靜之言，欣然而笑。

李建成却忽然微微冷笑道：「依建成之見，劉大夫之言，只怕言過其辭。」

李淵不悅道：「建成何出此言？」

李建成微笑道：「爹爹乃李家之主，理所當然乃承納龍脈之人，但爲甚麼不應異兆，却應在二弟世民一人身上，這其中必有蹊蹺。」

李淵一聽，半信半疑，道：「有甚麼蹊蹺之處？」

李建成道：「江湖有等不良術士，每喜妖言惑衆，更以妖法迷惑人心，稍有不察，便被其欺瞞了！例如爹爹身爲李家之主，却不應異兆，偏偏盡數應驗在二弟身上，天下間哪有如此巧合之事？」

李淵一聽，猛地憶起李世民四歲時，有方士前來拜訪，當時李世民尚未取大名，那方士一見李世民的相貌，便向他拱手賀道：「此乃龍鳳五姿，天目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而從此之後，才有「李世民」這個大名。

李淵忽然又轉念道：「世民今年行將十八，便疊遇異兆，莫非『二十濟世安民』，眞的在他身上應驗？那我在李家的位置，又將如何處置。」

李淵這般思忖，臉上的欣然神色便不覺失去了，他對劉文靜恭賀之辭，竟不置一語。

徐茂公見狀，知李淵有點妒忌李世民的福緣，便連忙道：「天龍穴發天龍，總歸李氏一族，李氏在唐國公這一代宏偉於世，無論李氏誰人承受，均是唐國公的莫大榮耀！」

李淵一聽，心道徐茂公之言不錯，若李氏一族，在自己這一代果然發出一代眞命天子，那自己無論承納與否，均是皇祖的身份了！這一想，才轉怒爲喜，含笑向徐茂公道：「李氏但有所成，全賴徐先生鼎力相助，此恩此德，李氏一族，將永誌不忘。」

徐茂公不以爲意的微笑不語。

不久，徐茂公就親自擇定良辰吉日，把李氏的先祖遺體，移葬於藏山峯上。

在下葬時，徐茂公又悄悄用符寫上李世民的時辰八字，用之包裏龍晶珠，連同李家先祖遺骸，一道放入棺木，葬於墓中。

說也奇怪，自李家先祖移葬藏山峯後，李氏一族在太原，便疊遇兇險而安然無恙。

先是流寇魏刀兒，率十萬賊兵，連結突厥，侵襲太原，太原隋朝守將潘長文戰死，太原危在旦夕。

此時李淵掌握的太原留守兵馬僅得五、六千人，與魏刀兒的十萬大軍相比，簡直是以卵擊石。

隋煬帝拒不派兵相救，原因是他日漸懷疑李淵有反心，正好藉流寇的兵馬，把李淵除掉。李淵自知已勢難倖免了。

此時李世民挺身而出，率五千騎兵，突圍而出，又衝殺而進，反復數次，所向披靡，把魏刀兒弄得膽戰心驚。

李淵趁機率太原城守軍及民兵二千人，衝殺出來，與李世民的輕騎裏應外合，一舉全殲了魏刀兒的十萬賊衆。

這一仗令李淵和李世民聲名大噪，因此，也更惹起隋煬帝的猜忌。

李淵亦自知難容於隋煬帝了，於是開始秘密募兵，以作起事的準備。

隋煬帝的心腹，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知李淵圖謀作反，便暗中策劃晉祠祈雨大會，把李淵誘騙赴會，然後誅殺。

但李氏洪福齊天，王、高的心腹，竟把這密謀告知李淵。李淵與李世民、劉文靜商議後，決定先發制人，由李世民伏兵於晉祠外，然後於會中突然發難，搶先指王威、高君雅謀反，把兩人殺掉，李氏一族，終於逢兇化吉。

更奇的是，自李家祖骸移葬藏山峯後，李世民便臉現紫氣，雙目烱烱，不怒而威，與先前判若兩人，大有王者之風。

此時不但李建成、李元吉怒恨攻心，圖謀不軌，就連李淵亦暗暗不安，暗道世民莫非眞應了「二十而濟世安民」之兆麼？若眞如此，自己的命運又將如何了？

李建成却暗道李世民自遇上徐茂公，便諸事無往而不利，特別是先祖遺骸移葬藏山後，李世民便簡直脫胎換骨、判若兩人，莫非這當眞是「天龍穴」的威力麼？若是，爲甚麼李氏一族，却只有李世民一人應驗？這是李世民的福緣，還是徐茂公這妖道偏愛他而暗中搗鬼？

李建成這般思忖，便與李元吉密謀，決心查個水落石出，然後再來對

付李世民。

* * *

李建成與李元吉密謀妥當，便向李淵詭稱出城上山狩獵，李淵對李建成素來有點偏愛，見他崇尚武勇，便欣然答允了。

李建成、李元吉率數十親兵騎隊，除狩獵的弓箭等物，還偷偷帶備鋤鏟等挖土工具，至於作何用途，那是誰也不知道。

李建成、李元吉率親兵出了太原城，便向西郊馳去，在半途又突然折向北面，騎隊奔馳了大半日，竟馳抵藏山峯。

李元吉此時有點心怯了，悄聲向李建成道：「大哥，眞要動手麼？私開祖墳，這是大逆不道的事，若被爹爹知道，他必定把我兩人殺掉。」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事情到了這地步，也不容你我退縮了，你試想想，若徐茂公的妖法果然成功，世民他做了眞命天子，還有你我的位置麼？輕則流放朝外，重則生命難保，唯有先發制人，才是自救之道。」

李元吉仍心驚道：「話雖如此，但萬一被爹爹發覺，我等私挖祖墳，怪罪下來，却如何是好？」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我自有主意，一切且待開墳查看再作打算。」

李元吉無奈道：「小弟但依大哥便了，只是日後大哥得了好處，可切莫把小弟拋開不顧！小弟從此便與大哥同坐一條船了。」

李建成微微笑道：「三弟放心，大哥日後與你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是。」

李元吉這才轉憂爲喜道：「那好啊！希望大哥莫忘了今日的諾言，走，上山去，無論如何要查個水落石出，徐茂公這妖道到底作了甚麼手脚。」

當下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兩人不再猶豫，率衆親兵攀上藏山。

在藏山峯李家祖墳前面，李建成命令親兵挖開墳墓，親兵皆是精壯之士，不消片刻功夫，便把墓穴挖開了，露出一副新葬下不久的棺木。

李建成命令親兵退後二里，他自己與李元吉上前去，親自動手撬起棺蓋。

棺蓋掀起，兩人一看，均猛吃一驚，但見先祖的遺骸，葬下時尚是灰白死沉，但此時却光澤灼灼，猶如生人的骨骸。

李元吉見了，心中驚懼，忙道：「這墓穴果然邪門，連近百年的骨頭也被重成生人骨似的！大哥，不要查了，只怕妖法厲害。」

李建成却極不甘心，暗道若是墓穴之力，那爲甚麼自己和三弟毫無好處？一切的功勞都被世民他佔盡了，這分明是徐茂公暗中偏袒於他！不然，他絕對沒有如此鴻福。

李建成越想心中越氣，忍不住便伸手進棺內，撥開先祖骨骸，逐一察看，突然，他的手觸着一顆圓圓的大珠，但却是用紙包裹住的，便把大珠抽出來，一看之下，不由連聲冷笑道：「原來如此！怪道好處都被世民他一人佔盡了。」

李元吉忙湊過來，道：「怎麼了？」

李建成把那紙包住的大珠遞給李元吉，冷笑道：「你自己看看便明白了。」

李元吉接過來一看，只見紙是黃色的，上面寫了一行數字，仔細一看，竟是二哥李世民的時辰八字。

李元吉不由目瞪口呆，捧着珠兒，喃喃道：「就這麼一塊石珠，便可以令人一躍而成眞命天子麼？若非親眼所見，便殺了我，也不會相信。」

李建成冷笑道：「不信也得信！據說江湖中眞有一種法術，專門在先人墓穴上做功夫，可以令人起死回生，由貧變富、由賤變貴，法力通天！看來徐茂公暗助世民的，正是這種大法術。」

李元吉道：「這卻如何是好？若我等把珠盜走，徐茂公這妖道日後知覺，向爹爹稟報，我二人可吃罪不起，私挖祖墳，這是殺頭的死罪。」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放心，就算爹爹知道，亦只會暗中稱許，而決不會公開降罪。」

李元吉迷惑的連連眨眼，不知李建成有甚麼驚人妙法，竟可令爹爹不但不降罪，反而暗中稱許？

只見李建成微哼一聲，伸手接過石珠，便把包住石珠的黃紙符拆掉，隨手拋到棺木裏，又另外寫了一張黃紙，包住石珠，投回棺內。

李元吉見李建成所寫的，竟是爹爹李淵的時辰八字，便又驚又奇的道：「你把爹爹的時辰八字寫上去，雖然取代了二哥他，但爲何不寫大哥你自己的時辰八字？這對你豈非很吃虧麼？」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換紙之事，徐茂公這妖道既有如此法力，他必然會驚覺，但爹爹開棺驗證時，見世民的時辰八字被棄棺內，石珠的時辰八字卻是他自己，便必定心中喜悅，暗中大讚我二人忠心爲他，豈會再降罪？如此私挖祖墳之事既可免罪，又絕了二弟獨佔龍脈的鴻運，豈非一舉兩得麼。」

李元吉恍然大悟的一笑，但又奇道：「這顆石珠看來非同凡响，大哥把二哥的時辰八字換成爹爹的，這於大哥並無好處，大哥爲甚麼不換上自己的時辰八字？」

李建成微微冷笑道：「你有所不知，三弟，爹爹的權慾甚重，他在生之時，豈容我等去圖謀他的權位？若被他發覺石珠的時辰八字換了我的，他必是認爲我有心僭越，他一怒之下，便有藉口把我殺了，再說他年已老邁，就算日後得天下坐江山，也不過是短暫的光景，那時長子繼承父位，天公地道，朝中再無人敢說半句閑話，那時一統山河，豈非垂手又得麼。」

李元吉一聽，這才知道李建成的心計厲害極了，心中不由又佩又驚，卻也不敢亂說甚麼，連忙助他把棺蓋重新蓋上。

然後李建成再令親兵回來，重新塡上築墳，把祖墳恢復原狀，竟然神不知鬼不覺。

李建成、李元吉二人率親兵下山後，隨便打了幾頭野獸，便返回太原去了，一衆親兵均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心服，而且他們也不知其中的詳情，因此李建成、李元吉私挖祖墳的事，李府上下誰也不知道。

過了半個月，李建成在李淵與他單獨相對時，忽然笑着道：「二弟世民近日氣色絕佳，人人都傳說他大有王者之風，有人甚至說，連爹爹你也被他比下去了。」

李淵一聽，面色一變，沉聲道：「是誰如此大膽？在此胡說八道。」

李建成微笑道：「是誰說的那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否眞有其事，爹爹你以爲如何？」

李淵狐疑的瞥了李建成的一眼，道：「那你以爲呢？建兒。」

李建成笑笑道：「二弟的氣色，近日果然大佳，與先前相較，果然判若兩人，其中必有原因。」

李淵道：「你知道是甚原因麼？」

李建成微笑道：「二弟自遇上徐茂公後，行事便無往而不利，雖然他是爲李家做事，但他的聲名，卻幾乎蓋過爹爹你了，爹爹難道沒有懷疑，徐茂公在暗中助他麼？」

李淵一聽，疑心大熾，不由點頭道：「不錯！當日在藏山上，我就有所懷疑，爲何一切異兆，皆應驗在世民身上？如今看來，其中果然大有蹊蹺。」

李建成道：「爹爹知道是甚蹊蹺麼？」

李淵搖頭道：「我怎知道？我相信世民對我還是忠心的，所以也沒再去細想。」

李建成一聽，忙道：「二弟雖然忠心，但難保其他人不會從中搗鬼，以挑起我李家的自相爭鬥，他好坐收漁人之利。」

李淵一聽，怒道：「是誰如此斗膽，敢離間我父子的感情。」

李建成微笑道：「二弟素好結交朋友豪士，這些人亦大有野心，均希望扶持二弟他建功立業，日後一統山河，便有他們的莫大好處。」

李淵咬牙道：「放着我李淵健在，他們敢麼？」

李建成泛笑道：「他們有何不敢？就算明裏不敢，暗中算計，卻也防不勝防。」

李淵恨恨道：「你是指徐茂公麼？」

李建成點點頭道：「徐茂公的確很值得懷疑，他與二弟的關係也非比尋常，若徐茂公有心扶他登基立業，好求取功名富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過是否如此，總要有眞憑實據，才好下判斷確證。」

李淵眼神一亮，道：「依你之見，從哪兒入手求證？」

李建成微微一笑，道：「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二弟的鴻運，既從藏山開始，爲何不從藏山查起？」

李淵一聽，心中一動，但卻不想在李建成面前太着形跡，便淡淡一笑，道：「此事爲父自會酌情處理，今日所說的，切勿在任何人面前再提及了。」

李建成亦知其父本性素來狐疑不定，聞言便忙點頭道：「請爹爹放心，孩兒知道了。」

李建成走出去後，李淵又秘密把劉文靜召來，要他去替他辦一件事。

幾天後，劉文靜風塵僕僕的趕返太原府，馬不停蹄，又趕着前來留守府向李淵密報。

李淵見劉文靜到來，便把左右摒退，才低聲道：「那事如何了？」

劉文靜往四周一瞧，確證並無第三者，才低聲道：「在下剛從藏山返回，便馬上趕來見唐國公了，已經開棺驗證，在下發覺，徐先生果然有偏袒二公子世民之嫌。」

李淵一聽，神色虎地一變，道：「快說詳情！」

劉文靜道：「在下在棺內發現一顆石珠，石珠有黃紙包裹，黃紙上寫有時辰八字，在下仔細分辨，原來卻是唐國公你的時辰八字。」

李淵迷惑道：「那石珠是何東西？是兇邪之物麼？」

劉文靜微微一笑，道：「非也！非也！石珠經在下仔細辨折，確證不但不是兇邪之物，反而是大吉大利的吉祥之物，雖然在下一時難以斷定到底是何寶物，但可斷言，誰接近寶物，誰就必定有莫大好處。」

李淵一聽，更奇道：「包裹石珠的黃紙，上面所寫既是我的時辰八字，顯見對我有所好處，爲何卻道徐茂公偏袒世民？」

劉文靜沉吟一下，不敢隱瞞眞相，便據實道：「唐國公有所不知，在下在棺內又發現另一張黃紙符，紙符上所書，卻是二公子世民的時辰八字，兩張黃紙的字跡顯見不同，應是出自兩人的手筆……」

李淵驚道：「有這等事……這說明甚麼了？」

劉文靜道：「這證明原來包裹石珠的黃紙，是寫上二公子世民時辰八字的那張，而唐國公的那張，是後來有人調換的，徐茂公偏袒二公子世民固用心不良，但後來私自開棺的人，其用意也顯然別有圖謀。」

李淵卻不以爲然的一笑，道：「私

自開棺固有不是之處，但卻是對我忠心一片，否則，便不會以我的時辰八字換包上去了。」

劉文靜道：「不然，私自開棺，未向唐國公你稟明，顯然事前別有用心，唐國公不可不細察之。」

李淵呵呵一笑，道：「可矣！文靜，此事我已有主意，但希勿聲張，一切由我從權處置便了。」

劉文靜已知李淵決意偏袒私自開棺之人，他要處置的，僅是偏袒李世民的徐茂公了，便不敢再表示甚麼，告辭而出。

劉文靜的用心很複雜，一方面他妒忌徐茂公的驚人才學，極不願意他留在李世民身邊；但另一方面劉文靜又確信李世民有「眞命天子」的福緣根基，他自己日後亦必然要投在李世民的一邊，所以又不想因此事而惹怒李世民。

劉文靜極工心計，他反復思量，便暗道何不賣個順水人情？一方面可以逼走徐茂公，另一方面也示恩於李世民，如此處置，自己當可立於不敗之地。

劉文靜盤算妥當，便把此事私下告知李世民，道：「看來徐先生會有殺身之禍了！但他到底是一位人才，而且出心亦是爲了二公子，文靜不忍心坐視他不救，拚着惹怒唐國公，亦覺必須告知二公子一聲。」

李世民一聽，吃了一驚道：「徐先生悉心爲李氏一族，並無任何私心，爹爹亦不能容他麼？若把徐先生殺害，豈非令天下豪士寒心？徐先生决計殺不得。」

劉文靜苦笑道：「但唐國公已把一切查明，徐先生的而且確在祖墳中做了手脚，偏袒於二公子你，因此你若替徐先生向唐國公求情，只會火上加油，徐先生决不能倖免！」

李世民沉吟道：「然則如何救得徐先生？」

劉文靜道：「爲今之計，唯有通知徐先生，遠離太原城，待唐國公的火氣下了，才向他進言解釋，如此便可既存朋友之義，又可免忤逆不孝之名。」

李世民爲難道：「徐先生心胸坦蕩，並無任何私心，不畏艱險，忠心爲李氏基業出力，試問怎好開口要他出走？」

劉文靜微笑道：「來日方長，二公子若與他有緣，日後尚有機會重逢；但若不走，便生命難保，日後連相見的一線機會也沒有了。」

李世民一聽，恍然悟道：「文靜兄所言不錯，暫時作別，於我及徐先生他均有好處，我有主意了，多謝文靜兄一番好意。」

劉文靜忙道：「二公子龍鳳之姿，天目之表，日後必然大放異彩，切望善自珍重，有需要文靜效力之處，文靜萬死不辭。」

李世民見劉文靜意態懇切，心中對他的好感不由又添了幾分。

李世民深知李淵的脾性，他的狐疑心一起，便會孤意而行，徐茂公目下的處境已很危險了。

* * *

李世民與劉文靜分手後，不敢再有片刻猶豫，便馬上趕去徐茂公下榻的別館。

幸而別館四周靜悄悄的，並無任何異象。李世民匆匆走進去，只見徐茂公安然的穩坐椅上，正向他微笑，李世民才暗地鬆了口氣。

未等李世民開口，徐茂公已微微一笑，道：「李公子神色倉皇，所報莫非乃兇兆麼？」

李世民一怔，奇道：「徐先生怎的知道？」

徐茂公道：「我剛才偶乩一卦，乃坎上乾下卦，卦文道：「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坎者，險、陷也；乾者，剛正堅强也；孚者，信心也；綜而推之，徐某已知將有兇險、陷害之兆臨身矣！」

李世民大驚道：「然則往下又如何？徐先生可有生命之危？」

徐茂公道：「但只需有信心，剛正堅强，便可越過陷阱，前途依然光明！」

李世民又忙道：「但目下危機果然將至，可有解救之法？」

徐茂公道：「這便是利涉大川矣！看來已註定徐某須立即涉水渡過大川。」

徐茂公話音未落，立刻又有別館的雜役跑進來通報道：「徐先生！大事不好！唐國公已差陳將軍率兵前來，說是奉唐國公之命，捉拿徐先生歸案！徐先生快作打算！」

雜役話音未落，陳將軍已率近百兵衆，衝了進來，陳將軍當先而進，手握的大刀已直指徐茂公胸前！

李世民一見，大怒道：「陳將軍！世民在此，你敢對徐先生無禮麼！」

陳將軍是李淵的貼身侍衛，他見了李世民，並不以爲意，朗聲道：「李公子！末將軍令在身，恕不行禮！唐國公有口喻，若有任何人敢阻攔擒拿徐茂公，皆以同黨論處，格殺勿論！得罪之處，請李公子見諒！」

李世民一聽，便知李淵對他亦暗懷不滿了，因此特地差遣陳將軍執行逮捉徐茂公之令。李世民見是李淵的令旨，心中又急又氣，不由厲聲道：「陳將軍！徐先生忠心一片，爲我李家效力，其心可鑑日月，豈容如此待他？不怕天下豪士寒心麼？」

陳將軍也有點怯於李世民的聲威，他無奈把大刀抽回，向徐茂公拱手道：「末將軍令在身，實出無奈，請徐先生隨末將往見唐國公便了！」

李世民見陳將軍雖客氣了點，但口氣依然强硬，絲毫不肯放鬆，簡直

視他如無物，心中又急又氣，按捺不住，突的拔出佩劍，厲聲道：「誰要帶走徐先生，先問問李世民手中之劍！」

陳將軍神色一變，沉聲道：「那二公子是存心阻攔末將執行唐國公軍令了？」

李世民怒道：「徐先生忠心爲我李家，爹爹只是一時糊塗，誤信妖言，降罪於他，就算要捉拿，亦須等我稟明爹爹再作處！」

陳將軍微微冷笑道：「可惜唐國公事先已料到此着，他吩咐末將，如果李世民敢出面阻攔，便連他也捉拿綁去見他！若敢反抗，格殺勿論！」

李世民氣得滿面通紅，他手中的佩劍一揚，直指陳將軍的咽喉，厲聲道：「狗奴才！竟敢不分青紅皂白，以下犯上麼？」

陳將軍泛然一笑，毫不動容，道：「若二公子敢出手傷末將，那才是以下犯上！因爲末將乃奉你父唐國公之命，你身爲兒子，竟敢逆你父旨意麼！」

李世民氣極，怒喝道：「狗奴才休仗勢欺人！我便把你傷了，看能把我怎樣了！」李世民說着，手中劍鋒，猛地向前一挺，竟欲立斃陳將軍於劍下。

徐茂公一見，猛吃一驚，深知李世民這一劍刺下，便須負上忤逆不孝的罪名，他的命運因這一劍的血光，或會沖得支離破碎，心中驚急之下，連忙大聲喝止道：「李公子且慢！」但他出聲制止已稍不及，因爲李世民的劍鋒已抵陳將軍的咽部了！

眼看這一劍刺下，太原李氏一族，立刻便有自相殘殺之禍。

就在此時，館內衆人但覺眼前銀光一閃，視線不由一花，到定眼瞧清時，衆人均目瞪口呆，猶如乍視鬼魅。

原來此時李世民的劍尖，已被一位銀裝少女，以二指挾住，任李世民如何用力，劍尖抵住陳將軍的咽部，休想往前半分，但也不得退縮半寸！少女雪白如月的俏臉上，露出微微冷笑。

李世民吃了一驚，盯着少女，沉聲道：「姑娘是誰？敢來太原府搗亂麼？」

少女微微冷笑，傲然不語。

徐茂公一見，又驚又奇又喜，忙叫道：「張青奴姑娘！手下留情！他便是太原李世民公子！」

少女果然是久違了的張青奴，三年不見，她此時已變得精練多了。張青奴這時才向徐茂公點點頭，又微微一笑道：「你以爲我不知道麼？你剛搬入太原別館，一切就已落入我眼中了！嘿，徐茂公，你碰上的，怎的盡是姓李的大傻蛋！」

李世民才知原來是徐茂公相識的，便暗地鬆了口氣，心道這位姑娘的武功如此了得，徐茂公有救了！

李世民微微一笑，道：「我李世民與張姑娘素不相識，怎的也成了大傻蛋了？」

張青奴見李世民少年英俊，心胸又寬，臉上的冷傲便不由一斂，微笑道：「徐茂公先前碰上甚麼李靖的，乃十足十的大傻蛋！你是姓李的，自然也是大傻蛋啦！而且，你竟敢違抗父旨，大逆不道，爲救這姓徐的傻瓜，惹怒你那爹爹唐國公，於你的前程並無半點好處，明知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蠢事，你也去做，這不是大傻蛋又是甚麼？」

李世民肅然道：「徐先生於我李家有功無罪，若横加殺戮，如何服衆？因此世民雖明知會惹殺身之禍，亦不得不出手相阻！」

張青奴點頭微笑，卻不再理會李世民，轉向陳將軍道：「這位將軍，既李公子這麼說，你便賣個人情，把姓徐的道士放了吧？」

陳將軍的咽喉仍被劍鋒抵住，張青奴只須運力一送，他便十條生命也沒了，他無奈苦笑道：「姑娘就算把末將殺了，末將也不敢放人！而且徐先生就算逃得出別館，也决出不了太原府！」

張青奴道：「爲甚麼出不了太原府？」

陳將軍苦笑道：「實不相瞞，唐國公亦並非要取徐先生的生命，他令末將生擒活捉，帶去見他，但也不能被他逃跑，因此早已傳令全城兵馬戒備，姑娘雖然武功厲害，但獨自一人，試問又怎抵擋得住千軍萬馬？因此這逃走一途，姑娘也不必費神了，免枉送了生命！」

張青奴傲然一笑，道：「你知道本姑娘剛才是如何闖進來的麼？」

陳將軍搖頭道：「末將不知。」

張青奴嘿嘿一笑道：「不怕告訴，本姑娘剛才所使的武功，叫圓月功第六式江河行地！本姑娘憑此出入隋煬帝禁宮，如入無人之境，你小小太原城，能困得住本姑娘麼！我只問你一句，放是不放？」

陳將軍無奈歎了口氣，道：「末將放是死，不放亦死，落得做個人情，姑娘你先把末將殺了，那時再救走徐先生吧了！」

陳將軍說罷，把眼一閉，只等受死。

張青奴微微冷笑，左手突起一指，向陳將軍胸前點去！

徐茂公忙大叫道：「陳將軍亦是忠爲其主，張姑娘勿傷他生命！」

但張青奴手勢不停，這一指疾點下去，陳將軍應聲倒地。

張青奴又向在場的軍兵喝道：「誰願意反抗的，只管出手攻我！」

果然有不敢違命的軍兵拚死向張青奴攻來。張青奴妙姿一變，突走圓月神功的月轉經天，人如轉輪，銀光灼灼，繞衆軍兵一轉，只聽噗噗的數

十輕响，地上早躺下了一大片。其餘的軍兵嚇得不敢上前了。

張青奴這才向李世民微微一笑，道：「衆軍將並非抗命放人，而是不敵，你既是唐國公的二公子，自然可以作證！」

李世民亦微笑道：「不錯！衆軍將在陳將軍率領下，已英勇拚殺，但不支倒地，並非抗命放人，只是對頭人太厲害，衆軍將委實不敵罷了！」

衆軍將一聽，登時明白李世民的用意，不由拜伏在地，道：「多謝李公子大仁大智！」

李世民呵呵一笑，道：「你等不必謝我，全是這位女俠神勇驚人，李世民亦受制於她罷了！」

張青奴微笑一下，執住徐茂公的手，便欲飛掠而出。

李世民忙道：「徐先生！今日被逼逃走，不知何日再可相見？」

徐茂公略一沉吟，便道：「楊花敗李花開，天道行將大變，徐某正好趁此時機出去行走江湖，替李公子你物識天下豪傑！李公子宜暫時稍斂鋒芒，待李家義旗一擧，便是你大展雄才之日，亦是你我相逢之時！」

李世民不捨道：「徐先生一切善自珍重。」

徐茂公不由被李世民的眞情所動，張口再欲說甚麼，張青奴卻按捺不住了：「要走就走！婆婆媽媽的，成何男子漢大丈夫了！」

話音未落，張青奴已拽着徐茂公，閃電般的掠出館外去了。

李世民不由感歎道：「如此神功，難怪她敢自誇出入大隋禁宮如入無人之境了！李世民若得此智勇之士相助，何愁大業不成！」

東吳嫁禍　怨結梅花

此時張青奴與徐茂公已掠出城外。太原城牆高五丈，等閒人是絕對越不過的，但對張青奴來說，根本算不得甚麼。她拽着徐茂公的手，竟輕易地一躍而過。

別館外面不遠便是邊牆，城牆特別高，因此防守很鬆，倒免了張青奴一場撕殺。

張青奴見徐茂公身輕如燕，顯然他的內力已很深厚，不由奇道：「徐道長，你的內力怎的精進許多了？」

徐茂公與張青奴相逢，心中很覺欣慰，但又有點不安，因此一路上，竟連她的救命之恩亦忘記道謝了。

此時見張青奴問他，才猛然驚醒，不由臉上一紅，道：「這多虧姑娘當日慷慨送我內功，這內功又奇極，竟連李靖兄弟的內力亦被我吸了小半！」

張青奴經三載歷練，對於「圓月神功」的玄妙已有領悟，因此亦不感奇怪，淡淡一笑，道：「當日爲救你，誤打誤撞輸入你體內吧了，徐……道長不必記在心上。」

徐茂公難禁見了張青奴的喜悅，這時不禁衝口而出道：「張姑娘也知我這道士是假貨，還叫道長怎的？」

張青奴自與徐茂公重逢，心情也有點異樣，她笑笑道：「那好，你比我年長，我就稱你一聲徐兄便了！」

徐茂公亦不由道：「那我就大膽直呼青奴妹了！」

張青奴聽他這「青奴妹」叫得很親熱，心中一蕩，臉上不由一紅，怔怔的竟忘了發話。

徐茂公這時才突然想起似的，失聲的道：「啊！差點忘了，青奴你怎知我在太原有難？」

張青奴苦笑道：「我原來不知，這幾年在江湖東奔西跑，見盡人世滄桑，已有點厭倦江湖歲月，忽然想起徐兄你欲尋姓李之人，便四處打聽，天下間最多李姓的人在何處，後來有人告訴我，太原乃李姓大家，我便趕來了！你入住別館那天，恰巧我在對面酒館用膳，因不知你是否貪圖富貴功名，投靠李家，才沒上前相見……」

徐茂公微笑道：「那後來我所做的，青奴妹也知道了？」

張青奴傲然一笑，道：「徐兄在藏山峯上，以李世民的時辰八字紙符，包裹龍晶珠，偷偷投入棺內，你以爲我不知道麼？」

徐茂公微吃一驚，道：「青奴妹當日亦跟上藏山峯麼？爲甚麼衆多兵將守衛也沒發覺？」

張青奴格格一笑道：「李家那些奴才，豈會發現本姑娘的行踪！」

徐茂公想了想，道：「那龍晶珠，我果然已私下贈與李世民了，但他並不知道，我將之投入棺內，正是要收潛移默化之功。青奴妹以爲龍晶珠的人選得當麼？」

張青奴微微一笑，道：「起初我亦誤以爲你已貪圖富貴，賣身投靠李家，因此心中氣惱，便隱身不見，暗地觀察，若眞的證實你如此下作，我就……決心把你殺了，再取回龍晶珠！幸而後來……」

徐茂公微笑道：「後來在我危急之際，你終於見到李世民其人，便改變主意了？」

張青奴點點頭道：「李世民果然有點來頭！若非親眼見到，我亦不信，原以爲不外是一名花花公子，豈料他不但肯捨名利取義，更難得的是竟願捨生護友，這在富貴人家公子輩中，也算得上萬中無一了！也難怪徐兄你對他一片忠心，甚至死心塌地！因此，你把龍晶珠贈與他也有你的道理。」

徐茂公微笑道：「所以你才不打算殺人奪珠了？」

張青奴笑道：「這總算李世民福大，否則他父子四人，連同徐兄你，早作無頭寃鬼矣！」張青奴一頓，忽然想起一事，忙道：「但爲何李淵又要害你？」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不幸

我暗助李世民潛移默化的事，被李淵察覺了，他認爲我偏袒李世民，一怒之下便欲拿我算賬！」

張青奴又道：「那龍晶珠此時又歸誰了？」

徐茂公歎氣道：「我以李世民時辰八字包裹龍晶珠的事既已被李淵發覺，他必然已在龍晶珠上換上自己的時辰八字了！」

張青奴吃驚道：「這樣一來，豈非成全了李淵做皇帝麼？此人猶柔寡斷，心胸狹窄，如何可治理天下？」

徐茂公沉吟道：「果然是人算不如天算，李淵得此助力，的確有帝皇之份，但按其根基，卻未達帝皇之份，因此就算他做了皇帝，也必然不長，而接位的，大概不離李淵的三位兒子了！」

張青奴道：「三位兒子誰是接帝位的人選？」

徐茂公苦笑道：「世事玄妙，到此地步，連我亦不敢斷言，一切但憑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的運命、根基、作爲了！」

張青奴不語，一會又道：「那你往下打算如何？」

徐茂公想了想，道：「利涉大川！既卦象如此，我不得不順勢而行，週遊江河大川，趁機結識天下豪傑，以便在日後助李世民一臂之力！楊花敗李花開，天機如此、看來已勢不可免了！」

張青奴忽地格格一笑道：「你那位姓李名靖的兄弟，同樣姓李，爲何不乾脆扶他打起義旗，殺了隋煬帝，一統天下做皇帝？」

徐茂公苦笑道：「可惜李靖並非帝皇之材，他甚至無心追求榮華富貴，試問他怎會去逐鹿中原，爭那皇帝之位？而且按他的時辰八字，目下正值災魔纏身之期，再加上他運命中的桃花劫數，他是否能跳出兒女私情的陷網，連我亦不敢斷言，一切但看他自身的掙扎施爲了！」

張青奴大感興趣道：「看來你這李靖有趣極了！你與他兄弟一場，明知他有難，便不伸手援救麼？」

徐茂公微笑道：「李兄弟自身的根基足以自保有餘，唯一令他不測的僅是事涉兒女私情的桃花劫數，這全憑他自己的心性定力，方可跳出陷網，外人又豈可施助？」

張青奴格格笑道：「那容易極了！我們速速尋着他，等我把糾纏他的女子殺了，他的桃花劫數不就破了麼！是這主意，徐兄，走呵！」

徐茂公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若這般容易，又怎稱桃花劫數？別的不論，若你把那些女子一口氣殺了，李兄弟不與你拚命麼？青奴妳的武功雖然厲害，但李兄弟的武功亦未見得差過你，兩人火拚之下，這桃花劫數就越發熾烈了……徐茂公知道張青奴心高氣傲，這些話他是不敢說的，便無奈一笑道：「這樣也好，先尋着李靖，然後再作打算便了。」

於是徐茂公與張青奴結伴，兩人以兄妹相稱，沿途渡江河過大川，一路南下。

＊　＊　＊

月黑風高，前面忽地又傳來一陣擧殯的哀樂。

這已經是第四次的死人凶兆。

正在趕路的李靖眉頭不由一皺，暗道：前三起死的均是武林中人，而且均是被殺死的，殺人的手法也如出一轍，甚至殺人的部位也分毫不差。

三起死人一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鐵頭羅漢謝鐵三，二是全眞教掌門元眞子的叔父黃伯萬，三是丐幫的七袋弟子金二丐。

三位被殺的人均是與武林三大名門正派淵源極深的人，金二丐更是丐幫幫主徐正天的堂弟。

三位死者均是死於歹毒的梅花針，眉心一針，救無可救。

誰都知道，梅花針是梅花教的獨門暗器，誰是殺人兇手，那幾乎就連瞎子也看透了。

李靖的心情很亂，這不但是因他連續碰到幾起殺人的兇兆，而且此時他身邊的兩位少女，也着實令他痲煩透了。

她們自然是陳玉鳳和小菊姑娘，自在扶餘島返大陸後，李靖決意把小菊送返陳家莊，然後他就上梅花峯，打探梅花女的下落。

小菊不太樂意，但也沒有反對。陳玉鳳卻笑道：「是呵！小菊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忍心她在路上有甚不測？所以麼，你這靖哥哥若不把菊妹妹安全送返陳家莊，你決不會半途拋下二位弱質女人不理，我說的對麼？李大俠！」

小菊當時臉上一紅，卻沒作聲，李靖卻苦笑道：「我算甚麼大俠了？名門正派不找我算賬，我就心滿意足了！但不管如何，我會先送兩位姑娘返陳家莊！」

李靖答應了的事是決不會更改的，所以大龍潭老人、達摩禪師、水先生也無法改變他的決定，分手時大龍潭老人只說了一句話道：「李靖！你此時已集當世三大神功於一身，天下之大已足可任你馳騁！但你勿忘了我……我這個師傅的衣砵就靠你發揚光大了！」

李靖也動情的答道：「放心吧，師傅，我會照顧自己的了！辦完事，我就會尋上大龍潭與你相伴！」直到此時，李靖這一聲「師傅」才是眞心實意的自然叫出。

這時前面那哀樂聲越來越响，李靖的腳步也越來越快了。

小菊忽然歎了口氣，道：「靖哥哥決心要上那死人的地方麼？」

李靖點頭道：「是，連續死了這麼多人，而且殺人的手法幾乎一模一樣

，你不覺得奇怪麼?」

小菊幽幽的道:「死的那些人與你無關，你又何必去追究?」

陳玉鳳卻忽然格格一笑，道:「李大俠關心的並非那些死去的人，他關心的是那位殺人的兇手。」

李靖一怔道:「我如何會關心殺人兇手?」

陳玉鳳微微一笑，道:「死者中的都是梅花教的獨門暗器，殺人兇手顯然與梅花教有關，梅花教不是有你那位梅花女麼?所以呵，李大俠愛屋及烏，自然希望查出誰是殺人兇手，以便替梅花教洗脫罪名了!我說的對麼?李大俠!」

李靖的心事被陳玉鳳一口說破，臉上不由一紅，啞口無言。

小菊悄聲道:「梅花教是江湖中出了名的邪教，而且近日又四出殺人，武林各派對梅花教皆恨之入骨，靖哥哥無謂去淌這渾水了!」

李靖悶聲不語。

小菊喜道:「靖哥哥你不作聲，便是答應不管閒事了?」

陳玉鳳卻微微冷笑道:「你這靖哥哥，若這麼輕易改變主意，他就不是靖哥哥了!」

小菊道:「不會吧?」

陳玉鳳冷笑道:「不信，你問問他!」

小菊果然帶僥倖的道:「靖哥哥!你答應不管殺人兇手的事，是麼?」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無論是誰下手，隨便殺人總有不該，李靖不幸碰上了，怎可撒手不顧?你放心吧，小菊，無論查出誰是兇手，我總會先送你返陳家莊，然後再作打算。」

小菊見李靖果然不肯放手，不由又急又氣，嗔道:「當然啦!人家梅花女的梅花教聲名，當然比我小菊重要啦!」

李靖訕訕的笑道:「哪有這事?小菊姑娘，別多心。」話雖如此，但李靖的脚步半點沒慢，依然直向傳來哀樂的地方掠去。

小菊再要說話，陳玉鳳卻飛快的瞧了她一眼，小菊就無奈的把話咽回去了。二人把足一頓，亦跟着向前掠去。

傳出哀樂的地方，原來是一座位於城郊的大庄園。慘淡的月色下，一盞上書「金」字的白燈籠在風中搖曳。

小菊遠遠瞧見，便微歎了口氣，道:「原來今次死的是金莊主。」

李靖奇道:「小菊姑娘與金家莊人相熟麼?」

小菊搖頭道:「此地我第一次路過，如何會相熟?」

李靖道:「那你為甚麼知道死者是金莊主?」

陳玉鳳笑着接口道:「哎呀我的李大俠，你連這點江湖常識也不知道，卻要闖江湖查甚麼殺人兇手麼?那白燈籠名叫死人燈籠，通常都寫大死者的歲數，這叫死人燈籠報大數，死人燈籠又分大小，地位越高的人，燈籠最大，就如這一盞啦!這燈籠上書『金』字，由此可知，死的人必定是莊中最高身份的人，那除了是姓金的莊主本人，還有誰麼?」

李靖不由訕訕一笑，道:「兩位姑娘江湖閱歷比我强多了。」

小菊幽幽道:「所以靖哥哥委實不宜淌這趟渾水。」

李靖笑道:「人既已抵此地，若不進去打探清楚，那豈非把人悶死麼?」

李靖說着，就要向莊門掠去。陳玉鳳連忙伸手拉住他，悄聲道:「作死麼?你這般貿然闖進去，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人家以為你是殺人兇手，把你押送官府，這未見官三百板豈非挨定了麼?」

李靖想想也是，便忙道:「玉鳳姑娘有何主意?」

陳玉鳳微微一笑，道:「你就要查探，也須待夜深人靜再說。那時憑你的輕身功夫，偷偷進去，莊內的人便絕難發覺了。」

李靖點頭道:「不錯，玉鳳姑娘果然好主意，但此時尚未到二更，卻往何處等待?」

陳玉鳳不由一笑，道:「李大俠啊李大俠，你的武功蓋世了，但你的江湖經驗卻猶如娃娃般。你可知道，你帶着的是兩位姑娘家，難道要我和小菊在荒郊露宿?你不會先進城鎮，尋一處落脚歇宿的地方，飽吃一頓，然後再幹你的英勇查兇的勾當麼?」

李靖臉上一紅，連忙點頭稱是，暗道:自己行走江湖的經驗果然淺薄，論武功自己可算遠勝兩位姑娘，但若論在江湖行走的智計，那自己便萬萬不如，這一路上，也不知是誰保護誰了!

三人進了城鎮，原來這是江南偏北一處叫扶仙鎮的地方。

三人在鎮中的客店租下二間客房，這是李靖的主意，他不肯與兩位姑娘同宿一處，免壞了姑娘家的聲譽。

三人在店中用了晚飯，便各自返房稍歇。

本來約好在三更時分一道潛去那金家莊，但李靖返房僅片刻，便悄悄地越窗而出，獨自出鎮，在夜色中向金家莊掠去。

李靖有他自己的心意，因為這是他自己決意要惹的痲煩，他不想因此連累小菊和陳玉鳳兩位姑娘。

李靖此時身集當世三大神功，內力之强，已絕無僅有。他向五里外的金家莊掠去，連一口氣也不必替換，便已見到金家莊門前那個在風中搖曳的白色燈籠。

金家莊外面除了從裏面傳出來的哀樂，便再無任何聲响，加上在大門口搖曳的白色燈籠，就更顯得凄寂陰森。

金家莊的大門洞開，也無任何人

守衛，似乎莊內已無任何值得戒備的需要。

李靖想了想，便決定不從大門進莊，他並非害怕裏面有甚麼機關陷阱，憑他的絕頂輕功，等閒的機關也根本困不住他。

他只是相信陳玉鳳的話不錯，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踪。金家莊四周的莊牆雖然高達二丈，但對李靖來說，這只算是娃娃玩的積木，他微一縱身，便閃電般的掠進去了。

莊內燈光也不多，僅有一片在莊中間透出來，而這應是傳出哀樂的地方。

李靖的江湖閱歷再淺，也知道那是舉殯的地方了。

他吸一口氣，身子微一躬，便躍上三丈高的瓦面，足尖輕輕一點，便猶如鵬鳥般的向透出燈光的正廳飛去。

李靖穿的是灰衣，這時就算有人發現，亦必定以為飛過去的是一隻夜梟，因為當世中人，絕對沒有這種御氣飛行的功力。

李靖在正廳的瓦面降下，他的足尖微一點，身子便伏了下來，他勁運中指，向厚厚的屋瓦一戳，瓦身立刻透出一個指寬的圓孔。

李靖眼珠緊貼圓孔，向下面一望，心中不由一陣急跳，原來在廳中守靈的全部是丐幫的弟子，為首一人，竟是丐幫幫主徐正天。

徐正天在龍山上的凜然正氣，令李靖對他甚有好感，愛屋及烏，對丐幫衆弟子，李靖亦甚為喜歡，此時眼見丐幫遭此橫禍，他心內便不由甚感同情。

李靖這般思忖，便欲躍下去，與徐正天相認，然後再查探丐幫金二丐被害眞相。

就在此時，一名丐幫弟子匆匆而進，他身後緊隨一位勁裝男子，卻身子精瘦，猶如一頭頑猴。李靖一見，心中微微一跳，原來此人就是玄天劍門的五師哥謝瘦猴。

五師哥謝瘦猴屢欲置李靖於死地，李靖對他並無好感，但畢竟同門師兄弟一場，他也不打算向他追究，李靖很容易忘記仇恨，別人對他的恩惠卻牢記心頭。此時他見謝瘦猴突然現身，首先想到的是，為何這事會與玄天劍門扯上關係了?

只見丐幫那弟子領着謝瘦猴，向徐正天匆匆走近，那丐幫弟子道:「稟幫主，玄天劍門弟子謝瘦猴求見。」

謝瘦猴隨即走前一步，向徐正天行晚輩拜見禮。徐正天神色凜然，臉上毫無笑意，盯着謝瘦猴道:「丐幫與玄天劍門素無交往，謝兄弟有何高示?」

謝瘦猴道:「稟徐幫主，晚輩奉敝掌門令旨，前來拜謁，現有敝掌門一封密函，請徐幫主過目。」

謝瘦猴說罷，掏出一封信函，遞給徐正天。徐正天接過，隨即拆開，溜閱一遍，便冷冷的道:「丐幫之事，丐幫自會料理，請回去稟覆包掌門，不必費心了。」

謝瘦猴一聽，忙道:「師傅臨行特別吩咐晚輩，說此事關乎武林安危，若各派各持己見，不同舟共濟，必被魔教各個擊破，務必向徐幫主稟明，因此晚輩斗膽，請徐幫主三思。」

徐正天沉吟道:「包掌門心意，徐某心領了，但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

謝瘦猴急道:「不然，目下梅花教四出殘殺武林各派中人，在近日，少林、全眞、丐幫三派先後有人遇害，至於先前的峨嵋、崆峒、玄天等所遭害的，已不知凡幾，由此足證梅花教野心狂熾，以殺人立威，企圖控制武林各派，以達其獨霸武林的狠子野心，請徐幫主明鑑。」

徐正天神色不由一凜，道:「嘿嘿，諒梅花教亦無此獨霸武林的能耐。」

謝瘦猴又忙道:「話非如此，徐幫主，目下梅花教人才鼎盛，高手衆多，若論實力，武林中任何一派，均非其對手。梅花教正是窺破武林各派欲各自為政的心理，先行各個擊破，若各派再不聯手相抗，魔教的陰謀便不難得逞了。」

徐正天緩緩道:「然則包掌門有何高見?」

謝瘦猴趨前一步，悄聲道:「敝掌門近日已得消息，梅花教黑鬚龍王梅尚清、傲雪梅王蕭若蘭夫妻二人，有意潛上雲嶺玄天劍門，打探本門叛逆李靖的下落。敝掌門屆時自會設法留住梅、蕭二人，待各派精英雲集，便先行殲梅、蕭二人，梅花教若失此二人，實力大損，到時便不難挫敗了。此事事關機密，敝掌門因此令晚輩以口信傳達。」

謝瘦猴說話聲音極低，在場中人僅徐正天聽聞，但李靖內力奇高，雖在瓦面上，隔了數丈，依然清晰入耳，他不由心中一跳，暗道:師傅之計狠毒，若龍王、梅王夫妻不備，必然墮入圈套，兩人雖武功蓋世，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更難敵衆高手的圍毆，龍王、梅王危矣。而且他倆乃為自己而來，自己無論如何亦不能坐視不救。

李靖轉念又道，目下武林各派均認定梅花教是殺人兇手，已成武林公敵，若自己正面加入，叛逆之名就更難洗脫了，而唯一能挽救目下危機的方法，只有盡快查出誰是殺人兇手，替梅花教洗脫罪名，方能化解這一場慘酷的武林洗劫。

李靖這般轉念，便等不及看徐正天如何反應，身子一躬，便如靈貓般的向側面彈去。

＊　＊　＊

側面下面是靈堂停放死者遺體的地方。

李靖在瓦面向下一窺，便已躍了進去。只見在一幅靈帳的後面，停了一具屍身，用白布覆蓋住，屍身的上面，閃灼着一個招魂燈籠。

李靖走到屍身前，微一沉吟，便突地伸手揭開白布，白布下面便是死者金二丐。只見屍身面部烏黑，頸項部份黑得更厲害，顯然是身中劇毒。

李靖俯身一瞧，只見金二丐的眉心處，果然有一個細小的針孔，針孔的旁邊，尚殘留一點烏黑的瘀血。

李靖精通醫道，一見之下，便不由暗道：無論任何暗器，就算帶有劇毒，但乍然刺入人體，傷口流出的血必然鮮紅，因為世上任何毒物的發作，均須一定時間，豈會甫刺之下，毒性便立刻融進血脈，流出瘀血？除非死者在身中毒針之前，便已身中劇毒。

李靖略一思索，便伸手解開死者的上衣，他仔細一瞧，登時恍然而悟，暗道：金二丐在中針之前，必已先中劇毒無疑。

原來李靖於脈理非常精通，他深知若眉心中毒，毒性必由陽白穴上行頷厭穴，再由頷厭穴後斜行目窗、正營、率谷、腦空、風池諸穴，而由風池穴結聚，再下行肩井、淵腋、京門、五樞、維道，再斜行環跳，毒性一旦抵達環跳，便最後足肢抽搐，神仙難救。

但金二丐身中的毒性，卻以京門腹穴為起點，上行淵腋、肩井、風池，與眉心中毒截然相反路向，由此足證金二丐乃腹部先中毒性，而腹部先中毒，通常是與食物混毒有直接關連，因此可以斷定，金二丐必定是誤中食物之毒，垂死時才被人用梅花針刺入眉心，兇手的目的是製造餵毒梅花針殺人的假象。

而兇手殺人之所以如此周折，唯一的原因是此人並無梅花教高手「眉心一針」的功力，再加上金二丐的武功甚高，因此被逼先設法把金二丐毒倒，再以淬毒的梅花針刺入眉心。

「這是嫁禍東吳的毒計！兇手的目的顯然是藉此挑起武林各大派對梅花教的仇恨，若不揭穿兇手的陰謀，武林各派與梅花教的大火併便勢將難免了！」李靖暗暗驚道。

「嘿嘿嘿！果然是梅花教的賊徒！殺了人，尚欲毀屍滅跡，竟敢當着丐幫衆子弟侮辱死者英靈！」就在此時，只聽身後三丈遠處一聲冷笑道。

李靖凝神思索金二丐的死因，竟不覺他已被人監視，乍聽之下，連忙轉身一看，只見身前身後，已圍了數十丐幫弟子，為首一人，李靖認得，竟是丐幫的執法長老嚴林正。

當日李靖在龍山上，曾聽嚴林正出言制止包少峯立斃他於劍下，這一點情義，李靖歷久難忘，想不到卻在這情形下相見。

但嚴林正已完全不認識李靖了，因為當日在龍山上匆匆一面，三年來李靖又容貌大變，與先前的李靖已脫胎換骨、判若兩人，而且又在靈堂的陰森夜裏，嚴林正自然認不出是當年的少年人李靖。但嚴林正的容貌沒甚麼改變，所以李靖一眼就認出來了。

李靖見嚴林正誤會自己是梅花教人，正欲表白身份，但轉念一想，目下自己與梅花教的關係已水洗不清，就算表明自己是當日的李靖，亦毫無作用，只會更增添對方的疑念。

李靖這般轉念，便決意先行掩飾自己的身份，他微笑一下，道：「不分青紅皂白，豈可斷定別人必是梅花教賊徒？」

嚴林正冷笑道：「金二丐被梅花教人所殺，他眉心所中的劇毒梅花針便是明證！你若非梅花教人，為何膽敢闖入靈堂，出手侮辱死者英靈？顯然欲毀屍滅跡，就憑私闖靈堂這點，你這小子便死有餘辜了！」

李靖微笑道：「在下私闖靈堂，固有不是之處，但罪不致死，老前輩正氣凜然，大概不致如此草菅人命吧？」

嚴林正咬牙道：「你這小子顴骨高聳，目露精光，武功顯然不弱，但若以為憑此可以在丐幫中放肆，那就該死之極！當此非常時期，丐幫說不得亦只好用非常手段了。小子你若非梅花教中人，便只怪你太多管閒事，今晚決不能容你活着出去。」

嚴林正說着，目中精光一現，便欲向李靖出手。

李靖已知其意，連忙側滑一步，避開嚴林正的鋒芒，急道：「老前輩且慢出手，容晚輩申辯一句好麼？」李靖對嚴林正甚有好感，因此極不願與他交手，便以晚輩身份發話，處處容讓。

嚴林正卻誤以為這是李靖做賊心虛，心中憤恨，殺他之心更決，他冷笑一聲道：「你還有何話說？小子，無論你說得天花亂墜，今晚也休想活着出去了！」

李靖淡淡一笑，道：「晚輩九死一生，於生死並不以為意，但請問前輩，丐幫身為武林大派，難道亦不問青紅皂白，胡亂殺人麼？」

嚴林正冷笑道：「你梅花教殘殺武林人士，又有分甚麼青紅皂白麼？」

李靖見嚴林正果然已一口咬定自己是梅花教人，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也知道此時並非分辯的時候，便簡捷的道：「那請問老前輩，如果我說丐幫弟子並非梅花教人所殺，你信不信？」

嚴林正呵呵冷笑，道：「眉心一針，神仙難救！梅花教的獨門暗器刺在金二丐的眉心，還道梅花教並非兇手麼？你這小子，就算想活命，也不必用此鬼話辯解！」

嚴林正話音甫落，身形一晃，逼近李靖，五指如鉤，便向李靖的前胸抓下。這是嚴林正賴以成名的「龍虎

爪」，威力非同小可，指爪未到，掌力已抵李靖前胸，李靖但覺隱隱生痛，護體「后羿乾陽神功」立生反應，便欲越體而出，反撞嚴林正的龍虎爪。

李靖暗吃一驚，暗道：若嚴林正的功力稍弱，這一反撞，他的指骨必然難逃折斷的厄運。他對嚴林正甚有好感，不欲傷他，便微一運力，硬生生把「后羿乾陽神功」化去六成，僅以四成的功力，去坦迎嚴林正的掌爪。

嚴林正的龍虎爪甫出，便知眼前毛頭小子的功力深不可測，因為他的掌爪尚未及體，便覺對方的護體眞氣激湧而出，強大之極，他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撤掌疾退，避開鋒芒，二是拚死進掌，冒掌指斷骨之危，但若撤掌後退，則無疑是未交手已先認輸，嚴林正身為丐幫的執法長老，這面子萬萬丟不得。

嚴林正猛一咬牙，拚着折斷指骨，掌爪進擊之勢不停，向李靖前胸猛然抓落。此時李靖突覺掌爪一鬆，反撞力大為減退，他的掌爪與李靖的前胸相碰之下，兩人均覺一震，各自後退一步。

嚴林正神色一變，道：「小子好深的內力，你容讓之情，老夫領了，但依然容不得你活着離去。」

「你欲離去也可以，只須說出你私闖靈堂之目的。」

此時忽然有人接口道，說話的聲音沉而緩，顯然是以內力發出。

李靖循聲一看，原來是徐正天，不知何時，他已站在李靖身後不到半丈遠處。他連李靖的耳力亦瞞過，顯見他的輕功已登峯造極。

李靖心中很喜歡徐正天，這時乍睹之下，「徐大哥」便幾乎忍不住衝口而出。

但徐正天此刻似乎正被怒火燃燒，他盯着李靖的眼神非常凌厲，與在龍山上的從容不逼已判若兩人了。李靖這一句「徐大哥」便不敢貿然喊出來。

李靖見徐正天亦認定自己是梅花教人，心中便有點慌亂，他雖然絕對有把握逃走，但又絕對不想與徐正天交手，丐幫弟子有任何死傷，都會令李靖的嫌疑加深，而且他也決不忍心傷及丐幫的弟子。

情急之下，李靖不由衝口而出道：「徐幫主，小弟此行並無惡意，乃為查探殺人兇手之眞相。這……這徐幫主日後自會明白。」

徐正天嘿嘿冷笑，似乎根本不信李靖的辯白。

嚴林正猛一瞪眼，道：「小子，你怎會知道丐幫幫主姓徐？」

李靖有口難辯，越辯越糟，不由苦笑道：「我不但知道他姓徐，還知道老前輩你是丐幫的執法長老嚴林正。徐大哥，當日龍山一會，便忘記了麼？」

李靖此言一出，徐正天微露驚訝，他盯着李靖仔細一瞧，他的目力奇佳，登時便想起來了。他忍不住「咦」了一聲道：「你……你是當日捨命救梅花教妖女的李靖麼？」

李靖見徐正天終於認出自己，心中一陣高興，忍不住便向徐正天走上一步，喜道：「徐大哥，正是小弟李靖，徐大哥別來無恙麼？」

徐正天卻滑退一步，臉上並無半點喜悅，反而臉罩寒霜，冷冷的道：「不敢當！徐某那配做你的徐大哥！」

李靖天眞的反問道：「為甚麼？小弟的確是當日的李靖啊！」

徐正天冷笑道：「嘿嘿，當日的李靖是被人欺凌的弱者，徐某不忍坐視你斃於掌下，才出手相救，但今日你已貴為梅花教妖女的快婿，自然處處維護梅花教，我如何配稱這個徐大哥？」

李靖見徐正天的意態決絕，想起他昔日待自己的情義，又見他此時的神態，竟如當日師傅逐自己出師門一模一樣，心中不由一陣傷感，暗道：莫非我與梅花教女子稍有沾連，便成了武林十惡不赦的罪人麼？

李靖不由氣苦道：「我……我那是甚麼梅花教妖女的快婿了？徐……幫主亦誤信人言麼？」徐正天的決絕神態，令李靖不敢以「徐大哥」相稱了。

徐正天冷笑一聲，手一揚，一封信函便「察」的向李靖飛來。

李靖伸手挾住信函，展開一看，只見上面有一行字跡，道：「有人私闖靈堂，欲行毀屍滅跡，替梅花教開脫！此人與梅花教妖女混得火熱，非奸即盜，慎作防備。」信函上並無署名，但密告的作用顯然已達到了。

李靖一見，不由怔住，他這才明白，為何自己的行踪竟被丐幫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深知此時他不論如何辯解，均毫無作用了，就連徐正天也絕不會相信他。他唯一可以做的，便是逃走，但他若一逃，他與梅花教勾結的嫌疑就更重了。而這正是發密函人的目的，一封密函，便把李靖的良苦用心破壞殆盡，把他逼入進退兩難的絕望境地。

李靖又怒又氣又難過，一時間竟不知如何是好，好一會，李靖才喃喃道：「那徐幫主你相信麼？」

徐正天冷冷道：「你與梅花教妖女的關係，武林中人久已傳聞，今晚徐某親眼目睹你私闖靈堂，意圖不軌，替梅花教開脫罪名，鐵證如山，不由徐某不信。」

李靖眼見徐正天亦對他偏見甚深，不由心中一涼，他的傻氣便又發作了，「既然如此，徐幫主打算如何處置在下？」

徐正天微微冷笑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你必定有甚麼奇遇，武功大為精進，方敢視丐幫如無物，那就只好讓你見識一下丐幫的眞正功夫！」

李靖深知此時任何辯白均是徒勞

無功的了，對徐正天的先入爲主誤信傳言，不由又有點氣怒，他淡淡一笑，道：「那徐幫主欲以羣毆對付在下麼？」

徐正天傲然一笑，道：「不必，就徐某一雙肉掌，若你能接得三招，徐某便任由你離開便了。」

李靖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徐正天畢竟尚念舊情，他既決定由自己出手，又表明只用三招，便是向我暗示並非生死之搏，有機會便先行逃走再作打算，這是他身爲幫主，爲向下屬有所交代的唯一法子，自然也是一試李靖功力的意思。

李靖明白徐正天之意，便也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在下亦無話可說，請徐幫主發招便了。」

徐正天嘿嘿一笑，手起一掌，便向李靖拍來，這是他的成名絕學「龍虎掌」的起首式見龍在田。

其意視李靖爲人中之龍，雖偏處荒野，但卻半點不敢輕視。

龍虎掌的威力，李靖在龍山上便已見識過了，他深知功力高深如黑鬚龍王梅尚清亦不敢輕慢，由此可見其威力之大。若換了任何高手，碰上這一招「見龍在田」，均只能以功力相拚，因爲這一招所罩的方位，已足令任何高手避無可避。

若李靖是當日龍山上的功力，他在這一招下，只會非死即傷，今時今日他自然可以「后羿乾陽神功」爲根基的「八脈龍潭神劍」迎擊，但這樣一來，便等於與徐正天硬拚。

李靖決不忍傷了徐正天，但也絕不能任由這一招見龍在田近身，因爲他自己亦毫無把握，自己的護體眞氣是否足以抵抗得住他的威猛掌力。

此時此刻，當世中也唯有李靖可以使出以柔制剛的妙法，因爲他有一套獨創的禿龍步。禿龍步是「風塵八俠」蘭陵老人的禿龍旋掌逼化出來的，同時需以極深厚的「后羿乾陽神功」內力爲根基，當世中也唯有李靖才可以創奇幻無比的禿龍步法。

只見李靖左脚向右一踏，身子卻向左旋去，身形一晃的霎間，便已脫出徐正天掌力的籠罩。

李靖步法的奇妙，竟連身經百戰的徐正天亦不由一怔，暗道天下間竟有這種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玄妙步法！

* * *

徐正天身經百戰，應敵經驗極爲豐富，他一招並未用老，便當機應變，使出第二招「龍戰於野」，掌力之猛，猶勝第一招「見龍在田」，他的掌力所罩的範圍，竟擴大到三丈開外，呼的一聲，又把脫出掌力範圍的李靖罩進圈內。

李靖知道厲害，絲毫不敢大意，立刻疾化禿龍騰空，走出禿龍步的旋升虛空一式，身子猶如禿龍旋風，凌空而上，險險的又脫出「龍戰於野」的掌力籠罩。

徐正天心中一凜，他深知此時已碰上平生僅見的高手，心中不由豪氣大熾，他長嘯一聲，身形掌勢突變，龍虎掌不依套路，竟從第二招龍戰於野逕進到第六招「六龍御天」！

六龍御天猶如六龍於天地翻騰，掌力之猛，當世中已甚少人可以抗禦，掌力所罩，不但方圓五丈，就連虛空三丈，亦被其掌力所制。

李靖深知禿龍步的遊走式已難脫圍，心中不由大讚徐正天龍虎掌的非凡威力，他依然不肯以內力與徐正天的掌力硬碰，「禿龍騰空」疾變「禿龍吸水」，身形一沉，身隨掌力而動，掌力向左他向左，掌力向右他向右，身隨掌轉，一任掌力再猛，亦難觸及他的身軀。

此時但見靈堂內掌風颯颯，徐正天掌猛如龍似虎，李靖卻形如急旋禿龍，身隨掌轉，掌助施威，一會後，李靖的身形已緊貼徐正天不到一尺，徐正天的掌力再猛，亦決難以傷及李靖了。

徐正天出道以來，他的龍虎掌下，已不知斃殺多少强敵，但今晚使出，卻竟如大刀碰上幻影，他越剛時對手越柔，根本難以發揮龍虎掌的威力，他不由心中黯然，暗道就憑李靖這一套神妙步法，當世中已經無人可以把他制住了。

徐正天心念電轉，便驀地把掌力一收，再躍後一步，向李靖微一擺手道：「你走吧！」

李靖把步法停住，不解道：「爲甚麼？」

徐正天坦然道：「李兄弟的內力、輕功別出一家，斷非梅花敎任何一種招數，徐某方才冒險一試，足證此點，既然如此，你與梅花敎勾結的嫌疑便又去掉一半了，況且徐某方才已出三招，但未能把你制住，我有言在先，三招接得了，便任由你離去，徐某言出如山，豈能不算數。」

李靖這才明白徐正天的用意，乃在逼出自己所學武功的家數，由此判斷他與梅花敎的關係，的確聰明而又用心良苦。李靖不由喃喃道：「徐大哥果然不愧爲丐幫幫主，處事精明而又光明磊落。」

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嘿嘿道：「小子，你與梅花敎勾結的嫌疑雖然減輕一半，但你一日與梅花敎的妖女交往，便一日難脫嫌疑，武林各派也斷難容你立足，你好自爲之了。」

李靖想不到梅花敎與武林各派的仇恨已到如此熾烈的地步，他深知此時他便說甚麼亦是徒勞的了，便無奈的苦笑道：「老前輩對梅花敎誤會太深，晚輩無話可說，但晚輩在江湖行走，斷不違江湖道義，至於能否爲人所容，那便任它罷了。」

徐正天目注李靖，他的神色已和緩下來，他想了想，道：「你雖然是當

傲雪梅王見敵人前來，大驚失色。

日龍山上的李靖，但今時今日你的武功與當日相較，已然脫胎換骨，徐某更風聞你在扶餘島上，竟能令虬髯客折服，與你結拜兄弟，你已算得上一擧成名，目下雖爲武林大派所不容，但亦有你自己的一番事業，但望兄弟你把穩做人宗旨，切莫誤入魔道，以至變成武林公敵。」

李靖搖頭苦笑，道：「徐大哥對我的成見甚深，小弟無從分辯，但請徐大哥放心，李靖在江湖行走，決不違俠義兩字，一切日後徐大哥自會明白。」

徐正天微一點頭，沉聲道：「既然如此，你去吧！日後相見，希望並非各站一方的仇敵。」

李靖知再無話可說，無奈向徐正天抱拳道：「小弟先向徐大哥謝過當日相護之德，日後再圖相報，小弟告辭了。」

李靖話音甫落，身形驟起，猶如鵬鳥，飛掠而出，片刻不見。

嚴林正目注李靖背影，轉向徐正天道：「此人非友即敵，徐幫主便任由他離去麼？」

徐正天苦笑道：「就憑他那一身輕功造詣，當世誰能攔得住他？且不說他深不可測的內力了，坦白說，他方才根本不欲出手相搏，若非如此，我的龍虎掌力亦未必可以擊破他的絕頂內力。」

嚴林正亦不由點頭歎道：「幫主此言不錯，剛才嚴某出手，便覺驚疑，因爲老夫的龍虎爪，竟幾乎被他的護體眞氣反撞骨折，不知怎地，他竟中途撤去大半內力，甘冒風險挨了老夫一爪，保住老夫的顏面，武林中有此胸懷的，近年已絕少見到了。」

徐正天微歎口氣，道：「果然如此，當日徐某在龍山，便發覺他的心腸甚好，不想不見三年，他的武功竟精進如此，但望他莫被女色所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否則，武林便永無寧日了。」

嚴林正沉吟道：「依幫主之見，他的武功達何境地？」

徐正天坦然道：「他的內力深不可測，當世中絕無僅有，若徐某與之相拚，勉强可接百招，但百招之後，徐某必然因內力不敵而落敗，他的功力，甚至已可與梅花敎大魔頭紅袍敎主並駕齊驅了，並非徐某自折名頭，丐幫中有他如此功力的，僅失踪多年的師叔祖大乞俠任願一人而矣。」

嚴林正又驚又奇，道：「他既有如此功力，剛才爲何不出手相抗？」

徐天正苦笑道：「此正是他心腸好之處，他念及徐某在龍山相護之情，便不忍傷害丐幫弟子，因此徐某才容他安然離去，因爲他若與梅花敎勾結，出手便絕對沒有這般容讓了。」

嚴林正想了想，便也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他若不容讓，他要殺老夫，根本並非甚麼難事，既然如此

，且把他撇開不談，玄天劍包少峯相約合擊梅花教之事，卻如何處置？」

徐正天沉吟道：「嚴長老有何高見？」

嚴林正咬牙道：「丐幫雖然歷來與梅花教無甚過節，黑鬚龍王與幫主你亦有私交，但今時不比往日，既然梅花教公然向丐幫下毒手，傷我丐幫弟子，這一宗血仇便不能不報！況且目下連少林，全眞兩大派亦對梅花教恨之入骨，聯手合擊之勢已然形成，丐幫若置身事外，必然會被武林中人視爲貪生怕死。」

徐正天已明白嚴林正之意，他微一點頭，道：「如此說，雲嶺玄天劍門合擊梅花教，是勢在必行了？」

嚴林正決然點頭道：「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了。」

徐正天沉吟半晌，便決然道：「徐某便走一趟雲嶺便了，此地金二丐的喪事，留下一名七袋弟子全權負責，其餘執法、護法、傳功、等五位長老，請隨徐某同行。」

徐正天法度森嚴，他的令旨一出，丐幫衆人均諾諾遵命。

當晚五更時分，徐正天便親率丐幫五大長老，以及十數丐幫精英，出發趕赴雲嶺玄天劍門去了。

此時李靖已氣衝衝的趕返扶仙鎭客店。

他並沒走去自己居宿的客房，而是走去對面客房，欲推門而入，但還是抑住怒氣，伸手拍了拍門。

這是陳玉鳳和小菊居宿的客房，裏面靜了一會，才有聲響，隨即房門便打開了。

開門的是小菊，此時她只穿了一件緊身的褻衣，似乎是剛從床上爬起來的樣子。

換了平日，李靖必然立刻避嫌轉身而出，但此時他怒火中燒，便視如不見了。

「咦？怎麼是你……你早早來拍門幹麼？靖哥哥。」小菊睡意正濃的道。

李靖沒好氣的哼了一聲，反手把房門關上，不理小菊的軟語溫聲，惡聲惡氣的喝道：「陳姑娘！起來！你兩人幹的好事。」

陳玉鳳也穿着褻衣爬起床來，她伸手揉了揉眼睛，迷惑的道：「一大早就吵天吵地，你發甚神經了？李大俠。」

李靖怒道：「你兩人做的好事，我去金家莊查探殺人眞兇，爲何要在背後搗鬼？」

陳玉鳳眨了眨眼，奇道：「我和小菊搗甚鬼了？」

李靖咬牙道：「向丐幫投函密告我私闖靈堂，令我的一番努力全部落空。」

陳玉鳳一聽，便忍不住格格一笑，道：「甚麼投函密告？你不看清楚，便來冤枉人麼？」

李靖道：「我自然看清楚了，密函的字跡是女子寫的，我的行踪只有你兩人知道，這密函不是你兩人搗鬼，還有誰麼？」

陳玉鳳失笑道：「我說你沒看清楚，你還要兇巴巴的一口咬定是我兩人幹的，你好蠻橫呵！」

李靖不由又怒又奇，道：「我還要看清楚甚麼了？」

陳玉鳳聞言格格一笑，她指了指小菊，道：「你既然看清楚了，你知道她穿着的是甚麼了？」

李靖不由循聲向小菊一望，但見她上身僅套了一件緊身褻衣，酥胸半露，惹人遐思，臉上便不由一紅。

陳玉鳳得勢不饒人，又站起來，走到李靖身前，格格的笑道：「你也看清楚，本姑娘穿的是甚麼了？」

李靖抬眼向陳玉鳳身上一溜，他的臉更紅了，陳玉鳳上身穿的褻衣，比小菊穿的更暴露，雪白的雙峯也露出一半，此時她的眼神含羞帶嗔，水汪汪的盯着李靖。

陳玉鳳見李靖面紅耳赤，啞口無言，又立刻續道：「你還認定是我倆向丐幫密報麼？」

李靖喃喃道：「不是你們是誰了？」

陳玉鳳道：「那好，我問你，此地距金家莊多遠了？」

李靖道：「約三十里路唄！」

陳玉鳳又道：「來回需多少時候？」

李靖想了想，道：「我只需半個時辰，但若你和小菊，則要個半時辰！」

陳玉鳳含羞帶嗔的瞪了李靖一眼，低聲道：「姑娘家脫衣上床，約需多少時間？」

李靖面一紅，道：「我怎知道？」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好啦！我再問你，你離開客店多長時間了？」

李靖道：「約個半時辰唄！」

陳玉鳳微一笑，道：「按你說的，我與小菊來回金家莊起碼要個半時辰，若是我倆潛去金家莊密報，如何趕得及先返扶仙鎭？更何來時間供姑娘家脫衣上床睡覺……你呀，就算不知道，亦見過姑娘家脫衣穿衣所花的時間啦！」

陳玉鳳末了一句，登時令李靖勾起在陳家莊赤身露體與小菊和陳玉鳳相對的一幕，他的臉上不由漲得通紅，此時他就連責怪兩位姑娘的勇氣亦失去了，因爲他的潛意識中，總覺得自己當日有辱兩位姑娘的清白之軀，這一點內疚，把他的怒氣扯去了。

而且陳玉鳳雖然刁蠻，但她說的也有道理，因爲憑她二人的輕功，斷不可能在不到個半時辰內來回！但密函的字跡的確是女子的字跡，若非她兩人所爲，那又是誰幹的？李靖百思不解，不由怔住了。

小菊見李靖久不作聲，面有難色，便似有不忍的道：「靖哥哥情急之下，不及細思，一時誤會也不足爲奇，

你不必放在心裏難受！」

陳玉鳳格格一笑道：「他難受甚麼？他只不過是在金家莊聽到了甚麼不利於梅花教的消息，心中焦急，牽掛他那位梅花女，才忘形失措吧了！我說的可對呵？我的李大俠！」

李靖的心事被陳玉鳳一口揭破，對她的刁鑽，他恨不得抽她的利嘴一掌，但面對她玉峯半露，含羞帶嗔的嬌態，這一巴掌卻無論如何抽不下去。

李靖明白，在陳玉鳳這位刁蠻古怪的女子面前，他是無論如何落於下風的了，他心中既氣她的詭辯多端，但又惱自己在她面前的心軟，有心想半途離去，逕闖雲嶺，又怕她兩人在中途出事，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陳玉鳳聰明絕頂，一見李靖尷尬的神色，便知自己已揭破他的心事，忍不住又格格一笑道：「因此呵，你有心想撇下我和小菊不理，去助你那梅花女，但又怕我和小菊中途有甚不測，有違你安全護送返陳家莊的諾言，這又未知是也不是？小菊姑娘的靖哥哥！」

李靖面上不由一紅，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陳玉鳳格格笑道：「若是的話，我……們很高興呵！」

李靖一怔道：「爲甚麼？」

陳玉鳳臉上飛快的一紅，隨即隱去，格格笑道：「這證明你心中還有小菊姑娘呵！」

小菊含羞帶笑道：「你別拿我作箭牌，你自己難道不算麼？」

陳玉鳳伸指一點小菊的鼻子，笑道：「我麼，只是沾了你小菊姑娘的光吧了！」

兩位姑娘你一言我一語的取笑，李靖臉上更紅了，他訕訕的笑道：「哪有這事？但凡對我好的，我都會放在心上！」

小菊幽幽的歎了口氣，道：「靖哥哥呵靖哥哥，你的武功已天下無敵，但你的心腸太好也太軟了！若天下間千百女子對你好，你便把千百女子都放在心上麼？」

李靖苦笑道：「哪有這事？我李靖此時已成武林叛逆，爲武林各派不容，別人不討厭我已感滿足，還敢奢求對我好麼？」

小菊搖頭道：「你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好處，但這正是最吸引女子對你好的地方！你放心去救你那梅花女吧，我有四姐相伴，自然會安返陳家莊！」

李靖一聽喜道：「小菊姑娘，這話當眞麼？」

陳玉鳳哼了一聲，道：「你爲梅花教的事，弄得失魂落魄，小菊姑娘留得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既然如此，她爲何不大方爽快一點，不要你相送，好等你盡快與你那梅花女相聚麼？」

李靖不敢與陳玉鳳鬥嘴，他想了想，便道：「扶仙鎭距陳家莊不到二百里路，憑你二人的功夫，約莫只需二日的路程，記住切莫夜行，白天上路，便會平安無恙了！」

小菊點點頭，又幽幽的道：「你打算上哪去，眞的去救……梅花女麼？」

李靖苦笑道：「梅花女已重傷多年，就算救她也不急在一時，我急着趕赴雲嶺玄天劍門，是因爲一宗關乎武林安危的大陰謀……武林浩劫逼在眉睫，我不能不去！」

陳玉鳳眼珠一轉，道：「是甚麼大陰謀了？竟把你弄得失魂落魄，我的李大俠！」

陳玉鳳語帶揶揄，但李靖已深知她嘴頭的厲害，不敢與她鬥嘴，便淡淡一笑，道：「此事驚天動地，姑娘家不宜插手，你們先返陳家莊，日後我自會前來拜訪，屆時再詳加細說便了！」

李靖說罷便欲離去，但忽然又轉身對陳玉鳳道：「李靖對陳家莊多有得罪，請玉鳳姑娘回去代我向陳老夫人美言幾句，就說李靖有空，必親赴陳家莊向老人請罪！告辭了，兩位姑娘路上保重！」

李靖說罷，身形驟起，形如鬼魅，晃眼便退出客房不見了。

小菊目送李靖的背影，幽幽的道：「他若是當日那不管閒事的小郎中，那多好呵！」

陳玉鳳卻喃喃的道：「他有仇不記，有恩必報，心胸坦蕩、武功蓋世，他若對我玉鳳……那甚麼復國大志，甚麼一國公主，還不如一堆糞土麼？」

掌門滙集　雲嶺激戰

黑鬚龍王梅尙清與傲雪梅王蕭若蘭兩人聯袂而來，此時已踏入玄天劍門所在地雲嶺地域。

只見山勢巍峨，白雲繚繞，雲嶺兩字，果然名副其實。

傲雪梅王素喜白雲，她一見之下，便笑向黑鬚龍王道：「若與梅花峯相較！這雲嶺似乎毫不遜色呵！」

黑鬚龍王梅尙清微一點頭，道：「不錯，雲嶺果然是個好地方！可惜用者非人！」

傲雪梅王蕭若蘭微笑道：「你對玄天劍成見太深了！龍王，你若持此成見去與玄天劍週旋，必定闖出禍來！」

梅尙清傲然一笑，道：「就憑玄天劍掌門人包少峯那點技倆，梅某何足懼哉！坦白說吧，若非爲打探李靖這小子的下落，梅某還不屑與這等人打交道！」

蕭若蘭皺眉道：「目下總是我等有求於他，盡量莫與姓包的鬧翻了！再說李靖畢竟救了你女兒一命，這傻女身患內傷，卻不肯醫治，終日只道若李靖死了，她就決計不醫，好還李靖一命！你若要救女兒，便無論如何先

要打探清楚李靖這小子的下落，女兒的脾氣你做父親不是不知，她刁起來，便死也不顧了！」

梅尚清苦笑道：「她的脾氣與你一模一樣，當日蕭老前輩不肯答應你嫁我，你不是絕食七日七夜，眼看快近鬼門關了，才把蕭老前輩的心意扯轉，終於答應你下嫁梅某人麼！我看她亦是誓死要下嫁李靖這小子的了！」

蕭若蘭略帶羞意的嗔道：「老夫老妻了，還盡提起昔日這些瘋事幹麼？」她一頓，又道：「我就怕萬一李靖這小子有甚麼不測，這傻女把心一橫，以死殉情！唉，天幸保住李靖這小子平安無恙就好了！」

梅尚清不由微笑道：「若蘭，你這話落入別人耳中，倒以為你盼着做岳母大人，急得快要發瘋了！」

蕭若蘭嗔道：「眼看女兒這半死不活的樣子，你不急麼？你口硬心軟，誰不知你愛女如命！」

梅尚清笑道：「好！好！我答應你，只要李靖這小子尚有一口氣，我都設法把他救活，好教你早日做岳母大人好了！」

梅尚清、蕭若蘭夫妻二人，一面說着，一面向雲嶺深處飛掠而來。

此時，玄天劍雲嶺派和武派兩位掌門人，包少峯、鍾師伯，以及包少峯夫人于小素，玄天劍弟子梁平山等，正在雲嶺玄天劍門大殿上守候。

鍾師伯臉色鐵青，咬牙切齒的，以欲隨時發作。

包少峯面上卻忽紅忽白，似甚感驚惶，但又似在苦苦等待。

雷電劍梁平山肅然而立，不敢稍動。包少峯的夫人于小素卻微歎口氣，道：「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

鍾師伯一聽，便立刻怒道：「于師妹！這話是甚意思？當日李靖犯了叛逆師門，殘害同門的死罪，玄天劍逐他出師門有甚不當？而且此乃本門之事，外人不得置喙！如今魔教中人上山，顯然來意不善，同門中人自該同仇敵愾，為甚反說這等喪氣之言，墮了自己的名頭！」

于小素歎了口氣，道：「好！好！我就不說，且看如何把他們夫妻二人打發了！」

就在此時，一名玄天劍弟子匆匆跑進大殿，稟報道：「兩位掌門！梅花教黑鬚龍王和傲雪梅王，已聯袂上雲嶺來了！」

包小峯立刻問道：「他們可有隨從？」

玄天劍弟子道：「弟子等仔細查察，方圓十里，並無第三者出現！」

包少峯又忙道：「兩人神色如何？」

玄天劍弟子道：「他兩人沿路有說有笑，神態自若，不似上門前來尋衅。」

包少峯暗鬆口氣，但隨即臉色一沉，厲聲道：「來人乃梅花教兩大魔頭，上玄天劍來必然有不軌企圖，切莫放鬆警戒！有何異動，立即返報。」

玄天劍探山弟子領令出去。

鍾師伯嘿嘿冷笑道：「包師弟如此慎重，莫非梅尚清夫妻兩人，眞有三頭六臂麼？他本領再高，亦只是孤身兩人，堂堂玄天劍門，雲嶺、武峯兩宗合擊，難道還怕了他不成。」

包少峯暗道姓鍾的從未與梅尚清交手，自然不知他的厲害，若與他碰上了，看姓鍾的還如此口硬麼？

但這話包少峯是不會說出口的，因為一來鍾師伯的武功比他稍勝一籌，他惹不起他，二來强敵當前，他要藉助他武峯一宗的力量，不便得罪於他，三來也欲趁此機會，借梅尚清的手，教訓一下姓鍾的狂妄無知。

於是包少峯便微微一笑，點頭道：「鍾師伯所言不錯，待會讓梅尚清見識一下玄天劍武峯一宗的點穴劍法，也好教他再莫目中無人。」

鍾師伯明知這是包少峯的激將法，逼他出手，但他對自己的點穴劍法極為自負，因此傲然道：「包師弟所言甚是，待會鍾某出手教訓一下他便了。」

包少峯見鍾師兄入局，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可先借外敵之手，挫折一下姓鍾的氣焰，但驚的卻是怕他仗勇蠻鬥，這便壞了他趁機圍殲魔教的大計。

包少峯沉吟片刻，便小心奕奕向鍾師伯道：「鍾師兄出手教訓梅尚清這大魔頭，教人欽敬，但小弟已另有安排，因此務請師兄見好即收，切莫纏鬥。」

鍾師伯性子暴烈，聞言便眼一瞪道：「此乃玄天劍本門之事，何需外人插手？」

包少峯立刻斷然道：「不，鍾師兄，梅尚清與蕭若蘭，均為梅花教五大天王之一，梅花教目下四出殘殺武林同道，已成公敵，除魔衞道，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若趁此機會，除此兩大魔頭，玄天劍門便立可揚名天下，大振本門聲威。」

鍾師伯見包少峯胸有成竹，說得頭頭是道，便也點點頭道：「既然如此，一切依照師弟安排行事便了。」

包少峯大喜道：「但得鍾師兄鼎力相助，何愁大功不成。」

此時玄天劍探山弟子又匆匆而進，報道：「梅尚清和蕭若蘭夫妻兩人，已經上雲嶺主峯大殿來了，請兩位掌門示下，是否須列陣堵截？」

鍾師伯既說讓包少峯安排，果然便不作聲。包少峯略一沉吟，便道：「不必了，他兩人既不帶隨從，獨闖雲嶺，便任由他上山，隨令玄天劍衆弟子，嚴密戒備，一切隨機應變。」

探山弟子出去不久，便又有弟子進來稟報，梅尚清、蕭若蘭夫妻兩人，已接近主峯大殿不到二里了。

鍾師伯一聽，再也按捺不住，一

躍而起道：「鍾某人先去會會他，且看他是否眞有三頭六臂。」

鍾師伯說着，便如暴風般的捲了出去。

包少峯一見，亦連忙隨後掠出，于小素微微歎口氣，與梁平山亦跟隨而出。

遠遠的但見梅尚清、蕭若蘭夫妻兩人，已神色自若的走到大殿前面。

梅尚清一見前面站了兩位儀態威嚴的男子，其中一位便是玄天劍門雲嶺一宗掌門人包少峯，心料左面那位，必是武峯一宗的掌門人了，便驀地停住脚步，向兩人抱拳道：「在下梅尚清，與內子冒昧打攪玄天劍，冒失之罪，尚請原有。」

鍾師伯見梅尚清清秀身材，根本不像身懷絕頂武功之人，倒似弱質文士，心中便存輕視，重重的哼了一聲，並不作聲。

包少峯却向梅尚清還禮道：「不知梅花教的兩大天王駕臨敝派，有失遠迎，尚望恕罪。」

梅尚清不知包少峯話中另有所指，便坦然道：「包掌門客氣了，實不相瞞，在下今次冒昧拜訪，並非公事，是以私人身份相見，望包掌門鑑諒。」

包少峯微微一笑道：「請教梅大俠，若以公事而來如何？以私人身份前來又如何？」

梅尚清傲然道：「若以梅花教天王身份而來，那必定事先知照，待貴派準備妥當，再行拜會！但梅某今次以私人身份而來，便撇開彼此的教派恩怨，打探明白，便立刻告辭，不敢打擾。」

包少峯微笑不語，梅尚清的傲氣却把鍾師伯激怒了，他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梅尚清！你以為玄天劍容得你說來就來，說去就去？」

梅尚清微微一笑，道：「這位想必是玄天劍武峯掌門人了？實不相瞞，梅某虛渡四十多載，當今世上，還沒有甚麼不可以來去的地方。」

鍾師伯冷笑道：「聽說你在龍山曾露了一手幻影梅花掌，威震羣豪，鍾某緣慳一面，未能目睹，今日倒欲見識一二，未知龍王肯賜教麼？」

梅尚清微露不悅道：「梅某已表明以私人身份拜訪，彼此暫撇開教派恩怨，難道這是玄天劍待客之道麼？」

包少峯微笑不答，鍾師伯冷笑道：「客分幾種，但看是否夠斤兩！若是虛有其表，浪得其名之輩，玄天劍的大門便不屑為其而開。」

黑鬚龍王一聽，臉上便不由一沉，傲雪梅王見狀連忙低聲道：「目下是我等有求於他，切勿太魯莽了。」

梅尚清微一點頭道：「我知道，但若不稍示顏色，有等人如何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麼？」

黑鬚龍王夫妻說話的聲音輕微，但鍾師伯內力精湛，還是清楚的聽到了，他氣得猛一咬牙，嚓的拔出佩劍，厲聲道：「那就讓鍾某見識見識，如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鍾師伯手中的佩劍向梅尚清一抖，劍尖便連發數點劍花，這是玄天劍點穴法的起首式。單是這起首式，在鍾師伯手上太不同凡响了。因為普通的起首式僅能抖出二點劍花，但鍾師伯的劍花竟能抖出六點以上，這便是說，鍾師伯一劍可以化六劍，分點對手的三十六路大穴。

「亮兵器！」鍾師伯見梅尚清巍然不動，似並不把他的點穴劍法放在眼內，便氣得沉喝道。

梅尚清微微一笑道：「梅某身歷百戰，全憑一雙肉掌，素聞玄天劍點穴劍法威震江湖，梅某今日就徒手領教便了。」

鍾師伯大怒道：「你敢小覷我玄天點穴劍法？看招！」

鍾師伯「招」聲音未落，手中劍便驀地一轉，六點劍花幻化成為三十六道劍芒，分向梅尚清的三十六路大穴刺來，劍未及體，劍氣已透骨生寒，顯見鍾師伯的內力已達絕頂高手境界。

梅尚清暗讚一聲好劍法，心道玄天點穴劍法在姓鍾的武峯一派中顯然比包少峯勝了一籌。梅尚清心念電轉，便不敢大意，身形一晃，輕巧瀟洒之極，便閃開鍾師伯這凌厲的一擊。

「好一招雨打芭蕉！」梅尚清聰明絕頂，甫與鍾師伯的點穴劍法相觸，便瞧出其中的精粹。

鍾師伯心中一跳，這一擊他已貫注六成功力，把對手的三十六路大穴罩住，但梅尚清不但從容化解，而且準確的一言點破這一招的精粹，這怎教他不大感駭然？

「你……你這是甚麼步法？」鍾師伯沉聲道。

梅尚清神態從容，淡然一笑道：「不足掛齒，這是梅某偶然自創的幻影步法而矣。」

梅尚清的神態越是輕鬆自如，鍾師伯就越發激怒，他猛一咬牙，身隨劍進，快如電光火閃，劍尖直逼梅尚清的巨闕穴，這是變散為聚的一擊，雖然目標只有一個，但因其集中，在精湛內力貫注之下，令對手根本無可抗拒。

鍾師伯驟發的一招，梅尚清亦微吃一驚，因為這化神奇為笨拙的招式，恰恰是他的幻影步法的尅星，幻影步全憑以快制快，但這一擊笨拙之極，却猶如「飛魚穿浪」，任你浪花騰翻，劍鋒如魚，一樣直穿而出。

眼看劍尖已及面門大穴，梅尚清到底身歷百戰，應變神速，別人避無可避的一擊，他依然可以化險為夷。

只見梅尚清猛一咬牙，身形驀地一頓，在劍尖刺抵面門大穴的一霎，頭向後一仰，劍鋒從他的臉上不到半寸空隙劃過去了。

鍾師伯眼見這一招又落空了，心

中氣得要命，但他劍招未老，手腕一轉，劍鋒直削下來，欲把梅尚清的右耳削掉。

但梅尚清畢竟是梅尚清，但見他身形不變，足部不移，腰部猛地向下一沉，身腰成一塊鐵板似的，幾乎緊貼背後的地面，然後他雙足一撐，向後疾滑三尺，險險避過了鍾師伯凌厲的第三擊。

梅尚清應變的神速，令鍾師伯亦不由暗讚一句道：「梅魔頭果然厲害，平平無奇的一招鐵板橋功夫，到了他手上，竟可立化腐朽爲神奇。」

鍾師伯心念電轉，已明白梅尚清之所以不反擊，用意乃在先行觀察玄天點穴劍法的精義，從中尋找一擊制勝的破綻，他不由又氣又驚，便不敢放慢招式，決心以快速神妙的劍法，先制住梅尚清。

鍾師伯長嘯一聲，劍勢突變，劍招源源發出，立即化作一片白光，把梅尚清的身前身後罩住。

傲雪梅王蕭若蘭但見梅尚清已陷身劍幕之內，四周全是劍尖點點，猶如一道劍網，劍勢的縱橫，竟籠罩了四周一丈方圓，在一丈之內，別說是人，就連一隻飛蠅，只怕也難從劍網逃脫，不由暗暗驚心道：龍王只守不攻，任由對手進擊，也未免太托大了，玄天劍門如何不濟，但畢竟已三派近百年，總有他存在的厲害法寶。

蕭若蘭替丈夫擔心，但又不敢亮劍救援，因爲假如她一插手，立刻就是一個羣毆的局面，雖然不致落敗，但她夫妻兩人上雲嶺的原意就極難達成了。

傲雪梅王登時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她深知此時如何化干戈爲玉帛，就得看梅尚清自己的本領了。

＊　＊　＊

此時不但傲雪梅王暗暗驚心，在場的包少峯等人，亦不由心中驚駭，包少峯被鍾師伯凌厲快速無比的劍法震懾，暗道鍾師兄這暴燥鬼果然有他自負之處，這一套鎮山劍法，自己雖勉强亦可幻成光幕，但若如鍾師兄這等嚴密神速，那便決計不能。

包少峯的夫人于小素心思縝密，卻暗暗敬佩黑鬚龍王妙絕天下的步法，她仔細觀察，但見梅尚清在劍光中縱躍、騰翻，形如靈貓，無論鍾師伯如何神速的招式，都被他一一閃避，從劍光中從容而出。

鍾師伯的劍勢越來越快，梅尚清的步法也越來越神妙，漸而一個梅尚清，已化作一片幻影，一團煙雲。

再神速的劍招，又如何可以刺中有形無實的幻影、煙雲？

「好！五十招了，鍾掌門，停手好麼？」梅尚清忽然含笑道。

鍾師伯氣瘋了，他出道以來，還從未遇上今日這等猶如與鬼魅拚鬥的情形，對手不但徒手應戰，而且他的凌厲無比的劍招，竟連他的衣服亦沾不到，這教狂傲的鍾師伯如何忍受得了！

鍾師伯厲嘯一聲道：「甚麼五十招！魔教中人，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今日除非你把鍾某人殺了，否則誓不罷休！」

梅尚清面色一寒，道：「鍾掌門當眞不能暫時拋開教派恩怨麼？」

鍾師伯哇哇大叫道：「魔教傷我玄天劍弟子，血海深仇，豈可輕易拋開。除非你姓梅的還我玄天劍弟子命來，否則玄天劍誓與魔教週旋到底！」

梅尚清冷哼一聲，他心性高傲，不屑辯白，反而道：「玄天劍門人，若如鍾掌門這般嗜殺，就算被殺亦是自招其禍！」

鍾師伯氣得目眥欲裂，他劍鋒一抖，直指梅尚清，厲喝道：「魔頭！你有本事儘管使出來，只憑閃避之妙，算得甚麼氣候！」

梅尚清不由微微冷笑，心道若不給點顏色此人看看，也被他把梅花教人瞧扁了。

梅尚清心念電轉，右掌緩緩伸出，運四成功力，手腕一抖，一股凌厲的掌力便向鍾師伯隔空撞來。

包少峯一見，知道厲害，因爲他自己已吃足這一掌的苦頭，他不能坐視鍾師伯此時落敗，便連忙沉聲喝道：「鍾師兄，小心了，此乃幻影隔空梅花掌！」

包少峯話音未落，鍾師伯的劍招已出，原來他的玄天點穴劍法，對方不還招尚好，若一還招，便可乘虛而入，被其點穴而倒，因此鍾師伯見梅尚清終於還招反擊，便一陣狂喜，不及細思，劍尖一抖，六點劍芒便向梅尚清的掌路點去。此時雖然包少峯出言示警，鍾師伯的劍招已發，欲收也萬萬不能了。

只見梅尚清的掌力隔空而來，嗤嗤有聲，本來乃是平飛而來，但一遇反擊，立刻猶如子母彈般爆炸，彈內有彈，彈彈相連，一掌竟化作漫天掌影，直向鍾師伯罩來。

鍾師伯的點穴劍勉强阻住了六路掌力，但其餘的漫天掌力卻阻擋不了，只見嗤嗤連聲，掌力越劍而入，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向鍾師伯拍到。

鍾師伯的劍招已被其中的六路掌力困住，欲迴劍自救，卻已萬萬不及，無數掌力已蜂湧而到，他不由大駭，暗道當世竟有這等神奇掌法，鍾某今日必死無疑了。

鍾師伯心念未了，左面已啪的挨了一掌，他不由向右閃避，但右面的掌力已到，啪的又挨了一掌，鍾師伯閃左，掌力打右，閃右掌力打左，他的渾身上下，竟如毫無武功的凡夫俗子，無數掌影連番拍到，一時間只聽啪啪連聲，把鍾師伯擊得手忙脚亂，團團亂轉，狼狽之極。

幸而梅尚清意在教訓，並不欲殺人，因此掌力只得四成功力，否則，

梅尚清一招未老，便已當場把鍾師伯斃於掌下。

在場中人均不禁駭然。

梅尚清不欲逼人太甚，眼見鍾師伯臉如死灰，氣焰全消，便把掌力緩緩一旋，待鍾師伯轉回原位，才又驀地一收，掌力頓消，鍾師伯便站回原處，彷似從未出手一般無二。

梅尚清向鍾師伯抱拳道：「鍾掌門的玄天點穴劍法果然神妙，梅某若非仗步法閃避，早已落敗，一切望鍾掌門多多包涵。」

鍾師伯此時臉如死灰，心念電轉，暗道：姓梅的大魔頭剛才一招得手，大可令鍾某人出盡洋相，不支而倒地，但他雖勝不驕，反而寬宏大度，存我顏面，這等氣度，便遠勝我輩所謂武林正道了。他心思複雜，竟不知如何答話，怔怔的站着，猶如死了一般。

包少峯見狀，不得不承認，梅花教果然並非浪得虛名，就憑眼前這兩大天王，偌大的玄天劍門，也未必便可以佔到便宜。

包少峯向四周溜了一眼，似有所等待，但眼見毫無動靜，心中便不由一寒，暗道：各門派精英若不赴援，包某今日當眞是玩火自焚了。

包少峯這般思忖，臉上便連忙堆下笑容，向梅尚清抱拳道：「梅大俠掌法精妙，敝師兄今日果然見識了，既梅大俠是以私人身份而來，包某當一盡地主之誼，請梅大俠伉儷移駕，入殿獻茶，再細叙來意如何？」

梅尚清深知包少峯爲人奸詐，但他天生傲骨，偏不把對方的奸詐放在眼內，他微笑一下，便亦向包少峯還禮道：「包掌門拳拳盛意，梅某夫婦卻之不恭，只好打擾了，請！」

包少峯神色微變，但拚力抑住心中的驚恐，領先向玄天劍門大殿走去。

衆人走進大殿，包少峯讓座，又吩咐弟子獻上香茶，這才向梅尚清夫婦微笑道：「賢伉儷突上敝門，不知有何私事？若包某辦得到的，決不會推搪。」

鍾師伯亦跟了進來，他的神態冷漠，就如眼前之事已與他毫不相干。但這時一聽包少峯之言，卻沉聲道：「師弟，話可莫亂說，你說得出來，便須辦得到！」

包少峯意料不到鍾師伯有此一言，他臉色不由一變，但隨即微笑道：「是，鍾師兄所言甚是，梅大俠請道來意，包某若辦得到，便不會推辭。」

梅尚清向包少峯和鍾師伯掃了一眼，他暗道玄天劍這兩位掌門，各有所長短，包少峯技不如姓鍾的，但智計卻遠勝於他；姓鍾的武功高於包少峯，但性子暴烈，論心計，顯然比他的師弟弱多了，若論打交道，梅尚清就寧願與鍾師伯週旋了。

梅尚清向包少峯拱手道：「如此先謝過包掌門，梅某夫婦冒昧拜訪，其實只爲打探一個人的下落，但望清楚相告，此事一了，決不敢多作打擾，立刻告辭。」

包少峯已知道梅尚清要打探的人是誰了，但卻明知故問道：「不知梅大俠欲打聽那一個人訊息？」

梅尚清已隱隱猜到包少峯似乎在拖延時間，似等待甚麼，但他天生傲氣，毫不畏懼，便也緩緩的一笑，道：「梅某要打探的這人麼，其實包掌門早應知道了，他是你的徒弟李靖，未知他現下的情形如何了？」

包少峯的夫人于小素一聽，心中就突突一跳，不知包少峯怎樣向梅尚清夫婦交代。

包少峯神色卻居然不變，他微笑一下，道：「李靖不錯曾經是玄天劍門下弟子，但包某先請教梅大俠，李靖與梅大俠有何干連，竟對他如此看重，勞動梅大俠夫婦大駕，千里迢迢，從梅花峯抵敝門親查？」

梅尚清見包少峯話中有話，臉色不由一沉，蕭若蘭恐怕夫郎沉不住氣，鬧翻了便不好說話，於是忙接口道：「包掌門，李靖與梅家非親非故，亦非同道，但他曾以生命救小女一命，義之所在，敝夫婦不得不向他有所圖報。」

包少峯微笑道：「未知賢伉儷打算如何圖報於他？」

蕭若蘭明知包少峯是明知故問，便微歎口氣，道：「李靖犯了門規，不容於玄天劍門，包掌門自然有權處置他，但李靖所犯並非死罪，只要他尚在人世，敝夫婦能爲他盡一點力，也就心滿意足了。敝夫婦這番心意，尚望包掌門諒察。」

蕭若蘭此話表白得合情合理，極富情義，不但于小素連連點頭，就連鍾師伯亦暗道假如梅尚清夫婦的來意果眞如此，那倒不能拒絕。

但包少峯卻微微一笑，道：「既然蕭女俠亦認爲本門有權處置叛徒，那李靖是生是死，倒不必賢夫婦費心，除非此中另有原因吧！」

梅尚清忍不住了，他微哼一聲道：「梅某當日在龍山曾留下一言，包掌門有權處置李靖，但誰若不分青紅皂白，草菅人命，梅某亦必有代爲追究的義務……」

包少峯本欲任由梅尚清說下去，但此時卻忽見謝瘦猴向他微一眨眼，登時會意，神色就霍的一變，不客氣的打斷梅尚清的話道：「說得好！那請教梅大俠，梅花教四出行兇，殘殺我武林同道，又是否算得上不分青紅皂白，草菅人命，哼！」

梅尚清一聽，怒道：「包掌門此話怎說？梅花教如何四出殺人行兇了？」

包少峯冷笑道：「梅大俠身爲梅花教五大天王之首，教中暴行，是眞不知還是假不知？昔日的仇怨尚且不說了，近日少林派的俗家弟子鐵頭羅漢

謝鐵三、全眞教掌門人的叔父黃伯萬，丐幫的七袋弟子金二丐，均被你梅花教人所殺。梅大俠對此竟可一口推說不知麼？」

梅尙清臉色一沉，就要發作，蕭若蘭連忙伸手輕輕一按梅尙清，一面道：「包掌門爲何一口斷定是梅花教行兇殺人？」

包少峯的視線向殿外一掃，忽然嘿嘿一笑道：「傲雪梅王欲知眞相，嘿嘿，討公道的人來了……」

包少峯話音未落，殿外已擁進一衆人等，爲首的竟是丐幫幫主徐正天，以及全眞教掌門元眞子、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崆峒派掌門余空、少林派的護法長老慧能和尙。衆掌門人的身後，是一班各派的精英。

徐正天等人進殿後，並不就座，而是分成五派，各率門下弟子，環窗四周，把梅尙清、蕭若蘭夫婦困在核心。

傲雪梅王一見，俏臉一寒，向包少峯道：「是包掌門邀來的麼？這算是甚麼意思？」

包少峯嘿嘿一笑道：「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又豈分內外公私！他們乃爲討還血債而來，包某只是略盡地主之誼，把龍王、梅王留住而已。」

蕭若蘭氣得俏臉通紅，尖聲道：「自稱名門正派，竟如此卑劣奸詐麼！」

包少峯呵呵大笑道：「你梅花教行兇殺人，又豈是光明正大！」

梅尙清此時已霍然而起，他向徐正天抱拳道：「梅某素仰徐幫主胸懷磊落，難道亦相信此等奸詐小人？」

徐正天並不還禮，冷冷道：「今時不比往日，鐵證如山，不由徐某不信！」

梅尙請微歎口氣，又向元眞子道：「道長別具慧眼，當可一察此中眞相！」

元眞子苦笑道：「貧道的叔父屍骨未寒，龍王也不必替梅花教狡辯了！」

梅尙清原以爲徐正天、元眞子尙可與之分辨眞相，但一聽二人回答，便知血腥蔽眼，他夫婦已落入圈套，任他如何分辯，終究亦是徒勞的了！

梅尙清自知今日已兇多吉少，因爲任他夫婦二人武功蓋世，在衆多絕頂高手面前，要想生離大殿，亦是毫無希望，何況他的妻子梅王功力僅只略勝包少峯一籌，他梅尙清一人獨鬥五大派絕頂高手，那簡直連半分的僥倖也沒有！他就算再神勇，亦僅是多增殺傷而矣。

梅尙清心中已不存僥倖，但他反而豪氣大增，他傲然一聲長笑，也不屑再作分辯，目光如電，繞衆人面上一掃，決然道：「好！好！既各位一口咬定梅花教是殺人兇手，梅某夫婦身爲教中護法大王，各位欲討還血債，只管出手便了！」

清光道人一聽，連忙接口道：「梅尙清！你好大的口氣，憑你夫婦二人，竟敢向六大派高手挑戰？難道不怕六大派聯手，立教你屍橫大殿麼！」

梅尙清不答，轉向傲雪梅王蕭若蘭，柔聲道：「今日一戰，乃以死護教，夫人怕不怕？」

傲雪梅王蕭若蘭道：「若蘭當日不惜以死相隨，爲何今時今日會害怕了？」

梅尙清傲然大笑道：「好！好！這才不愧是梅花教的傲雪梅王！出手吧！無論你等多少人上，梅某均以夫婦聯手應戰，直至一死以謝天下！」

包少峯與清光道人心意相通，這時便趁機大聲道：「既梅花教大魔頭如此狂妄，我等也不必講究甚麼江湖規矩，各出絕學，立把兩大魔頭斃了。」

「阿彌陀佛！包施主此言差矣！若不顧江湖道義，羣毆而上，豈非與魔教邪道不分伯仲了麼！萬萬不可如此魯莽。」

就在此時，各人的耳膜均覺一震，一聲佛唱遙遙傳了進來，似從十里外所發，但聲音剛落，一位神光湛湛的和尙便已飄了進來，正是少林派的開山祖師達摩和尙。

六大派門人一見達摩大師現身，均感精神一振，因爲六大派的衆高手，誰也沒甚麼把握可以制住梅花教聲名顯赫的兩大天王，除非是少林派的達摩大師親自出手，憑他的「洗髓神功」，制服龍王、梅王，相信並非甚麼難事。

梅尙清見達摩大師乍然現身，心中卻一冷，決心一拚之心更熾烈了。梅尙清闖蕩半生，身歷百戰，能令他眞心折服的，唯少林派的開山祖師達摩大師一人而矣。紅袍教主的武功蓋世，智計過人，梅尙清原來也甚爲佩服，但自飛狐夫人被紅袍教主納爲教主夫人後，紅袍教主的性子便截然大變，致令梅花教內危機四伏，因爲對飛狐夫人的討厭，連帶紅袍教主在梅尙清心中的佩服亦不由大打折扣。至於同輩中的徐正天、元眞子、白額虎王等，梅尙清僅視之爲可一交的朋友而矣。而晚輩中人，梅尙清簡直不屑一顧，但李靖這小子可算是唯一的例外。

梅尙清眼見達摩大師也竟然捲入奸人的圈套，心中所受的震撼，竟比被羣豪圍攻更爲强烈。他目注達摩大師，不由一陣蒼涼的大笑，道：「佛心慧眼如達摩大師，竟也欲置梅某夫婦於死地麼？」

達摩大師向梅尙清合什道：「阿彌陀佛！梅施主言重了，老衲此來，不外欲一決貴教四出殘殺的眞兇而矣！梅施主但能坦告殺人眞兇，老衲敢以人頭擔保，任你夫婦安然離去。未知梅施主意下如何？」

梅尙清見達摩大師亦先入爲主，一口咬定梅花教是殺人兇手，心中一陣自傷，便不屑分辯，朗聲道：「大師

亦斷認梅花教是殺人兇手麼？」

達摩大師淡淡一笑，合什道：「善哉！善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滄海無邊，回頭是岸！望梅施主善自處之。」

梅尙清一聽，便感完全絕望，他長笑連聲，聲震大殿，道：「梅某平生殺人無數，但自問所殺皆是該殺之徒，因此也就不必談甚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各位既一口咬定梅花教是殺人兇手，梅某夫婦身爲護教天王，重責難卸，誰要報仇，便衝梅某夫婦身上來便了！」

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大叫道：「這魔頭如此怙惡，講甚麼武林規矩，一擁上前，把他斃了，替死者討還公道！」

包少峯亦大聲附和。但玄天劍武峯宗的鍾師伯此時卻忽然道：「包師弟盡與峨嵋派如影隨形幹麼？梅尙清雖然該殺，但也須容他有個自救的機會！」

包少峯悶聲不語，清光道人卻冷笑道：「若依鍾掌門之意，卻當如何處之？」

鍾掌門怒道：「自然是單打獨鬥，公平比試！」

清光道人微笑道：「不錯！不錯！原該公平比試，素聞玄天點穴劍法獨步武林，鍾掌門若以之制服魔教天王，那玄天點穴劍法就名震天下了！」

鍾掌門沉聲道：「清光道長之意，乃着鍾某打頭一陣麼？」

清光道人微笑道：「在座中，包掌門與貧道均與梅尙清交過手了，而且徐幫主亦可算已曾交手，其餘的便僅剩達摩大師、元眞道長、余空掌門，以及鍾掌門你了，今日六大派羣集雲嶺玄天劍，鍾掌門身爲主人家的，這單打獨鬥的頭一陣，除鍾掌門外，別人是不敢擅越的了！」

清光道人以話套住鍾掌門，逼他出手。

豈料鍾掌門雖然暴燥，但卻也坦白，他想也沒想，便立刻道：「若把鍾某算第一陣，那六大派便先輸了！」

清光道人不由一怔，道：「鍾掌門這是甚麼意思？」

鍾掌門轟轟一笑，坦然道：「因爲鍾某已向梅尙清領教過了，結果是鍾某自甘認輸！」

清光道人料不着鍾掌門如此坦白，竟當着六大派面前自甘服輸，雖然明知他這是藉機推搪打頭陣，以保存玄天劍實力，但他既不惜自墮名頭服輸，那就任何人也不能逼他出手的了，清光道人深謀遠慮，但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包少峯暗恨鍾師兄把他的大計破壞了，這時連忙道：「既魔頭如此厲害，單打獨鬥自問誰也沒甚麼把握，武林公敵，人人可誅，那還講甚麼武林規矩，大伙兒一齊出手，把他二人斃了，再殺上梅花峯一舉把魔教滅了，這是武林的千秋壯擧！」

清光道人一聽，連忙出聲附和道：「包掌門慷慨激昂，令人感動，大家還猶豫甚麼？」

玄天劍、峨嵋派的衆弟子隨即一聲吶喊：「降魔衛道，千秋壯擧！上呵！」

眼見一場慘烈的羣毆已不可避免，結果必然是死傷慘烈，六大派雖勉可取勝，但亦必元氣大傷。

徐正天不由皺眉，他微一咬牙，便決然的踏出一步，聲震大殿，把羣豪的吵嘈壓了下去，「各位，彼此既爲追查血案由來，又豈能再任由無辜死傷？梅大俠既決以一戰定眞相，徐某就先領教梅大俠夫婦的神功便了！」

徐正天的豪氣，登時把衆人懾服了，便不敢喧嘩，靜觀其變。因爲各人均心中有數，六大派衆高手中，唯一可與梅尙清夫婦一戰的，亦僅有達摩大師、徐正天、元眞子三大掌門而矣。

梅尙清見徐正天勇懾羣豪，不顧以多欺少，佔任何便宜，挺身而出，以一人之力，與他夫婦決鬥，不由暗暗點頭，暗道：六大派畢竟有他成功之處，單是徐正天這等人材，梅花教亦尋不出多少個來！

梅尙清曾與徐正天交手，深知他的功力與自己不相伯仲，但若加上傲雪梅王，徐正天就必然落敗，非死即傷了。梅尙清愛才之心頓起，不忍令徐正天的英名一朝斷喪，便也朗聲一笑，道：「徐幫主氣衝斗牛，若梅某夫婦聯手，倒顯得我梅花教以多欺少實力不濟了！梅某就獨自會一會徐幫主便了！」

梅尙清長笑而出，又向徐正天抱拳道：「徐幫主意在一分高下，抑或[illegible]決生死？」

徐正天抱拳還禮道：「不敢！徐某既不欲分高下，亦不想決生死，只梅大俠道出眞相，查明眞兇，替本幫弟子討回公道便了！」

梅尙清性硬如鋼，他既決意不再辯解，便絕不作徒辯，他傲然一笑，道：「徐幫主欲討公道，那就先打敗梅某再說！小心了！」

梅尙清一拚之心既決，出手便不再容情，「幻影梅花掌」的殺招「梅花飛迎漫天雪」，左、右掌齊出，掌影如漫天梅花，迎雪怒放，向徐正天罩到。

徐正天恨梅花教殘殺丐幫弟子，這一口怒氣，這時不由便在黑鬚龍王身上暴發了，暗道：「徐某倒要看看梅花教五大天王之首，到底有多少斤兩！他心存恨意，出手也不再留力，成名絕學「龍虎掌」的至剛至猛的掌力立地發動，排山倒海般的向梅尙清拍去。

這是一場實力相當的拚鬥，雙方均使出了絕學，當中已沒有任何容忍相讓的成份，顯然，徐、梅二人這一場決戰，比之龍山一戰，更爲兇險多

了。

眨眼兩人便已各自攻防了五十招。

在場不乏武林高手，除達摩大師神色泰然外，各人臉上均露驚駭之色，暗道：以兩人的絕招，若自己上場，必定招架不了。

兩人鬥到第八十招上，梅尚清顯然已處於守勢，他的幻影梅花掌變得更虛無縹緲，若有若無，若即若離，飄忽不定。

相反徐正天的龍虎掌卻越來越威猛，他每發出一掌，便有一陣雷鳴迴響，掌力猶如翻江怒濤，直向梅尚清這一艘大海孤舟拍去。

衆人均被徐正天的神勇震懾，暗道：龍虎掌果然不愧是武林第一大派的鎮山絕學。

但達摩大師卻暗地歎了口氣，在場高手因功力所限，唯有他方能看出徐正天其實已危機漸現，因爲梅尚清的幻影梅花掌使的乃神妙的陰柔內力，而徐正天的龍虎掌卻是至剛至猛的陽剛內力，以剛攻柔，最忌拖延，但以柔防剛，卻恰恰最善消磨對方的內力，因此若在百招之內不能取勝，使陽剛掌力的一方，便必因內力消耗過度而敗挫。

偏偏徐正天因心有恨怒，出手便不留餘力，若與別的高手比拚，當世中甚少有人接得他五十招，他因此出道以來，罕逢敵手。但梅尚清的幻影梅花掌卻恰恰是龍虎掌的剋星。

幻影梅花掌厲害之處在於它先行消耗對手的內力，對手的內力越强，梅花掌的掌勢便越發虛無縹緲，如煙如雲，無從着力，而對手的內力必然消耗得更快，在此消彼長的情形下，梅花掌立刻就會發出它的眞正威力，在任何方位下向對方反擊，最終必把强敵斃於掌下。

達摩大師雖然看出危機，但連他亦毫無辦法出手援救，因爲徐、梅二人此時已把陰柔剛猛兩大掌力發揮到極點，兩人的四周已形成一股堅韌如鋼的氣墻，當世中已絕無高手可以撞破了！

徐正天的頭頂已現出絲絲白氣，這是他的內力已催發到極點的徵兆，這時徐正天自己也知道，若在片刻間不能取勝，那接下就必敗無疑，甚至會因內力虛脫而死。

徐正天猛咬牙，拚着內力虛脫而死，發出「龍虎掌」中威力最强的「飛龍在天」一招，身形暴起三丈，形如飛龍，盤旋九天，再迴身猛沉，凌空向梅尚清的天靈蓋拍落！

達摩大師一見，不由暗地一凜，歎道：「阿彌陀佛！龍虎相遇，難免死傷了！」

徐正天這一招含怒而發，已心存同歸於盡的念頭了。

梅尚清想不到徐正天對梅花教突然仇恨如此，心頭亦不由一凜，他本來可以梅花掌中的至陰至柔的「落花流水春去也」一招，化解徐正天這一招「飛龍在天」，雖然未必可以全部化解徐正天的掌力，但至少可以保住生命，不過徐正天的掌力發洩不出，便必然內力盡脫而死，但若然硬碰硬，便難免兩敗俱傷了。

梅尚清心念電轉，到底不忍令徐正天一生英名頓喪，他猛地長嘯一聲，運八成功力，梅花掌化陰柔爲剛猛，右掌一翻，擊天一掌，與徐正天的右掌正面相迎！

只聽轟然一聲巨響，兩大高手的掌力相碰，徐正天下沉的身形暴起，在空中連翻幾個筋斗，才落下地來，身子仍不住搖晃。

梅尚清亦噔噔噔的連退三步，才勉强站住身形。

兩人臉色均一陣蒼白，也不知誰負誰勝。

但見徐正天目注梅尚清，神色凜然，好一會，他終於向梅尚清道：「多謝龍王手下留情，這一仗是徐某輸了！」

梅尚清尚未及有所表示，清光道人便立刻尖叫道：「剛才一仗，徐帮主攻勢凌厲，梅尚清只有招架之力，分明是徐帮主你赢了，怎的反甘服輸，向魔教中人討好！」

徐正天臉色一沉，道：「徐某不敵梅大俠的梅花掌，輸就是輸了，說甚麼討好二字！」

清光道人剛才親眼目睹丐帮龍虎掌的威力，自忖自己的乾坤掌只怕也挨不到五十招，心中先怯了他幾分，便不敢作聲。

梅尚清微微一笑道：「徐帮主剛才含怒而發，剛好被梅某用巧以陰柔制陽剛，其實也難分勝敗。」

徐正天坦然道：「不對，徐某攻你在先，已盡全力，不能取勝，便是輸了，梅大俠智勇雙全，徐某佩服！」

梅尚清含笑道：「徐帮主果然心胸坦蕩，勝負姑且不論，徐帮主還要向梅花教報復麼？」

徐正天凜然道：「今日一戰，徐某輸於心浮氣燥，日後必再向梅大俠討教！徐某既然輸了，追查眞兇之事，今日只好作罷，但日後必定親赴貴教梅花峯，爲本帮無辜被殺弟子討回公道！」

梅尚清不由點頭微笑道：「好！好！徐帮主仁勇兼備，過了今日，梅某但有命在，必與徐帮主你還個公道！」

徐正天說不插手，便決不背諾，他把手一揮，率丐帮弟子退到一邊去了。

衆人眼見連徐正天亦不敵梅尚清，便更不敢輕舉妄動了。因爲梅尚清身邊尚有一位傲雪梅王，若他夫婦聯手，就算羣毆一擁而上，六大派亦未必佔得甚麼便宜，目下唯一的希望，便是達摩大師出手，或者可以把梅尚

清制服。

這種情勢，包少峯最爲清楚不過，他這時已暗自慶幸自己不以玄天劍的力量獨鬥梅尚清夫婦，否則，玄天劍一門，或許已喪在他手上了！

包少峯這般轉念，便向達摩大師拱手道：「達摩大師爲武林正派泰斗，今日眼見魔道如此猖獗，難道尚要容忍麼？」

達摩大師微歎口氣，道：「老衲原以爲經龍山一役，梅花教或會有所收斂，但豈料反而變本加厲，四出殘殺武林同道，這便漸入魔邪之道，老衲若不出手，便反而被梅花教視爲懦弱，魔焰因此大增，實非武林之福。」

梅尚清聽達摩大師的口氣，便知他對梅花教已深惡痛絕，至於爲甚麼會如此，梅尚清自己亦的確不知道。而且達摩大師是他唯一眞心折服的武林泰斗，如今連他亦如此痛恨梅花教，梅尚清心中倍感難受。梅尚清已隱隱感到，在梅花教與六大派之間，似乎翻動着一股非常毒辣的陰謀，但到底是甚麼陰謀？製造陰謀的黑手是誰？他卻是一片空白。

偏偏眼前這些武林名門正派，又身陷陰謀而不自知，反而向他咄咄逼人！

梅尚清越想越氣，他的傲氣被激發了，甚至連達摩大師在他心中的形象亦動搖了，他長笑一聲，道：「梅某素仰達摩大師爲人，豈料今日亦向梅某夫婦相逼！好！好！梅花教與六大派的恩怨，今日就一併了斷好了！大師，請出手！」

達摩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梅施主的爲人處世，老衲亦素有所聞，本不該向你夫婦相逼，但武林中血案重重，不能不向武林有所交代，請梅施主鑑諒！」

梅尚清苦笑道：「梅某如果向大師說，近日武林發生的血案，梅某並不知情，大師是否相信？」

達摩大師搖頭道：「血案如山，梅施主身爲護教天王之首，豈有不知之理？梅施主未免漸入魔邪一道了！」

梅尚清一聽，心意立決，已知今日決難生離玄天劍門，他傲然長笑，道：「既然如此，梅某與大師昔日的交情一刀兩斷，大師也不必客氣，向梅某討還公道便了！」

達摩大師眼見今日一戰已勢無可免，但對手竟是他看重的梅尚清夫婦，心中亦感難過。他雖有把握制住梅尚清，但梅尚清的性子高傲，必不肯乖乖就範，必定拚死一戰，因此達摩大師在如何制服梅尚清而又不致傷他之間，便大費思忖。

達摩大師沉吟間，全眞教掌門元眞子忽然微微一笑道：「請教達摩大師，大師的洗髓神功，是否有令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神奇妙用？」

達摩大師沉吟道：「元眞道長過獎了！咦？這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達摩大師經元眞子提醒，登時有了主意。

達摩大師向梅尚清含笑道：「老衲欲以靜功與梅施主比較，梅施主以爲然否？」

梅尚清一聽，便知達摩大師用心良苦，欲以佛門絕學渡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且不欲傷他夫婦生命，心道達摩果然不愧爲得道高僧，胸懷博大，寬以待人，也不管那是朋友還是敵人。

梅尚清轉念又暗道：嘿嘿，素聞達摩大師的洗髓神功威力無窮，今日倒要見識一二！

梅尚清於是亦微笑道：「一切但憑大師吩咐！」

達摩大師見梅尚清欣然答允，心中一喜，但又不太放心道：「好教梅施主得知，待會老衲將於洗髓神功困你，梅施主大可屏心靜氣，以靜功相抗，則輸赢亦無傷生命，務請切記！」

梅尚清微笑道：「梅某理會得，一切自會隨機應變，請大師放心發功便了！」

達摩大師想了想，又道：「當梅施主運功相抗時，切戒分心，爲公平起見，梅夫人可替你作護法，在場中人，一律不準暗中驚擾！元眞道長，請作其中的公正主持！」

達摩大師安排妥當，這才走到梅尚清一丈之外，向梅尚清合什道：「梅施主請！」

梅尚清亦微笑點頭道：「大師請！」

兩人隨即盤膝坐下，各自凝神運氣。傲雪梅王蕭若蘭唯恐夫郎有失，站在梅尚清身後，面向羣衆，凝神戒備。

元眞子向梅尚清道：「梅大俠放心，有貧道在此監場，斷不容有人出手暗算！」

梅尚清見六大派中，徐正天、元眞子以及達摩大師果然與衆不同，大有俠義之風，心中亦不由一寬，當下含笑點頭，全神運氣戒備。

達摩大師沉默片刻，忽地轉喝一聲道：「阿彌陀佛！佛門絕學，洗盡人間戾氣！梅施主小心了！」

達摩大師話音甫落，梅尚清但見他的右掌略微向前一推，一股溫暖而渾厚的氣流驀地罩上身來，隨即耳中有佛唱道：「虎鬥龍爭勢可平，江天風靜月華清，聞君欲覓還鄉處，認心且聽念佛聲！」

梅尚清被溫暖渾厚氣流罩住，耳中又聽佛唱，一時間，但覺非常受用，四肢百骸猶浸溫泉玉液，心中雜念漸消，腦中只聞一片佛聲。但僅片刻，梅尚清自身的熱流便激湧而出，與罩體的氣流激烈相碰，嗤嗤有聲，耳中聽到的佛唱因而大大減輕了。

梅尚清驀地醒覺，這是達摩大師欲以大法力，渡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梅尚清心中驚覺，不由便暗道

梅某縱橫半生，雖殺人不少，但所殺的皆不可殺之人，達摩大師好無道理，說甚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他心念電轉，身上的熱流便反激更烈。

達摩大師送出氣流，起初見梅尚清靜然不動，臉上漸見祥和，心中不由大喜，暗道：今日若能立渡梅尚清「回頭是岸」，也不枉老衲所費一番心血了！但此念未畢，卻突聞傳來的耳音道：「同心佐教圖中興，南北烽煙一掃平，輝陽懸空光燦燦，寒冰空自戰兢兢。」

達摩心中不由一凜，暗道：梅尚清果然內力深厚，且意志堅剛，爭雄之念穩如磐石，輕易不能攻破。

達摩大師轉念間，便驀地把右掌一翻，洗髓神功的功力又加大一重，已達七成功力，這是達摩大師出道以來，初次把洗髓神功中的「靜功」功力，催發到七重功力。達摩大師左掌接右掌，左右掌連番向梅尚清推去。

梅尚清立感更强大的氣流罩上身來，他自身的熱流竟被壓了下去，心中頓感一片迷濛，耳中又聽達摩的佛唱道：「眉間一道白毫光，諸佛衆生豈不藏？但能自思生平事，蓮華如心便生香。」

梅尚清不由暗道：「是呵，梅某傾力護教，圖振興教旨，掃平天下烽煙，但卻被妖人所忌，處處制肘，這一番心血算是白費了，而且教中危機日重，妖人當道，原來立教教旨竟被破壞殆盡，以至外敵趁機進擾，梅花教行將傾覆！唉，梅某拚死護教的一番心血，眼見是徒勞無功了。」梅尚清這般轉念，便不由頓感萬念俱灰，漸而爭雄鬥勝之心亦隨之漸去了。

梅尚清歎了口氣，竟閉垂雙目，寂然不動，竟似入睡了。

傲雪梅王蕭若蘭驀覺夫郎的氣息由急轉緩，漸而竟變細長，再接而若續若斷，到後來竟見他閉垂雙目，猶如老僧入睡，心中不由大吃一驚。她不知此乃洗髓神功的至精至妙的絕學，可以渡化世人，但絲毫無損心智生命，卻誤以爲夫郎不敵，生命危在且夕，情急之下，不及細思，當即疾伸一掌，向梅尚清的背上按去，一道如冰如雪的强大氣流登時向梅尚清湧了過去。

原來蕭若蘭所練的乃「傲雪神功」，苦練之時，她曾自置於冰川秘洞三年零五月，到神功大成之日，她發出的寒氣，竟把半條溪水亦凍凝了，這也令她獲得「傲雪梅王」的美稱。

傲雪神功的寒流入體，迷惘中的梅尚清登時打了個冷顫，困罩着他的洗髓神功熱流亦因此被化去大半，梅尚清的神智頓復舊觀，驚覺達摩大師的洗髓神功果然厲害，竟連梅某的心智亦可擾亂。

梅尚清這般轉念，傲氣當即勃發，他長笑一聲，默運幻影神功，變靜爲動，以傳音入密向達摩大師說了一句甚麼，隨即雙掌齊出，一股渾厚的掌力便隔空向達摩大師撞去。

達摩大師耳中忽地傳入一聲勁響道：「武林遍地起妖風，天下蒼生禍無窮，降妖之志如日月，白光衝破天狗兇……」心中一凜，已知梅尚清原存傲氣難以渡化，且有狠狠反擊過來之兆，便連忙出聲示警道：「梅施主切勿强作反擊，提防自傷生命。」

但達摩大師話音未落，梅尚清的「幻影神功」掌力已然推出，兩種神功相碰，達摩大師心頭一震，屹然不動，但梅尚清的身子卻猛地向後滑行數尺之遠。其勢不止，他只感心中氣血翻湧，張口便噴出一股鮮血。

原來達摩大師的「洗髓神功」極爲奇妙，對手若不加反擊，它只是一股渾厚溫暖的氣流，把對手罩住，卻無損生命；但一旦對手以强力反擊，功力便立被催激，成倍增强，對手的反擊力越大，洗髓神功的反彈威力便越强大。梅尚清心存傲氣，欲以其成名絕學幻影神功反擊，這就無異於以自己的內力再加上達摩大師的功力，反彈而回，梅尚清功力再高，也抵受不住，立刻被撞得內傷吐血。

幸而梅尚消畢竟功力深厚，若換了別的高手，被如此强大的反彈力撞回，必定經脈盡斷而亡。

達摩大師的洗髓神功，因此又名爲「橡皮神功」，意爲其猶如一塊橡皮，任何的反擊，均如撞橡皮，反擊越大，自身所受的反彈力度便越强，不愧爲當世的一大絕學，江湖中尚無人可以破解。

梅尚清先以絕學與徐正天比拚，功力已大損，再與達摩大師相抗，護體眞氣已然轉弱，因此猝不及防之下，立被撞傷吐血。

達摩大師見狀，大吃一驚，他雖感心頭大震，但並無大礙，他只須再推出一股掌力，便可把梅尚清立斃當場。但達摩大師心性厚道，決不願乘人之危，因而拚着自身受創，雙掌一迴，硬生生把已被激發的神功往回收攝，只聽一聲悶响，達摩大師身子一陣急晃，臉色猶如金紙，顯然亦已受創。

清光道人一見，連忙向包少峯打個眼色，包少峯會意，仗劍一躍，已到梅尚清身前，劍一抖，四朵劍花便分向梅尚清的胸前大穴點去。梅尚清此時已受重傷，眞氣難以凝運相抗，眼看再被封穴，便必定橫死當場。

元眞子一見，怒道：「包掌門豈可乘人之危。」他手腕一抖，「八卦掌」便向包少峯的劍尖拍去。

清光道人一聲冷笑，亦手一揚，以「乾坤掌」接住元眞子的「八卦掌」，兩人身形均一晃。

徐正天本已退到一角，不再插手場中之事，此時眼見梅尚清危在且夕，暗吃一驚，欲出手制止，因距離太

遠，卻已萬萬不及，心中不由一陣難過。

傲雪梅王蕭若蘭此時正出手替梅尚清運氣療傷，包少峯的點穴劍法又委實太快，她欲救亦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眼見梅尚清就要喪在包少峯的劍下，就在此時，隔了數丈，一道尖厲的氣流疾射而至，破空喧喧有聲，不偏不倚，正好把包少峯的劍尖射中，勢猶不止，只聽一聲脆响，劍尖竟然被射斷一截，火星四冒。

隔空掌力能發數丈的，在武林中已絕無僅有，更能射斷精鋼所鑄劍尖的，那當世中已絕非凡人了。

包少峯受此驚險，竟然怔住，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電光火閃的霎間震懾中，一條身影已如飛龍乍現，在大殿中一掠而過，衆人只覺眼前一花，再定神一看，梅尚清已失了所在，傲雪梅王蕭若蘭的身形亦已掠到大殿的一邊。

衆人這才知道，梅尚清已被人救走了，包少峯與清光道人大怒，厲吼一聲，雙雙向蕭若蘭這面撲來，一面厲叫道：「先殺了蕭女魔頭！」

傲雪梅王蕭若蘭一口氣懋在心頭，這時不由氣得俏臉通紅，她冷笑一聲，心知梅尚清已被高手救走，再無旁慮，出手便不容情，她待清光道人和包少峯撲近不到一丈，嘿的一聲嬌喝，左右掌齊揚，各向清光道人和包少峯拍了一掌，然後也不停留，藉勢後彈，飛身一掠，已越殿而出，眨眼不見。

包少峯、清光道人被蕭若蘭拍來一掌，突感身前寒流滾滾，竟如置身冰川大河，寒風凜烈，刺人肌骨，心血欲凝，肢體欲硬，登時動彈不得，此時休道追殺，就連運功抗寒亦猶恐不及。

此時元眞子、徐正天兩人亦面面相覷，憑兩人的功力，竟亦難以辨清救人者使的是甚麼驚人武功。

崆峒派掌門余空此時卻不由暗自慶幸，暗道：幸虧余某人不貿然出手，僅靜觀其變，不然惹翻了梅花教，今後就永無寧日了，別的不說，單看出手救人的魔教中人，六大派中便無人可敵，只怕就連少林派的達摩老和尚亦束手無策，崆峒派得罪了這等大魔頭，那就當眞是玩火自焚了。

達摩大師一直閉目運功療傷，剛才他收攝神功，亦受了輕傷，片刻間無力制止包少峯等人出手殺人，但他的洗髓神功不但又靜又動，可傷人亦可救人，他運功自療一週，便傷勢立愈，盡復舊觀。這時他忽然微微一笑，似乎不因梅尚清被人救走而怒，反而大感欣慰。

元眞子見狀，奇道：「大師已知梅尚清被人救走了麼？」

達摩大師微笑點頭道：「梅尚清雖乃魔教中人，但其人心胸高傲，志堅如鋼，決不致做出暗地殘殺的勾當，因此罪不至死，被人救走，最好不過，而且救他之人，亦是救他的最佳人選。」

元眞子更奇道：「大師莫非已知救人的是誰麼？」

達摩大師微微一笑，並不正面回答，反而道：「知如不知，不知而知，試想若非此人出手救人，大殿之內，今日有甚麼後果？」

元眞子沉吟道：「此人若是魔教中人，六大派勢必死傷慘重，因爲此人一手遙發無形之劍，當世中無人可敵，就連此中高手大龍潭老人亦稍遜一籌，再加上他那一手絕世輕功，就算六大派高手雲集，亦未必可以把他困住。」

達摩大師微笑道：「因此老衲才敢肯定，此人是救人的最佳人選，也正是老衲不出手阻攔的原因。」

徐正天想了想，心中也已有幾分醒悟，因爲他從那人方才的救人身法，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心道：也唯有此人才有這等不可思議的神妙身法。

徐正天忙向達摩大師道：「徐某亦想起一個人來，兩人的身法相近，只是按他的年紀，決不可能有此絕世功力，大師知此人是誰麼？」

達摩大師忙微笑道：「此人心存仁義，出手救人而絕不傷人，而且他蒙面而入，顯然不欲被人知道他的身份，他既然對我等並無惡意，徐施主又何必强人所難，苦苦追尋呢？知而非福，不知而非禍，知如不知，不知亦知，日後自會明白，既然如此，徐施主還不明白麼？」

徐正天想起那人的言行舉止，心中又驚又奇，暗道：此人當眞古怪離奇，按他的所作所爲，大有俠義心腸，但爲何卻不分忠奸正邪，偏與魔教中人打得火熱？如今更出手救人？但若說他已投靠魔教，卻又斷斷不像，因爲魔教根本沒有如此絕世神功可以傳授於他，而且他對正派中人，似乎亦無仇恨惡意，否則剛才他出手救人，猝不及防之際，大可痛開殺戒，根本無人可以阻得住他，但他竟連奸詐的包少峯亦不忍傷害，僅斷其劍，把人救走便溜之大吉。

徐正天心思百轉，到底也弄不明白此人是正是邪，是奸是忠，他不由長長的歎了口氣，道：「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還是大師說得對，徐某自感落伍了。」

達摩大師亦很欣賞徐正天的剛正不阿，他見徐正天疊遭折挫，竟似有點灰心洩氣，便微微一笑，道：「我輩中人，服人者以義，而非武，但能秉持仁義兩字，便上無愧於天，下無負於地，立足武林而不驕不躁，無愧於人，亦無愧於己，也便心安理得，又何必因一時得失而耿耿於懷，徐施主根基堅穩，日後自會明白一切。」

徐正天想了想，便亦微笑點頭道

：「然則大師乃道，只要無愧於心，便即勝如不敗，敗如不勝，勝與敗原是一線之隔麼？」

達摩大師已知徐正天豁然而悟，剛才他之所以不敵梅尚清以柔制剛的道理，便呵呵一笑，道：「徐施主所悟正是學武之人，首先必備的精義之處。」

徐正天對達摩大師由衷佩服，他經達摩大師提點，不久便悟出世間萬物，物極皆必反，故須剛柔並濟，陰陽互補的武學精義，在丐幫鎮山的絕學「龍虎掌」上，再融滙進如風如雲的輕柔，終於創出一套「龍虎風雲掌」，頓使「龍虎掌」如虎生風、如龍駕雲，威力陡增數倍。就憑這一手「龍處風雲掌」絕學，丐幫終能屹立近千年而歷久不衰。

好一會，包少峯和清光道人運功拚力相抗之下，才把傲雪梅王襲來的寒極之氣化掉，兩人均滿額冷汗，臉如死灰。

雖然不好意思直白，但兩人均暗自驚駭，梅花教的實力，竟遠出武林人士所料之外！

最令六大派高手震懾的，並非黑鬚龍王和傲雪梅王的絕頂功夫，而是救走梅尚清那蒙面人跡近天兵神將的功夫，試問當今世上，誰可遙隔數尺，以氣勁斷人刀劍？又誰可在六大派高手環伺中，把人救走，而且形如九天飛龍，無人能阻？

雲嶺玄天劍門驚心一役後，六大派均被震懾，各派回返本門後，均派人四出偵查，那驚鴻一現的蒙面人到底是誰？

顯然，武林各大門派均被那蒙面人所震懾，在未查出此人身份前，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武林也因此而靜寂了一會了。

梅花峯上　飛狐作亂

當時，黑鬚龍王梅尚清被蒙面人救走，眨眼之間，如光如電，竟已挾着他，掠出雲嶺玄天劍門地域！

梅尚清雖受重傷，但心智尚清醒，他從電閃而過的山嶺樹木知道，蒙面人已把他帶離雲嶺十里了，起初他尚勉強可見後面跟來的傲雪梅王的身影，但蒙面人的飛掠委實太快，漸而便連梅王的身影亦不見了。

梅尚清心中不由駭然，暗道：梅王的輕功足稱絕頂高手之列，蒙面人挾帶着他，竟把梅王亦拋掉，這到底是何絕世功力？梅尚清自忖若他自己全力發揮，亦勉強可以達此境界，但若如蒙面人挾帶一人，那就決不能做到！顯見此人的內力，已足可與紅袍教主並駕齊驅了！

但梅尚清決不敢相信，當世中竟有人的功力可與武學奇才紅袍教主並駕齊驅。

蒙面人再飛掠了一會，終於亦微聞他喘息吐氣之聲了，梅尚清心中過意不去，幾番想請他停下，但苦於心脈受傷，竟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在飛掠中又不能運氣療傷，梅尚清當眞無奈之極。

終於，蒙面人挾着他穿過一座密林，突然轉向東面山巖，撥開一叢遮擋的矮樹，鑽入一個山洞，這才把梅尚清小心奕奕的放了下來。

蒙面人隨即把梅尚清扶坐地上，脫去他的上衣，他自己亦盤膝坐下，略微調息一會，便伸出雙掌，迴環一翻，按在梅尚清前胸璇璣穴上。

璇璣穴乃心脈的樞鈕，是輸氣療傷的最佳部位，但璇璣穴稍偏三分，便是華蓋穴，華蓋穴猶如心脈的關鎖，若被震開，心血盡洩，便會心脈盡斷而亡，因此認位必須非常精確。

梅尚清聰明絕頂，於脈理之學亦素有心得，亦曾多次出手替人運氣療傷，但每次均須小心認位，方能施爲，若如蒙面人出手如電，認穴奇準，那便決不能了。

梅尚清轉念間，已感一股渾厚的氣流從璇璣穴湧入，受傷的經脈痛楚立減，他不由更添驚奇，暗道：此人不但內力、輕功、攻防招式驚人，更精於醫道，當世中誰可達此境界？

梅尚清心脈痛楚漸減，他亦是此中的大行家，連忙緩緩提升眞氣，與對方輸入的眞氣滙合，療傷的效果因此大增。

梅尚清終於能勉強說話了，他連忙道：「大……俠請停手……不必再爲梅某過耗眞力……自己運氣調息要緊……快……」梅尚清料蒙面人挾着他奔掠數十里，再以眞氣替他療傷，元氣必然大損，若不及時調息，便有傷及經脈之危。

蒙面人見狀，知梅尚清替自己擔心，心中不由一陣親切之感，連忙低聲道：「梅伯伯放心……我尚可支持！你的心脈受的傷太重，若不及時逼出瘀血，日後便有後患了！」

梅尚清自然知道「心瘀無藥醫」這道理，但他擔心蒙面人，便不顧自己，這時眼見蒙面人在輸氣之時，尚可從容發話，這才知道他的內力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

梅尚清感佩道：「大俠是誰，能見告否？梅某今日蒙救，必銘記於心！」

蒙面人一聽，似大感惶惑，只聽他連忙道：「梅伯伯……你言重了，小子如何敢當？梅伯伯是小子不能不救的！」

梅尚清更奇道：「那大俠到底是誰？梅某雖或無力相報，但叩個頭總是應該的！」

蒙面人一聽，更感惶恐，說話的聲音亦抖顫了，「你……你快別說這等話……小子的名姓，梅伯伯日後自會明白！」

梅尚清見他急成這般，顯見他救他完全出於一片眞誠，便不忍令他太

難堪，歎了口氣，苦笑道：「好！好！梅某便不問了！總之日後好兄弟你但願上梅花教作客，梅某必定下山親迎十里！」

蒙面人這才鬆了口氣，笑笑道：「小子有機會必上梅花峯拜候，但梅伯伯千萬莫如此客氣，否則小子便不敢上去了！」

梅尚清此時的痛楚已漸消，不由呵呵一笑道：「好兄弟！果然是渾金璞玉一塊！你若不嫌，你我結拜爲兄弟如何？」梅尚清心高氣傲，平生從不與人結拜，他居然向蒙面人開口，顯見他對他已眞心佩服之極。

但蒙面人一聽，不知想起甚麼，目中頓現羞意，吶吶的道：「你是我梅伯伯，怎可結拜兄弟……若被她……知道，卻又如何了？」

梅尚清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忙道：「結拜乃是你我之事，又關他甚麼了？他是誰？好兄弟竟如此怕他？」梅尚清把蒙面人口中的「她」，誤解爲「他」了。

因爲梅尚清看不到蒙面人臉上的羞紅，也忽略了蒙面人目光中的忸怩，這通常是男子說「她」時的特有神態。

蒙面人的目光更見忸怩了，那流動的光彩，就如少年人見到久盼的心上人，「梅伯伯……不要說這些好麼？」

梅尚清到底摸不清蒙面人的心曲，他心性高傲，見蒙面人居然拒絕他結拜的請求，心中便微感不悅，但他始終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就算有更大不悅，亦決不會發作。

梅尚清此時已能自己運氣療傷了，便向後滑行一尺，避開了蒙面人的手掌，喃喃道：「人各有志，這也勉強不來！」

蒙面人一見，便大急道：「梅伯伯，你生氣了麼，我……我的確不便與梅伯伯你結拜，請梅伯伯你原諒！」

梅尚清見他一連聲「梅伯伯」，感到異常親切，顯然絕非作假，但他又決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禁微微一笑道：「梅某平生不欠人情，好兄弟你救了梅某一命，這救命之恩非報不可！你說吧，你對梅某有何要求？但能辦到的，梅某必定答應！」

蒙面人一聽，又急又窘，又深有感觸的失聲道：「我……但求她莫視我爲大傻瓜，那就謝天謝地了！」

梅尚清一面調息運氣，一面皺眉道：「他是誰？誰敢欺負你？好兄弟，憑你的一身功力，當世中誰敢欺負你了？你只管說出來，待梅某替你出手教訓他，替你狠狠出口氣便了！」

回蒙面人一聽，卻又大急道：「梅伯伯千萬不可傷害她！不然她會恨死我了。」

梅尚清微微一笑，他就算再大意，也聽出蒙面人口中的「他」，似乎是「她」了，因爲他畢竟是過來人，深知青年男子只有對「她」，才有這種又怨又愛又親又怕的複雜感情。「他既然欺負你，好兄弟你又不便出手，爲甚麼不許我替你教訓他？」梅尚清故意微笑道。

蒙面人本不知梅尚清是套他的口風，連忙坦白的道：「她欺負我並非惡意的！別的人要她欺負我，她也決不幹！因此……有時我倒想她再欺負我！」

梅尚清不由呵呵一笑，道：「那我明白了，她欺負你時，你又氣又喜，但她不欺負你時，你卻又想又驚！呵呵，如梅某所猜不錯，她必定是你的心上人！是麼？」

蒙面人黑布後面的臉頰此刻必定漲得通紅了，他怔怔的好一會，才喃喃的道：「那算得上心上人麼……」

梅尚清大笑道：「你見了她又喜又怕，但不見她卻又想又驚，顯然極關心她的安危，誰敢說這不是心上人，那就叫她來找梅某算賬好了！」

蒙面人被梅尚清說破心事，便不敢再往下說了。他想了想，便在身上摸出紙筆，疾書一會，遞給梅尚清，道：「梅伯伯，你的外傷已無大礙，這是根治內傷的方劑，梅伯伯只需連服五劑，便可根治後患，永無復發之慮。」

梅尚清掃一眼處方，只見上面寫了十數種療傷的藥材，均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偏方，不由又驚又奇道：「梅某教中亦有鎮山郎中，但其所開處方與兄弟你所開截然不同，未知其中有甚精妙之處？」

蒙面人淡淡一笑，道：「方上主藥乃麝香，功能開竅，通經絡，但因其藥性太烈，普通醫家不敢輕用而矣！至於乳香、沒藥、川烏、草烏，功能活血化瘀，但份量把握務須極準，否則便會血脈沸騰，經脈盡斷，是故爲醫家大忌之藥，尋常也不敢輕用。」

梅尚清一怔道：「那好兄弟竟敢於反其道而行之麼？」

蒙面人笑笑道：「醫者之道，猶如攀山，若畏縮不前，焉能登高極目天下？又如求寶，不入虎穴，豈獲虎子？險極則安，穩極反危，兩者之間，全憑把握便了！」

梅尚清聽他侃侃而論，其中精義，當眞聞所未聞，不由又敬又佩道：「好兄弟原來更精通醫道，當眞武林不世奇才！」

蒙面人卻淡然一笑道：「梅伯伯言重了，其實我有今日，全憑武林前輩悉心栽培，否則早已一命嗚呼，豈敢稱甚麼武林奇才？我但能以己所學，造福武林，也便心滿意足了。梅伯伯放心，這方劑必收奇效，只管放心服用。」

梅尚清不由微歎口氣，道：「梅某便毒藥我也敢喝下去。可惜梅某無福無緣，未能與好兄弟你結爲知交。」

蒙面人急道：「梅伯伯言重了，梅伯伯爲我已盡了心血了，請恕我暫時不便露面，但日後梅伯伯終會明白。」蒙面人一頓，又不大放心道：「此地距梅花峯尚有數百里，梅伯伯路上可以支持麼？」

梅尚清慨然一笑，道：「好兄弟放心，梅某的功力已恢復大半了，諒當世中，也還無人阻得了梅某的去路。」

蒙面人這才鬆了口氣，道：「那我就放心了。」他一頓，依然有點不捨，便又道：「梅伯伯內傷未癒，不宜妄動眞氣，這樣吧，請梅伯伯暫留此洞，待我轉告蕭伯母與你相會，護你返回梅花峯。」

蒙面人說罷，身子一晃，形如飛龍，已掠出洞外去了。

梅尚清不由感慨萬分，長歎一聲道：「浩浩江湖，當眞藏龍卧虎，出了這麼一位驚世奇才，梅某竟不知道，看來日後的武林，非此人莫屬，可惜梅某竟未能知悉他的廬山眞面目。」

* * *

「梅郎，你果然在此，你……你無恙了麼？」

就在此時，一位風韻猶存的勁裝女子，如一縷輕煙似的飄了進來，正是傲雪梅王蕭若蘭趕來相會。

此時距蒙面人掠出去僅片刻工夫，梅尚清不由又驚又喜，忙道：「是你，若蘭，我沒事了，你怎知道我在此處？」

傲雪梅王蕭若蘭眼看夫郎果然安然無恙，這才鬆了口氣，道：「那蒙面人呢？他挾着你飛掠，竟把我拋離十里有多，幸而我不捨尾隨追尋，終於被我追上來了。」

梅尚清一聽，奇道：「不是蒙面人指引你進來的麼？」

蕭若蘭若有所思道：「沒啊，但我甫抵此山腰處，耳中便突聽有聲音道：梅伯伯在右面山洞等你，蕭伯母，你快趕去與他相會。我一聽，立刻轉到右面，果然發現了這個隱蔽的山洞。我……我也不知道發傳音入密的人是誰。」

梅尚清歎了口氣，道：「以傳音入密功夫傳訊的，便是那蒙面人了。」

蕭若蘭忙道：「此人是誰？他救了梅郎你，總該向他答謝啊！」

梅尚清搖頭苦笑道：「他不但救我脫險，又以眞氣助我療傷，更留下方劑根治內傷後患，再傳訊你前來相會，以便護我返梅花峯。他爲救梅某生命，可算盡責到極點了，但可惜我也不知他到底是誰。」

蕭若蘭驚奇得連連眨眼道：「他與你咫尺相對，梅郎你竟不知道他是誰麼？他口口聲聲稱你爲梅伯伯，那必然與梅郎你有子侄之情，你循此線索思尋，便知他是誰了。」

梅尚清搖頭苦笑道：「可惜我的子侄輩，無人可達他絕世功力的小半。但他不但稱我爲伯伯，還偶然露了一點口風，說我爲了他已盡了心血了。這令人當眞越想越糊塗了。」

蕭若蘭眼珠一轉，道：「梅郎沒法探清他的身世面目麼？例如暗中窺探，這對你並非甚麼難事。」

梅尚清苦笑道：「我原有此意，但一來他是我救命恩人，我怎好意思出手揭破他的面目？二來就算我眞的出手，也未必可以辦到。」

蕭若蘭微笑道：「梅郎的功力不是已恢復了麼？」

梅尚清一怔道：「已恢復大半了，但你爲何這麼問我？」

蕭若蘭笑道：「誰不知道你的幻影掌快速無比，難道亦無法揭開他的面罩麼？」

梅尚清歎了口氣，道：「莫說梅某只恢復七成功力，就以十足功力出手，亦僅有二成希望。」

蕭若蘭大奇，道：「爲甚麼？」

梅尚清苦笑道：「因爲他的身手之快，猶勝梅某近倍。這就有如娃兒去揭大人的面紗，你以爲辦得到麼？」

蕭若蘭不禁目瞪口呆道：「梅郎的幻影梅花掌手法之快，當世中已少有人及，你……你竟斷定蒙面人的身手，竟比你還快一倍麼？他是仙是神麼？他到底是誰家門派的弟子？」

梅尚清斷然道：「據梅某所知，當今武林，決無人可以調教出如此高明的弟子，就連教主他也不能。因爲此人的內外功夫，已足與教主併駕齊驅了。」

蕭若蘭驚奇得忘了說話，她沉吟了一會，到底想不出此人是誰，便與梅尚清離開山洞，先到山下的一座市鎮，買了兩匹快馬，曉行夜宿，先行返回梅花峯再作打算。

* * *

黑鬚龍王梅尚清由他的夫人傲雪梅王蕭若蘭護送，離開雲嶺地域，一路緩緩向北而行，沿途倒也平安無恙。

但雲嶺距梅花教總壇梅花峯足有千里，梅尚清內傷未癒，也不敢過於奔勞，因此夫妻二人緩緩而行，走了半月，距梅花峯尚有一半路程。

在路上，梅尚清拿蒙面人所開的方劑，趁便到藥鋪配了，拿回客店煎煮，大膽連服了三劑，果然日見神效，到第二十天後，再服完最後兩劑，梅尚清當晚突然肚腹隱痛，大解之後，頓覺神清氣爽，胸口窒悶霍然而癒。

梅尚清試行運氣，但覺脈息暢通無阻，竟與平日一般無二。

蕭若蘭起初尚有點擔心，這時見梅郎霍然而癒，不由大喜道：「梅郎道那人精通醫道，我起初還不大相信，世上哪有文、武、醫集一身的奇才，如今果然半點不差。可惜至今仍打探不出此人是誰。」

梅尚清歎了口氣，道：「不但我等打探，沿途我已察覺，武林各派亦四

出查察此人的身份來歷，此人雲嶺驚鴻一現，已把江湖黑白兩道全震動了。」

蕭若蘭道：「那些見鬼的名門正派查探他幹麼？此人救的是梅大魔頭你，因此決不會相幫他們。」

梅尚清苦笑道：「但也決不會與他們名門正派爲敵。因此若被他們查出此人是誰，他們就少了一重顧忌，武林從此就血腥四起了。」

蕭若蘭不解道：「爲甚麼？」

梅尚清沉吟道：「這也是我連日苦思的地方。我看此人已不屬武林任何門派，但江湖閱歷尚淺，因此尚不能分清大是大非，在事涉武林安危的大事上，便不敢公開偏袒任何一方，這是他出手救人而不傷人，又以黑布蒙面的最大原因。」

蕭若蘭一聽，心中一動，搶先道：「那梅郎爲何不設法把他勸服，爲梅花敎效力？若能如此，梅花敎便振興有望了。」

梅尚清苦笑道：「若此人肯投入梅花敎，梅某甘願把龍王之位拱手讓他。但此人心志極堅，豈是片言隻語所能打動？稍一不愼，便反招其誤解，連一點情面也沒有了。」

蕭若蘭笑道：「他難道連一絲弱點也尋不到麼？」

梅尚清忽然微笑道：「如果這也算弱點的話，那他倒有一點，因爲我在言辭間發覺，他對女孩子的感情專一看重極了。」

蕭若蘭若有所思道：「假如梅花女並非重傷未癒，又假如她比李靖更先碰上這位蒙面小子，梅花敎或許就會多添一位得力天王了。」

梅尚清失笑道：「若蘭，你打算以女兒作餌，去釣蒙面人這金龜婿麼？」

蕭若蘭亦因自己偶然的衝動而好笑，「都是你，梅郎，把這蒙面人誇獎得太厲害了。其實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說了……」

蕭若蘭的話聲突然曳然而止，因爲梅尚清忽然伸手向她示意：客房上面，有人走動的脚步聲。

蕭若蘭神色一寒，但不敢聲張，便以傳音入密的功夫發話道：「此地距梅花峯不到百里，已是梅花敎的勢力範圍，誰敢在此地撒野？」

梅尚清的功力已全復，也不太緊張，以傳音功夫答道：「上面走動的人，所用的身法，百分百是梅花敎六種輕身功夫的其中一種『幻蝶飛蜂』，因此可以斷定，此人必是梅花敎中人無疑。」

蕭若蘭道：「那你緊張甚麼？」

梅尚清沉吟道：「幻蝶飛蜂輕身功夫，是飛狐夫人所擅長，因此上面走過之人，必是飛狐夫人的心腹。深夜之際，飛狐夫人的心腹爲何會在此地出現？這不值得奇怪麼？」

蕭若蘭素知梅尚清的聽聲辨音功力超人一等，聽他如此判斷，亦不由微一怔，急道：「那還等甚麼？上去追啊！」

梅尚清微微一笑，道：「憑你的踏雪無痕功夫，還怕追不上此人麼？莫要打草驚蛇了。」

蕭若蘭對自己的輕功亦頗爲自負，聞言只笑笑不語。

又過了一會，梅尚清才低聲道：「此人已去遠矣，追！」

梅尚清與蕭若蘭雙雙躍出窗戶，足不點地，凌空向上飛掠，已上了屋頂。但見四野寂靜，並無任何人影。

梅尚清功運右耳，凝神一聽，一陣夜行人破空的嘯叫便傳進耳中，梅尚清微微一笑，向蕭若蘭略一示意，兩人向那嘯叫聲掠去。

梅尚清用的是幻影步輕身功夫，蕭若蘭的踏雪無痕也奇速絕倫，他二人施展出來，當世中人甚少有人可以擺脫。

僅一會，兩人便見前面百丈遠處，有一條黑影正向西面飛掠。一會後，那人已躍下屋頂，正要向一排屋中穿進去。

就在此時，這人只覺眼前一花，正欲凝神細看，忽覺腰部一麻，昏穴已被封住，連一聲也不及叫出，便倒在地上。

出手點穴的人，是黑鬚龍王梅尚清，他的幻影步委實太快了，因此那人根本沒發覺他是誰，便已昏倒在地。

梅尚清向這人身上探手一摸，便在他懷中摸出一封密函。梅尚清想也沒想，便把密函拆開了。他的目力奇高，雖然僅是微亮的月光，但已足令他看清密函的內容。梅尚清不禁驚奇的「咦」了一聲。

傲雪梅王蕭若蘭也沒有再看密函，便忙道：「怎麼了？龍王！」

梅尚清沉吟道：「密函上沒有署名，也沒有稱謂，不知是誰寫的，也不知寫給誰！」

蕭若蘭道：「信上的內容說甚麼？」

梅尚清沉吟道：「僅有數行字，道：爹爹病重，兄姐外出，獨守空房，快慰寂寞……就是這四句。」

蕭若蘭迷惑道：「這是甚麼意思？」

梅尚清沉吟不語，片刻後，他驀地把密函重新封好，把它放回那人的懷中，然後向蕭若蘭示意，迅速的飛掠而去。

飛掠了一會，蕭若蘭忍不住低聲道：「不是回客店麼？尚清！你搗甚麼鬼了？神神秘秘的！」

梅尚清微哼一聲道：「那封函有古怪！」

蕭若蘭一怔，道：「有甚麼古怪？不就是那四句話麼？」

梅尚清道：「送信人是飛狐堂的人，是不是？」

蕭若蘭道：「是啊！但這又如何

了？」

梅尚清道：「飛狐堂堂主是誰？」

蕭若蘭嗔道：「怎麼啦？考我了？飛狐堂堂主自然是飛狐夫人啦！」

梅尚清微哼一聲道：「送信人的身份不低，只有堂主可以差遣他！而密函的字跡，顯然是女子的手筆，可以斷定，這封密函必定是飛狐夫人寫的！」

蕭若蘭道：「就算是飛狐夫人寫的，也並不能說明甚麼啊！」

梅尚清冷笑道：「表面看是如此，但與幾個疑點相連起來，這裏面便大有文章了。」

蕭若蘭道：「又有甚麼疑點了？」

梅尚清道：「若是尋常的家信，爲甚麼不署名也沒稱謂？顯然這是提防密函若被人發現了，也根本無法查證，這是一；據我所知，飛狐夫人是教主在外面偶然結識，才把她招回教中，但從未聽說她尚有兄姐在梅花峯，此其二；而『爹爹病重』一句，就更離奇，因爲飛狐夫人自稱，她的爹爹早就去世多年，此其三；三者合起來，密函上的四句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

蕭若蘭此時也有點醒悟了，忙道：「是甚麼了？你快說，我的黑龍王！」

梅尚清模仿飛狐夫人的口吻，道：「紅袍教主這老不死已然病重，黑鬚龍王和傲雪梅王兩人外出未返，教中實力大空，若要行事，切切及早……這不是更容易理解麼！」

蕭若蘭一聽，飛掠的身形不由一頓，沉聲道：「嘿！你不是故意嚇人吧？若然如此，那飛狐夫人豈非勾結外敵的奸徒麼！你這話可切莫亂講，目下教主對她言聽計從，被她知道了，她還不要你的命麼！」

梅尚清歎了口氣，苦笑道：「怕就怕在我二人離開的這數月中，梅花教已發生驚天陰謀，就連紅袍教主亦受制於她！」

蕭若蘭道：「怎會呢？教主功力通玄，他的金剛眞氣屏障神功，當世無人可破，誰能把他制服？」

梅尚清苦笑道：「但願如此！教主精明一生，不幸却在晚年遇上妖孽，只怕英雄當眞難過美人關！」

蕭若蘭憶起，飛狐夫人平日已露出極大的權力野心，不由悚然驚道：「飛狐夫人平日對你最爲忌憚，若她眞有異心，甚至連教主亦受制於她，梅郎你豈非極爲兇險麼？飛狐夫人豈會輕易放過你？這如何是好？」

梅尚清長歎一聲，道：「梅某半生爲梅花教嘔心瀝血，教中兄弟親如手足，教主一向亦待我不薄，於此危難關頭，豈能坐視梅花教百年基業毀於一旦！雖明知山有虎，亦只好拚死誓向虎山行了！」

蕭若蘭見梅尚清主意已決，知他的性子勢難改變，無奈的歎了口氣，道：「若蘭既是龍王夫人，又是護教天王之一，你若上虎山，我還有其他選擇麼？」

梅尚清深知梅王對他情深一片，便微笑一下，不再多言。

梅尚清、蕭若蘭夫婦二人，當下也不返客店，就逕奔梅花教在山下的分舵，取了兩匹快馬，便連夜向梅花教總壇梅花峯疾馳。

此時梅尚清功力已復，蕭若蘭內力亦極爲深厚，夫婦二人心牽教中安危，策馬飛馳，不消一夜，便已馳抵梅花峯下。

梅花峯廣延百里，除主峯梅花峯外，四周尚圍繞赤松、綠竹、黑槐、黃菊四峯，四峯各有山道與主峯相連，山道盤曲幽秘，恍如迷宮，外人不愼闖入，若無人指點，便必定終生難尋出山之路。

當年紅袍教主偶經此地，發覺山勢奇幻峻險，便迷而忘返，在山中苦苦週旋三年，每日以山溪獸肉爲糧水，三年後，終創出一套「金剛眞氣屏障」絕世神功。

紅袍教主後來遇上龍、虎、風、雲、雪五大天王，在五人鼎力相助下，創立幫派，因此名爲梅花教。

梅花教歷經數十年磨煉，已成爲當今武林勢力最龐大的幫派。教中紅袍教主下面，由龍、虎、風、雲、雪五大護教天王坐鎮五大分堂，五大分堂名爲黑鬚堂、白額堂、馳電堂、飛虹堂、傲雪堂。

五大分堂下面，又分轄金、木、水、火、土、醫、毒、刑等八大幫，八大幫的幫主均各有所長，如金幫幫主精於鑄造兵器，木幫幫主精於密林作戰，水幫幫主精於水淹之法，火幫幫主最善火攻，土幫幫主則精於深挖秘道。但最爲教中重視的，却是醫、毒、刑三幫，醫幫、毒幫精於醫道、毒道，刑幫則是直屬紅袍教主的執法行刑隊，只聽從紅袍教主一人令旨，刑幫中高手雲集，有幸獲選進入刑幫的，均可獲傳授紅袍教主的「金剛眞氣屏障」神功心法，造詣的高低，則看各人的根基及努力如何，因此刑幫幫主的地位足可與五大天王併駕齊驅，歷來均由紅袍教主親自選派任命。

除刑幫外，五大護教天王分轄其餘七幫。例如黑鬚堂堂主梅尚清轄水、毒兩幫，白額堂堂主轄火、金兩幫，傲雪堂專管轄醫幫，馳電、飛虹兩堂則分督木、土兩幫。

八大幫中，除醫幫、刑幫、毒幫人數較少外，其餘金、木、水、火、土五幫幫衆均達百多人以上，因此梅花教上下教衆，竟達千人以上，人數之衆、實力之强，連號稱武林第一大派的丐幫亦難以比擬。

紅袍教主創教之際，法度森嚴，恩威並重，他親自定下六殺六賞教條，幾十年來，教衆人人謹遵，無人敢逆，因此屹立數十年不倒，且日見壯

大。

但因此亦引起武林各派的驚恐，唯恐梅花教日益壯大，終有一日會吞併各派，獨霸武林，而因此仇怨頓起，再加上梅花教門徒衆多，難免有奸邪之徒混入，因此梅花教與武林各大派的積怨日深，終於發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了！

不幸梅花教自飛狐夫人被教主帶進山後，護教五大天王與紅袍教主的關係日漸冷淡，終至互相猜忌的地步，教中有識之士均暗暗擔心，梅花教內亂將起，危機四伏了！

梅尚清、蕭若蘭夫婦二人，策馬直上黑槐峯的黑鬚堂。

黑槐峯與梅花主峯相距最近，不須策馬，步行亦僅片刻功夫。

梅尚清打算先返自己的黑鬚堂，了解一下教中在這數月的情形，再上主峯總壇，謁見紅袍教主。

此時已是清晨黎明時份，山上各處哨卡警戒森嚴，並無任何鬆懈。

梅尚清這才暗自鬆了口氣，悄聲向蕭若蘭道：「幸而及時趕回，教中看來尚無異動！」

蕭若蘭抬眼望一下前面，只見黑鬚堂的大殿便在前面不遠，便不由眉頭一皺，道：「我看未必……」

梅尚清一怔道：「梅王有何發現？」

蕭若蘭歎了口氣，道：「我二人返回的消息，早已傳上黑槐峯來，若在平日，梅花女還不撲出來，撒一下野麼？爲何到此時尚不見她？」

梅尚清不由微笑道：「此乃女兒的私事，又關教中甚麼？我看你思女快成狂痴了！」

蕭若蘭瞪了梅尚清一眼，嗔道：「你不想麼？你不過口硬心軟，其實早恨不得馬上就見到她了！」

梅尚清相別了數月，其實也牽掛着梅花女，聞言便微笑一下，大步向黑鬚堂大殿走去。

大殿外面的侍衛見梅尚清夫婦回返，均向他們肅立致意。

梅尚清略微點頭，便走了進殿。

這時他亦覺有點異樣了，因爲平日梅花女就算不出去迎接，亦必然躲在殿內暗處，冷不防跳出來，嚇人一跳。但這時殿內却靜悄悄的，連夫婦二人最信任的老僕苦婆婆亦不見露面。

這時在內堂走出一個人來，却是梅花女的貼身侍婢水靈靈，她年與梅花女相仿，是苦婆婆帶回來的一位孤兒，梅尚清夫婦見她聰明靈俐，便破例由夫婦各傳了幾手功夫，因此水靈靈的身手，在黑鬚堂中，僅次於梅花女三幾招而矣。她與梅花女又情如姐妹，因此梅尚清夫婦視她亦有如義女。

這時水靈靈一見梅尚清夫婦，便連忙一掠而至，急道：「梅夫人，你們回來可好了！小姐她昨晚已下山去了……靈兒拉也拉不住她！」

蕭若蘭一聽，急得直頓腳道：「這丫頭！有傷患在身，她下山去幹甚麼了？萬一傷患加重，這如何是好！氣死我了……」

梅尚清雖然沉着，但亦皺眉道：「靈兒！你知道小姐爲何急着下山去麼？」

水靈靈見蕭若蘭有責怪她的意思，急得快哭出來了：「小姐她……是這樣的，昨天中午，總壇忽然有口訊傳來黑鬚堂，說梅老爺和夫人已背叛梅花教，勾結六大派，欲對教主不利，篡位謀奪……這自然是無稽之談！但小姐知道後，便急得茶飯不思，說擔心老爺、夫人在外面被人暗算，也等不及與虎王、電王幾位叔叔商量，連吞了三粒止痛金丹，便星夜下山向你們報訊去了……」

蕭若蘭一聽，也顧不得其他，先就急道：「就小姐一人獨自下山麼？」

水靈靈忙道：「不！靈兒本來要跟她下山，但小姐不肯我跟着她，說要留下我在黑鬚堂等着有甚麼消息！靈兒沒法，只好請苦婆婆伴她下山去了！」

蕭若蘭知道梅花女有苦婆婆護送，才稍微安心一點，但驀地水靈靈說的那個驚人傳言又跳了上來，便連忙道：「那見鬼謠言是如何聽到的？你快說！」

水靈靈亦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便連忙道：「這傳言，是靈兒在飛狐夫人侍婢口中聽到的！那丫頭很得飛狐夫人寵愛，因此靈兒不敢忽略，便再設法套她的口風……」

梅尚清微一點頭，道：「很好！靈兒，你說下去吧！」

水靈靈續道：「那侍婢說，飛狐夫人昨天早上見過一位客人，那人交給她一封密函，就走了。飛狐夫人後來便手持這封密函，前去教主的卧室，不知對教主說了些甚麼。後來飛狐夫人在教主處回來，便很認眞的對那侍婢說，黑鬚堂龍王和傲雪堂梅王，有叛教之嫌，從今之後不準再與黑鬚堂和傲雪堂的任何人來往，免自招殺身之禍！」

梅尚清沉吟道：「那侍婢又爲何肯告知你了？靈兒！」

水靈靈道：「靈兒與那侍婢平日很要好，她不忍見我大禍臨頭，才偷偷告知我，以便及早脫身，免招殺身之禍！她還叮囑靈兒，此事就我一人知道，萬不可洩露出去，否則她就沒命了！」

梅尚清微微一笑，道：「那爲甚麼你又洩露了？你不怕惹殺身之禍麼？」

水靈靈苦笑道：「龍王、梅王，還有小姐皆待靈兒親如女兒，若靈兒只顧自保，不告知龍王及早提防，那靈兒還是一個活人麼？」

梅尚清與蕭若蘭交換了一下神色，梅尚清點點頭，道：「很好！靈兒，果然不負我和梅王的一番心血！你已

長大成人，懂得是非忠奸正邪了！但此事果然非同小可，從今日起，你切莫再對任何人說出此事，否則，連我亦保你不住！知道麼！」

水靈靈決然的點頭道：「龍王放心！靈兒誓與黑鬚堂共存亡！」

梅尚清歎了口氣，道：「你的心意我明白，靈兒，但你的武功尚淺，入世未深，不必作無謂的傷亡！唉，看來梅某還是太輕視了妖孽的力量了！」

蕭若蘭急道：「爲甚麼？梅郎！」

梅尚清苦笑道：「那送信人送信的目的是假的，眞正的意圖是試探我，是否對她有所警覺！她早就偵悉我和你已在返教途中，便故意着人使出幻蝶飛蜂輕身功夫，以引我注意，我不出手偵查猶自可，一出手偵查，便證實我已對她產生懷疑！我二人離開客店後，那送信人的行踪，便已立刻傳到飛狐夫人的耳中了！」

蕭若蘭悟道：「於是她便搶先一步，立刻向紅袍教主密報，令紅袍教主相信你有叛教之嫌，於是就可以把你我二人一舉除去了！」

梅尚清苦笑道：「只怕是這樣了！」

蕭若蘭急道：「那如何是好？這妖婦如此毒辣，我先把她一劍殺了！」

梅尚清連忙道：「梅王千萬不可魯莽！你此時若一出手，便正中妖孽的奸計，教主必然認爲我等作賊心虛，殺人滅口！而且她身邊有教主和刑幫衆高手保護，就算傾五大堂的實力，亦未必殺得了她！反而引起教中火併，梅花教就毀在旦夕了！」

蕭若蘭急得怔住道：「那難道束手待斃麼！龍王！這分明是妖婦滅教主左右臂，以圖篡奪教主寶座的驚天大陰謀！」

梅尚清歎了口氣，道：「梅某棋差一着，着了她的陰謀詭計，自陷危險境地，那也無可奈何！目下唯有兵行險着，以梅某一人生命作賭，希望能令教主明白飛狐夫人的陰謀詭計！這或者可以保住梅花教，又可免卻一場慘酷大火併！」

傲雪梅王一聽，急得目瞪口呆，她怔了一會，正欲說話，前院忽聽有人一聲怒吼道：「龍王剛回，憑甚麼便說他有叛教之嫌？要帶他去見教主？」這聲音正是洪水幫幫主趙海宏的怒吼。」

隨即又聽有人一聲嘯叫道：「趙幫主！你敢阻法刑幫執法麼？」此人正是法刑幫執法幫主都剛正，單憑他的嘯叫聲，便知此人功力極深，不在五大護教天王之下。

只聽趙海宏怒道：「法刑幫又怎樣了？黑鬚堂是任由輕進的麼！」

都剛正冷笑一聲道：「趙幫主！你看清了！此乃教主親下的手諭，帶黑鬚堂堂主梅尚清上總壇見他，如有違逆者，格殺勿論！你敢是欲一試教主的金剛眞氣屏障的威力了！」

外面的吵嚷聲傳入大殿，傲雪梅王蕭若蘭的臉色驟然變了！梅尚清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

蕭若蘭擔心梅郎的安危，她猛一頓脚，怒道：「如今教主對妖婦言聽計從，橫竪死路一條，不如反了！再聯合五大天王的實力，殺上梅花峯，把妖婦除去。」

梅尚清長歎一聲，道：「梅王萬萬不可萌動此念！否則內戰瞬間爆發！梅花教就毀在你我一念之差了！」

蕭若蘭急得俏眼圓睜，道：「你眞的打算隨都幫主上總壇？那不是去送死麼！這萬萬不能，要去的話，我去！我就算死了，也必扯妖婦陪葬！」

梅尚清道：「因此你決去不得！你若忍不住向妖婦出手，那叛教的罪名，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梅尚清一頓，決然道：「你快走吧！帶靈兒一道離開！」

梅尚清話音未落，已驀地出手，用柔力向蕭若蘭、水靈靈兩人一送，兩人身不由己，便在大殿的後窗飛掠而出！

梅尚清藉勢一掠，向殿外掠去，一面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蕭若蘭傳聲道：「出去速設法與虎王、電王他們聯絡！若能遇上蒙面大俠兄弟，可請他出手相助！」

* * *

此時梅花女與苦婆婆，卻正在梅花峯山脚十里外的一座茶檔苦候着。

這茶檔是梅花教在山下的一處暗哨，但凡上山之人，必經此要道。茶檔的人屬毒涎幫的教徒，毒涎幫又屬黑鬚堂轄下，因此梅花女便是茶檔主人所尊崇的大小姐。

負責茶檔的教徒姓張名一毒，是毒涎幫幫主萬人毒的首徒，萬人毒用毒的本領鬼也發愁，張一毒已得他的眞傳，因此欲混入梅花峯的外人，能夠活着離開茶檔的，可算萬中無一。

「梅小姐，你已守候一日一夜了，不睡不吃，就飲杯茶水，好麼？」張一毒親自捧了一杯香茶過來，小心奕奕的陪着笑臉道。

梅花女被清光道人的掌力所傷，雖然李靖替她挨了大半的掌力，梅花女的內力遠遜李靖，因此雖然是一小半的乾坤掌力，她已萬萬禁受不起。三年來雖經傲雪堂轄下的醫幫精心治療，外傷已愈，但內傷卻難除，她原來的功力已剩下不到二成，雖然仍可如常人般走動，但稍一勞累，便感氣喘。

梅花女心情極壞，她喘了口氣，瞪了張一毒一眼，沒好氣的道：「你嫌我呆久了，便在茶中下毒，就算不毒死我，至少把我弄得半死不活，逼我離開，好等你自在快活！是麼？一毒哥！」

張一毒連忙陪笑道：「一毒哥皇帝老子也敢下手，但怎會向小姐你下手？」

梅花女瞪了他一眼，嗔道：「爲甚麼？我又不比皇帝老子厲害！」

張一毒歎了口氣，道：「當日一毒哥練毒，不愼毒入心肺，生命難保，渾身火熱，眼見將成焦炭，師傅也束手無策，我中的毒，連他也沒解藥。此事被梅王獲悉了，她竟親赴毒幫，以傲雪神功眞氣輸入我的體內，以傲雪神功的寒氣，逼出我體內的熱毒！因此一毒哥才有命活到現在，小姐你是龍王和梅王的女兒，你說，我會向你下手麼？」

梅花女明知一毒哥不會，但此時她心情極壞，無處找人發洩，便拿張一毒作洩氣袋了。她微哼了一聲，道：「我把你罵了一日一夜，必定把你罵瘋了，說不定你就敢下手了！」

張一毒陪笑道：「小姐，你就算再罵上七日七夜，一毒哥也不會瘋的！」

梅花女氣道：「七日七夜不瘋麼？那我再罵你三年零一月，我看你瘋是不瘋！」

張一毒笑道：「不瘋！決不瘋。」

梅花女不由一怔道：「爲甚麼？」

張一毒道：「師傅最喜歡罵人，他每傳授一種用毒本領，便要罵上半年零一月，他已傳授了我近百種用毒本領，你說他已罵了我多少歲月？你以爲我會瘋麼？」

梅花女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萬人毒伯伯眞的這麼喜歡罵人麼？一毒哥你放心，我見了他，就罵他一千次，替你出氣！好麼？」

張一毒連忙笑道：「你千萬莫去罵師傅！否則，我說不定便眞的瘋了！會向你下手了！」

梅花女格格一笑，但觸動內傷，卻又哎喲的呻吟一聲，依然忍不住道：「你師傅這樣罵你，你不恨他？」

張一毒歎了口氣，道：「師傅罵你的次數越多，他向你傳授的本領就越大，他若不罵你，那便糟糕透了！就如我吧，近半年來，無論我如何求他，他老人家也決不肯罵我了！」

苦婆婆不由接口道：「那是一毒兄弟你已得萬老哥的眞傳了！萬老哥已江郎才盡，腹中空空，還敢罵你麼！」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原來萬伯伯是罵者愛也，一毒哥你自然想他罵得越兇越好啦！我……最想罵的一個人，卻不知死活，他就算想我罵，也罵不成啦！」

張一毒見梅花女變得愁眉苦臉，心道不好，待會被龍王、梅王見了她這副模樣，必定以爲我沒好好招待她了！於是便連忙陪笑道：「小姐，你想罵人，就罵我吧！一毒哥被人罵慣了，你就罵上七日七夜，我仍會笑得很開心的，更不會瘋了！」

梅花女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一毒哥，我罵你幹麼？若爹媽有甚三長兩短，我就只剩孤身一個，傷患纏身，不如死了好！」

張一毒一聽，吃了一驚，忙道：「梅小姐！龍王，梅王他們如何了？有何不妥麼？他二人神功蓋世，當今武林有誰傷得了他們？」

梅花女苦笑一下，正欲說甚麼，苦婆婆連忙接口道：「張兄弟！你說，龍王，梅王他們待你如何？」

張一毒不假思索便道：「龍王待屬下等親如父兄，梅王更是恩同再造。」

苦婆婆又道：「假如有人欲對龍王、梅王不利，你會如何？」

張一毒慨然道：「張一毒誓死追隨龍王、梅王，亦誓死捍衛他們！」

苦婆婆歎了口氣，又道：「假如有人說，龍王、梅王背叛梅花教，你信不信？」

張一毒咬牙道：「誰敢說這等罪惡之言，張某必教他生不如死！但誰敢誣告龍王、梅王他們？」

苦婆婆苦笑道：「苦婆婆只說是假如，不過世事難料，忠義之士，往往被奸佞小人害得七顛八倒。」

就在此時，一隻信鴿突然從梅花峯方向飛掠而至，信鴿一沉，竟穩準的降在張一毒的手心上面。

信鴿脚上綁了一張字條，張一毒連忙把字條拆下，放信鴿飛走，才打開字條，他一看之下，神色不由陡地一變。

苦婆婆知教中事態有異，忙低聲道：「張兄弟，甚麼事？能見告麼？」

張一毒咬了咬牙，才恨恨的道：「不知是那個狠心狗肺的人，誣告龍王、梅王作反！他們已被法刑幫的人帶去見教主了。」

苦婆婆一聽，嚇了一跳，忙道：「龍王、梅王他們不是尚未返回麼？怎的會被帶去見教主了？你……你敢是弄昏頭了！」

張一毒苦笑道：「這是毒涎幫的信鴿，山上的任何動靜，均會立刻傳知山下，龍王、梅王原來今天清晨，已從西面繞近道先返黑槐峯黑鬚堂，因此梅花峯這個哨站便遇不上了。但他們回去不到二個時辰，法刑幫便奉教主之命，逕奔黑鬚堂，把龍王和梅王帶走了。」

梅花女這時失聲尖叫道：「我不信！爹爹和娘親神功蓋世，誰能把他們帶走！這必定是毒涎幫的人胡說八道！」

張一毒歎了口氣，苦笑道：「屬下也希望不是，但密函是師傅他老人家親書，師傅處事精明之極，他還會弄錯麼？」

苦婆婆也歎了口氣，道：「你娘親或會反抗，但龍王他對梅花教忠肝義膽，他必然不會違抗教主的令旨，以免引發教中的慘酷內戰，因此……因此這消息只怕是眞的了。咦？你怎的了？」

梅花女突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原來她的內傷未癒，勞頓了一日一夜，再突然受此强烈刺激，心血難控，便傷上加傷。

梅花女臉如金紙，搖搖晃晃的站起來，尖聲道：「是真是假，我要回去看個清楚。」

苦婆婆連忙伸手攙扶住她，沉聲道：「我的好小姐，你這個樣子，如何上得山去？」

張一毒也連忙道：「小姐，目下情形混亂，你若一露面，只怕連你也被殺了。這樣吧，我先送你上毒涎幫，由師傅他老人家保護你，看誰敢動你一根毫毛，然後打探清楚，再作置處。他們若敢把龍王、梅王傷害，我張一毒第一個反了。」

苦婆婆連忙道：「張兄弟千萬別輕舉妄動！苦婆婆以為，龍王他智計膽色過人，他必有所安排，一切待查明事態才可行事。」

梅花女尖聲大叫道：「他們不是你們的爹娘，你們自然冷眼旁觀啦！我就算死了，也要先見爹娘一面再死……」

梅花女話音未落，猛地運起殘存的二成功力，向前一掠，已躍上哨站的快馬，咬緊牙關一夾馬肚，快馬便風馳電掣的向山上飛馳。

苦婆婆一見，歎了口氣，道：「這丫頭是不想要命了。也吧，苦婆婆的命是龍王、梅王救的，這條老命就還給她梅家便了……」

苦婆婆話音未落，張一毒已令徒眾把一匹快馬牽了過來，苦婆婆也便一掠而上。

張一毒道：「苦婆婆先去保護小姐，屬下立刻通傳師傅他派人接應，萬萬不可讓小姐有任何閃失了。」

張一毒說時，已把信鴿朝上一放，信鴿展翅而飛，眨眼便已越過梅花女，直向山上的毒涎幫駐地飛去了。

＊　＊　＊

苦婆婆猛一策馬，眨眼便追上氣喘吁吁的梅花女。

梅花女已知苦婆婆追上來，卻頭也不回，冷冷道：「苦婆婆你跟來幹麼？你也來送死麼？我不准你來！」

苦婆婆連眉毛也沒動一動，道：「丫頭！你要去送死，老婆子說不得亦要陪着你了。」

梅花女怔了怔，苦笑道：「我已是半死不活了，但能再見爹娘一面，死了也不枉了。但你又何苦？你要留着生命，好替我梅家三口報仇啊！」

苦婆婆苦笑道：「若連龍王、梅王亦被害，你知對手有多厲害？苦婆婆這一條老命成得甚麼氣候？不如就拿去與小姐你換轉算了。」

梅花女知苦婆婆對她梅家忠心耿耿，此刻她已決心以死殉主了，心中不由又悲又感動，卻也無話可說。

此時兩匹快馬一前一後，已跑上梅花峯的山腰處了。

前面是一座峭壁夾道。苦婆婆策馬一縱，便越過梅花女，搶先衝上夾道。

苦婆婆知道，若有人欲對梅花女不利，那夾道兩邊的峭壁，就是一個最佳的下手地方。

梅花女閱歷尚淺，不知道江湖的險詐，但她知道，苦婆婆是唯恐她遭人暗算，所以打算以老命去與她交換了。

梅花女自然亦知道，她的爹娘叛教之嫌一旦定罪，那就必然難逃一死，她此時上山，也無疑是送羊入虎口而已。但她依然拚命亦要上山，因為假如爹娘不幸遇害，她這個半死不活的女兒留在世上又有何用？

武功高強如她爹娘，醫術高明如梅花教聖醫幫幫主謝中一，亦醫治不好她的內傷，當世中還有誰可以醫治好她？既生不如死，那就趁早死了的好。

梅花女死意已決，也就根本不畏懼甚麼了。此時她只有一個念頭，闖上梅花峯總壇，面見教主，就算不能求他主持公道，至少可與爹娘死於一處。

「小姐，小心了！前面有人埋伏！」就在此時，前面策馬的苦婆婆忽然沉聲向她示警道，她勒馬一頓。

梅花女苦笑一下，道：「苦婆婆放心，他們決不會傷害你……」話音未落，她猛地拍馬，超越了苦婆婆，一面尖聲大叫道：「我就是梅尚清的女兒梅花女！」

苦婆婆一見，大吃一驚，知道梅花女不想連累自己送命，故意暴露身份，引開暗處埋伏的人注意，以便她苦婆婆可以轉身溜逃。「哎，這丫頭敢情是瘋了！」苦婆婆猛一咬牙，策馬衝了上去，心道老婆子已活了幾十年，要死的只該是老婆子。

就在此時，苦婆婆突見前面寒光一閃，梅花女連叫聲也沒喊出，便被撞下馬來。

苦婆婆心膽俱裂，她大吼一聲，右手往身上一掏又一揚，一大把梅花針便向發出寒光的地方飛去。苦婆婆用的是黑鬚龍王梅尚清所授的幻影梅花針，她含怒而發，江湖中等閒之輩亦難逃劫數。

苦婆婆也不理梅花針是否已把暗殺人擊倒了，她瘋狂般的策馬衝了上去，接近梅花女身邊時，雙腳夾住馬肚，右手向下一探，已伸手抓住梅花女的腰帶，猛一運氣發力，把梅花女帶上馬背，抱在懷中，撥轉馬頭，斜刺向夾道的另一面疾馳而去。

苦婆婆策馬奔馳僅一會，便聽到後面有飛掠的破空嘯叫，知是下手的人追上來了。她心中不由大駭，暗道誰有如此絕頂身手？不但躲過幻影梅花針，而且身手之快，竟猶勝快馬。

苦婆婆明知自己絕非那人的對手，懷中的梅花女昏迷不醒，身子卻急劇顫抖，顯然是中了極毒的暗器。

苦婆婆已知今日難逃一劫了，不由老淚縱橫，歎道：「此乃梅家唯一血脈，龍王、梅王把她托附於我，我卻

保不住她，老婆子就算死了，卻教我如何對得住她爹娘！」

「苦婆婆，你只管策馬向西面毒涎幫地盤！哼！老夫倒要看看，有那個狗崽子敢擅闖老夫的萬毒谷！」

就在此時，苦婆婆耳邊忽然有如蚊吶的聲音道。苦婆婆一聽，聽出這是萬毒谷毒涎幫幫主萬人毒老爺子的口氣，不由心中一寬，不再多思索，便猛地拍馬，轉上西面的山谷小道。

苦婆婆自然知道，當今世上，大概還無人有膽擅自闖入萬毒谷，就算身為教主亦不敢冒此奇險，因為萬毒谷是梅花教最後亦是最穩固的藏身保教之所在。紅袍教主頒下的六殺六賞的教條便有這麼一條：擅闖萬毒谷者殺無赦。不過就算沒有這一教條，也決無人敢擅闖，因為萬毒谷中，就算一片尋常的葉子，說不定也是一種內含劇毒的暗器，試問當世中，誰敢自負防範得了？

苦婆婆策馬向西面走了一段路，前面的大樹上，忽然跳下一頭雪白的豹子，矯敏非常，眨眼便竄到快馬前面，直立起來，攔住快馬的去路。快馬一見，嚇得腳一軟，竟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苦婆婆大怒，心道這死豹也來乘人之危麼！她正欲出手以梅花針對付牠，忽然見雪豹的脖子上掛了一個白色牌子，上面有三個黑字，卻是「張二毒」。

苦婆婆心中一動，手捏的梅花針不由一頓，暗道萬人毒老爺子的首徒叫張一毒，這雪豹莫非是他的二徒麼？不然為何掛了個牌子叫「張二毒」？

苦婆婆便向雪豹點點頭，表示絕無惡意，道：「老兄，你便是萬毒谷谷主萬人毒老爺子的徒弟張二毒麼？」

那雪豹一聽，居然點了點頭。然後用爪向快馬一指，搖了搖頭，再向苦婆婆一指，哇哇的叫着點了點頭。

苦婆婆想了想，又道：「張二毒老兄，你是否說，快馬不宜入谷，要入谷就要跟你步行上路？」

「張二毒」居然連連點頭，又連連跳躍，似乎因苦婆婆的親熱歡喜極了。

苦婆婆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萬人毒這老怪物居然收了一頭雪豹做徒弟，更給牠起了個輪班排序的名字，那世上還有甚麼怪事他做不出來的！

苦婆婆知萬人毒的性子古怪之極，因此對他的安排也便深信不疑。她把快馬一拍，輕聲道：「馬兒呵！你的使命已完成，快回你的主人那兒去！」

快馬一聽，便一躍而起，掉轉頭，飛馳出去了。

苦婆婆抱着梅花女，向雪豹道：「張二毒老兄呵！請帶路！」苦婆婆知道萬毒谷的厲害，她如何敢大意妄動？

雪豹「張二毒」哇哇一叫，點點頭，又伸爪一指梅花女，作了一個摟抱的姿勢，意思是道，由我來抱她，好麼？

苦婆婆又驚又喜，連忙道：「不必勞駕了！苦婆婆還支持得住！」苦婆婆心道，人道豹子乃奇淫之物，由你摟抱着一位大姑娘，豈非送羊入虎口？雖說你已通靈，但老婆子這個險卻萬萬不能冒！

那雪豹「張二毒」卻也不來勉強，點了點頭，便領先向前躍去。

苦婆婆又驚又喜，連忙拔足跟上，這時她懷中的梅花女忽然動了一下，卻沒聲響。苦婆婆不由又悲道，梅丫頭若是清醒着，見了這等怪物，雖然傷患在身，也必定歡喜得又叫又跳了！可惜她這麼一位嬌野女娃兒，卻變成眼下半死不活的樣子！她若有個三長兩短，卻教老婆子如何向她爹娘交代？

苦婆婆雖然碰上這等怪物，本來忍不住要笑，但這時卻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了。

雪豹在前面跳躍引路，一路上雲霧封途，怪石擋道，野草蔓徑，荊棘滿途。幸而雪豹身堅如鋼，牠走過的地方，便可容身而過。

不久走進一座密林，仰首不見天日，但見雲遮霧漫，細雨紛飛，穿越雲霧，登上高峯，卻又見晴空萬里，麗日耀目。

苦婆婆望一眼山下，只見一片雲海，在腳下翻騰滚動，壯麗異常。

足足走了三個時辰，才抵達一座竹林，只見竹林深處，隱隱露出幾座木屋。走進竹林不遠，眼前一亮，但見野菊遍地，竹影婆娑，活脫一處世外桃源，誰會以為這是武林人聞風喪膽的萬毒谷？

苦婆婆踏着百花徑向前面那排木屋走去，暗道老婆子今日算得上是臨老入花叢了！她不由童心忽起，暗道萬毒谷的名頭驚天動地，但眼見為實，也不見得如何可怕！就如這些盛開的百花，美麗嬌艷，就如小姐無恙時的俏臉兒，當真人見人愛！

苦婆婆這般動念，忍不住便俯下身去，欲摘一朵，待梅花女清醒時，逗她開心。

豈料她的手指尚未觸及花朵，雪豹似有後眼，疾地伸出前爪，把苦婆婆的手指捏住了。

苦婆婆正驚疑間，雪豹已抓起一塊石子，向花朵的花心一扔，只見花瓣立刻合攏，竟如虎爪般把石子抓住包在裏面。

片刻後，雪豹用竹枝向花包一點，花朵重新張了開來，但裏面的石子已不見了，只有一撮黑色的粉末，撒了下來。

苦婆婆一見，不禁嚇得目瞪口呆，喃喃道：「這是甚麼毒花？竟把石頭也化成粉末……」

「這叫虎爪蘭！形如虎口，萬物被

它抓住，皆被片刻吞噬……苦老婆子！」

就在此時，前面的木屋門口，忽然已站着一位白褲黑衣的老頭子，老頭子頭髮白如銀光，却偏要穿上黑衣白褲，這便構成一幅白黑白的鮮明圖案，古怪之極。

苦婆婆一見，大喜道：「好呵！萬老爺子！原來你先一步回來了……快來救你小侄女！不然她就嗚呼哀哉了！」

那老人便是萬毒谷谷主萬人毒。此時雪豹「張二毒」已跳躍到萬人毒身前，居然如人般向他跪下，叩頭覆命。

萬人毒咧嘴一笑，伸手一拍雪豹的白頭，道：「你快走開，不然那鬼靈精精神過來，就該你受她的治罪了！」

雪豹哇哇的一叫，向苦婆婆懷中的梅花女一指，點點頭，又搖搖頭。

萬人毒不禁呵呵一笑，道：「苦老婆子，你知道牠說甚麼嗎？牠說，這女娃兒漂亮極了！牠很喜歡，不怕受她的頑皮！呵呵，牠與鬼靈精又當眞天生一對呵！」

苦婆婆可沒心情說笑，她忙道：「萬老爺子！救人要緊！她已中毒，這時你還來逗笑麼！」

萬人毒呵呵一笑，道：「我爲甚麼不逗笑？這鬼靈精平日老跟我老頭子過不去，偸偸把她爹爹送給我的百年醉換上千年醉，累老頭子醉足七日七夜！幾乎不欲返回！呵呵，老頭子這時還不狠狠向她報復麼！」萬人毒嘴裏笑罵着，卻手不停，脚也不停，先搭了手脈，又替梅花女看了臉色、眼色。

苦婆婆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哎呀我的好老爺子，你就要狠狠報復，也先救了她，等她醒來再說麼！」

萬人毒呵呵笑着，手法卻神速之極，他探手入懷，摸出一粒甚麼，伸指一彈，便餵入梅花女嘴中去了，接而又用力在梅花女的背上一按，梅花女咕的一聲咽喉响，那東西便吞入肚子裏去了。

萬人毒一面忙着，一面呵呵的笑罵道：「這鬼靈精！早知如此，爲何不把老爺子醉死了，今日也不必費心血救你！你這死老婆子尙未嗚呼，還怕甚麼？普天下甚麼毒物難得倒老爺子！但誰敢向我黑鬚堂大小姐下此毒手？不怕萬毒谷把他化成毒水麼！氣死我了！」

萬人毒說着，動了眞火了，頭也不回，便走進木屋。

苦婆婆跟着進去，木屋內有一張竹床。苦婆婆還不知如何安置梅花女好，雪豹「張二毒」卻突然把梅花女搶過去，小心奕奕的放在竹床上了。

萬人毒笑罵道：「你這見色忘師的頑徒！見了漂亮的女子，便連師傅也沒這麼好招呼！以爲這鬼靈精是善男信女？待會她清醒了，你就知道味道了……但苦老婆子，到底黑鬚堂出了甚麼事？堂主這般忠心護教的好漢子，竟也被誣反叛，氣死我了！」

苦婆婆知道梅花女已無大礙，因爲她深知萬老爺子口罵心愛，其實喜歡梅花女極了，若她眞有危險，只怕他急得比自己還更厲害。她暗地鬆了口氣，這才想起連番的變故，歎了口氣道：「唉！一言難盡！龍王、梅王不知得罪了教中甚麼厲害角色，竟要這般陷害他們！」

萬人毒撓了撓滿頭白髮，怒道：「我也無須聽甚前因後果！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總之誰敢說龍王反叛，這人必是教中的奸徒！」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可怕的是，教主已相信了此人的說話，這却如何是好？」

萬人毒怒道：「教主相信又如何？他若敢把龍王、梅王殺了，毒涎幫第一個不服，萬老頭子把他夫婦救來萬毒谷，看誰敢動他們一根毫毛！」

苦婆婆苦笑道：「若在萬毒谷，自然無人敢來惹你，但若在總壇梅花峯，你萬老爺子敢放肆麼？」

萬人毒不由一怔，道：「若離了萬毒谷，老夫果然猶如斷手娃娃一般，亦任由人宰割！法刑幫的衆高手，老夫自忖只可勉强應付三、二個！」

苦婆婆苦笑道：「何況法刑幫還有一個都剛正，都剛正後面有執法三長老，上面更有一個紅袍教主！我的萬老爺子，黑鬚堂就算出動毒涎幫、洪水幫全部兄弟，也未必近得了梅花峯！卻如何去救人了？」

萬人毒怒道：「五大護教天王平日肝膽相照，情深義重，此時黑鬚龍王、傲雪梅王有難，白額堂、馳電堂、飛虹堂便不出來主持公道麼！」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誰勝誰負未可預料。但萬老爺子想過這樣的後果麼？」

萬人毒咬牙道：「大不了兩敗俱傷！」

苦婆婆苦笑道：「何止於此？目下外敵對梅花敎虎視眈眈，眼見梅花敎內裏大火併，豈不趁火打劫，殺上梅花峯來？那時不但梅花敎敎毀人亡，武林各派亦必死傷殆盡，一念之差，便萬劫不復了！」

萬人毒一聽，不由怔住，他想不到苦婆婆竟有如此深遠的目光，在這一點上，他萬人毒卻是萬萬不如！他不禁喃喃的道：「這又不成，那又不成，上不得，下不得，進亦難，退更難，這卻如何是好？難道眼睜睜看着龍王夫婦慘被殺害麼！」

* * *

苦婆婆良久沉吟不語。

萬人毒不由怒道：「如果你說得頭頭是道，却不能提出一個救人的辦法麼！你這死老婆子！」

苦婆婆深知萬人毒對黑鬚龍王忠肝義膽，眼見他有難，情急之下，才

胡亂發火罵人，也不怪他，歎了口氣道：「智計韜略如龍王夫婦，亦身陷對手圈套，我一個死老婆子又能拿出甚麼妙策來了！」

萬人毒想了想，不由亦苦笑道：「哎呀我的好老婆子！就算你說對好了！不過妙策說不出來，好歹也獻個中策、下策也好！」

苦婆婆想了想，才道：「憑龍王的武功，當時他欲逃走抗命，相信也無人攔得住他，但他竟然毫不反抗，乖乖隨都幫主上總壇，這裏面必另有文章……」

萬人毒急道：「是甚文章？」

苦婆婆道：「另有文章便是另有安排！」

萬人毒忙道：「是甚麼另有安排？」

苦婆婆急得冒汗道：「另有安排，另有安排便是……另有妙策……」

萬人毒怒道：「甚麼妙策？這時候你還吞吞吐吐！」

苦婆婆急得一屁股摔在竹床上，瞪眼道：「死老爺子！你只管破口大罵好了！你就把我殺了，也決逼不出一個妙策來！咦？」苦婆婆的屁股忽然被甚麼東西一搔，癢癢痲痲的，嚇得她又霍的跳了起來。

苦婆婆朝剛坐過的地方一瞧，只見在竹床的縫隙中，探出一個赤紅色的蛇頭，綠色的眼珠瞪着她不停的轉動，不由虎地跳了開去，怒道：「死老毒物！你眞的要逼殺老婆子麼！」

萬人毒不由呵呵大笑道：「這叫擇股而噬！你看梅花女躺在上面安然無恙，偏你剛坐下去，便把赤珠兒引出來了！」

萬人毒伸指向那赤蛇一彈，笑道：「赤珠兒乖！知道有人敢罵萬老頭，便來個擇股而噬！但你千萬別來眞的，否則床上那鬼靈精活過來，我萬老頭子就得狼狽而逃了！」

那「赤珠兒」倒也眞乖，一聽之下，便縮了回去，眨眼不知所踪。

苦婆婆這才知道萬毒谷的厲害，這裏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水，皆可立成殺人工具。苦婆婆子不由又驚又喜，驚的是這見鬼地方猶如森羅地獄，喜的卻是梅花女在此，可算萬無一失，固若金湯！

「萬伯伯……你……你敢欺負苦婆婆麼……」此時竹床上的梅花女忽然一聲低嚷，隨即便掙扎着爬了起來。

萬人毒一見，頭皮不由發痲，連忙搖手擺頭道：「鬼靈精……不，乖侄女！普天下人見人愛，上天入地也難尋的美麗女娃兒……萬伯伯怎敢欺負你的苦婆婆？」萬人毒拚命討好梅花女，免她找他痲煩。

誰知梅花女此時見了萬人毒，不但不找他的痲煩，反而見了親人一般的撲過來，伏在他懷裏放聲大哭道：「萬伯伯！我爹娘被人害死了……你……你可要替他們報仇啊！」

萬人毒一見梅花女楚楚可憐的模樣，便比殺了他更難過，他不由手足發軟，連聲道：「好！好！萬伯伯一定替你爹娘報仇……但你先別哭……你再哭，說不得老不死也要哭了！或者萬伯伯再喝一次你偸來的千年醉，醉得手舞足蹈，逗你歡喜，好麼？只要你不哭，我的女皇帝！」

梅花女果然不哭了，卻咬牙道：「我不是女皇帝！我現在已成孤兒，又半死不活，萬伯伯還要拿話氣我麼？」

萬人毒一見，頭皮不由又一陣發痲，嚇得他不敢作聲，暗地狠狠咬牙道：「都是那等妖孽！把我這嬌滴滴野溜溜卻令人喜歡極了的女娃兒弄得顚顚瘋瘋！憑此就該把你等妖孽殺上千次萬次！」

梅花女雖在悲傷中，見萬人毒悶聲不語，卻又感不安道：「萬伯伯，你惱我麼？」

華人毒歎了口氣，苦笑道：「我的好侄女，只要你不惱伯伯苦無良策，救你爹娘，那就千恩萬謝，還敢惱你麼？」

苦婆婆見黑鬚堂衆弟兄，對黑鬚龍王均忠肝義膽，心中不由又感又佩，暗道：此時若有人振臂一呼，衆弟兄必然拚死殺上梅花峯去，梅花敎必然毀於一旦。由此可見妖孽用計的毒辣！黑鬚龍王夫婦之所以不加反抗，或許正是識穿了妖孽的毒計，卻拚一死出身護敎，這等大忠大義，卻萬不能令他們一番心血付諸東流！

苦婆婆這般思忖，終於有了主意。苦婆婆道：「小姐先別悲苦，苦婆婆倒有一個主意！」

萬人毒一聽，如獲救星，連忙道：「我的好老婆子！你有主意，爲何不快點道出？累我老頭子白受了這許多折磨！」

梅花女亦忙道：「你有甚麼主意？苦婆婆！」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我這主意說出來容易，但只怕就連我自己亦做不了！」

萬人毒怒道：「你做不了，我萬某人便做不到麼？只要能救出龍王他們，你就要我把梅花峯拆了，老不死亦決不皺眉！你快說！」

苦婆婆道：「我這主意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稍安毋躁，先探虛實，謀定後動！」

萬人毒一怔道：「如何稍安毋躁？先探虛實？謀定後動？」

苦婆婆道：「就是在此非常時刻，不宜輕舉妄動，先沉住氣，派人潛上總壇，打探龍王夫婦的眞實情形，以及敎主的態度，妖孽等如何動作，然後再設法營救龍王夫婦！否則……」

萬人毒咬牙道：「否則怎樣？」

苦婆婆道：「輕舉妄動，魯莽行事，必會引發慘酷內戰，龍王夫婦不但生命難保，梅花敎亦會敎毀人亡！」

萬人毒怒道：「你這算甚麼主意？

嚇人麼?你這死老婆子!」

梅花女乍逢驚變，原本方寸大亂，這時已稍微冷靜下來，她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道:「萬伯伯，苦婆婆所言或有道理!」

萬人毒咬牙道:「這死老婆子有甚麼道理?」

梅花女點點頭道:「爹爹被誣叛教的消息，是水靈靈姑娘告知我的，聽說她與飛狐夫人這妖婦身邊的侍婢很有點交情，假如找到水靈靈姑娘，由她向那侍婢打探，那教主和飛狐夫人的動靜就不難掌握了!」

苦婆婆亦點頭道:「若能串通飛狐妖婦身邊的侍婢，探清虛實，然後動手救人，不失為一個穩當之法。」

萬人毒眨了眨眼，道:「若你主僕二人均斷認要先行打探，老不死亦無話可說了!但此時誰可向那侍婢打探?除水靈靈姑娘外，誰認識那侍婢?萬一水靈靈姑娘亦被暗害，豈非白走一趟?如此拖來拖去，何時可救出龍王、梅王?」

苦婆婆皺眉道:「老婆子雖敢拚死上山一次，但除了水靈靈姑娘，老婆子不認識那侍婢，卻萬難入手打探!」

萬人毒氣道:「那還有誰識得妖婦身邊的侍婢?可惜這等女兒娃娃的事，卻絕非萬某人所做得了!你快再想個好法啊!我的死老婆子，你快說誰認識那侍婢!」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老婆子不認識便是不認識!你便再出你那見鬼的赤珠兒，把我咬死了，也是不認識!」

梅花女忽然道:「那侍婢我認識!有一次水靈靈姑娘伴我去放風箏，我見那侍婢很精靈，便把一隻飛鳳送給她了!」

萬人毒一聽，大喜道:「那好極了!我的乖侄女，那你快去打聽啊……咦?不成!不成!決計不成!」

梅花女道:「甚麼不成?」

萬人毒道:「乖侄女你雖然勇氣可嘉，但你不是內傷未愈麼?以你半死不活的身子潛上山去，豈非白白去送死?萬人毒自負萬人皆可毒殺，卻眼瞧着自己的乖侄女去送死，這副老臉豈非羞死了?」

苦婆婆見梅花女的神態，便知她又在頑皮使計，便詐作不聞，亦不作聲。

果然梅花女又決然道:「梅花峯侄女我是決定上的了!」

萬人毒慌道:「若你要上，那不如萬伯伯上!萬伯伯至少可以抓三幾百人陪陪葬!」

梅花女道:「萬伯伯又不認識那侍婢，你就算白白死了，也救不了你的好兄弟夫婦!」

萬人毒不由怔住道:「這又不成，那又不成，卻如何是好?」

梅花女忍不住格格一笑，卻又喘了口氣，道:「乖侄女我倒有一個主意，但不知萬伯伯是否答應罷了!」

萬人毒一聽，大喜道:「只須救得人，又可保住老夫這老臉，萬伯伯一定答應!」

梅花女道:「這辦法也簡單極了，只要萬伯伯你把我的內傷醫好了，我功力盡復，便可立刻上山打探清楚，然後動手救人，豈非兩全其美?萬伯伯，這可是你已答應了的!」

萬人毒一聽，卻登時目瞪口呆道:「你要萬伯伯行醫?你知道萬伯伯是幹甚麼的?你的內傷連聖醫帮那班老不死亦束手無策，竟要萬人皆可毒殺的伯伯醫好你?」

梅花女笑道:「伯伯若醫不好我，那也沒有辦法，侄女我只好以這半死不活的身子，潛上山去，永遠留在山上便是了!」

萬人毒怒道:「你這是要挾伯伯，存心讓世人譏笑萬伯伯麼?」

梅花女格格一笑道:「伯伯若要顧全老臉，又可救人，那就非照我的辦法不可了!」

萬人毒苦笑道:「你這算是甚麼辦法?」

梅花女笑道:「這叫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萬人毒一聽，半晌不語，忽然一拍大腿，決然道:「好!萬某人就來一次行醫的勾當!不過，只看乖侄女你是否有此膽量了!」

梅花女道:「你說說看麼。」

萬人毒咬牙道:「萬伯伯的萬毒谷集天下奇毒，毒蛇毒花毒水毒草毒木，萬伯伯就逐樣餵乖侄女你服下試試，若能見效，那算你走運，萬一不成，伯伯馬上餵你服下解藥!」

梅花女尚未答話，苦婆婆已大吃一驚道:「你……然後又怎樣了?」

萬人毒決然道:「然後再餵她服另一種毒物，萬毒谷共有一萬種天下奇毒，總有一種半種會收奇效!」

苦婆婆道:「萬老爺子，你這算是甚麼行醫方子?」

萬人毒呵呵一笑道:「這就叫萬中無一的天下奇方!」

苦婆婆不由目瞪口呆，暗道:這當眞是萬中無一必定生效的天下大奇方了!這豈非要梅花女死一萬次，去求其中一次的生存機會?

梅花女卻格格一笑，道:「萬伯伯，這方子很好啊!叫甚麼名堂?」

萬人毒得意的大笑道:「這是乖侄女你逼出來的!這叫以毒攻毒!又稱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絕頂驗方!但乖侄女，你不怕麼?」

梅花女一聽，霍的站起來，向外就走。

萬人毒一怔道:「你幹甚麼?你就算是怕了，也不必逃啊!」

梅花女扭頭一笑道:「萬伯伯的萬毒室在何處?這就去試驗你那以毒攻毒的奇方啊!」

萬人毒不由苦笑道:「你竟當眞

麼?你不怕死?」

梅花女凄酸的一笑道:「但能救得爹娘，還怕甚麼?梅花女三年來半死不活，早就欲死一萬次了，既然在萬死中有一線生機，我還會怕麼!」

萬人毒歎了口氣，終於無奈的道:「哎!乖侄女，你的內傷，既然聖醫亦束手無策，走正道不成，萬伯伯就大膽以偏方一試吧!治得好是侄女妳的運氣，若治不好，伯伯就替妳殺盡妳欲殺的人，然後就讓萬毒谷從此在世上消失便了!」

* * *

萬人毒把梅花女、苦婆婆引進一座竹屋。雪豹「張二毒」本來跟在後面，依依不捨，不肯離開。

到這座竹屋後，萬人毒向雪豹輕彈一下，道:「好徒兒!去!」

雪豹雖然依戀不捨，但也不敢抗令，哇哇的跳躍着去了。

梅花女道:「萬伯伯，你把雪兒趕去哪?」

萬人毒見梅花女一來就替雪豹起了個很好的名字雪兒，大喜，也就不知掩藏道:「此處便是萬毒谷的煉毒屋，除伯伯和一毒，二毒兩位徒兒外，任何人不敢擅進!因此我派雪兒去外面警戒去了!」

梅花女喜道:「雪兒牠好使好用又可愛，伯伯，你把牠送給侄女好麼?」

萬人毒歎了口氣，道:「但能醫得好你的內傷，萬毒谷因而可以保存，你就要甚麼伯伯也會答應的，可惜就連伯伯亦毫無把握!」

說着，已走進煉毒屋。煉毒屋裏面有正廳迴廊、藥庫、丹爐，而且依着山勢，巧妙的搭蓋在一座黑色的山崖下。

走進竹屋，再走出山崖，崖下有一個山洞，深不可測，這才是眞正的煉毒場所。

萬人毒在一排的廚櫃上面，揭開一個瓶子，由裏面小心奕奕的挾出兩粒藥丸，遞給梅花女，道:「你先把它服下了!」

苦婆婆道:「萬老爺子，這是甚麼毒物?」

萬人毒微一瞪眼，道:「毒物?這是毒物的大尅星!任何天下何種劇毒，只須先服下這萬生丸，便決不能傷及心脈，可以保住生命，萬生丸乃萬某救命的寶貝，化一生精力，亦僅煉成六粒!碰上乖侄女，算她的大造化!」

苦婆婆這才知道萬人毒的心腸其實軟極了，他為了救梅花女，竟連看家法寶亦獻出來。

梅花女也沒多謝，接過藥丸，想也不想，便仰脖子吞下。

萬人毒怪笑道:「乖侄女，你不怕伯伯的弄奸計，先行用毒麼?」

梅花女笑道:「侄女已打算萬死求一生，決意賞識萬種絕毒之物，就算這是劇毒之物，亦僅是萬份之一，怕甚麼了?」

萬人毒嘆了口氣，道:「碰上你這鬼靈精，萬伯伯只好拿一生的英名去作一次生死賭搏!你與苦婆婆就在屋內住下，千萬別四處亂碰，所有東西說不定皆有奇毒，沾上一點，便神仙也難救!」

梅花女道:「萬伯伯你上那兒去?」

萬人毒嘆了口氣，道:「你以為眞要你嚐盡天下萬千種奇毒麼?其實伯伯已嚐過其中的九千九百九十種了!若有效的，只有其餘的十種，我再在這十種中選取其中三種，若有效，算你的造化，若無效，你就與萬毒谷一道從此煙消雲散!」

梅花女一聽，忙道:「伯伯要進洞自己先嚐那其餘十種，然後再擇取其中三種供我服用麼?」

萬人毒瞪了梅花女一眼，道:「是又怎樣，你以為伯伯只是空口說白話麼!」

梅花女幽幽的嘆了口氣，道:「萬伯伯為我，連生命也不顧了!我……向你叩頭多謝吧!」

萬人毒一聽，連忙轉身就向屋後的山洞走去，一面呵呵大笑道:「伯伯不愛你叩頭!但要你再替老不死偷一瓶上等的千年醉!記住，但有藥粉送出來，便先煎煮一個時辰，然後立刻服下!知道麼?」

萬人毒說着，已走進山洞去了。

苦婆婆不由又敬又佩，嘆道:「萬老爺子為了救你，甘心把老命也搭上了!」

梅花女幽幽的嘆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哎!梅花女就算把爹爹的千年醉偷光了送給你，又能報答得了麼?」

梅花女與苦婆婆在竹屋過了一日一夜，第二天剛起床，便突見竹桌上有一包東西，包紙上僅寫了四個墨字，急煎，速服!

苦婆婆連忙把包內的藥粉拿去煎煮，約莫一個時辰後，捧着一碗藥走出來。梅花女想也沒想，便一口氣把它喝光了。

過了一會，梅花女但覺肚內咕咕作响，忍不住便要去大解。

梅花女大解完後，只覺渾身發軟，殘存的功力已失了一半。

第三天晚上，山洞中又有一包藥粉送了出來，上面的包紙寫道:「不死，再服!」

苦婆婆不敢作主，目示梅花女。梅花女軟軟的一笑道:「梅花女果然未死，那就再……服!」

苦婆婆沒法，只好又拿去煎煮了。梅花女也毫不猶豫，接過湯藥就喝。

這天晚上，梅花女渾身冒汗，連衣服也濕了。到第二天醒來，便覺猶如大病一場，不但殘存的些微功力全失，竟連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亦不如

了。

苦婆婆眼見她從一位嬌野的俠女，變成眼下一步三搖的弱質女子，心中又憐又痛，幾乎哭出聲來。

梅花女卻拚命的掙出笑容道：「苦婆婆，傷心甚麼？還有一次機會呢！」

苦婆婆終於忍不住掉淚道：「眼下你爺娘生死未卜，苦婆婆卻連梅家的唯一血脈亦保不住！若你有三長兩短，苦婆婆決不會讓你一人寂寞！」

梅花女忙道：「苦婆婆千萬不可萌此念頭，梅花女死也是為救爺娘，我這點未了之願，就靠你去完成了！」梅花女心一酸，悲苦難禁，終於也哭了起來。

就在此時，在外面警戒的雪豹一躍而進跳到梅花女面前，哇哇的叫着搖手擺頭，大概是牠也不忍見梅花女淒涼的模樣。

梅花女見了雪豹的模樣，不由哭得更苦了，幽幽的自言自語道：「雪兒呵雪兒！連你也知道憐惜我，但你可知那沒良心的小傻蛋……他……三年來連一句口訊也沒有，也不知他……我是死是活？」

雪豹見梅花女哭聲更响，嚇得哇哇亂叫，連忙又跳又躍，又翻筋斗，又扮鬼臉，拚命逗梅花女開心。

梅花女悲極欲笑，但她無論如何笑不出來，因為她此時就連發笑的力氣也失去了。

「嘿！你這鬼東西往那逃！」

就在此時，卻突見萬人毒咋呼着，從山洞掠進竹屋，只見他頭髮散亂，雙眼通紅，有如瘋了。

苦婆婆一見，吃了一驚，忙道：「萬老爺子，你怎樣了？是甚麼東西逃了？」

萬人毒眼睛瞪得滾圓，繞竹屋四周霍霍掃射，一眼看見雪豹亦在此，便恨得咬牙道：「死豹兒！那萬劫蛛兒逃了！還不快替師傅去追！」

萬人毒駡聲未落，雪豹已嚇得一躍而起，快如閃電，繞室亂轉。

苦婆婆不敢細問，深知那甚麼「萬劫蛛兒」，必是甚麼天大寶貝，連忙也相幫着四處尋找追捕。但「萬劫蛛兒」到底是甚麼寶貝，她卻絕不知道。

梅花女軟軟的躺在竹床上，此時她連移動一下四肢的力氣也沒有了，卻如何有力氣去幫着追？

雪豹的動作神速，竟比萬人毒的身法還快了一倍，眨眼牠已繞室轉了四圈。這時牠忽然在藥庫那面哇哇一聲大叫。

萬人毒一聽，循聲一掠，向藥庫那面掠去。苦婆婆此時不敢離開梅花女，便頓住身形，在這面守候。

就在此時，苦婆婆只見藥庫那面有蛋大的藍色東西一閃，雪豹隨即哇哇的吼着躍了出來，快速猶如電閃。

雪豹向那藍色的東西猛地一撲，前爪剛觸及那藍色東西，卻聽呼地一聲，藍色東西飛彈而起，直向梅花女這面飛來。

梅花女身雖不能動，但眼卻圓睜着，突見一隻藍色的蜘蛛狀的昆蟲就在她面部上面，而且搖搖欲墮，似乎是受傷了，不由又驚又奇，張嘴欲叫，那藍色東西卻於此時掉了下來，不偏不倚，正正的掉落梅花女張開的嘴巴！

梅花女大駭，拚命欲吐出來，那藍色蜘蛛狀東西受驚，不顧一切往前一彈，竟直飛進梅花女的喉裏去了。

僅片刻，梅花女尚未弄清是甚麼回事，便突覺肚腹一陣劇痛，在竹床上亂翻亂滚。

苦婆婆一見，大吃一驚，連忙一躍而至，抱住梅花女，不及細思，便伸出雙手，欲以真氣助她抵痛。

此時萬人毒和雪豹已飛掠而至，萬人毒見狀忙急道：「那萬劫蛛兒逃往哪兒了？雪豹已把牠抓傷，牠決逃不遠了！」

苦婆婆苦笑道：「那藍色的東西便是萬劫蛛麼？」

萬人毒大叫道：「是呵！你把牠放走了？你這殺千刀的死老婆子！」

苦婆婆嘆了口氣，道：「殺千刀的也不知是苦老婆子，還是萬老爺子你了……」

萬人毒一怔道：「為甚麼？」

苦婆婆笑道：「我也不知你那萬劫蛛是甚麼寶貝，若是奇毒之物，那你的乖侄女就必死無疑！因為牠已跑入她的腹中！你萬老爺子是否該殺千刀！」

萬人毒一聽，猶不自語，側頭道：「苦婆婆！此話當真？」

苦婆婆嘆了口氣，道：「千真萬確！是禍是福，就看她的運數了！」

苦婆婆話音未落，萬人毒卻已高興得又跳又叫，雪豹見了，亦跟着有樣學樣，因為牠知道師傅教的必然是絕頂的功夫，師徒倆的身手，竟也不遑多讓。

苦婆婆驚得目瞪口呆道：「萬老爺子！你……你倆師徒瘋了麼？」

萬人毒一步跳了過來，伸手一搭梅花女的脈搏，立刻高興得呵呵大笑，竟比自己得救還歡喜十倍。「你才瘋了！好老婆子，你知道萬劫蛛兒是甚麼東西？牠是能抗天下萬毒的奇珍至寶！連老夫的萬生丸亦要拜牠為老祖宗！」

萬人毒見苦婆婆仍然不解，便樂得滔滔不絕道：「老夫初見這鬼靈精，便知她的內傷經年不愈，乃因為血中已含奇毒，因此任何天下驗方亦是徒勞！因此老夫便想出一個辦法，先以藥性把她的血毒誘發，前兩服藥，她不是已形如死人麼？這是血毒大發之象，然後老夫再用這萬劫蛛兒作藥，一鼓作氣，把她體內的血毒逼了出來，她積年的內傷也便立刻好了！」

苦婆婆恍然道：「原來如此！但為何又被萬劫蛛兒逃了？」

萬人毒嘆了口氣，苦笑道：「都怪老夫太過上心，一時情急，未等萬劫蛛兒睡熟，便欲捕捉，被牠逃出山洞，幾乎失此奇寶！」萬人毒一頓，又高興起來，伸手一拍雪豹的脖子，道：「幸虧這雪兒對乖侄女情有獨鍾，拚死追逐，終於掉入乖侄女的肚腹……好，雪兒，你立此大功，師傅再教多你一招功！」

雪豹一聽，高興得哇哇大叫，跳躍着跑出去了。原來牠仍沒有忘記牠負責的警戒任務。

「哎……萬伯伯，我必定死了……」此時梅花女已緩緩的清醒過來，她渾身汗濕，極為狼狽，但精神已與常人一般無異了。

萬人毒呵呵一笑，道：「乖侄女！你如何會死？伯伯還等着喝你偷來的千年醉呢！你的內傷已愈，從此再無任何痛苦了！不過……」萬人毒忽然想起甚麼，便嘆了口氣。

梅花女道：「萬伯伯，不過甚麼？」

萬人毒苦笑道：「不過你的內傷雖然盡癒，日後也身如菩提，萬毒難侵，但萬劫蛛兒的逼毒藥力太强，連你體內殘存的一點真氣也逼走了，你已毫無內力，一切均要從頭練起來了……我很抱歉。」

梅花女不由亦一怔，似乎有點惋惜，但僅片刻便又認真的道：「萬伯伯不必難受，梅花女已很歡喜了，至於失去的內力，那也不算甚麼。」

萬人毒奇道：「你不覺可惜麼？」

梅花女朗聲一笑道：「只要上得梅花峯，探出爹娘的安危，失去一點內力，算得甚麼？此時我毫無內力，完全是一位平凡的村女，更不會惹人注目，必定可以完成使命！而且……」

萬人毒心猶不安，一聽忙道：「乖侄女！而且甚麼？」

梅花女神色決然道：「只要救出爹娘，要恢復功力也並非難事，爹常道：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練功學武，不也是同一道理麼！」

萬人毒想不到梅花女竟有這等堅毅意志，不由點頭暗讚，於是三人開始商量，決定由梅花女喬裝打扮，然後由雪豹「張二毒」護送她混上梅花峯。

至於此舉是否可以救出黑鬚龍王、傲雪梅王，平息梅花教這一場瀰天浩劫，進而一舉掃平妖孽；梅花女是否可以遇上奇遇，重新恢復武功，與她的心上人李靖相遇，那是尋龍八部的下一個故事「飛龍行天」的內容了。



三國演義之卅八

姜維獻書（二）

徐正 · 編繪



31　孔明又叫廖化領三千軍士，在夜間開掘地道，暗襲 城池。那知也被郝昭識破，先在城中掘了壕溝，派兵把廖化截住。

34　裨將謝雄，龔起兩人，自告奮勇，請令前去迎敵，孔明應允，各給三千軍馬去了。



32　這樣日夜攻打，一連二十多天，孔明還是無計破城。正憂悶間，忽然探子來報：「魏兵援救陳倉來了，領兵大將是魏先鋒王雙。」

35　謝雄引軍在前，行不多遠，正遇王雙。只見那王雙手提着一柄大刀，腰間掛着二個流星錘，威武非常。謝雄不禁暗吃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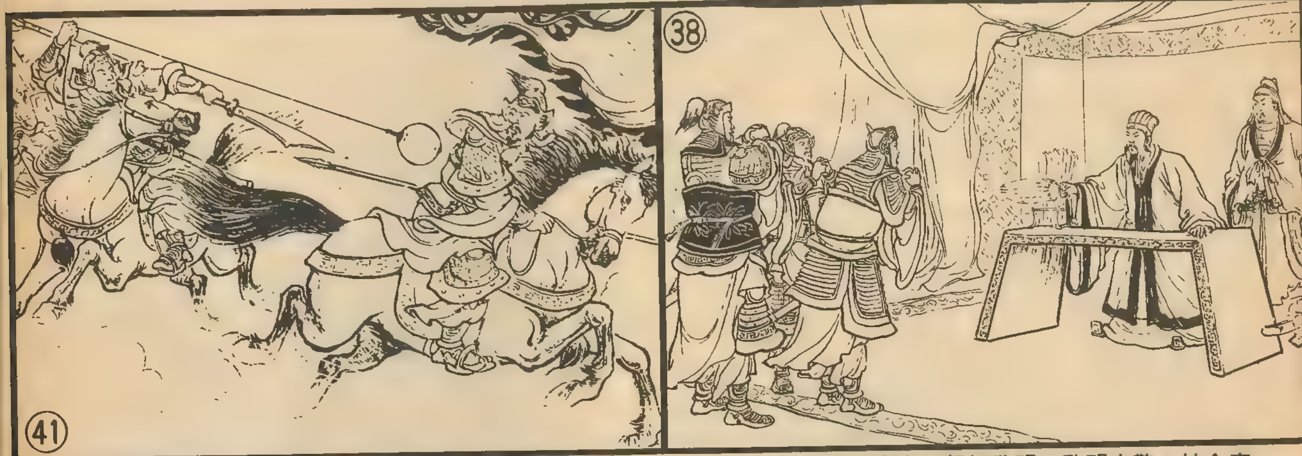
33　孔明只怕郝昭知道救兵來到，乘勢衝出來攻，自己不免前後受敵，就令軍馬退後二十里下寨，然後喚衆將問道：「誰敢迎敵王雙？」魏延應道：「小將願去。」

36　兩軍相近時，交馬不到三合，王雙一刀劈死謝雄。蜀兵只得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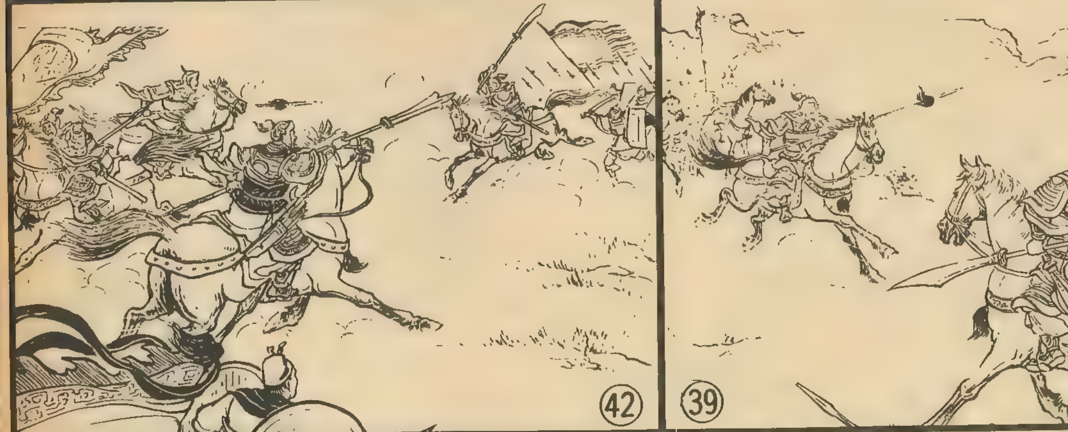
37　王雙隨後趕來，撞着龔起殺到。戰不三合，龔起也被斬了。

40　王雙迎住張嶷，鬥了數合，忽然詐敗而走，張嶷隨後趕去。王平在陣後，看出張嶷中計，連忙高喊：「張將軍休趕！」



38　敗兵逃回本寨，報知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同領一萬軍馬前去迎敵，叮囑他們小心。

41　張嶷聽得王平喚聲，猛然省悟，急忙回馬，早給王雙一流星錘打中後背。張嶷口吐鮮血，伏鞍而逃。



39　廖化等三將兵前行，正遇王雙殺到。張嶷就教廖化、王平壓住陣脚，他自己當先出馬，來戰王雙。

42　王雙縱馬來趕張嶷。王平、廖化慌忙上前截住，救下張嶷。王雙乘勢掩殺，蜀兵死傷很多。



43　三將回報孔明。孔明吩咐張嶷且往後營調養，一面喚姜維計議道：「陳倉道口，旣然不能通過，不知道還有甚麼別的計策？」



44　姜維道：「陳倉城池堅固，郝昭防禦嚴密，又有王雙相助，實難攻破。不如分兵防守街亭要道，阻止從那方面的襲擊，丞相却提大軍去襲取祁山。小將已定了一個捉拿曹眞的密計……」說着，就把計策悄悄地告訴了孔明。



45　孔明大喜，決定依計行事。當即留下王平、李恢，分兵防守街亭小路；又令魏延把守陳倉道口，牽制郝昭和王雙。他自己却與姜維等統領大軍，令馬岱爲先鋒，悄悄地從小路出斜谷，直向祁山進發。

46　大軍快到隘口，姜維寫了一封降書，叫心腹小校悄悄去送給魏軍都督曹眞。



47　小校在山谷中被魏兵擒住，自稱不是奸細，有機密事要見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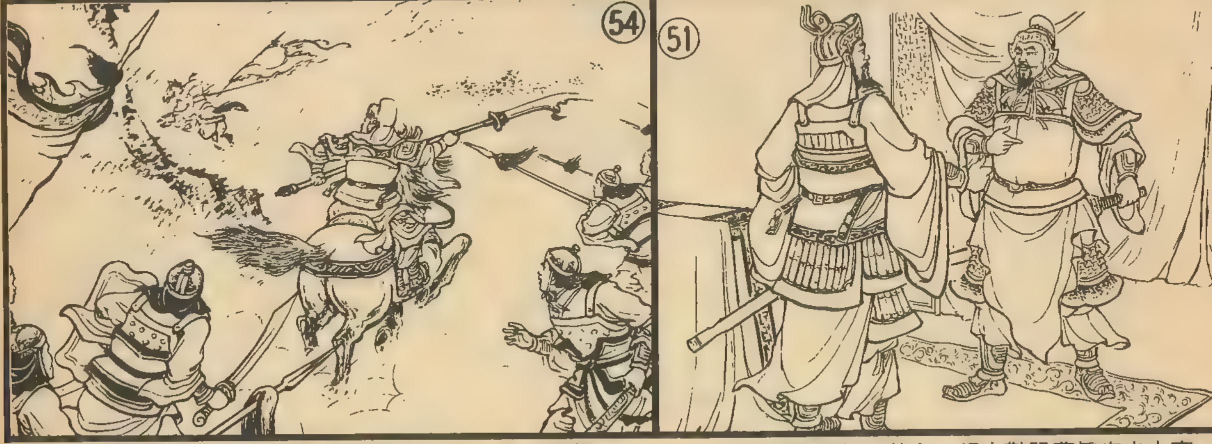
48　魏兵把小校押到曹眞眼前。曹眞問他來意。那小校說：「小人是姜維的心腹，奉令送密書前來。」說着，從貼身內衣裡取出密書，雙手送上。



49　曹眞看到信上寫着：罪將姜維，上次誤中諸葛亮奸計，不得已暫時投降西蜀，現在乘這機會，想和大都督裡應外合，放火燒了蜀兵糧草，擒了諸葛亮，自贖前罪。曹眞不禁大喜，重賞小校，令他回報姜維，約期會合。



50　曹眞把這事告訴了大將費耀，打算進兵。費耀道：「孔明多謀，姜維智廣，只怕其中有甚麼奸計。」曹眞認爲姜維原是魏人，不得已降蜀，有甚麼可疑，準備親自前去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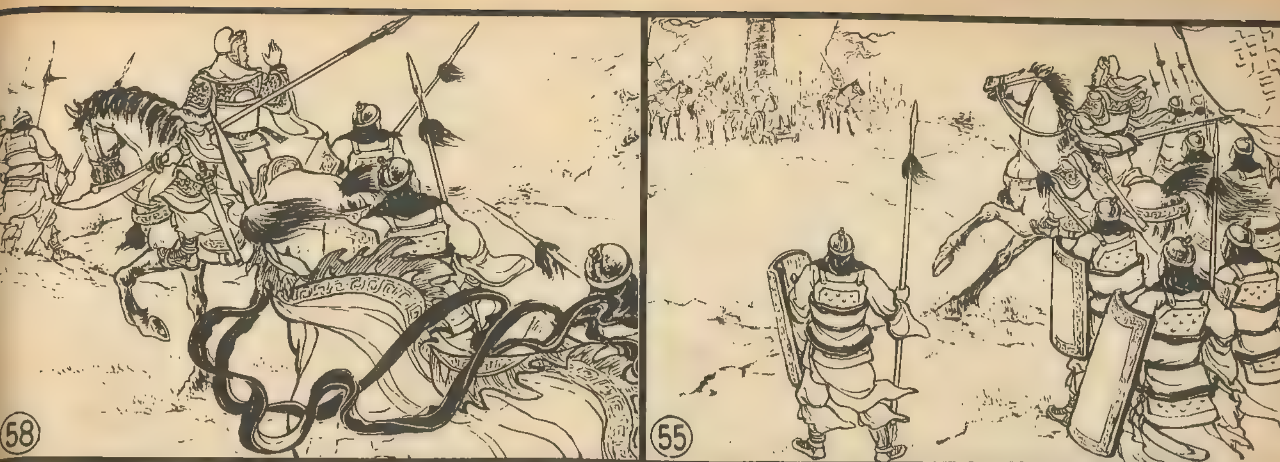
51　費耀仍然不放心，竭力勸阻曹眞守定本寨，千萬不要去，他自己願領一支軍馬去接應姜維。如果成功，功勞讓給曹眞；萬一中了姜維的詭計，他自己承當。曹眞覺得有理，就這樣決定下來。

52　這天，費耀領兵五萬，進入斜谷。走了一程，前哨趕回報告：「前面發現蜀兵。」費耀急忙催軍前進，等到追上蜀兵，剛要對陣，蜀兵馬上退走。費耀隨即緊緊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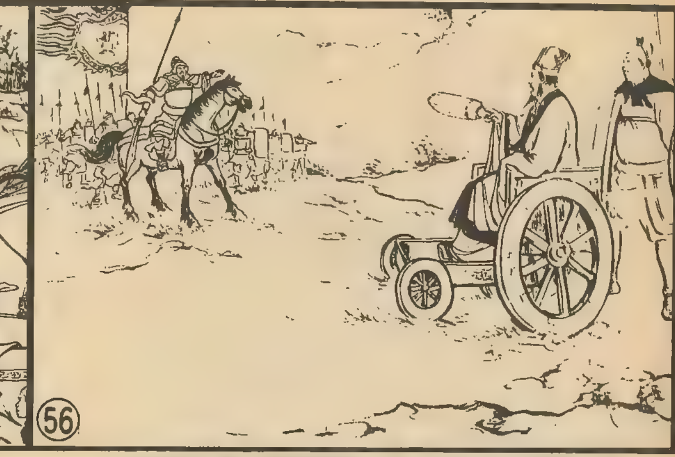
53　費耀趕了一程，兵力已乏，正要休息，蜀兵却又殺回來。費耀上馬迎敵，蜀兵又退了下去。

54　這樣一連三次，費耀軍馬趕了一天一夜，沒有一點休息，實在疲累已極。剛要歇下埋鍋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費耀慌忙上馬，下令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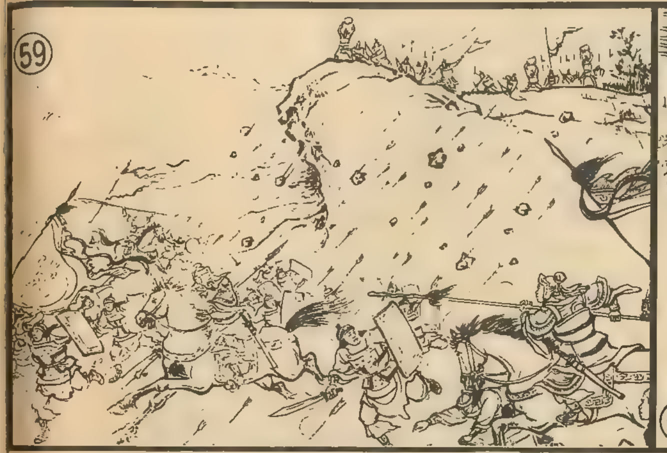


55　一時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費耀遙見蜀陣中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車中。費耀心中暗喜，回頭對左右說：「如果蜀兵掩至，我軍便向後退走；只等山後火起，再回身向前衝殺，自有救兵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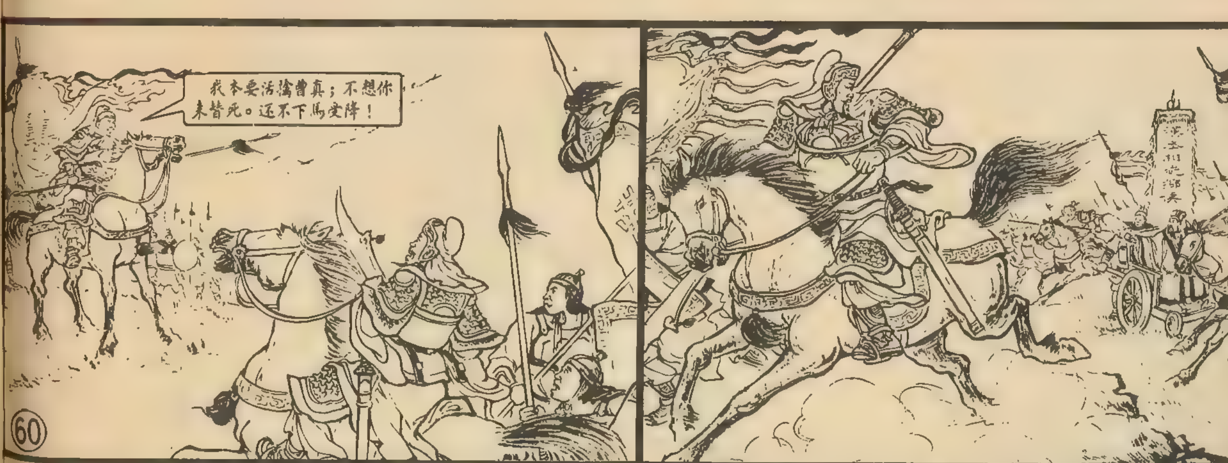
58　魏軍退了三十多里，費耀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暗想：姜維已經動手燒糧，便領兵返身殺來。



56　吩咐完畢，費耀催馬上前。孔明見了費耀，就說：「你去叫曹眞來答話！」費耀叫道：「曹都督豈肯與你相見！」



59　蜀兵且戰且退。費耀趕近火光處，突然山谷中喊聲震天，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兩路軍一齊殺出。山上矢石如雨，向下射來，魏兵大敗。



57　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嶷，兩路兵一齊衝出。費耀想等姜維燒毀蜀軍糧草，再行掩殺，便揮兵後退。

60　費耀才知中計，帶領敗兵倉皇逃命。忽然山坡口一彪軍上前截住，當先一將，正是姜維。費耀無心戀戰，飛馬往山谷而逃。(待續)

湖海恩仇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血債血償

羣俠協力相助　孤女血債得償

暝色四合，丘家堡的堡門已掩上了一扇，一個老蒼頭站在大門口，向四週望望，在堡門旁，有一口蒼老的語聲傳來：「丘昇，這位朋友決不會走！老朽看來，定在東南一排樹林內，你不妨到那邊去看看，見到了只當沒有看見，在週圍兜一個圈回來好了。」

「是，劉老師，老奴想他也不會走。他在對面山崖下坐了半個月，一定是有爲而來。」老蒼頭悄聲回答後，便往樹林這一邊走去。

他兜了一個圈，回到堡中，把另一扇堡門關上，堡內一個五十以上的老者迎了上來，這老者身材魁梧，貌相威猛，老蒼頭對他微一欠身，道：「不錯，那位朋友果眞如劉老師所料，坐在林中一棵樹上，身上衣衫也換了，不再是寬袍大袖，好似換上了勁裝。」

這劉老師一聽，身形不覺一震，接着微笑道：「老朽倒希望他早點行動，才可明白究竟是爲了甚麼？勝似晚晚這樣緊張的防備，這位朋友定力高人一等，這幾晚老朽一直監視他行動，他趺坐的姿勢，從晚上到天亮也沒有更換過，看來是個勁敵。你今晚通知堡內巡守的，要加倍小心。」

老蒼頭丘昇連連應諾，便往堡內趕去，只剩下這位劉老師，深皺雙眉，在堡中慢慢向內走去，從他神色之中看來，這事好像甚爲嚴重。

大廳中燈火輝煌，丘家堡少堡主丘文清，正和四個中年人坐在一起，在談論事情，這幾個中年人，從裝束上看，便知是莊中武師之流，廳右角則設了一席，早已擺好了杯碟，等待客人到來。

劉老師甫進大廳，衆人俱都站了起來，少堡主丘文清立刻招呼劉老師入席，然後與幾個武師一齊坐下相陪，命家人開席。

酒菜上了一半，劉老師才對二個中年人道：「樊老師、楊老師，今晚要少喝一杯了，堡門外這位朋友，今日已換了勁裝，改坐在樹林內了，他一連半個月，打扮斯文，晚來早去，坐在山崖下，若有所待，猜不出是敵是友，今晚大概可以分曉了，以老朽經驗看來，這位朋友十分扎手，諸位今晚只得多辛苦了。」

這幾位武師都各自點頭，少堡主丘文清對劉老師看了一眼，面露驚慌之色，道：「劉老師，這丘家堡既無甚麼珍寶，又從未與人結怨，堡中族人都是安份守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怎會有江湖中人前來爲難？家父在世時，丟官後，辛辛苦苦販售藥材，才積下一點資財，在此頤養晚年，但在興建此堡時，已耗去十之七八，望能多開發一點荒地耕種，目前堡中全仗田地上生產，在勉强渡日，此外就是靠這江中漁產彌補一點，任怎麼說，也不會引起江湖中人覬覦。」

劉老師沉思一會，道：「少堡主，對這問題，老朽來後，也曾詳細考慮過，因老朽來後，在這堡外四處走走，發現令尊當初建堡時，定然經過一番心血，才覓到這樣一個理想之處，少堡主沒發覺堡中形勢，宛如一個大口袋，堡後是江，左右都有二條十幾丈闊水溝，作箝形衛護，這堡門築在袋口上，堡牆又高，從形勢上看是十分雄偉，不明瞭堡中內情之人，定以為堡中甚為富有，其次，則是江湖中人看中此地形勢，想強佔作為立寨之處，捨此之外，不會有別的原因，然二次未鬧事，不過是來探探虛實而已。」

丘文清道：「周老師保護家父多年，曾遠去閩浙，據家父說，憑周老師一柄厚背刀，不知會過多少陣仗，從未折翻在人手裡，家父去世後，我也敬周老師如父執，故一直留他住在堡中，他難得回劍門老家，去也十日八日便回，外人第一次進堡探索，與周老師動手，一下子就被來人困住，不是有個幪面人現身相助，周老師實難擱得下對方，第二次有二人來，周老師不但手中刀被來人的兵刃砸飛，還為來人一掌劈下屋面，正當危急之際，突然遠處有一排銀彈飛至，其中一人受傷，方始退去。

「第二日，周老師說他自已老了，不中用了，才教我向施家堡施堡主求救，請來各位相助，他親自去蒼溪、閬中再邀請朋友前來相助，他這般年紀，為了堡中之事，到處求人，我眞是愧對先父了。」

劉老師歎息一聲，道：「周老師也算是頗有名的一位鏢行前輩，他過劍閣時，向郭總鏢頭求助，郭總鏢頭才教老朽連夜趕來，周老師此去蒼溪，聞說是前去拜候皇甫大俠，若能邀得這位前輩相助，不必他老人家來，只要提起他老人家的名頭，以老朽看，不會有人敢再來堡中生事，但這位皇甫前輩，身如閒雲野鶴，能不能拜訪得到，却是一個問題。」

正當這時，一個垂髫小婢匆匆走到廳中屏風後，道：「相公，少夫人聽了昇老爹相告，特來見見各位老師，命小婢先來稟告，少夫人隨後就到。」

丘文清一聽，便是一怔，剛想開口說話，小婢已叫道：「少夫人來了。」接着屏風後轉出一個少婦來。

衆人起立相迎，劉老師一瞥之後，只見少夫人蛾眉鳳目，貌相端莊之中，隱含一股威嚴，身上雖穿得十分樸素，但也難掩一份艷光，與少堡主清秀絕俗，眞是天生一對。

少夫人大大方方招呼衆人就座，丘文清就替她介紹劉老師道：「這位是劍閣川西鏢局副總鏢頭劉天武老師，是周老師相邀前來護堡的，目前堡中安全，全仗劉老師大力了。」接着替另四位介紹道：「這四位是樊江老師、楊劍鋒老師、刁金龍老師、毛艮老師，都是施家堡老堡主多年的夥伴，特來相助的，為了丘家堡的事，辛苦了各位。」

少夫人一一含笑頷首，然後開口，道：「聽昇老爹說，堡中今晚也許有事情發生，自上次鬧事後，昇老爹在後院假山石下，已建好一個地窖，相公不會武功，到時需要人照顧，反倒分了各位老師的心，我主張相公移居到地窖中，園中花草茂密，公公在世時又愛佈置，到處都是山石流水，地方極為隱蔽，外人即使知道有人匿藏其中，一時間也搜尋不出。這地窖原是公公藏酒之處，現時經昇老爹開闢幾處通風洞穴，再經佈置，倒還舒適，不知相公意下如何？」

丘文清略一皺眉道：「堡中父老族人，足有三四百人，一旦有事，我身為堡主，怎能首先藏匿，遺族人於不顧？夫人對我關切，但我如何能獨善其身？」

少夫人婉言解說道：「相公顧慮得對，可是相公有否想到，堡中並非富有，在川西三十二堡中，出名的清貧，若是強盜，決不會打我們堡中主意，其中一定另有緣故，若有人來，他們的目的，一定是先找堡主，決不會為難堡中族人和父老，故在未明白來人是何企圖之前，相公還是暫時避匿的好。」

丘文清一時拿不定主意，劉天武接口道：「少夫人說得不錯，探堡之人，不知是何心意及企圖如何？不為搶劫，那定是找堡主而來，少堡主暫時還是不露面為妙。」

丘文清至此，只得對少夫人點點頭，少夫人站了起來，道：「相公陪各位老師多飲一杯，妾身在後堂等候相公，飯後就教昇老爹領路到後園。」說完，對各人瞥上一眼，略一欠身，便回後堂而去。

當晚三更時份，丘家堡的堡門外，正站了三人，在對三丈以上高的圍牆仔細查看，一個悄聲說道：「看來沒有甚麼防備，堡角碉樓也未見有人瞭望，咱們就由堡牆上翻越進去吧！」

另一個接口道：「老爺子，你助小輩一掌。」

一個蒼老口音道：「好，你上圍牆時，留意暗青子，越是這等毫無動靜局面，越是要留意一點。」

那一個應聲道：「是！」身形拔起一丈上下，慢慢落下，身旁一個立即伸出一掌，托向那人落下腳底，一沉腰，單掌往上一推，掌上人立即如箭般直射而上，恰巧射到三丈以上的圍牆上，掌上勁力，用得恰到好處。

上了圍牆那人，對內張望了一下，在上一揮手，另二個都微微一挫身形，雙足點處，先後都一縱三丈高下，一伸手攀到圍牆之上，然後身形一盪，橫身掠到圍牆上，從二人上圍牆的身法看來，這二人不但功力極高，且是極富經驗的江湖老手。

要知道黑夜探索，上高登屋，都忌身形顯露，若是內裡有備，直身飛縱上牆，身形定必顯現，一排弩箭，不教你喪命，也必逼你下牆，故老於經驗的，若翻越圍牆，就先縱到手能攀到高度為止，身形吊在圍牆，然後用內功把身軀橫向圍牆上，微一昂頭，就可以看清圍牆內的一切，倘發現內裡沒有人防守，只要身形一側，就可以翻進內裡。

這二人既如此翻上圍牆，老於此道，毫無異議，可是他們一到圍牆上，望進內裡，都不禁微哼一聲，原來堡內，除正中堡門後有一條大路直通至二道堡門前，足有三四十丈長外，兩旁都是空地，空地中，東一個西一個俱是魚塘，週圍幾十丈中，沒有一棵樹木，要到二道堡門前，這樣坦坦蕩蕩的一片，要不顯現身形，是無法可施。

三人只得起身，立在圍牆上，向內觀望，雖在月色朦朧之間，第二道堡門內，却有高聳暗影，看來有一片樹木，便由圍牆上縱下，打從大路上向二道堡門走去，其中一個對左右瞥上一眼道：「這地方倒是個理想建堡之所在，左右兩旁，都有十幾丈闊的水溝，背枕大江，門前再築上這樣高的圍牆，眞可安枕高卧，不怕有人侵入，無怪上一次老三來時，吃了大虧回去，想是不明地形，來了就顯露了身形。」

那蒼老口音道：「老二，若是所傳不錯，別說是老三，只怕咱們也難得手，倒要多加小心。」

三人走了一陣，月光由雲端透露，看清前面已有大批樹林，二道堡門還在樹林後十丈左右，這樹林不高，都只一丈上下，二丈不到，仔細一看，原來俱都是桑樹，蒼老口音又道：「老二，老夫有點懷疑，這丘家堡看來是種桑養魚，一個普通堡屯，怕不會像傳說中那樣的吧，不要誤傳。」

另一人接口道：「若是普通堡屯，以老三那份功力，豈會吃虧而回？堡中有那樣高手，怎會誤傳？」

這時已走到二道堡門口，三人看了，不由得停下步來，原來這二道堡門不是甚麼磚牆木柵，都是編竹為籬，籬旁種植一點牽藤花草，綠油油爬上一層，也不過一丈高下，從籬孔中可見到內裡房屋，三人正在打量，突然有人輕輕拍了二下手掌，三人慌忙轉身，往掌聲傳來處望去，只見桑林前，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身形。

那人影略一拱手道：「三位夤夜光臨敝堡，不知有何貴幹，能賜告在下嗎？」

來的三人都是老江湖，從人影及語氣上聽來，似是這堡中之人，但從拍掌問訊這一點，看出對江湖經驗也十分老到，那個蒼老口音便沉聲問道：「上得廟來必燒香，燒那炷香，還甚麼願，那是老夫心意，你是這堡中甚麼人？老夫道出心願，你能擔當得起？」

語氣之中，對那高大人影極為看輕，因拍掌問訊，乃是江湖中的規矩，是夜行人闖入莊院，為駐在莊院中武師發現，上前問訊前例必拍掌二下，表示自己身份的暗號，夜行人若與這莊院沒甚麼血海深仇，一聽這暗號，就交代幾句話走路，倘若是有為而來，不能善罷，動上手而功力不敵，為武師逼走，事後也不會對武師懷恨，因知這是他們的職責，不得不起而護衛。

若是來人身手高強，縱然屠殺全莊，殺個鷄犬不留，但對事先表示身份的護院武師，也必網開一面，不趕盡殺絕，留他們活命。

這蒼老口音語氣之中，就看高大人影作個護院武師看待。

那高大身形人影鼻中微微冷哼一聲，道：「在下與這丘家堡中老武師，不過有點世誼，他因事離堡，才教在下替代，緊守門戶，這丘家堡僻處一隅，全靠耕種度日，沒有甚麼可以令人垂青的，二則與江湖中人素無怨嫌，深恐三位誤聽傳訊而來，故才動問，有個解說機會，三位若眞有為而來，在下相信，那是摸錯了山門。」

蒼老口音冷笑一聲道：「光棍眼裡不揉沙子，丘家堡靠耕種度日，和江湖朋友沒甚麼怨嫌，何必養那一批看守門戶的白費口糧？你識趣的，別來阻老夫的行動，老夫查探二人，若眞的不在丘家堡，決不動丘家堡一草一木！」

那高大身影道：「這丘家堡除在下之外，尚有四位施家堡來的武師，那是因前半個月，本堡有人前來鬧事，少堡主特向施家堡求救才趕來相助的，此外便再無一個江湖朋友。」

那蒼老口音還未發言，另一個已接口道：「上次前來查探的，正是太爺們的伙伴，你說另四個是在鬧事後向施家堡求救才來相助，那末當時和太爺們伙伴交手的，又是甚麼人？你別在太爺們眼前玩甚麼花樣！不管摸錯不摸錯，咱太爺非查探不可！」

那高大人影冷笑道：「既然如此說，三位想是要硬闖了？不過姓劉的代人負責守這二道堡門，却不如三位剛才進堡時那樣如入無人之境。」

另一個年輕的身形一晃，直向二道堡門那一層籬笆上縱去，口中却道：「憑你這種守門看戶的也想攔阻得了你三位太爺？你少太爺……」他說到這裡，已縱起一丈高，身形將越過籬笆，那高大人影在叱喝聲中，也由旁斜射而起，身形如箭，一掌隨手劈出。

這高大人影不但身形快速，劈出掌風，也淩厲無比，那個年輕的看出來人功力，較他估計中為高，慌忙把直縱上的身形，往側一轉，雙腿曲起，雙掌猛然推出，硬接這高大人影一掌，「蓬」一聲，那個年輕的已被他掌

風震退，身形倒跌而下，仍跌回原處。

這高大人影腳在籬笆上輕輕一點，便躍了下來，年輕的一個穩住身形後，立即竄向高大人影，一搭肩背，撤下了一柄厚背刀，便橫鋒推出。

高大人影橫移了二步，避過一刀，右掌便向那年輕的肩頭劈去。

年輕的身法也極靈巧，身形一矮，一招「卧虎伸腰」厚背刀斜斫高大人影胯下，這一招攻守兼備，高大人影一個猛旋，脫出刀尖，雙掌立即交錯猛攻，劈出六七掌，直逼得那年輕的不住後退，空自橫刀擋胸，無法遞出。

旁立那個蒼老口音老者，一見高大人影的掌法，不禁冷哼了一聲道：「原來是『鐵掌』劉副總鏢頭，丘家堡倒有這個顏面，請到這一位名家來替他守門戶，史超你退下，你不是這位劉副總鏢頭的對手。」

那高大人影正是劉天武，一聽對方道出他的身份，立即收掌，因月色迷濛，看不清二人，便道：「尊駕是那一位？」

蒼老口音仍冷哼道：「老夫夏寧，難得在外走動，想不到在這樣一個小小堡屯之中，會遇到一位名家。久聞你一雙『鐵掌』威鎮川西，今晚倒有機會會上一會，以你身份，還只在這丘家堡中看守這二道堡門，則這丘家堡內院，可眞不知是甚麼所在？」

劉天武一聽，心中不禁一凜，這夏寧不是秦西三兇中之一「黑妖狐」？是一個著名的兇狠人物，若是犯了兇性，今晚丘家堡有一場浩劫，站在他身邊的不是「沒心豺」夏陽，就是「三眼狠」史隆，久聞這三兇功力高强，出手更陰毒無比，自己還未和他們見過面，但早知三個兇名，今日二個在場，看來有一場惡鬥了。

他剛想開口說話，突然有人接口冷冷的道：「丘家堡是個甚麼所在？你們闖了進來便知道了，看你們到來，盡是在說些廢話。」

這人一開口，不但這「黑妖狐」夏寧三個慌忙轉身，連劉天武也吃了一驚。四人目光所到處，看出發話的人是個中等身材的文士，一身寬袍大袖，頭上束了青巾，因月色暗淡，看不清他面目，但這人來到了各人身畔不到一丈遠處，四人都渾然不覺，便知這文士不是泛泛之輩。

夏寧開口問道：「尊駕是甚麼人？」

那文士仍然是冰冷的道：「相公知道你們已連袂而來，你還是發那信號，召那鄭化親自來走一趟吧！他見了你家相公，便不用再操心，他要查探的事，也迎刃而解，你還不配問相公是誰。」

夏寧聽了，心中打了一個哆嗦，這文士怎麼知道了他們約定的信號？一時倒還參透不出這文士是何路數。聽語氣，似是十分託大，還未想到如何回答，這文士已對劉天武道：「你和施家堡本無甚麼關係，不過爲了周老頭兒相託你家總鏢頭，郭老二爲了交誼，才敎你來此，以相公看來，你吃這一口走鏢飯，還是不要留在這裡爲妙，丘家堡的事，由你相公擔承下來便了，你請吧！」

劉天武聽出這文士和夏寧說話中提起了鄭化，那是西南黑道中第一高手，在西南一帶，無人不知馬道驛的「金面太歲」，自己倒沒料到丘家堡所防備的對手，是這樣一個難惹的人物，這個文士既知三兇和「金面太歲」之事，敢當着三兇之中老大夏寧這樣出口，定有來歷，自己犯不着和三兇無謂的結怨，便乘機一拱手道：「既有尊駕擔承，在下就迴避了！」身形一晃，已越過籬笆，隱在二道堡門之後。

「黑妖狐」夏寧在黑道中以狡猾出名，此次南下來丘家堡，正是奉了「金面太歲」鄭化之命，偵查二個人，交代一件重要之事，來時「金面太歲」早已說過，要他步步留意，他也知所找之人功力高强，故特別拉了「沒心豺」夏陽和「三眼狠」史隆姪兒史超同行，他們動身後，「金面太歲」還不放心，更親自邀了二友好趕了下來，以鄭化的身份，在西南已早稱霸，對這事還如此着重，顯得大不尋常，剛才來時，鄭化不願露面，到了丘家堡不遠一個山崖上，才和夏寧等分手，教他們入莊偵查要找的人，若眞在堡內，萬一動上手，夏寧等封擋不住時，就發所帶信號，他立刻前來援救。

這是他們所約的暗號，只不過一個時辰之前的事，這文士怎麼已知悉呢？除非他們在分手相約時，這個文士已在旁聽到，此所以夏寧聽這文士說出他們以信號相約之時，打了個哆嗦了。

正因爲夏寧是個老奸巨猾，沒有立刻回答，在他沉思之間，已料定這文士能在他和「金面太歲」談話時，竊聽去不被發覺，這份高超的功力，非自己所能應付，故在那文士和劉天武說話時，一直不響，劉天武一走，仍對那文士注視，這文士似也在對他們三人上下打量，雙方僵立了一陣，那文士語音冷峻的道：「姓夏的，你發不發這個信號？不發這個信號，相公若是已動上了手的話，便不留情，除此之外，就是趕快滾出丘家堡去，回去向鄭化報告，他要找的人，就在這丘家堡外那片樹林內，甚麼時候來，那裡總有人候着接待。他要來這丘家堡無故惹是非，那是自討苦吃！」

「黑妖狐」夏寧越聽越發不明白，但也越發心頭火起，這事似是「金面太歲」暗中在偵查，想不到對方却早已知道，早在等待了，自己這一方面的秘密，連一個時辰前的事也會被對方知道，可知對方早已派人監視了。

這個不知是甚麼人物，說話如此

的大剌剌，連請教他的姓名都不配，就敎自己滾出這個丘家堡去，哼！就不信自己兄弟二人合手，還對付不了他。便沉着嗓音喝道：「你這狗頭，不知是甚麼東西？出口這等狂傲，居然目空一切，你夏老太爺眞不配問你姓名嗎？老實說，你老太爺不是受人之託，怕也不屑問你這狗頭姓名，夏老太爺一生不受人輕侮，你想用話擠上你老太爺，撇開這丘家堡，你老太爺豈是個新雀，會聽你這一套？老太爺現在不要你的姓名，却要你的性命，這丘家堡也就放一把火，燒他一個精光才走！」

夏寧說到這裡，對「沒心豺」夏陽低喝一聲：「老二，咱哥兒倆今晚得立立威，連這個狗頭也小看了咱們，將來怎能再在江湖上稱雄？」

夏陽道聲「好！」，身形一晃，已到那文士右側，同時也撤出了一件二尺多長的兵刃，夏寧則大喝一聲，身形向前一滑，呼的一聲就劈出一掌。

這文士斜斜的閃了開去，掌風擦身而過，把他長袍倒捲而起，露出內裡銀灰色的勁裝，夏寧第二掌已接連而發，掌勁較第一掌爲急，那文士右手猛舉，掌緣向劈來掌風齊中一斫，身形一搖，已迎着掌風，直閃到夏寧身前，右掌一舉，就「吧」的一聲，刮了夏寧一掌，同時口中罵道：「你這老賊，眞不自量力，自討苦吃，你敢罵相公是狗頭，相公才要教你這二個老賊在此扮老狗！」

夏寧吃了一巴掌，聽他喝罵，一點都不回口，却在肩背上撤下一柄狹長銀刀，一個猛旋，就是一招「攔江撒網」，相隔既近，刀勢又快，又是攔腰猛削，這一招眞是陰險無比，在籬笆後觀戰的劉天武，也不禁爲之一驚。

那文士知左右閃避不開，雙足一點，身形平地拔起，雖則縱過，但已極險，若是慢了少許，他這雙足勢必被削下不可。

那文士縱起七八尺，身形未落，夏寧銀刀已「長虹乍現」向上撩起，那邊一陣勁風，夏陽手中一根短棒似的兵刃，隨着飛縱之勢，直向身形凌空那文士腰脅中點去，形成了上下夾攻之勢。

「嘿嘿」兩聲冷笑，那文士凌空身形，一個翻滾，雙足飛旋，一腳踢在夏寧刀身，把刀勢盪了開去，另一腳却踢在夏陽大腿上，把夏陽身形飛踢開一丈過外，這文士才輕輕的翻落地上。

旁立史超，飛縱躍落了夏陽處，夏陽早已着地一躍而起，這一腳倒並未把他踢傷，他躍起時更大吼一聲，又飛縱過去，夏寧刀勢被踢，因對方這一腳勁度極足，幾乎銀刀被踢飛脫手，只覺得手臂隱隱發麻，知道厲害，不敢單獨發招，一看夏陽已飛縱而起，才一揮銀刀，一招「枝橫影亂」，刀勢搖曳不定的劈去，同時左掌也疾劈而出，配合夏陽飛縱之勢硬攻而上。

那文士猛退一步，正想一長身，覷正夏寧刀勢，想以空手入白刃奪他手中銀刀，微聞「克察」一聲，慌忙向聲音傳來處猛劈一掌，然後身形倒縱而退，只聽一聲慘號，在呼號聲中直跌下來。

那邊夏寧却是身隨刀走，跟隨那文士直追過去，施出「漫天霜雪」刀法，緊緊的逼攻那文士。

原來剛才「克察」一聲，正是「沒心豺」夏陽獨門梅花棍中機簧開啓之聲，要知道這夏陽的獨門梅花棍，實在是一柄陰毒無比的兵刃，二尺六寸長短，頭尾兩截，都是中空，每截都藏有一百零八枚梅花針，中間一截，裝有二根機簧，一按前端機鈕，前一截所藏的梅花針，立即爲機簧彈射而出，按後端機簧，後一截梅花針勁射而出，在對敵之間，他揑在中截，可左右挑打，前後彈射，不知他梅花棍中藏有這等歹毒暗器的人，往往爲之所乘。

秦西三凶自成名之後，憑着這份歹毒暗器，不知有多少功力比他們高的高手，也喪生在這梅花針下，三人聯手作戰時，自有一套戰略，都是左右急襲，在百忙中令人措手不及。

這文士功力高强，夏陽從未受人這樣一腳便被踢出一丈以外，不禁犯了兇性，大吼一聲，就是暗示要下毒手，故夏寧一招「枝橫影亂」，就是想混淆那文士的注意力，讓夏陽下手。

不想這文士耳目靈警，應敵經驗老到，一聽機簧「克察」之聲，知有暗器射來，毫不遲疑猛劈一掌，他這一掌不但力道强勁，而且恰到好處，夏陽的梅花針剛出棍口散開之間，被他强勁掌風一擊，立即反射回來，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夏陽，一百零八支梅花針，倒有一半射在夏陽身上，猶如刺猬一樣，不得不慘叫一聲，身形由空中墜下，他一生以這歹毒暗器傷人，不想今晚自食其果了。

夏寧展開刀法，阻攔那文士，史超飛縱過去，只見夏陽躺在地上不住的痙攣顫抖，史超知道這梅花針的厲害，看來已是無藥可救，便在他腰際抽出了信號箭，就地一擲，嗤的一聲響，一道强烈白綠二色光芒冲天而起，到了二三十丈高空，飛爆開來，洒了一天星雨，他拾起夏陽的梅花棍，一擺厚背刀，右刀左棍，上前夾攻。

這文士身法奧妙，在夏寧翻滾的刀法中，從容東閃西避，「黑妖狐」夏寧空自在這極狹長的「玉帶銀刀」上，有三十年功力，却一點也奈何不了他，但這「黑妖狐」的一手「漫天霜雪」刀法，也教那文士不敢近身硬掠硬奪。

史超一擺刀、棍上前夾攻，那文士冷哼一聲道：「相公只等那鄭化前來，你這廝還沒有甚麼劣跡，持了這歹毒武器，怕會招惹殺身之禍，和這老

賊一般……」剛說到這裡，堡內突然飛起了一支信號，與剛才所發的一樣，是白綠二色，那文士一看，一聲長嘯，身形一閃，雙手一分，早把史超持刀棍雙手腕脈扣住，略把身形一側，將史超擋在身前，教夏寧飛舞銀刀，不得不突然收勢，那文士飛起一脚，把史超踢向夏寧，然後疾向堡中飛縱而去。

在旁觀戰的「鐵掌」劉天武，一見堡內飛起信號，已知有人侵入內院，早先一步趕了去，夏寧閃身避開了史超被踢飛過來的身形，在身上摸出一個小瓷瓶，拋向跌倒在地上的史超，道：「用這瓶內丸藥餵你二叔，小心守護！」說畢，越過籬笆，也逕向內院趕去。

夏寧縱過三四道縱橫的籬笆，已看到一座高大樓房，樓房空地前，二條人影兔起鶻落的正在惡鬥中，就在這刻，已聽一片鑼聲，高大樓房內和兩側廊下，已有十幾盞風燈光芒透了出來，夏寧一看這惡鬥二人，一個身材瘦長老者，手中一柄闊大金刀，正是「金面太歲」鄭化，另一個則是一身黑色勁裝的幪面人，右手一根短拐，左手則是一把長劍，二人招式都是迅速無比，在燈光照耀之下，只見三團精光不住流轉，滿耳都是兵刃交擊時所發出的勁急嘯聲。

在右首站立二人，夏寧看出正是與「金面太歲」同來的「天水雙傑」伍尚、伍善，左首站了三人，除「鐵掌」劉天武和適才與自己惡戰之文士外，尚有一個雙耳細長、貌相清癯的中年人，夏寧一看到這中年人，不禁微皺眉頭，想趕去向「天水雙傑」見一面，但覺雙足不聽指揮，不能動彈。

「金面太歲」與這黑衣幪面人轉眼之間已交手四五十招，雙方都是以快打快，這幪面人越戰越勇。尤以那根烏黑短拐，常常攻進「金面太歲」那柄金刀之內，幸好「金面太歲」刀法嚴密，一被攻進，立即封住。

但也教旁觀的夏寧看得心驚膽戰，驚駭那幪面人功力之高，在這十幾年當中，秦西三兇追隨在「金面太歲」之後，不知經歷過多少陣仗，在「金面太歲」一柄金刀下，極少有二十招以上的敵手，現在眼見已過了四五十招，連他未到之前，怕不已有了百招左右，從形勢上看，「金面太歲」還屈居在下風。

最使「黑妖狐」夏寧心神不定的，便是那邊站立的那個貌相清癯的中年人，這人乃是傳說中的一位人物，他的一對丹鳳眼，就是特徵，若猜想得對，今晚要離開丘家堡，却不是易事，無怪威名遠播的「天水雙傑」伍氏兄弟，也只在一旁觀戰，不上前動手。

突然砰地一聲大震，「金面太歲」鄭化的金刀和幪面客的短拐硬接了一記，鄭化身形被震退了二步，那貌相清癯的中年人喝了一聲：「住手！」

這一聲喝得雖然不高，但語音却威嚴無比，「金面太歲」和幪面人，都不期而然的向後退了二步，撤了招，中年人走前一步，眼中射出了神光，對伍氏兄弟瞥上了一眼，道：「你二位怎麼樣？若是不服在下勸告，盡可由在下奉陪二位走上幾招，二位情形與這病鬼不同，希望三思之後，再作决定，要知在下脾性不好，若是一翻臉動上了手，永無善休可能！」

「天水雙傑」中伍尚微微一笑，道：「江湖誰不知你『火判官』的脾性？但在下兄弟若是心意已定，倒也從不忌憚甚麼，用不到姜朋友加以說明，目前鄭朋友和這位不知名朋友，似還勝負未分，要咱們兄弟聽姜朋友勸告，似還嫌早了一點吧！」

那個貌相清癯中年人，正是陝甘川三地交界摩天嶺中的「火判官」姜陵平，本是黑道中一個大魔頭，橫行巫山一帶，十年前不知為何改了性，忽然與黑道中人為難起來，他既出身黑道，對黑道一切的行徑，俱都稔熟，這樣一轉了性，無異是以毒攻毒，黑道中人莫不恨之刺骨，幾次聯合對付他，都因他武功突然較前精進得多，不但無法對付得了，反倒為他事後趕盡殺絕，這三地附近的黑道中人，此後對他敬鬼神而遠之，不去招惹他，在他附近地帶，也十分斂跡，不敢為非作歹，他聽了伍尚所說，正想回答，那個文士在旁接口道：「勝負不分？難道沒張開眼睛看出來嗎？」

伍善一沉臉道：「姜朋友還有一張嘴，用不到你代他多口。」

姜陵平冷哼一聲道：「在下看在這病鬼成名不易，他來丘家堡又是奉命而來，不想他太難堪，故在形勢上稍有一點顯示，就喝停住那位朋友適可而止，鬥下去如何？病鬼肚裡自己得知，二位遠在隴西，不知西北一帶情況，當然也不知這位幪面朋友手中拐劍的來歷，老實說，這位幪面朋友還只施上一半功力，因事先大家說定，倘病鬼功力不及人，永不再來這丘家堡，也不將丘家堡所知詳情，轉告與人，故這位幪面朋友，抱定不得罪人，為替病鬼留一份顏面，陪他走上一百多招後，才點到即止，二位不知這內中有一重恩怨與在下和這位幪面朋友都有極大關連，但在病鬼身上，却不怎麼樣重要，他可忠於所奉之命，也可推說不知而不管。至於二位，更是毫不相干。」

說到這裡，對身旁文士一指道：「這位林朋友，也與在下一樣，對此事也有關連，對二人過手，當然關心，二位想是初次見面吧？在下不妨為二位引見，這位林朋友，外號『黑秀士』，在西川提起了落鳳坡『黑秀士』林詩品，江湖朋友不會不知吧！」

伍氏兄弟聽了，對望了一眼，再對「金面太歲」鄭化看上了一眼，鄭化本來面如黃蠟，骨瘦如柴，最初江湖

上替他起個綽號是「病太歲」，近年來威望漸高，才尊之為「金面太歲」，想是剛才在招式上，不敵這個幪面人，又愧又氣，因之一張枯瘦的臉上，黃中發青，僵在當地，開不得口，伍善看出他的難處，但自己應邀而來，不能眼見朋友如此受辱而退，略一沉思，對姜陵平、林詩品二人掃視了一眼，道：「姜朋友既這樣坦率說出內裡原因，別人恩怨，咱們兄弟倆當然不會擠在裡面趁熱鬧，鄭朋友受人之託，來此偵查，這事原本可眞可假，現在姑不論鄭朋友和這位幪面朋友誰高誰低？在下想來，鄭朋友聽了姜朋友所說，怕不會做甚麼小人？一定要將丘家堡的事告人吧！不過咱們兄弟既應邀而來，助鄭朋友一臂之力，雖未出手，却也受不起別人閒言奚落，這樣吧，現在咱們丟開這丘家堡之事不談，在下心中，對姜朋友和這位林朋友說話態度和語氣，實在有點口不擇言，半月之後，咱們兄弟料理好一點私事，和二位會上一會，不論來姜朋友摩天嶺或是去林朋友羅江落鳳坡，悉聽尊便！」

「火判官」姜陵平知道這「天水雙傑」是祁山孔陽谷祁山大俠宗少卿門下，是外道十大派中前五派的門下，不是普通江湖中人，何況他倆師娘谷嬌嬌，又是著名護犢之人，若是鬧翻了引出了這女魔頭，後果不堪設想，深悔剛才說話太過自滿，這時倒不知如何回答？先前把話擠上，要「金面太歲」以功力定是非，也就不想這二人牽在其中，想不到還是免不了這場無謂的糾紛。

「黑秀士」林詩品也有難言之隱在身，見「火判官」在沉吟不語，雙眼不住對他亂轉，正當這時，一個人施施然由左側廊下走了出來，對伍氏兄弟一拱手道：「姜、林二位朋友都是在下邀請而來的，暗護這丘家堡，二位既然對他們心中不擇，不必定欲約定在摩天嶺和落鳳坡，離此堡西南三里左右，有個大盆地，背山面水，景色不錯，在下有個蝸居在那邊，半月之後，在下薄備酒餚，靜候二位或是其他朋友光臨，二位以為如何？」

伍善聽了，對四週圍打量了一眼道：「還有甚麼高人沒有？這小小丘家堡倒是藏龍臥虎之地，咱們還未請教你這位高人大名？」

這人一笑道：「在下鄭必芮，名不見經傳，但姜、林二位朋友，却信得過在下，屆時必到。」

伍尚接口道：「好！」對鄭化笑道：「鄭兄，咱們走吧！咱們兄弟，倒要聽聽老兄究竟受誰人之託？」

鄭化轉身，對「黑妖狐」夏寧一揮手，命他走路，「黑秀士」林詩品一指夏寧道：「老賊，你出口罵相公是狗頭，相公說過要你扮狗？今晚暫且看在姓伍的面上，半月之後，相公自會前來找你！」

夏寧自見「火判官」姜陵平之後，早已雙腿發軟，一聽那文士便是西川「黑秀士」林詩品，更是膽戰心驚，現在林詩品指着他而罵，那裡還敢還口，低着頭首先向堡門外而走，伍氏兄弟鼻中微哼一聲，對林詩品瞥上一眼，也就轉身而走。

那個幪面人，在鄭必芮現身時，身形微微一震，在林詩品指着夏寧說話時，已迅快的向右側竄去，一縱上了屋面，只有「鐵掌」劉天武，大感詫異，原來他看清楚這鄭必芮，正是半月來坐在堡門外那個人。

他久走江湖，對這幾個人雖未見過面，但他們的大名，早已耳聞過，這鄭必芮正是晉北恒山懸空門中善、眞、惡、假，四居士之「惡居士」。

只見「惡居士」鄭必芮對這幪面人身形看了一眼道：「都是這老東西心切血仇，自己不知兇危，反倒去探索別人，才惹起強仇的注意，追躡下來，露出了痕跡，弄出這麻煩來。」

林詩品歎息道：「在下倒敬佩他老人家這份耿耿忠心，這一家只剩下了這條根，要他護息，對頭氣勢既盛，爪牙又衆，眼看血海深仇無法得報，如何能怪他心切呢？再因循下去，對頭氣勢更盛，那就更無指望了，他當然要急急的探聽對頭動靜的了。」

劉天武奉總鏢頭郭雲之命，前來相助丘家堡，說甚麼也是半個主人，便對三人一拱手道：「這裡不是談話之處，三位請進廳小坐獻茶如何？」

鄭必芮對劉天武看了一眼，拱手還禮道：「劉朋友也可說是有心人，在下倒願交你這一位有血性朋友！」說完，替姜、林二人引見，然後同到大廳中，劉天武命人快備酒席，欲款待三人。

更說少堡主是個文弱書生，少夫人關懷他安全，特命老僕在內園中闢一密室迴避，致不能前來相見。

三人聞言，俱都笑笑，一會兒酒食在廂房書室內準備好，劉天武就領三人前去小飲，幾杯落肚，劉天武拱手對鄭必芮道：「承蒙鄭朋友對在下不恥下交，在下有幾句不當問的話，想向鄭朋友請教。」

鄭必芮道：「在可能範圍內，在下知道的，當能奉告，劉朋友請說。」

劉天武道：「在下頗不明白，聽說老堡主當年不過做了一任知府職銜的小官，後來以販藥材為業，才辛辛苦苦建造這丘家堡，晚年也無疾而終，眞不知如何會與江湖中人積下了血仇？在下初到堡中，不便問起這事，鄭朋友可知內裡詳細情形嗎？」

三人聽了俱各大奇，都睜大了泿對他注視，鄭必芮道：「原來劉朋友也不知道內中詳情的？」

劉天武點了點頭，鄭必芮一看書房內只有一個小書僮在旁侍候，便道：「這事與少堡主一點沒有關係，怕連少堡主也不知內情，事情完全是少夫

人之事，劉朋友在江湖上闖蕩多年，當知十多年前荊山雙義嶺二位人物？」

劉天武道：「那是『琵琶手』方孝忠和『陰陽拐』駱振韻，目前駱振韻已去世多年，只方孝忠仍獨霸雙義嶺……」說到這裡，突然想了起來，睜大了眼緩緩道：「難道是雙義絕義？」

鄭必芮點頭苦笑道：「雙義本誓共生死，自『玉面鳳』婁玉姣下嫁駱振韻之後，二人有了心病，十年來，方老賊不知背了駱振韻調戲過多少次婁玉姣，還好這個『玉面鳳』婁玉姣却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雖然當年也和方老賊相戀過，但嫁雞隨鷄，嫁狗隨狗，任方老賊百般調戲，不為所動，後來實不像話，乃將情形向駱振韻訴說，二人立即火併，『玉面鳳』功力不在二人之下，方老賊以一敵二，當然不敵，便逃下雙義嶺，在外匿避，一面隱隱邀請友好相助，在下師弟沈煌，與之有點親故，乃來晉中太原，邀在下師弟相助，說是駱振韻強佔了婁玉姣，復和他翻臉，總之一套言詞，編得駱振韻卑劣無恥已極，師弟為他所惑，當時就邀在下相助，回去雙義嶺，在中途，在下對方老賊說話時雙眼閃爍不定，已起疑心，到了雙義嶺，這老賊一言不發，找到了駱振韻就動手，婁玉姣上前相助，由在下接了下來，老賊和在下師弟雙戰駱振韻，駱振韻如何封擋得住，不到十招，便陷入困境，不想老賊手段毒辣，用袖箭暗算，傷了駱振韻，復一掌把他擊斃，婁玉姣一見丈夫喪命，指着老賊，喝罵他是個不要臉的人面獸心之徒，罵過之後，對在下和師弟看了一眼，冷笑說是名門正派門下，居然幫着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來搶奪別人的妻子，眞不要臉，在下正要辯白，不想這婁玉姣節烈，一橫手中劍立即自刎，在下與師弟欲想搶救業已不及，師弟恨老賊欺騙了他，反手一巴掌，刮了老賊一個耳光，怕丟了二枚大牙，恨恨下嶺，為了此事，師弟為師門所罰，面壁二十年悔過，在下也受懲罰，需修積二十件功德才可補償過失。

「駱振韻和婁玉姣結褵以後，只有一個女兒，當時已七歲，自二人反臉，老賊逃下嶺後，早料到必有一日，定會邀人相助，前來尋仇，故早把女兒託給一個忠心老僕駱奇。

「駱奇是上一代家奴，自幼照顧駱振韻長大，駱家陰陽拐乃家傳絕技，這老僕功夫也極高強，已得駱家拐的眞傳，婁玉姣為『女羅刹』何仙桃的愛徒，一手『越女劍法』已登堂入室，駱振韻與婁玉姣婚後，便各以絕技相傳，創出了這『陰陽劍拐』，故在咱們上山尋仇之時，這駱奇早已背負了這女少主遠遠避開，得知他們夫婦喪命之後，便不知匿到甚麼地方去。

「此後在下為修積二十件功德，到處闖蕩，倒也結交了不少朋友，五年前，在贛北鄱陽湖遨遊，偶然之間聽到了一個消息，說是荊山七星寨，發出了輕易不用的『七星令』，欲水上朋友，留意一少一老二個人物，老的七十左右，少的是個十七八歲少女，聞說是姓駱，是七星方會主的仇家。

「在下仔細探問之下，才知道這方會主，正是那老賊，十年以來，他已結合鄂東各處水路，鄂南虎分山、幕阜山、九嶺等黑道中幾個頑兇，號稱『雲夢七煞』，雄霸了一方，居然還立了一塊『七星令』牌。

「在下仔細想一想，這一老一少姓駱的，少的還是一個女孩子，莫非駱振韻與婁玉姣的女兒？心想這老賊心狠手辣，看來要斬草除根，不禁心中大怒，天下那有這種狠心狗肺的東西？因此在下溯江而上，到了水路各地一問，果眞這老賊在別處搜索這二人，因已發覺這二人寄身在一艘小舟之中，到處為家，故着重水路上搜索。

「當年在下已對方老賊不滿及不齒其為人，對駱振韻夫婦却覺愧疚，如今聽了這消息，如何會不震動，不但沿水道尋訪，凡有交情的江湖朋友，都拜託他們留意，一發現他們二人踪跡，暗中迴護，至少也設法警告，不教他們踪跡落在老賊的爪牙手中。

「這老賊十年之中，果眞成就極大，『雲夢七煞』的名頭，鄂東湘北一帶星羅棋佈的水路，眞對之唯命是從，老賊發現二人踪跡，在江夏一帶，他意料不是循長江入皖境東去，便是折入鄱陽湖，故只朝西方追索，不想這主僕二人却溯漢水而上，一年之後，才出了鄂境，在藍灘棄舟登陸，這一年當中，他們偏是匿居在離荊山最近溪水一個支流方家灣中。

「在下也在這秦西，隴東、川北一帶，足足訪了三年，還是一個老友送訊來告知，老賊『七星令』已送到褒城一帶，說是這忠僕駱奇，幾次去荊山附近偵查老賊動靜，不過為老賊爪牙發現，暗綴了下來，知已在川西一帶了，在下就在褒城、南鄭、沔縣一帶向所有江湖中人探聽，知『七星令』是送在馬道驛『金面太歲』鄭化處，『金面太歲』指派手下，向川西一帶搜索了半年，最近才發現這主僕二人，不是匿避在中年洞，施家堡、路艮寨，定是在丘家堡和黃花坪二地。

「在沒有辦法之下，在下只得就近請了林、姜二位朋友相助，是『金面太歲』派出之人，全數跟踪，結果一月之前，跟踪到三兇之一『三眼狼』史隆，夜探丘家堡，為這裡的周老武師攔阻，可是史隆功力不弱，姜朋友正在出手，這駱奇已幪面應敵，把史隆逼走，而在劍拐之上，看出了眞象。隔了幾晚，史隆帶了一人前來，看出正是老賊的爪牙，功力極高，周老頭上屋頂應戰，只二招，手中厚背刀便被磕飛，那駱奇却未顯身，林老弟看情形危急，立以流星飛丸解救，先傷了史

隆，周老頭也為老賊爪牙一掌打下屋面，在下就咨照姜朋友，對付這爪牙，不能放其逃生前去報訊，一面飛身去接住周老頭，詢問經過，始知他主僕二人，去岷山雷音洞，叩見他母親婁玉姣祖師青木大師，想請這位祖師替她母親伸寃，不想青木大師早已遠在海南島，撲了一個空，在悲憤氣急之下，主僕雙雙病倒在岷山下一個山洞中，適巧丘家堡少堡主因老頭從青海押運一批藥材回來，見狀慌忙施救，二人已在荒山中病倒了二天，幸好少堡主懂得醫理，連人帶藥材運到了丘家堡，一路上也小心診治，在堡中又調治了二個月，方始痊癒，這主僕二人在外流浪了十五年，無日不似在驚濤駭浪之中度日，這一安頓下來，二個月中，安靜舒適，不像在流浪時日夜提心吊膽，駱奇看這丘家堡地處偏僻，少堡主不但相貌英俊，且有救命之恩，加上是個官家之後的文弱書生，從不與江湖中人交接，正是他女少主理想仰託終身和避難之所，就暗中與周老頭說了，請他做個媒人。

「周老頭也因少堡主出落得英俊，堡中所有庸俗女子也難以匹配，見到駱振韻之女駱金鳳，貌相端莊而艷麗，知她們主僕無處可去，也有此意，另一方面，這一對少年男女，也彼此相悅，就此成為夫婦。

「不過在這三年多來，駱家主僕二個，一直未曾露出會武的跡象和身世，連周老頭也為之瞞過，還是由在下相告，才知內情，在下也叮囑他堅守這秘密，因他年事已老，這場凶狠糾紛也不想牽累在內，乃支使他離開丘家堡，這堡中由在下護守。

「林、姜二位雖追到老賊爪牙，下手除去，却忽略了『三眼狼』史隆，帶傷逃返秦西，在下一面邀請姜、林二位，注意『金面太歲』的動靜，自己則每晚守在這堡外，以免再有人侵襲，今晚『金面太歲』和伍氏兄弟趕來丘家堡，林、姜二位朋友，一直在他們左右，他們和三兇之中二個分手，始分頭搜索。」

劉天武聽了恍然大悟，對鄭必芮苦笑一聲道：「郭總鏢頭命在下來此相助，在下還當是普通的小毛賊，沒想內中還有這層細節，牽涉到這樣一重恩怨，不是三位暗中相助，十個劉天武也丟人無疑，目前正面既有這等強敵，橫裡又殺出祁山門下伍氏兄弟，眞是雪上加霜，鄭朋友不知如何應付？在下師門與蒼溪『白龍』皇甫前輩極有淵源，若是需要的話，在下可趕去請他老人家來助陣。」

鄭必芮沉思一陣道：「若伍氏兄弟沒邀甚麼外人，眞論武功，姜、林二位朋友足可以應付，在下心中正在盤算，這事還想化干戈為玉帛，這二兄弟是正派門下，應付得好，也許還可以邀他們助陣，在下約他們在堡西南荒地，就是這個意思，姜朋友的摩天嶺不能的原因，係他近年來在黑道上積怨太多，怕消息傳出，再節外生枝，林朋友落鳳坡又係他師門重地，況林朋友近年來犯了殺孽，正受師門懲罰，再有事鬧上門去，太不像話，這事祇有到時再說了。」說完之後，對書房門外笑道：「是駱老朋友嗎？請進來一談如何？」

劉天武正想起身邀他進內，却傳來嬌滴滴女子口音道：「鄭前輩，適才駱老爹前來相告，說是見到前輩現身，故冒昧趕來竊聽，前輩所說，小輩業已聽到，感激不盡，半月之後，小輩與駱老爹同來，必面求這祁山二位仗義相助，想他們是正派門下，決不會因言語上稍有出入，定欲與姜、林二位前輩鬥氣，小輩身世，因不想為夫君所知，免他擔憂，還請各位前輩原諒，暫不到書房來當面稱謝，半月之後再叩見吧！」

接着聲息寂然，各人俱各歎息了一聲，劉天武為免三人奔波，特在堡中內園備好一間幽靜小室，為三人落足之處。「金面太歲」已置身事外，老賊爪牙也收拾掉，暫時無後顧之憂，待半個月之後的約期。

一連過了七八天，第九天黃昏，劉天武正和鄭必芮、姜陵平、林詩品在內園偏廳內小飲，突然一個堡中壯丁來報，說有二位客人要見堡中武師，自稱天水姓伍的，四人一聽，大感詫異，立即起身，向大廳趕去，到了外院，一眼望到了伍氏兄弟，各牽一匹駿馬，進了一道堡門，劉天武慌忙迎上去接待。命壯丁牽過馬匹，讓進大廳之內。

伍氏兄弟和鄭必芮、姜陵平、林詩品見面，尷尬地一笑，伍善說道：「三位在這裡最好不過，免得再請劉武師轉言了，咱們兄弟倆，那晚回去，中途問起『金面太歲』是受誰之所託？他據實相告，始知是接了荊山『雲夢七煞』的『七星令』，他也不知追索這姓駱的主僕二人，有甚麼怨仇，但愚兄弟心中已大為不快，深悔孟浪，事先沒有問明，堂堂祁山門下的弟子，却為這種黑道中老賊去跑腿。

「愚兄弟此去，乃是去陝邊巴山靈如前輩處，代師拜壽，在壽宴上，拜識一位外號『百勝金刀』賀勝前輩，因聽這位前輩居於鄂北桐柏山，乃向他老人家探問這事，這位老人家將方、駱二家之事一談，不禁聽得愚兄弟血脈賁張，始知三位都是仁義過人，恤孤扶弱的大俠，愚兄弟徒作了心腸狹偏的莽漢，深自慚愧。在壽宴過後，乃趕去南鄭縣，想邀一位好友，到時來鄭朋友所約之處，取消此約，順帶致歉，不想到了南鄭縣，誰知『金面太歲』也在這朋友處，一問，始知老賊方孝忠，已得知內中消息，親自趕來欲向鄭化問罪，說是他對『七星令』不敬，鄭化得訊，不等老賊到來，立即避

到這朋友處。

「老賊得知內情，聽說是『秦西三兇』中『黑妖狐』夏寧前去報告，一是爲了怕事後林朋友要找他晦氣，二是『沒心財』夏陽，已喪在林朋友手中之故，愚兄弟聽了這消息，立即趕到馬道驛，暗中一探聽，老賊果已趕到，只等第二批人馬一到，立即大舉來丘家堡搜索這主僕二人，愚兄弟自聽賀勝前輩所說，早已義憤塡胸，想替這主僕二人打一場不平，再則也敬三位爲人，故特快馬前來送訊，好讓三位作一準備，人手不夠，愚兄弟也願助一臂之力。」

鄭必芮一聽，一伸拇指起立道：「二位不愧爲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是非分明，名門正派門下，究竟與左道旁門不同，武林正邪之分，就在此一念之間，在下早看出二位，是不知內情而負氣的，到時在下也準備解說賠罪的，決不使事情僵化，若知原委，必能相諒，今日二位果不出在下所料。」

各人重新見禮，前嫌盡釋，鄭必芮對伍善一拱手道：「在下看出伍朋友機智絕倫，目前彼此各爲維持正義二字而打抱不平，如何應付這老賊？伍朋友能抒高見否？」

伍善尋思一陣，道：「若爲老賊等齊幫手，發動前來，則丘家堡不知要傷多少無辜，愚兄才來時，探得老賊只帶了六七個手下心腹，愚見與其等他前來，不如先尋上門去，乘老賊實力不足，這裡已有六人，必要時先到南鄭，找尋愚兄弟那位知交和『金面太歲』鄭化，加上二位，足可以收拾老賊和他手下，那位忠僕那晚已見過他的火候，那位孝女想來也不弱，就以他們二人，來對付老賊，報他們血仇，愚兄弟和各位，監視老賊手下，想是無問題的，各位以爲如何？」

「火判官」姜陵平一拍膝道：「這是反主爲客，再好不過，馬道驛離此不到四百里，若不去南鄭，立即動身，快馬急馳，在下領路，抄捷徑而去，不到四更，就可趕到，確可殺這個老賊一個措手不及。」衆人認爲如此乘機偷襲，確是上策。

劉天武立命人先備晚飯，再命人去挑選堡中八匹良駒，深恐伍氏兄弟之馬，奔馳了一天，休息不夠，不堪再行急馳，同時親去找那易名丘昇的忠僕駱奇，教他通知少夫人。

不到一炷香時光，一切俱備，匆匆吃了一點東西，少夫人駱金鳳和駱奇，早已穿着停當，都各一身黑色勁裝，駱金鳳更當面叩謝了各人相助之德，含淚上馬，八騎馬出丘家堡時，天還未黑。

三更甫過，已到了馬道驛，「金面太歲」所居的臥虎莊業已在望，立即棄了馬，任其在野地裡放韁，林詩品悄聲與「惡居士」鄭內芮一說，鄭內芮再和伍氏兄弟商量了一陣，伍氏兄弟點頭應允，各人便依計而行。

臥虎莊大廳前照壁上，突然立了二條人影，砰彭二響，二塊琉璃瓦在大廳前砸碎了，莊中守夜的，在角落中疾竄了出來，剛一竄出，照壁上那人喝道：「喂！朋友，荊山方會主可在莊中，相煩通報一聲，說是『天水雙傑』伍氏兄弟有事奉告。」

守夜莊丁一聽，忙道：「原來是二位伍大爺，請少待，小的與你通報！」說完，立即竄入邊廂狹弄中。

大廳週圍，聽到了響聲，都亮起燈來，過不一會，有六七人擁了一個五十左右老者走了出來，立在照壁上的伍善，對他沉聲問道：「尊駕可是『雲夢七煞』中方孝忠方會主？」

老者貌相威猛，身材瘦長，對伍氏兄弟打量了一眼，道：「不錯，老夫便是，二位有何事相告？」

伍善笑道：「聽說尊駕發下了『七星令』，追尋二個姓駱的，愚兄弟倒知他們的踪跡，尊駕可欲見見他們？」

老賊方孝忠道：「老夫正爲此事而來，如何不欲見？二位若能相告，老夫定必有報。」

伍善笑道：「君子有成人之美，愚兄弟不望酬報，也免得勞駕，已代爲叫了出來。」說到這裡，刷刷刷幾條人影都在兩廂屋簷下縱了出來，分立左右，正中二個，一老一少，都是右手拐，左手劍，老的短拐一指老賊道：「你找我主僕十五年了，今晚却自動送上門來，沒別的說，血債血償。」

老賊方孝忠身形微退一步，鼻中冷哼一聲，老賊身後六七人，都紛紛撤下兵刃，老賊環視了四週一眼，見到了「惡居士」鄭必芮，身形微微一震，鄭必芮走上一步，冷笑道：「駱、方二家血仇，當年我是親眼目睹，現在也想在場親眼見到如何償還？」說到這裡，他一瞪雙目，眼露神光，對老賊身邊幾個手下道：「在下懸空門『惡居士』鄭必芮，那邊三位是摩天嶺『火判官』姜陵平、川西落鳳坡『黑秀士』林詩品、『鐵掌』劉天武，立在照壁上的是『天水雙傑』、『神彈子』伍尙、『捕影手』伍善，今晚爲了維持正義，來看這兩家淸償血債，如有誰敢橫加插手，莫怪在下心狠手辣！」

老賊手下原來都是些趨炎附勢、老奸巨猾之徒，因此來搜索這主僕二人，並非來與强敵對陣，也另有高手隨後就來，故老賊所帶這幾個功力都不高的。聽了「惡居士」一說，都面面相覷，因這六人中，別的還在其次，「惡居士」和「火判官」的名頭都極響亮，是兩個難纏的人物，都有點忌憚，「惡居士」就在這一夥人心動之間，對駱奇一施眼色喝道：「還客氣作甚麼？」

駱金鳳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之下，一聽「惡居士」出口，早已拐劍齊施，直撲而上，駱奇也由旁夾攻，老賊自仗一手「琵琶掌」，從不佩帶兵刃，更沒想到有人敢向他偷襲，致大大失策，一對肉掌如何應付得了四件兵刃，何況爲了復仇，這主僕二人，在劍拐上都苦練了十多年，一上手便拚命猛攻狂打，不到十招，老賊早已手忙脚亂，若有兵刃在手，以老賊的功力不一定會輸在二人手裡，又苦苦支持了五六招，老賊身形一慢，早爲駱奇一拐掃在腿脛上，身形往前一衝，駱金鳳手起一劍，老賊用掌硬封，向劍身劈去，駱金鳳一橫劍鋒，老賊右手四指齊根削去，後心又吃駱奇一拐，身形一晃，駱金鳳右手短拐乘勢一招「迅雷轟頂」，祇聽得「波」的一聲，老賊天靈蓋已被砸碎了，腦漿四射。

老賊一衆手下都睜大了眼，眼看老賊授首，「惡居士」鄭必芮走了過來，在老賊腰上摘下了「七星令」，隨手捏碎，對老賊手下道：「『雲夢七煞』中如有人欲替老賊復仇，到摩天嶺來尋找『火判官』和在下便了，這是第一面『七星令』，『火判官』和在下還想捏碎這另外的六面。」說完，一揮手，迴護了駱金鳳和駱奇，縱上屋面而去。

到了莊外，駱金鳳、駱奇主僕倆重又跪拜各人相謝，助她報了父母血仇，更邀這六位仗義的豪俠，在丘家堡小住一個時期，及發現六煞沒有替老賊報仇的跡象，才各自分手上道。

（全文完）



俠義奇情故事／逍遙客・文
可　飛・圖

劍影俠風

冒犯山神被奪命　師弟奔喪揭謎團

祁峯正打點行裝，準備前往金陽，門外突然撞進一條大漢來。但見他滿頭大汗，遍體濕衣。一見祁峯便道：「這是祁三爺的貴府麼？」

祁峯愕然地道：「正是，不知閣下來意如何，有何貴幹？」

那大漢道：「在下乃石家奴才，有急事求見祁三爺。」

祁峯道：「我便是，有何急事儘管說吧。」

那大漢又急忙道：「三爺，石莊主遇害了！」

祁峯聞得報喪兇訊，猛地一驚，猶如晴天霹靂，也不多加盤問兇訊如何，便叫家人招待來人用膳，自己急忙披掛上馬，如箭離弦般地朝思林方向飛奔而去。

這田州與思林之間，一條丈餘寬的清道從山林間蜿蜒直下，一頭通向號稱小桂林的清新鎭，另一頭通往桂陽南巴城府。

祁峯飛馬來到一處山峯脚下。這一帶長有一片楓林，但見落紅滿徑，山川寂寥。轉入後山，路旁齊整地排開三間木屋，全是茅草蓋頂，外搭一個涼棚。檐角上用竹竿挑出一條牙邊布旗，紅底黑字，上書「楓林酒家」。肥頭大耳的店主靠在櫃台邊打盹。涼棚內，幾位商客正在飲茶納涼，忽聽得一陣得得的馬蹄聲清脆而急促地傳來。衆人展眼望去，遠遠地只見黃塵起處，一匹高大的白馬馱着一白衣人正從田州方向風馳電掣般而來，轉眼便來到眼前，猛然勒住馬繮，那馬前蹄揚起，一陣長嘶，鳴聲應谷。

好馬！衆人看時，只見此馬渾身雪白，跑得大汗淋漓，如同水洗。馬背上，輕飄飄地跳下一位漢子，大踏步地走進店來。此人年紀莫約二十七、八，中等身材，手提一青布包袱，背負寶劍。頭上纏着一條白布巾、白帶束腰，分明穿的是一身喪服。但看他長相俊美，神氣清爽，又不見多少愁容，反而雙目靈靈閃閃，英氣逼人。此人正是祁峯。

打盹的店主見來客包袱沉重，便來了精神，急忙迎上去道：「客官打那兒來，想歇脚住店還是來點酒肉？不過客官今晚也不必走了，這荒野村莊稀疏，想找個客店歇脚也眞不易，不如趁早定客房，不然天色一晚了就……」

祁峯雙眉一皺，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題道：「休得囉嗦，有好酒好肉儘管拿來，又少不了你的銀錢。」店主慌忙取出一罎酒，又端來一盤牛肉，幾樣小菜。祁峯腹中饑餓，只管挾菜飲酒，默默無言。

吃到酣處，忽聽得山道對面的楓林內，響起一陣鐵板敲打之聲，節奏分明。接着一人按着拍節，踏歌吟唱而來。祁峯心中一動，放下酒碗，側耳傾聽，只聽得那人唱道：

「賦性生來是野浪，手持竹杖浪九

州。飯籃向晚迎殘月，鐵板臨風唱晚秋。兩脚踏遍塵世路，一肩擔盡古今愁。」

唱得好！祁峯心中暗讚，衆客官不約而同地向楓林間望去。

隨着歌聲，楓林間閃現出一個高瘦老者，只見他頭髮如霜，胸前一綹銀鬚飄拂。左手執一副尺來長的鐵板，右手握着一根竹杖，穿一領寬袖長袍，布帶束腰。那長衫襤褸不堪，千補百綴，面上風塵僕僕，分明是一個沿街討乞的老乞丐。

那瘦骨嶙峋的老乞丐穿楓林，過山道，一路踏歌而來，瀟瀟洒洒，似有一種道骨仙風之態。

漸漸地來得近了。祁峯定睛望去，只見這老者面色如棗，額角高亮，兩眼深陷，雙目如電，兩邊太陽穴微微凸出。祁峯暗吃一驚，知道此人內功深厚，决非等閒之輩。

那乞丐來至酒家門前，站定了，望着門柱上一副對聯，朗聲唸道：「一醉千愁解，三懷萬事和，好，好酒家！」手一拍，哈哈大笑，聲若洪鐘。

老乞丐一直走入涼棚內，向幾位過路客商拱手施禮道：「恭喜發財，各位施主在上，不知那位肯施捨老夫一碗水酒？」那幾位商客甚感不樂，紛紛側過臉去。

其中一人指着那乞丐道：「你這老殘物好不識趣，分明看見我們都是喝茶的，那有多餘的錢來請你喝酒？去，去，去！」

那乞丐受到責備，也不計較，只是搖頭嘆氣。店內，祁峯叫道：「那位前輩，要喝酒請進裡面來。」

那乞丐聞聲，昂然而入，對祁峯施禮道：「官人吩咐，老朽從命了。」

祁峯趕忙起身，抱拳還禮：「前輩不必客氣，請就座。」

那乞丐往桌上掃了一眼，有點不悅道：「閣下殘羹剩菜也請人吃麼？」

衆客人見這乞丐不知好歹，紛紛議論笑駡：「眞是叫化的嫌米糙了！」

祁峯却寬然一笑，高聲叫道：「店家，添酒上菜來。」一面對那乞丐道：「前輩請這邊坐。」

老乞丐不由分說，欣然入座，也不稍作謙讓，自顧飲酒吃肉，連聲讚道：「好酒，好酒！快些給老夫多來幾杯。」那神態甚是傲慢，旁若無人。衆客官啞然失笑，祁峯也不介意，一面替他斟酒，笑臉相陪。

霎眼之間，桌上杯盤如風捲殘雲，一一皆空。那乞丐挽起袖子，將嘴一抹，對祁峯道：「托官人的福蔭，今日酒酣飯飽，卻不知是否還有銀兩相贈？」

衆客人見這乞丐說得有趣，都掩嘴而笑。

祁峯也覺得有些爲難，猶豫了片刻，苦笑一下，才解開包袱，掏出幾兩碎銀來，端在手上，恭敬地道：「區區之數，還望前輩笑納。」

十兩紋銀價不輕，衆客官看得眼都直了，一個個心熱眼紅，一時鴉雀無聲，都暗道那乞丐走了運，瞎貓碰了死老鼠。

不料那乞丐卻仰天大笑道：「也是個不乾脆的人，想這區區幾兩碎銀，老夫要來當得幾日花用？算了算了，既然酒好，店家又殷勤款待，我不如賞給酒家罷了。」說着，右手已運動那兩塊鐵板，當作筷子一般，往祁峯手中的銀子一挾。

祁峯心中很不受用，眉頭一皺，正想把銀子收回，那裡還來得及。只見那乞丐出手如電，早把他手中的銀兩挾走。然後，右腕輕抒，隨之輕輕一抖，那十兩銀子便一直往後飛去，「啪」的一聲，恰巧落在店家的櫃枱上。

那胖店主先是一楞，見白花花的十兩銀子，只管伸手接去。胖店主憑空得了十兩銀子，只喜得抓耳搓腮，連聲作揖道謝。那夥客商見店家得了好處，憤憤不平地道：「沒見過這種不要臉的東西，拿着別人的錢硬充好漢！」

祁峯心中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只覺得臉皮燙熱發燒，甚不好受，又乾脆從包袱裡取出一錠元寶，足有二十兩重，托在掌心，往楓木桌上。

祁峯便對乞丐冷笑道：「前輩既然嫌少，這裡還有一錠大的，請！」說着，運勁一拍，竟把那元寶平展展地打入桌內。衆人一見，大吃一驚，無不感到駭然。

卻見那乞丐稍一點頭，微微一笑道：「既然閣下有意相送，老夫就不客氣了。」說罷，左肘往桌面上一擱，寬闊的袖口像漏斗一樣張開，右手往桌下伸去，中指照着元寶陷進的方位輕輕一彈，只聽得「噗」的一聲，那元寶竟從桌木內彈跳起來，恰巧落入他左袖內。

這一彈一拍，衆客官再是外行，也看得出那乞丐是武林中的高手了。此刻，一個個都瞠目結舌，默然觀看，連大氣都不敢透一透。

祁峯連聲讚道：「前輩的功夫晚輩領教了，好內功，好內功！」

那乞丐似聽而不聞，卻道：「閣下帶劍而行，料必也是武林道上的朋友，但不知閣下高姓大名？」

祁峯欠身道：「有勞前輩動問，小可姓祁，單名一個峯字，人家謬稱『劍影俠風』。」

「噢，久仰，久仰！江湖上人稱『劍影俠風』武功高强，劍術絕世無雙，仗義疏財，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那乞丐抱拳施禮道。

祁峯也趕忙欠身回禮道：「前輩過獎了。」

那乞丐又接着道：「但不知閣下師門何處？」

「不敢隱瞞前輩，小可自幼習文好武，十年前曾與二位師兄到華峯嶺太

虛觀投師學藝，受業在紅塵道長門下。」

「啊，說來說去，原來是華山高徒，想必閣下就是廣西三虎中的一虎了。失敬，失敬。」

那乞丐頻頻發問，祁峯恭敬地回答。

原來，祁峯師兄弟三人，乃是威震廣西武壇的「廣西三虎」。大師兄姓林，名雪霜，鵝城鎮人，江湖上人稱「雪霜風鞭」；二師兄姓石，單名一個霖字，因他劍法絕倫超羣，江湖上的朋友往他臉上貼金，都喚他「飄飄白雪劍」石霖。

三兄弟下山多年，各奔前程，彼此間也不經常來往。祁峯正在奔赴玉林之際，不料二師兄石霖在八月中秋佳節之夜突遭橫禍。便急急地趕往思林鎮奔喪而來，大師兄路途稍遠，想來一時也未必趕到。祁峯把事情細細說來，不由得一聲長嘆。

那乞丐道：「思林鎮外，八月中秋，莫不是芙蓉莊兇案？」

祁峯悽然答道：「二師兄正是芙蓉莊主。」

那乞丐聽罷，不覺聳然動容道：「此事老朽也有所聞，那芙蓉莊主死得怪異，據說爲山鬼所害。據老夫愚見，人生在世，爲善爲惡，都有報應。非人力可以强求。令師兄既然氣數已盡，這奔喪之事，若依老朽愚見，不去也罷。」

祁峯冷笑道：「前輩此言謬矣！祁峯聞得師兄兇訊，擱了其他要事，千里奔喪而來，急如星火，只恨不能插翅飛往芙蓉莊，祭奠師兄在天之靈，把兇案查個水落石出。」

那乞丐搖頭嘆息不已，半晌才淡然道：「閣下應知武林中人，只可行俠仗義，不可倚勢欺人。你們門規中，不也有『多行善，少逞强，勿欺心』這一條麼？」

祁峯一聽，不覺心中一動，驚視着那乞丐。因爲這是師父所囑教規的第一條，一般外人是不知道的。看來眼前這位老者與師父非親即故，不然怎麼知道得這麼淸楚？便忙道：「老前輩在上，晚生多蒙指示。」說罷便一揖到地。

那乞丐一把扶住祁峯：「閣下請不必多禮，老夫見閣下仗義疏財，此行又挾情義懷仇疑而去，且聽老夫好意奉告一句；不該管的事切莫多管，盡了兄弟禮數便及早登程。此行兇險，愼之，愼之！」

祁峯聞言，心中一怔，感到疑惑不解。那乞丐說完便起身告辭：「閣下少憩，老夫尚有事先走一步，凡事以大局爲重，私情爲次。失陪了。」

祁峯也不挽留，把他送至店門前才問道：「不敢動問前輩尊姓大名，仙居何處？」

「老朽萍踪不定，山野之人，更不値得道姓留名。閣下請留步。」那老者說罷，又敲起鐵板，一拍一唱地飄然而去，人影漸漸消失在楓林道上。

祁峯茫然若失地望着那乞丐的背影，心道：「這老人功力深厚，行踪怪異，不知是何方怪客。」再仔細回味他那一番言語，雖出好意，但似有所知，又有所隱，究竟是何方怪客？存心何在？想我劍影俠風聰明一世，竟然問不出個來歷。心中不由得又悔又疑，便急忙轉入店門拿了包袱，出門而去。

* * *

思林鎮外有個芙蓉山莊。幾天前的確出了一樁怪事，鬧得全鎮滿城風雨，沸沸揚揚。

那天正是中秋佳節，又是芙蓉莊主石霖的新婚大喜之日。這飄飄白雪劍石霖娶了一個美女，是梅花村黃江老人的獨生女。此女生得風姿綽約，美艷絕倫。四方八鎮遠近聞名，人稱「梅凌霜」。

當晚，芙蓉山莊裡裡外外，燈火通明，賓客滿座，歡聲笑語不絕。大堂上，燃着一對三尺高的巨型彩繪花燭，中間貼着一個大紅雙「喜」字，兩旁更有一副紅底金字對聯，道是：「月朗星稀秋正半，珠聯璧合影成雙」。

正廳兩旁，擺開一長排宴席。錦袍肥臉的紳士、額角高亮的達官貴人、粉面花俏的小姐、珠光寶氣的太太團坐在宴席上。

飄飄白雪劍石霖年方三十，英姿颯爽、穿一領雪色珍珠衫，胸帶紅花一朵，滿面含春，在席間穿梭來往，向客人頻頻招手致意。有人鬧着要新娘子出來見客。石霖笑道：「諸位見笑了，新娘子生性靦覥，不肯出來會客，在下代領罷了。」說着一連仰脖喝幾杯，不覺面紅耳赤，步履飄浮，有了八成醉意。

此刻，夜已漸深，秋風陣起。門前院內，樹梢枝頭捧出一輪明月。一些有興趣的客人，離席來到後花園裡看花賞月。

老管家馬勝，年過花甲，是芙蓉莊的總管，對主人忠心耿耿，在莊內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管家人。此時，他卻坐在一處離宴席的僻靜角落裡默然無語，很少飲酒，似乎有着甚麼隱憂之事，悶悶不樂。

原來，今天早上，他曾背着莊主去做了一件隱秘之事。

這芙蓉莊附近有一座荒涼破敗的山神廟，鄉人稱之爲「三神祠」，祠中供有山魈、龜神、鶴怪三像。平日裡，很少有香火，幾乎是無人進香。

這新娘子梅凌霜，據說幼時曾患過一場大病，父母焦急之時，曾往三神祠許下一個大願，將此女許爲山神侍女，以保平安。說也奇怪，梅凌霜事後果然病癒。

自此，梅凌霜不忘祠怪恩典，每年過節都要往三神祠進香一次。馬勝聞知此事，又深知主人一向不信神鬼

，便於今早私下帶了幾個家丁，備了花燭香案，黑猪白羊，到三神祠去祭拜。

老人家本是一片忠心爲主，誰知却弄巧成拙。當時，馬勝跪在神像前低頭磕拜，心中默默祈念：「神靈在上，我家主人娶了山神侍女，今日特備三牲前來拜謝，請保佑新郎新娘平安，大吉大利……」

正祈禱間，突然一陣風起，不知何處撒來一把泥沙，瓦檐上也有碎石亂響。

馬勝急忙帶家丁外出觀看，卻不見有人影晃動。正滿腹狐疑地回到祠堂內，卻見煙霧繚繞之間，那山魈頭上，緩緩飄下一張白紙，上面現出一個「兇」字，神龕內，似有陰風吹拂，帷幔微微擺動。祠堂內，光綫暗淡，陰森可怖，那三神面目猙獰。馬勝與衆家丁大驚失色，各人均渾身戰抖，轉身抱頭而逃。

山神動怒，看來這樁婚事兇多吉少。老管家馬勝整天怔忡不安，但又不敢對主人言明，只得暗暗留神着意，小心提防。

後花園內，一輪明月漸漸高昇天際，銀輝如水，灑滿院落。衆賓客坐在花叢樹影之間，聊天談論，品茶賞月，十分愜意。

突然，檐上瓦響，一陣塵沙隨風而至，灑在衆人身上。賓客們紛紛肅立，擦抖衣衫，大爲掃興。這陣塵沙來得怪異，心細的人未免有些疑懼，悄悄議論。

馬勝見狀，遽然站起，臉色煞白，心中暗叫不好，那山神果然來了，他留心觀察片刻，却毫無動靜。

一會，卻聽見莊院門口隱隱地傳來一陣喧嘩，隨之又聽那莊主喊道：「陳師爺，何人在門前驚擾？」

又有一人應聲道：「稟告老爺，有一老乞丐在此胡賴！」隨聲，只見一條大漢穿過人羣；身穿對襟箭袖緊身衣，下穿黑色寬襠燈籠褲，束一條寬皮鐵環鎖甲，蹬一雙抓地虎快鞋，昂首挺胸，威風凜凜。此人正是護院武師陳鳳難，練就一身硬功，雙臂能碎石斷鐵，又兼他生得顴骨突出，低額闊嘴，江湖上人稱他爲「金鋼鐵臂」。

陳鳳難大踏步直奔莊門而去。老管家馬勝也隨後跟去。

莊院門前，一個手持竹杖的老乞丐直闖而入。衆莊丁攔他不住，那乞丐口中罵道：「好不懂事的東西！今日正逢佳節喜日，那有驅客的道理？好生招待我便罷，否則，老夫直入內廳找主人評理去。」

陳鳳難怒道：「何處賤物，敢來此鬧宴，給我滾出去！」

馬勝連忙勸道：「陳爺，今日是主人大吉大喜之日，不可滋事，以求吉利，反正有的是酒肉。」便叫家丁添酒上菜來，請那乞丐在一處僻靜的席間入座。

一家丁拿着一壺酒放到老乞丐跟前。那乞丐也不伸手去接，只是低頭一啜，分明嘴離開酒壺還有一尺來遠，竟能將酒吸入嘴中。衆人看得稀奇，一時圍攏過來觀看，議論紛紜。

那乞丐笑道：「多謝諸位款待，老夫別的沒有，且變個戲法給衆位爺們消遣一下。」說着把右手伸到桌下，輕輕敲彈，似有節奏。只見桌面上那些杯碟，竟顫悠悠地彈跳起來。衆客人看得驚呆，一個個瞠目結舌，有些離座位稍遠的都紛紛離座上前圍觀。

那乞丐戲法一停，衆人忙爭先恐後地敬酒敬菜，剛才那番冷落已煙消雲散了。

陳鳳難在衆人後背冷笑一聲道：「哼，瘋瘋癲癲的玩意也來騙飯吃，若依我的脾氣，就是餵狗，也不能便宜這老東西！」

那乞丐扯了一條雞腿，一聽此言便道：「那就讓它餵狗去罷！」說着把那雞腿往桌邊一扔，剛一落地，恰好有一頭黃狗在席間鑽來鑽去，尋些殘骨剩肉，這時便上前一咬。那乞丐用竹杖一撥，那頭狗一口咬了個空。

那乞丐手中竹杖何等靈活，左提右撥，只引得那頭黃狗東撲西跳，卻始終咬不着那雞腿。那乞丐口中卻連連叫道：「餵狗，餵狗！」

衆人見他玩得有趣，又是一陣哄笑。陳鳳難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正要張嘴大駡。恰巧那乞丐竹杖一撥，那隻雞腿直昇飛起，呼的一聲，不偏不斜，恰好射入陳鳳難的嘴裡。

那陳鳳難威風一世，何曾受過這般侮辱，心想：「這老東西不是在存心與我作對嗎？」當時一股怒氣從心底湧起，雙目圓睜，「呸」的一口吐出雞腿，撥開衆人，一個箭步搶上前來，「推山過海」右掌挾着一股勁風，「蓬」的一聲向那乞丐胸口膻中擊來。

那乞丐輕身一閃，「撥開烏雲」竹杖一撥，輕巧地避過險招。陳鳳難縮回右掌，左臂向前一掄。這一手「跨步劈打」來勢異常兇猛，足有千斤之力。若是尋常人經這麼一劈，不是骨碎也難免被打成重傷。

那乞丐識得這一招厲害，忙用竹杖反打過來，如斷頭蛇般貼住陳鳳難的手臂，然後縮回杖頭，再往前輕輕一送，陳鳳難一個踉蹌，胸口早被杖頭擊中。

陳鳳難一臂砍空，反被那乞丐擊中一杖，心下大怒，剛站穩馬步，又突然「呔」的一聲長嘯，如一隻受傷的猛虎，揮動雙臂，正欲向那乞丐劈空打去，即被馬勝一把拉住，厲聲喝道：「陳師爺，不得行兇打鬧！今天是甚麼日子？」

陳鳳難一楞，心中餘怒未消，馬勝牽着他的手道：「陳爺，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老管家强扯陳鳳難走入院內去了。

內廳裡，飄飄白雪劍石霖早已喝得醉意十足。此刻便起身抱拳對賓客施禮道：「諸位，少陪了！」便在兩個家丁扶持下，歪歪倒倒地歸回新房去了。」

那新房設在後花園水池邊的芙蓉閣上，四周風景如詩似畫，莊主平日裡也常在此間歇息。

這石霖浪跡江湖多年，比武，竟技壓羣雄，只恐惹人積怨，爲防備有仇家相害，這芙蓉閣上都是鋼窗鐵門，做工非常精細密實。此刻卻裝飾得花團錦簇，十分嬌巧。那陪伴新娘的幾個侍女，見主人到來，紛紛起身，關窗掩門而去。

馬勝拉着陳鳳難來到後院，見一些賓客還在此賞月，便尋個僻靜的地方坐下來道：「陳爺今晚我瞧着不大對勁，煩你多找幾位精壯家丁，少飲酒，多留神，小心提防，切莫惹事生非。不見剛才席間一陣風沙來得怪異，門前又有那乞丐闖堂鬧宴麼？今宵喜日，主人卻身穿白衣，不知主兇吉如何？」

陳鳳難哂笑道：「大總管未免太多疑了。」

馬勝猶豫片刻，才將早上私往三神祠祭奠和山神震怒之事道出。

陳鳳難大吃一驚道：「眞有這樣的怪事？」二人正談論間，天上一朵浮雲漸漸將明月遮掩，光綫立時暗淡下來。一陣清風起處，又撒來一陣塵沙。接着花園深處竟發出一聲凄厲的怪嘯，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衆賓客大驚失色，轉頭望去，只見花園深處一片幽暗，花木搖顫，假山怪石嶙峋。衆人膽寒心驚，紛紛起身告辭而去。一個盛宴，只留下幾個爛醉如泥的客人。

馬勝和陳鳳難心下駭然，忙叫來一幫家丁。這些家丁大多都是石霖的弟子，都頗具膽量。當下急忙拿上兵刃，打着燈籠，戰戰兢兢地往後花園搜索一番，那有甚麼踪影？

馬勝和陳鳳難面面相覷。馬勝悄聲道：「你我今晚不可睡覺，多派家人巡更守夜，四處多設松明火把，懸掛燈籠，小心提防。」

陳鳳難皺眉道：「若有刺客倒不必介意，憑我陳某一身武功，加上這衆多家丁，更兼有莊主武功高强，此事倒不足爲慮。但若是開罪了鬼神，就非凡人之力可解了，除非請道士和尚前來作法驅鬼。」

馬勝敲着腦門道：「這深更半夜，到那裡去請法師？哎，有了，不見剛才那乞丐身手怪異，又會變戲法麼？這必定是個奇人，何不請他來作法驅鬼，護院平安？」

陳鳳難聽罷，甚不樂意。馬勝看破他的心事，忙道：「陳爺，區區小事，何必計較。你我當爲主分憂，凡事盡力而爲吧！」說着扯了陳鳳難的衣袖，直奔至廳堂內。卻不見那乞丐，一問之下，家人說那乞丐已拿了一壺酒出門去了，暈暈陀陀的，可能去得不遠。馬勝忙命家人打着燈籠，與陳師爺一道出門追尋而去。

卻見那乞丐懷抱酒壺，醉倒牆根。馬勝連忙把他推醒，那乞丐睜開雙眼，見衆人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已知道他們的來意，便道：「事到如今，也不瞞衆位，本人自幼學得異術，驅得狐，捉得鬼，但卻趕不得神。」

馬勝丟個眼色給陳鳳難，要他陪禮謝罪；接着，自己又忙跪下磕頭。那乞丐趕忙翻身而起，一把扶住馬勝道：「難得老管家忠心爲主，我也就畫幾張驅鬼符，凡事盡力而爲吧！」

馬勝大喜，忙將那乞丐引入廳內。在青磚瓦地上，鋪開十來張黃紙。那乞丐口中唸唸有詞，用竹杖蘸着墨，歪歪斜斜地畫了十幾張符，交代衆人在新房四角及門前窗下燒化，便接了賞銀，飄然而去。

那符咒似眞有靈，整夜裡塵沙怪嘯並未再起。馬勝心內稍安，又命家丁巡更守夜，幸得一夜相安無事。

*　*　*

第二天，紅日已高昇天際，芙蓉樓閣像披着一層輕紗，更顯得玲瓏嬌麗。莊主石霖遲遲未起，衆家人笑議道：「眞是『春宵一刻値千金』，誰也不敢前往驚動。」

看看將近晌午，芙蓉閣上仍然窗門緊閉，不見主人的身影。衆人着急了，便去稟告總管馬勝。馬勝昨夜忠心爲主熬了一宿，已是精疲力竭，倦意逼到了眉梢，直到天亮時分才沉沉睡去。此時被衆人推醒，聽說主人到現在還未起身，也不由得又驚又疑，未及洗臉，就趕忙帶了衆家人及知會陳鳳難，急急奔新房而去。

馬勝來到芙蓉閣上，先看了新房門前，側耳傾聽，接着又輕敲重叩。房內却毫無動靜。衆家人又大喊大叫，也不見主人回答。馬勝心中疑懼，便命衆人一齊推門拍窗喊叫。芙蓉樓閣一時喊聲震天價響。衆人鬧了一會，也不曾把門推開，所有的窗門全都從裡面拴好，又是鋼筋鐵板，那裡推得動。

馬勝心中焦躁，拿出一把匕首，走到一扇門窗，把掛在窗上的窗簾割斷，低頭往裡一看，但聽他啊的一聲慘叫，往後便倒。

衆人都手忙脚亂，陳鳳難叫家人扶起馬勝，自己到窗前往裡窺視，只見新房內，有一人撒開雙腿，雙手攤開，頭髮散亂，七孔流血，口目俱張，那表情似笑非笑，樣子十分恐怖。那屍體分明是飄飄白雪劍石霖。

陳師爺驚呼道：「莊主遇害了，莊主遇害了！」

衆人一時驚恐萬狀，有精細家人高聲喊道：「這芙蓉閣全是鋼筋石塊建成，上無天窗，下無梯孔。門窗又是從裡面拴的，若有刺客，必然還在裡

面。」

說話間，早已有人飛快地取來兵器。那金鋼鐵臂陳鳳難走到門前，奮起神威，把渾身氣力運到臂上，右肘往那鐵門上猛地一磕，「噹郎」一聲巨響，竟將那鐵門撞開。衆人手執兵器，一聲吶喊，朝房內蜂湧而進。

屋裡靜悄悄的，除了主人的屍體，那有甚麼兇手在內，便連新娘子也不知到那兒去了。

細看芙蓉莊主，衣襟敞開，前胸青紫，頭髮披散，一條辮子已被利刀割斷，不知去向。嘴唇張開，裡面似塞有一物。有人小心掏來一看，原來是顆鋼珠。有人提起三神祠中那山魈的左手便是捏有這樣一顆鋼珠，人人聽得目瞪口呆，心中悚然。

這時，有個家丁偶然往床下一看，便大叫起來：「帳後有人！」

衆人一陣驚慌，手忙脚亂地提刀執劍，朝着那遠離門窗光綫暗淡的床後一湧而上。

驀地，衆人又楞住了，他們似乎看見了新娘子。

帳幔後的牆角裡，放着一張椅子，新娘梅凌霜正坐在椅中，身上和雙手被一道道繩索牢牢地綑綁在椅背上，口中塞有一條手絹，面色慘白，雙目緊閉。

衆人驚叫着老管家馬勝入內。聽聽新娘還有氣息，急忙鬆綁，先把莊主屍體用床單蒙上，又叫來使女抬出新娘，用薑湯搶救。

梅凌霜在昏迷中悠悠醒轉過來，馬勝隨即追問昨晚的情形。

梅凌霜道：「奴家半夜醒來，見室內花燭暗淡，燈苗搖曳，正驚疑間，忽見一個青面獠牙的鬼怪，手持鋼刀，隨着一陣風沙從門縫而入，奴家叫不出聲，昏迷過去，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馬勝聽罷，連連驚呼幾聲：「有鬼，有鬼！」便又昏迷過去。

陳師爺命衆家丁連忙把他扶起，抬入內廳搶救去了。

這樣一來，喜事突然變了喪事，何況又是鬼案，只鬧得整個芙蓉山莊人人膽顫心驚。扯下了大紅喜字、對聯，又急急掛上輓聯，又要買棺木收殮，準備靈堂，置辦白衣黑布，紙人紙馬紙錢，亂糟糟的一派喪氣。

消息傳得很快，先是附近大街小巷議論紛紛，接着不到一個下午，便轟動了整個思林鎮，一時衆說紛紜，鬧得滿城風雨。

到了晚間，怪事又起。那後花園更是飛沙走石，房瓦亂響，風嘯鬼嗥，家人誰也不敢往後園經過。

馬勝左思右想，頓然醒悟道：「看來此女是不祥之物，已爲鬼魅所汚，既然主人已死，留她何用？不如趕快連夜送她返回梅花莊，不然全莊何以安寧！」

馬勝主意既定，便吩咐幾個家丁和數名使女，抬出一乘轎子，將梅凌霜連夜送回娘家。果然，芙蓉山莊從此風平浪靜。

次日晚間，芙蓉山莊門外，掛出了兩盞巨大的白紙燈籠，上面寫着黑色的「喪」字。已告知各位親友，卻沒有幾個人前來吊喪。

一來昨夜鬼嘯塵揚，人人心裡還有餘悸；二來主人死得不祥，個個都怕沾上晦氣；三者人在情在，人死了，一切便告煙消雲散。故此，芙蓉山莊偌大一個喪事，竟然弄得冷冷清清，與昨日那門庭若市則有天壤之別。

馬勝見此情景，不覺淒然灑淚，也難得有他這樣一位忠心爲主的管家。他這時才猛然想起主人的兩個師兄弟，與他義重如山，便連夜派出兩乘輕騎，分別到田州、鵝城報喪去了。

過了三日，還不見有人前來奔喪。那秋日天氣尚熱，屍體漸漸發出臭氣。馬勝便命家人收屍入棺，準備用紅紙貼上封閉。忽聽得陣陣馬蹄聲急如星火，緊接着，見一匹白馬從莊院門前飛奔而來，踏進莊院，直至靈堂門前方才滚鞍下馬，逕直走入堂中。

*　*　*

祁峯擲鞭下馬，急步直闖進堂中，拜倒亡兄靈前，失聲痛哭，那情形甚是淒涼悲愴。過了片刻，才整衣而起，與馬勝等人見過，設座奉茶已畢，祁峯才問起兇案始末，馬勝便將新婚之夜，鬼嘯沙飛、第二日主人慘死之情況詳細向他講述一遍。

祁峯聽後默默無語，稍一轉念道：「勝翁，我今日千里奔喪而來，只求開棺見亡兄最後一面。」其實，他對鬼案之說，一直抱有懷疑態度，內心便有借題開棺察看之意。

管家馬勝不敢違拗，叫家人撬開棺蓋。祁峯走前細看，只見二師兄胸前青紫一塊，印着五個指印，這分明是被武林高手用鐵砂掌震毀內臟所致，可是兇手的鐵砂掌功夫也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連祁峯也感到駭然，不由得咬牙切齒，鼻孔裡一聲冷笑。他把馬勝拉過一旁，問道：「近來莊主是否結了甚麼仇家？」馬勝搖頭否認。祁峯又問：「這思林鎮近來可有甚麼武林高手經過？出現過甚麼異人異事？」

馬勝道：「這思林鎮地處交通要道，人來人往，其中武林中人想必不少。但石莊主武功高强，遠近聞名，八桂境內婦孺皆知，何人敢來尋釁鬧事行兇？」

祁峯冷笑道：「勝翁之言差矣，不見古人云『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之外有能人』麼？武林中的事情，誰也稱不得好漢。我二師兄生性好强，只恐惹人積怨，以致被仇人相害。」

馬勝連連搖手道：「古人之言雖有典訓，但像石莊主慘遭謀害，若說有仇家行刺，實在講不通。這芙蓉閣上都是鐵門鋼窗，做工精細，天衣無縫。刺客既不可能從外面撥開門窗而入，更不可能在殺人綁人後又從裡面拴上門窗而出。此事乃衆人到場所目睹，無可懷疑。」

馬勝停了片刻，思索道：「若說奇人奇事，倒有一樁。」便將新婚之夜乞丐闖堂鬧宴，戲弄武師，劃符驅鬼之事一一說了一遍。

二人正說話間，忽聞院牆外飄飄傳來鐵板踏歌之聲，接着，莊院門前一陣喧嘩。但聽得護院武師陳鳳難厲聲喝道：「老賤物！你還有臉前來吃喪素！前日婚宴，你裝瘋作傻哄騙酒食，今日喪事，還想來討便宜？」

衆人也紛紛罵道：「這老東西，劃符驅鬼，如今主人已死，還有臉來？」

來人接着朗聲笑道：「我說過，本人法力淺薄，只是盡力而爲。如今見你府上喪事冷清，特地前來吊喪，如何不許我來？你們忠心爲主之心何在？」

衆人被問得啞口無言，誰也不再出言相驅。

馬勝遠遠地指着那人道：「三爺，闖堂鬧宴、畫符驅鬼的正是此人。」

祁峯見是酒店相遇的乞丐，先是一怔，爾後又慌忙抱拳施禮。那乞丐卻把臉一橫，又對靈前施禮道：「飄飄白雪千古兮！」說畢向家人獻上一副白紙輓聯，而後轉身飄然而去。

衆人急忙將輓聯打開一看。上面寫下兩行黑字：色是禍害鋼刀，財是下山猛虎。

祁峯細思此聯，覺得不對勁，分明對死者有含沙射影之意，不覺心中一動，追問馬勝：「那新娘子現在何處？」

馬勝道：「那不祥之物已連夜送回娘家了，就在這附近的梅花村，離此地約有七、八里路。」

祁峯默然無語，皺眉沉思：「莫非那女子另有所好，與刺客裡應外合做下此案？」想想又不對勁，「那女子分明被綁在遠離窗門的牆角裡，又怎麼能夠送走刺客後拴門關窗？」

祁峯左思右想，覺得其中並無可疑，但那乞丐的輓聯何意？似乎二師兄也有不是之處。祁峯絞盡腦汁，也無法解開這個謎。卻見馬勝在一旁唉聲嘆氣，欲言又止。便問道：「勝翁有何難言之事麼？」

馬勝嘆道：「若說此案，本有根源。三爺與石莊主交情深厚，我也不隱瞞了。」便將那梅凌霜的身世來歷，新婚之日，自己如何背着主人前往三神祠祭拜和神靈動怒之事講了出來。

祁峯嘿嘿冷笑幾聲道：「原來如此，此事總算有處可查了。今日已晚，明晨一早，便煩勝翁帶路，我劍影俠風倒要看看是何方鬼怪。」

老管家聽說，嚇得面色發白，只怕遭殃，連忙勸道：「三爺，去不得，去不得！那山神動怒，決非人力可解。」

祁峯哪裡肯信，只是執意要去。馬勝卻自悔失言，暗暗責備自己不該多嘴。

*　*　*

次日清晨，祁峯和馬勝帶着幾個家丁，直奔三神祠而去。時天色尚未清明十分，莽莽林間，輕紗晨露，啼鳥聲聲。

這三神祠位於芙蓉山莊與梅花村之間。這一帶松林茂密，人跡稀少，顯得十分荒涼。

當下，一行人破霧穿林，來至梅花山前，極目遠眺，卻見山頂古樹參天，掩映着一座小廟。祁峯催馬近前一看，見神廟破敗頹喪，粉牆上斑駁剝離，分明是年久失修。

門首上，懸着一黑底金字匾額上書「三神祠」，祁峯跳下馬來，跨步入內。見祠中光綫暗淡，陰涼僻靜。神龕內蛛網飄拂，帷幔塗灰；紅木供桌上的香爐內，留下幾支殘剩香火。

三神身高過人，凜然而坐，都是彩塑全身，形容怪異醜陋。那龜神是龜身人頭，頸長額尖，面如老鴉皮色，手執鋼釬鐵錘，雙目圓睜，樣子端的可怕。那山魈卻是藍面白鬚，目如鋼鈴，口似血盆。臉上卻帶有一絲笑意，不見得有多少猙獰，只見右手握着一把鋼刀，左手……啊呀！不看猶可，一看，馬勝和衆家丁便是一陣驚叫，轉身紛紛跑出祠門。

原來，那山魈左手掌心上，本來捏着的是一個鋼球，現在卻是捏着一條辮子。

祁峯見狀一怔，那不分明是二師兄的辮子麼？睹物思人，心情頓時沉重起來，心頭猛地湧上一陣酸楚。想當年，兄弟情如手足，同奔華山學藝，壓邪扶正，劫富濟貧，深得民心，不想現今二師兄竟然被鬼怪作祟，喪身九泉，作了生死離別，不覺感到滄涼淒楚，潸然淚下。

祁峯擦了一把淚，抬頭望那三神時，頓時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

只見他咬牙切齒，怒目圓睜，瘋也似地爆發出一聲巨吼，隨之從一丈開外飛身一縱，越過供桌，落在神龕之上。右手扯過那條辮子，左手猛地往下一劈。「叭啦」一聲，便將那山魈左手打斷。

一落下地來，又指着那二怪罵道：「那裡來的甚麼『三怪』簡直是枉食人間香火；既不保邑佑民，反而弄鬼作怪，操刀殺人。我祁峯倒要看看你們這班鬼神到底是鋼頭鐵臂還是泥塑草胎。」

說罷，一躍而起，呼地向那山魈踢去，只聽得轟隆的一聲巨響，泥沙塵土飛揚。那神像頹然倒下，斷爲數節，果然是泥塑草胎。

祁峯又指二神罵道：「你兩個想也不是好東西！」說着，左右開弓，拳打脚踢，將那神像全部打得稀爛。祁峯

仍未洩憤，一脚將那供桌蹬翻，香爐倒塌。一時間，只聽得乒乒乓乓，塵煙四起，滿地盡是斷臂殘肢，十分狼狽。

馬勝與衆家丁遠遠地站在祠門之外，只聽得三神祠內翻天覆地，巨聲連連。如聽那神怪狂嘯怒吼一般，一個個都不由得心驚膽顫。片刻，又見祁峯怒氣冲冲，大踏步地走出廟來，似乎還有餘怒。回身一縱，「叭」的一掌，將檐下那「三神祠」匾額齊腰打斷，嘩啦一聲摔將下來，落得粉碎。

馬勝和衆家丁看得目瞪口呆，雙脚發軟，就像有鬼神拉住了脚一樣顫抖不定。心中不由得暗暗祈禱，罪過，罪過！

祁峯大鬧一場，那祠廟更顯得破敗頹殘。此刻，朝陽初露，陰森的祠廟周圍被一片金光映照得豁然開朗，驅走了那一層恐怖。

祁峯站在祠廟門前，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廟門大叫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今日特來爲師兄報仇，與旁人無關。這班山神鬼怪若眞有靈，今夜可到芙蓉山莊找我祁峯算賬！」

＊　＊　＊

祁峯怒打三神祠，此事轟動了大街小巷，一時風風揚揚，傳遍四鄉八里。

芙蓉山莊之內，更是人人膽顫，個個驚惶，似有大禍來臨之感。見了祁峯就盡量繞道而行，如同見了煞星。祁峯見莊上之人神色有異，心中有數，詐作不知。

到了晚間，祁峯穿上夜行衣衫，裝束十分輕靈，手執寶劍，大踏步走進靈堂，對值夜守靈的家人道：「你等連日辛苦，都回去歇息吧！」

衆人只盼着這一句話，一時點頭哈腰，紛紛退去，偌大一個廳堂頓時冷清下來，只剩下一副漆紅棺木，香燭紙幡與祁峯爲伴。

祁峯呆呆地看着那副棺木，不覺又觸景生情，往事如煙浮於腦際，結拜兄弟的那一幕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這樣一個鐵骨錚錚的男子，此刻也潸然淚下。

祁峯抹了一把淚，在靈前添一些香，將燈挑亮，再把兩側窗門關閉。大開廳門，在廳堂中央擺下一張椅子。只見他握着劍柄，將寶劍橫放在雙膝之上，面對廳門凜然而坐。

祁峯守靈，聚精會神，眼看四面，耳聽八方，心中不敢稍有鬆懈。看看兩個時辰過去，倦意漸漸襲上眉梢。他咬緊牙關，强行支撑，極力驅趕睡意。又從懷中掏出二師兄的髮辮來，仔細觀看，分明是利刃所斷，一時悲憤交集，咬牙切齒，精神突然奮發起來，恨不得立即與仇人交手，將他碎屍萬段。如此思前想後，枕戈達旦，居然一夜無事。

到了第二天晚上，秋風大作，蕭瑟聲聲，吹入靈堂，把燈燭火苗吹得搖來曳去。祁峯只得把靈堂大門掩閉，小心插好門閂，以防夜風吹滅燈火。

莫約到了三更時分，忽聽得室外走廊上有人走動，深夜裡聽來，那脚步聲緩慢而沉重。祁峯心中一動，拔劍出鞘，警視着門口。

脚步聲漸漸來得近了，直至廳門前。有人用脚輕輕推門，祁峯厲聲喝道：「是什麼人？」

「三爺，你老連日守夜辛苦，我給你送宵夜來了。」卻是管家馬勝的聲音。

祁峯這才放下心來，將劍插入鞘內，走上前去，將門栓拉開。一陣風聲起處，廳門吹開，門外果然站着馬勝，並無別人，那風卻呼地一陣捲入來，立刻把燈燭吹滅了幾盞，祁峯趕轉身護住燈燭，口中大叫道：「關門！關門！」

馬勝右手托着一盤菜餚，左手提着一壺酒，指縫間還夾着一雙筷，騰不出手來，只好背轉身，用左手後肘挽住左邊門扇，掩上了，用左脚跟抵住，右脚橫跨一步，也用右手後肘將右邊門掩上了，他將身子靠在門上，卻無法拴門。

祁峯見風聲小了便轉過身來，一看，馬勝正用膝蓋抵住門扉，緩緩彎下腰來，用下巴把門拴一點一點地推過去，推過去……

祁峯先是一楞，然後站定了，呆呆地看着馬勝這一幕巧妙的表演，忽然眼睛一亮，雙目如電地閃着寒光，各種各樣的聯想從腦海中一湧而上，飛快地旋轉……

漸漸地臉色徒變，似喜非喜，似怒非怒，只見他仰天哈哈地一陣狂笑，聲震屋宇，這笑聲，如痴如狂，滲雜着暴虐和譏諷，又似乎一下子從胸中傾吐出積壓了多時的疑慮和惱恨。

突然「彭！」的一聲巨響，祁峯一掌向那檀木八仙桌上打去，將桌面打得稀爛。

馬勝驚得「啪啦」的一聲，手中的托盤摔到地上，忙連聲道：「三爺！你……」

祁峯似乎聽而不聞，只見他神情激動，滿臉含譏，目光閃耀，端像個瘋子，半晌，才綏緩地揚手道：「沒事，沒事，勝翁請自便吧。」

馬勝餘悸未消，滿懷疑慮地盯着祁峯，只怕他是突然發了狂瘋症，祁峯此時卻心平氣靜，把手一揮，示意馬勝離去，弄得馬勝一籌莫展，只好轉身離去。

祁峯也不送行，拴上門閂又往回走，回到椅上坐好，細細想了一遍，內心暗道：「不錯，分明是裡應外合，開門接應，殺人行兇後假意被捆，待刺客掩門而去，便用頭部把門栓推上，再連着坐椅慢慢挪動，回到墻角裡去——因此門窗皆從裡面拴着，使人認爲是鬼怪作祟。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在一個院落中，獨目單腿老者，會見了當年的三位拜兄弟，肅穆譴責他們爲賣主求榮，犯下傷天害理不赦之罪，兄弟間唇槍舌戰，互相責難，老者却一言揭出當年所謂酒後亂性，乃安陸所爲，加罪熊霸身上，安陸一聽突起殺心，熊霸立斃在地，引起干戈，殺聲四起，鬥到人困馬乏各逃而去，這一切全被埋伏在墻頭的神捕鐵山等所見，鐵山得此啓發，翌晨即請得海捕分屍兇犯安陸令……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高　皐·文
可　飛·圖

羌笛怨

贓物在握　巡撫認罪

伍四海道：「哦，這話怎麼說？」

鐵山道：「老哥哥，天下的事沒有一件能瞞得過你，江寧的分屍案你自然也知道的了。」

伍四海道：「不錯，我知道，你是追踪緝捕分屍的兇手安陸來的？」

鐵山道：「是的，小弟是在緝捕安陸，可是老哥哥也知道分屍案的眞正兇手並非安陸。」

伍四海面色一變道：「鐵兄弟，這麼說你不是來探望老哥哥的了？」

鐵山道：「小弟既到濟南，自然要探望老哥哥，但不知道老哥哥會在這裡。」

伍四海道：「那就不必兜圈子了，有甚麼事你說吧。」

鐵山道：「有些話頗爲不便，小弟想見見此間主人。」

伍四海忽然哈哈一笑道：「你弄錯了，兄弟，這幢房子是我年初才買的，伍四海才是本宅的主人。」

鐵山雙拳一抱道：「這是小弟見事不明，先向老哥哥告一個罪。」

伍四海道：「咱們兄弟何須客套，有話你可以說了。」

鐵山道：「對不起，老哥哥，小弟是爲秋大俠來的，希望老哥哥請出秋大俠一見。」

伍四海面色一沉道：「兄弟，秋大俠犯了王法？如果秋大俠當眞犯了王法，還輪不到你江南神捕來管閑事。」

鐵山淡淡道：「老哥哥不要生氣，小弟此來是情非得已。」

伍四海道：「怎麼個情非得已？」

鐵山道：「小弟身在公門，一切不由自主，不情之處，請老哥哥多多鑒諒。」

伍四海哼了一聲道：「不錯，你吃了滿人的飯，自然要聽主子的使喚了，可是你別忘了你是炎黃子孫，難道你當眞要數典忘祖，做炎黃子孫的罪人？」

鐵山道：「老哥哥言重了，鐵山如是忘了自己，就不會千里迢迢來到濟南了。」

伍四海道：「你說，你找秋大俠到底有甚麼事？」

鐵山一嘆道：「老哥哥，難道小弟就不能見見秋大俠？」

伍四海略作沉吟道：「小串子，你去請大爺，就說江南神捕鐵山求見。」

小串子就是在一旁侍候的小斯，他剛剛應了一聲，廳後已經有人接上了嘴。

「不必請，大爺出來了。」

隨着話聲，一行人由廳後轉出，領頭的正是那位眇目獨臂的老者。

此人雖是身帶殘缺，仍有一股一代豪雄的氣慨，獨目顧盼之間，冷眸凌厲逼人。

鐵山向眇目老者雙拳一抱道：「在下鐵山，見過秋大俠。」

眇目老者冷冷道：「不敢，鐵大人要見老夫不知有甚麼指教？」

鐵山道：「不敢當指教二字，只是有幾句話想跟秋大俠談談。」

眇目老者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之間有甚麼好談的。」

鐵山道：「秋大俠身在秦庭，心存故國，鐵某着實心裏欽佩，只是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這一點不知道秋大俠想到了沒有？」

眇目老者道：「此話怎講？」

鐵山道：「俗語有一句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果逞一時之忿，將整個山林作孤注一擲，一旦失敗就永無翻身之日了，秋大俠認爲對麼？」

眇目老者獨目精光暴射，冷冷的注視着江南神捕鐵山，良久才哼了一聲道：「是跟你的主子作說客？」

鐵山淡淡道：「秋大俠錯了，難道鐵某不是炎黃子孫？」

眇目老者道：「如果你要說的就是這些，你可以走了。」

鐵湘菱忽然冷哼一聲道：「你太傲慢了，姓秋的，月前在江寧萬寶錢莊，當你們作鬩墻之鬥的時候，咱們正有十桿火槍對着你們，只要我爹一聲令下，你還能這樣神氣麼？」

鐵山叱喝道：「湘兒！對秋大俠不得無禮。」

鐵湘菱撇撇嘴道：「爹，你這是何意，咱們擔下如此重大的干係，別人却將咱們當做敵人，不要管他們了，咱們走吧。」

眇目老者面色數變，終於長長一吁道：「是我錯了，請鐵兄弟多多包涵。」

鐵山道：「不敢，只要秋大俠能夠聽在下說幾句話，在下就算不虛此行了。」

眇目老者道：「好，鐵兄弟請說。」

鐵山道：「自滿人竊據我神州以來，民間志士之反滿者屢起屢仆，喪失無數寶貴生命，仍無法達成還我河山的目的，推其原因，不外氣勢二字，滿人氣勢仍强，而我民間則普遍氣勢低落，苟且宴安，甚至披髮左衽，數典忘祖，不知自己是炎黃子孫了，在如此環境之下，秋大俠似應以培養民間氣勢爲首務，不必求功成在我，一旦民氣勃起，然後以氣導勢，因勢導利，光復神州自然易如反掌，秋大俠認爲對麼？」

眇目老者肅然起敬道：「這才是同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秋某受教了，但如果就此放過安岱，秋某實在心有不甘。」

鐵山道：「秋大俠所指的安岱，可是萬寶錢莊的東主安陸？」

眇目老者道：「不錯，秋某與張冷泉、熊霸、朱大奇、安岱，同屬主人的五大鐵衛，當主人歸天之後，曾遺下大批財寶，囑秋某等繼承主人遺志，爲驅逐韃虜而努力，唉，想不到他們竟利令智昏，對秋某暗下毒手，將那批復興民族的基金奪去，秋某如若不能收回基金，懲罰叛徒，有何面目見主人於地下？」

鐵山道：「那江寧分屍必然是朱大奇了？」

眇目老者道：「正是。」

鐵山道：「在下已將殺人的罪名套在安岱的頭上，並請得刑部緝令及海捕公文，這件事秋大俠就交給在下辦理如何？」

眇目老者道：「這個……」

鐵山道：「還有一件事秋大俠只怕沒有想到。」

眇目老者道：「甚麼事？」

鐵山道：「安岱前來濟南，他是有靠山的，山東巡撫溫大人是他妻子的妹夫。」

眇目老者道：「鐵兄弟，你認爲老朽會怕一個山東巡撫？」

鐵山道：「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秋大俠自然不在乎一個山東巡撫，但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因此而影响復與民族的百年大計，秋大俠就不得不考慮了。」

眇目老者道：「鐵兄弟，你該不會是危言聳聽吧？」

鐵山道：「在下怎敢，祇不過就事論事而已。」

眇目老者道：「好，請鐵兄弟說明白一點。」

鐵山道：「安岱是藉裙帶關係託庇於溫巡撫，如果他仍難免禍，而壓力又出於秋大俠，在狗急跳墻的心理之下，他可能將往事向溫巡撫全盤托出，果眞如此，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眇目老者面色一變，良久才長長一吁道：「好，鐵兄弟，這件就託付給你了，老夫即日南下，不再過問此事，祇不過起鳳侄兒要報殺父之仇，請恕老夫無力阻止。」

鐵山道：「請問秋大俠，熊少兄現在何處？」

眇目老者道：「他自安葬熊三弟之後就去了五龍世家，咱們約好在此地相會，大約日內就可到達。」

鐵山道：「在下現住小布政司街吉安客棧，熊少兄如果到達，請秋大俠派人知會在下一聲。」

眇目老者道：「老夫必須與起鳳會合之後才會南下，只要他到達濟南，我會叫他去拜晤老弟的。」

鐵山雙拳一抱道：「多謝秋大俠，告辭。」

他們父女回到客棧，店小二迎上前來道：「客官，有位客人在房裡等你。」

鐵山道：「哦，是甚麼人？」

店小二道：「是一位女客人。」

鐵山出門之時房間並未上鎖，此時仍是虛掩着，他推開房門一瞧，忍不住啊了一聲道：「是妳？姑娘有甚麼指教？」

來人一身黑衣，面上罩着一片輕紗，秀髮披散，鬢際插着一枝蓮花步

搖，這是包蓮兒的獨門標記，所以鐵山一眼就已瞧出。

包蓮兒淡淡一笑道：「蓮兒以禮拜訪，總算是鐵兄的客人，至少鐵兄應該讓我坐下來吧，對麼？」

鐵山微微一笑道：「這是鐵某的失禮，姑娘請坐，湘兒，快給包女俠斟茶。」

鐵湘菱送上一盅香茗，包蓮兒說了一聲謝謝，然後目光一轉，瞧着鐵山道：「鐵兄見過秋馭龍了？這老兒可是固執得很，不過看情形鐵兄是說動他了，小不忍則亂大謀，我想他應該聽從鐵兄的勸解才對。」

鐵山暗忖：「好厲害的女人，我的行動她竟然如同目覩。」

他雖是內心駭異，表面上仍不動聲色，只是冷冷道：「包姑娘該不是調查鐵某的行爲來的吧？」

包蓮兒道：「鐵兄言重了，蓮兒沒有這個膽子，也沒有這種權力。」

鐵山道：「姑娘究竟有甚麼事來找鐵某，何不直接了當的說個明白？」

包蓮兒道：「鐵兄果然是快人快語，好，咱們就打開窗戶說亮話，小妹是來跟鐵兄談一筆交易的。」

鐵山笑笑道：「鐵某不會做生意，姑娘只怕找錯了對象。」

包蓮兒道：「不要把話說得太絕，鐵兄不妨先聽聽小妹的。」

鐵山道：「好，姑娘請說。」

包蓮兒道：「鐵兄能夠使秋馭龍放棄向安岱索仇，這一招的確高明，但以刑部一紙公文，只怕很難使姓安的入罪，鐵兄久在公門，應該知道巡撫等於封疆大吏，姓安的有此等人物撑腰，鐵兄要動他只怕十分不易。」

鐵山道：「姑娘必然有甚麼萬全之策了，請教……」

包蓮兒道：「小妹的確有一個萬全之策，咱們不僅能使溫巡撫不再包庇姓安的，還可以責成他將姓安的擒來交給咱們，抵不過閻王不差餓鬼，小妹總得有點好處。」

鐵山道：「哦，姑娘要些甚麼好處？」

包蓮兒道：「安夫人秦窈娘收藏有一片七葉靈芝，除了這個小妹別無所求。」

鐵山微微一笑道：「這就是姑娘作安家護院的目的？」

包蓮兒道：「不錯，如非那秦窈娘像狐狸一般的狡詐，小妹就不必與鐵兄談這筆交易了。」

鐵山道：「好，我答允妳。」

包蓮兒道：「多謝，鐵兄可還記得三年前宮廷之中一夜失去兩項重寶之事？」

鐵山道：「姑娘說的可是九級玲瓏塔，及火龍珠？」

包蓮兒道：「不錯，憑這兩件人間異寶足可讓姓安的滿門抄斬，溫巡撫他要聽憑咱們的擺佈了。」

鐵山愕然道：「莫非這兩件寶物是姓安的收藏着？」

包蓮兒道：「是的，現正存放在溫夫人的內寢，分別用兩隻木箱盛着，其中自然還有別的寶物。」

鐵山道：「姑娘，這可是一件大事，如若消息不確，咱們就得賠上自己的生命。」

包蓮兒道：「放心吧，鐵兄，蓮兒還沒有活夠，決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的。」

鐵山略作沉吟道：「好吧，鐵某就去求見溫巡撫，還要麻煩姑娘做一個告密之人。」

包蓮兒道：「不，我不要做告密人。」

鐵山一怔道：「爲甚麼？姑娘。」

包蓮兒道：「江南神捕名噪天下，如果還要告密人，豈不弱了你的名頭？」

鐵山道：「如此說來姑娘是要置身事外了？」

包蓮兒伸出纖纖玉手，摘下她的蒙面紗巾，一張完美的粉頰立即現了出來。

她沒有傾國之貌，落雁之容，但却雍容華貴，風姿絕俗，是一個令人一見動心，而又不敢褻瀆的女人。

她平實而誠懇的一笑道：「小妹不想置身事外，只是也不想做告密人罷了。」

鐵湘菱忽然心頭一動道：「爹，女兒有一個辦法。」

鐵山道：「哦，妳說說看。」

鐵湘菱道：「娘過世五年多了，這些年來爹形單影隻，連一個照顧的人也沒有，如果包阿姨做女兒的娘，豈不是公私兩便？」

鐵山一呆道：「別胡說，包阿姨會生氣的。」

包蓮兒幽幽道：「鐵兄，如果……我不生氣呢？」

鐵湘菱歡呼一聲，一把抓着包蓮兒的雙手道：「娘！妳答允了？」

包蓮兒面帶嬌羞，却神色莊嚴的道：「湘菱，別這麼早叫我娘，妳爹他……」

鐵湘菱再拉着鐵山的手道：「爹，你快說嘛，妳知道女兒要一個娘，如果你不點頭，女兒可不依。」

鐵山尷尬的一笑道：「蓮……姑娘，如果……妳不嫌棄……」

包蓮兒把頭一垂道：「你別這麼說，咱們都是江湖人嘛。」

鐵山精神一振，然後哈哈一笑道：「好，蓮兒，咱們去找溫巡撫，儘快辦完了公事，該回去辦咱們的私事了。」

他語音甫落，一陣扣門之聲忽然傳了進來，鐵湘菱道：「誰？」

門外人道：「老夫姓秋，特來拜候鐵大人的。」

鐵山啊了一聲道：「是秋大俠，湘兒，快開門。」

鐵湘菱打開房門，進來的除了眇

目獨腿的秋駁龍，還有五湖鏢局的少總鏢頭熊起鳳。

秋駁龍雙拳一抱道：「這麼晚來打擾鐵兄弟，請多原諒。」

他雖是在與鐵山打招呼，但獨目精光閃爍，卻緊緊盯住包蓮兒，熊起鳳也顯出滿臉的敵意。

鐵山神色自若的微微一笑道：「秋大俠與熊少兄俠駕光臨，是兄弟的榮幸，兩位請坐，湘兒，快奉茶。」

秋駁龍沒有坐，只是冷冷一哼道：「原來鐵大人與包姑娘是素識，這是老夫看走了眼了。起鳳，咱們走。」

他們身形一轉，就待離開，鐵山道：「秋大俠不要誤會，包蓮兒是自己人。」

秋駁龍沒有轉過身來，只是冷冷道：「怎麼樣的自己人？」

鐵湘菱撇撇嘴道：「咱們的私事也要告訴你麼？不相信儘可請便。」

秋駁龍被鐵湘菱這麼一頂，可就有些進退不得了，不錯，包蓮兒與鐵家怎樣，的確是別人家的私事，他姓秋的實在無權過問，不過這位包姑娘曾經是安家的護院，而且跟他們動過手，這又該如何解釋？

鐵山咳了一聲道：「包蓮兒在安家是咱們安放的一顆棋子，而且頗有斬獲，兩位請坐，有話咱們慢慢的聊。」

經鐵山這一解說，秋、熊二人的不快才算釋然，秋駁龍哈哈一笑道：「這是老哥哥太多心了，鐵兄弟包姑娘請勿見怪。」

鐵湘菱在他們入座之後，立即奉上兩杯香茗，秋駁龍喝了一口茶道：「鐵兄弟，請恕老哥哥冒昧，我能不能知道鐵兄弟與包姑娘的關係？」

鐵湘菱道：「包蓮兒是湘菱的繼母，秋大俠還有甚麼要查的？」

秋駁龍面色一整道：「因爲事關重大，老朽不得不多說幾句廢話，希望賢侄女不要介意。」

鐵山道：「小女無知，老哥哥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秋駁龍道：「這怎麼會呢，哦，鐵兄弟準備何時去見溫巡撫？聽說此人飛揚跋扈，在京師還有後台，鐵兄弟要他交出安岱，只怕十分不易。」

鐵山道：「是的，一個小小的捕頭，要一個官方大員合作，確屬不易，不過要是扯上抄家滅門之罪，就另當別論了。」

秋駁龍道：「就因爲他窩藏安岱？」

鐵山道：「不，老哥哥可曾聽說年前皇宮大內失竊了兩件重寶？」

秋駁龍道：「莫非九級玲瓏塔及火龍珠，是溫巡撫所盜？」

鐵山道：「不，他還沒有這種能耐，盜寶的是安岱。」

秋駁龍一呆道：「鐵兄弟，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捉姦捉雙，捉賊拿贓，如是他不承認……」

鐵山道：「是的，他可以不承認，甚至他還可以暗中放安岱逃走，但是，只要咱們能夠証明安岱到過巡撫官舍，他就無法洗脫干係。」

熊起鳳道：「鐵大人能夠証明？」

鐵山微微一笑道：「這就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了。」

秋駁龍道：「江南神捕，名滿江湖，老哥哥信得過你，只不過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因爲咱們面對的是一位封疆重臣。」

他語音甫落，門外已傳來諸萬麟的聲音道：「師父在麼？弟子回來了。」

鐵湘菱立即拉開門閂道：「師兄辛苦了。」

諸葛麟道：「這算不了甚麼，」他先跟秋、熊二人打過招呼，然後掏出一疊紙交給鐵山道：「師父，全都辦好了，尤以金總捕頭非常仰慕師父，所以十分合作。」

鐵山道：「金總捕頭有沒有說巡撫官舍近日的動靜？」

諸葛麟道：「他說過，只是一些無關緊要之事。」

鐵山哼了一聲道：「你怎麼知道無關緊要？快把金總捕頭的話重複一遍。」

諸葛麟道：「他說溫巡撫家常有賓客，從那些下人的行動就可以瞧得出來，這幾天溫府下人個個面帶喜色，可能是賓客臨行時，給了他們不少賞賜。」

鐵山面色一肅道：「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諸葛麟道：「三天以前。」

鐵山道：「安岱離開濟南了。」接着向秋、熊二人雙掌一抱道：「咱們來晚了一步，又讓這隻狡詐的狐狸溜了，對不起，兩位，兄弟要立刻去見溫巡撫，失陪。」

秋駁龍道：「慢點，鐵兄弟，你能斷定由溫府下人神色的喜悅，確定安岱業已離開？」

鐵山道：「一般官場宴客，客人是很少給下人賞金的，除了像安岱那樣，在溫府居住，臨行之時，自然要給侍候過他的下人一些賞賜了。」

熊起鳳道：「那就糟了，天地如此遼闊，他這一走，咱們到那兒去找他？」

鐵山道：「所以我要去見溫巡撫，也許可以問出一點蛛絲馬跡。」

熊起鳳道：「總捕頭準備何時前去？」

鐵山道：「現在時間過晚，要去也要等到明天，不過我想今晚去溫府作一次暗探。」

熊起鳳道：「我跟總捕頭去。」

鐵山道：「暗探不必人多，我想跟寒荊二人就夠了，老哥哥與熊少兄不妨在本店租房歇息，等咱們回來再作計議。」

秋、熊二人雙拳一抱道：「既然如此，咱們告退。」

*　*　*

此時初更剛過，兩條人影像輕烟一般的快捷，一閃之間，便已由溫巡撫住宅的後院越墻而入。

巡撫大人的官舍自然有不少巡邏之人，但對輕功超卓的高手，他們就連人影也無法瞧到了。

這兩名入侵者，自然是鐵山及包蓮兒了，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直達溫府的心臟地帶，經過一番巡查，最後在一間銀燭高燒，笑聲盈耳的窗前停了下來。

包蓮兒悄悄點破窗紙，運目往裡面一瞧，這位年近三旬，還小姑獨處的姑娘，像是如觸蛇蠍，身形暴退兩尺，滿面嬌羞，連耳根都紅了。

鐵山愕然，以傳音詢問道：「怎麼啦？蓮兒，有甚麼不對？」

包蓮兒道：「你瞧嘛。」

鐵山湊近洞孔一瞧，原來房裡正上演妖精打架的秘戲，男的腦滿腸肥，軀體略現臃腫，女的身材飽滿，玉腿修長，論姿色應屬中上之選。

包蓮兒見鐵山瞧得津津有味，不禁大爲氣惱，她一把拉開鐵山，哼了一聲道：「好看嗎？大色狠。」

鐵山微微一笑道：「妳們女人就喜歡吃乾醋，妳只看到床上，就沒有看到別的？」

包蓮兒噘着嘴道：「瞧到那些已經羞死人了，誰還敢去看別的。」

鐵山道：「如果妳看到別的，妳就不會罵我是大色狠了。」

包蓮兒道：「你究竟看到了甚麼？」

鐵山道：「九級玲瓏塔，稀世奇珍，果非凡物，實在令我大開眼界。」

包蓮兒忍不住「啊」了一聲。

他們原是以傳音交談的，但包蓮兒在驚喜之際，竟然發出聲來，房內的一雙男女怎能不立時警覺？

「誰？」

「江寧府總捕頭鐵山求見大人。」

「大膽，有事明天撫衙聽傳，你竟敢夤夜私闖官舍？」

「大人責備的是，但此事關重大，請大人原諒。」

鐵山與包蓮兒均有一身超人的武功，如果他們要走，沒有人能夠攔阻他們，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

所謂捉賊拿賍，他既已發現大內失竊的九級玲瓏塔，豈肯就此放過，因而他在答話之時，已暗示包蓮兒監視房中二人的動靜，面對權傾一時方面大員，他毫無半點怯意。

此時溫巡撫威嚴的聲音又由房中傳出，道：「總捕頭，嘿嘿，滚，叫你們的知府來見本大人。」

鐵山冷冷道：「大人請息怒，如果叫咱們的知府親來奉請，只怕大人就要不太好過了。」

溫巡撫道：「你在威脅本大人？」

鐵山道：「小人不敢，只求大人賜見，凡事都有個商量。」

這就應了「爲人不作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這兩句話了，這位當朝重臣，竟對一個小小的總捕頭低了頭，雖然不是開門迎客，卻任由鐵、包二人進入他私人的臥房之中。

鐵山並未按官場禮節，只是雙拳一抱道：「鐵山夫婦參見大人。」

溫巡撫哼了一聲道：「有甚麼重要的事？你說。」

鐵山道：「年前大內失竊兩件重寶，大人必然有過耳聞？」

鐵山在進房之前，曾經瞧了包蓮兒一眼，她點了一下頭，表示沒有問題，進房之後鐵山也曾向梳妝台投下一瞥，原本擺設在那兒的九級玲瓏塔不見了，卻坐着一位滿身華麗的高貴婦人。

這一切瞞不過鐵山的法眼，所以他才提及大內重寶失竊之事。

溫巡撫果然面色一變，道：「大內重寶失竊與本撫何干？你一個小小的捕頭，竟敢擅闖本撫的內寢，並在此胡言亂語，難道你就不怕滅門之罪？」

鐵山淡淡一笑道：「串通欽犯，盜取皇宮的寶物，犯下滅門抄家之罪的是大人，莫非要咱們找出賍物，大人才肯承認？」

他語音甫落，忽然寒光一閃，四柄薄如柳葉的淬毒飛刀，以風馳電掣之勢，分襲鐵山及包蓮兒。

噹噹兩聲脆响，兩柄飛刀被包蓮兒以鐵蓮花擊落，另兩柄經鐵山袖風一捲，奪奪兩聲已插入梳妝台上，同時吐指如風，點上那位貴婦人的穴道。

適才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使得立在一旁的溫巡撫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鐵山冷哼一聲道：「想不到溫夫人還具有一身不凡的武功，這盜寶之事，溫夫人必然也有一份了，蓮兒，把九級玲瓏塔搜出來，咱們也好同溫大人及早上京。」

九級玲瓏塔是藏在梳妝台的一個暗格之內，包蓮兒親眼瞧到溫夫人所藏，自然手到拿來。

此時溫巡撫手足無措，面如死灰，吶吶半晌，才雙拳一拱道：「本撫不敢自認清廉，但數十年宦海浮沉，自信無愧職守，想不到一時糊塗，竟爲安岱所害，鐵總捕名滿江湖，俠骨仁心，如能替本官開脫，本官當有一報。」

包蓮兒道：「大哥，咱們不能聽他的，官場之中，翻雲覆雨，咱們如是放了他，今後只怕會死無葬身之地了。」

溫巡撫道：「鐵夫人請放心，本官願意立下親筆字據，自書罪狀，交賢夫婦收執，並派三百鐵騎，立刻護送九級玲瓏塔上京，奏明聖上是賢夫婦的功績，特保鐵兄爲御前三品帶刀侍衛，以鐵兄超人的才幹，也不能明珠藏櫝，始終埋沒。」

鐵山淡淡道：「安良除暴，是鐵某的素志，如若日伴君主，行動失去自由，實非鐵某所願，大人的栽培，鐵某心領了。」

溫巡撫道：「鐵兄所見太小了，除暴安良，不一定限於捕頭，你可以不當御前侍衛，當一個總鎮一樣可以保境安民。」

包蓮兒道：「大哥，撫台既有這番好意，咱們豈可辜負，再說你管的地方大一點，不是更可以舒展你的抱負。」

鐵山略作沉吟，終於點頭答允，溫巡撫果然立下親筆字據，並繕就一道奏章，遞給鐵山瞧過之後，道：「本官有兩點要求，希望鐵兄能夠答允。」

鐵山道：「不敢當，大人請吩咐。」

溫巡撫道：「內子適才無狀，請鐵兄高抬貴手……」

包蓮兒道：「可以，但有一件事咱們必須弄個明白，尊夫人能於一瞬之間連發四把飛刀，準頭與勁道都十分高明，而且刀淬劇毒，傷人必死，一身功力必然不凡，大人身居要津，爲朝廷方面大員，夫人却是一個居心狠毒的江湖人物，一旦傳了出去，對大人的前程可能大爲不利，所以咱們對尊夫人的出身，必須有所瞭解。」

溫巡撫被包蓮兒這一追問，臉色變得難看至極，他沉默半晌，才長長一嘆道：「人有失算，馬有失蹄，下官自問平生並無大過，賢夫婦何必迫人過甚。」

鐵山道：「咱們知道尊夫人與安岱之妻秦氏是同胞姐妹，秦氏的手中還有大內重寶火龍珠，咱們必須緝捕安岱夫婦歸案，紙是包不住火的，大人能夠保証不受牽連？愚夫婦追問詳情，只不過想如何爲大人開脫而已。」

一直沒有吭聲的溫夫人，此時忽然哼了一聲道：「別把你看得太高，姓鐵的，就算你武功再高，官職再大，想緝獲我家妹子，只是痴人說夢罷了。」

包蓮兒面色一寒道：「很好，那咱們只好走着瞧了，大哥，咱們走吧。」

溫巡撫道：「內子無知，請鐵夫人多加原諒，賢夫婦想知道甚麼，下官當知無不言。」

包蓮兒道：「咱們只想知道尊夫人的出身來歷，以及安岱夫婦逃往何處？」

溫夫人道：「老爺，你怎麼啦？難道咱們會怕了這一對江湖宵小？」

的確，他這幢巡撫官邸，少說一點也有近百名鐵甲兵勇，他們每人都有一桿火槍，不管鐵包二人功力多高，也難當百槍齊發。

可是溫巡撫不是這般想法，官邸戒備森嚴，人家夫婦却如入無人之境，而且賍物已入人手，夫人襲擊無功反爲所制，自己迫於無奈，又寫了親筆字據，一旦翻臉而又被他們走脫，那麼抄家滅門之罪，將不旋踵立至，在權衡輕重之下，他這位方面大員不得不向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小捕頭低聲下氣，委屈求全了。

因此他咳了一聲道：「內子是蒙古酋長別哲古台的女兒，飛刀及武技是她家傳，她並不是江湖中人。」

鐵山道：「原來如此，那安岱夫婦是投奔蒙古去了？」

溫巡撫道：「是的，別哲部驍勇善鬥，戰士如雲，賢夫婦武功雖高，要在大漠捕人，只怕很難如願，而且一個弄得不好，還可能激起邊患，姑不論朝廷是否同意鐵兄的作法，那時民生塗炭，赤地千里，只怕也不是賢夫婦所願見到的。」

鐵山道：「多謝大人的忠告，鐵某夫婦會愼重處理的，請問別哲部落位於蒙古何處？」

溫巡撫道：「下官適才已分析利害，鐵兄最好能夠三思。」

鐵山道：「大人說的是，鐵某要知道別哲部落所在的位置，只是想長點見聞而已。」

溫巡撫道：「鐵兄一定要知道，我只好告訴你了，在蒙古的西邊，科布多一帶，全是別哲古台的勢力範圍，只要到達蒙古，一問便知。」

鐵山道了一聲多謝，然後向包蓮兒使了一下眼色道：「妳去替溫夫人解開穴道，可不要誤傷了夫人的身體。」

包蓮兒應了一聲，她走向溫夫人，先拍出一掌，再點出兩指，然後退回鐵山的身邊。

溫夫人的穴道是解了，但她却面色大變，嬌叱一聲道：「妳爲甚麼廢掉我的武功？」

鐵山道：「這是爲夫人好，如若妳會武功，有人說妳是盜寶的同謀，你就百口莫辯了。」

語音一頓，接着面色一整道：「溫大人，鐵山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大人不要見怪。」

溫巡撫道：「不要緊，你說吧。」

鐵山道：「姑不論鐵某夫婦去不去科布多，希望沒有人與別哲部落暗通消息，否則後果如何，溫大人必定十分明白。」

溫巡撫道：「鐵兄儘管放心，下官一錯不能再錯，絕對不會與別哲部落暗通消息。」

一頓接道：「這件朝廷重寶，下官想派三百鐵騎給鐵兄，由你護送上京，不知鐵兄意下如何？」

鐵山道：「鐵某另有要事待辦，一時抽身不開，只得辜負大人的美意了。」

他將九級玲瓏塔及奏章放置桌上，只將溫巡撫所書的親筆字據放入懷中，然後雙拳一抱，與包蓮兒退出臥室，雙雙騰身而起，以快如飄風的速度，離開了巡撫的官邸。

在返回客棧的途中，包蓮兒道：「大哥，對秋大俠他們，有些話可以說

，有些話是不便說的。」

鐵山微微一笑道：「放心吧，蓮兒，妳以爲我這個江南神捕的字號是撿來的？」

他們談笑之間，迎面忽然奔來三人，定眼一瞧，原來是鐵湘菱、諸葛麟，及熊起鳳等三人。

鐵湘菱第一個奔過來道：「爹，怎麼樣了？」

鐵山道：「有點收穫，咱們回店再說。」

回到客棧，秋駁龍迎着道：「辛苦了，兩位，有收穫麼？」

鐵山道：「有，但咱們必須立刻換一個地方，再慢慢的商談。」

秋駁龍道：「鐵兄弟夜探巡撫府，是不是顯露了行跡？」

鐵山道：「我不敢說有沒有，但防人之心不可無，麟兒，去跟店家結賬，咱們立刻離開。」

諸葛麟應聲奔出之後，鐵湘菱噘着嘴道：「爹眞是江湖越老，膽子越小，憑咱們幾個，不要說一個小小的濟南府，就是走遍天下，也沒有人能將咱們怎樣。」

鐵山哼了一聲道：「濟南是軍事重鎮，城內的兵勇怕不近萬，只要有兩三百桿火槍圍着這兒，妳能出得了這家客棧？」

他們說話之間，諸葛麟已經與店家結完了賬，於是他們離開了客棧，以隱蔽的行動，分批來到禿龍伍四海的家中。

「大爺，出了事？」

此時已逾三更，除了巡更守夜的，整個濟南城顯得一片沉寂，鐵山等於這般時辰來此相投，勿怪伍四海以爲出了事了。

秋駁龍道：「這個……」

伍四海咳了一聲道：「大爺，請到書房坐坐。」

伍四海在濟南是一個正當的商人，但也是一個江湖中人，只不過知道他身負不凡武功的人不多，只有幾位知交故友而已。

他的書房另有玄機，按下機關便現出一扇接通秘室的暗門。

秘室中甚麼都有，還有一條通出城外的秘道，此處安全得很，不必再有甚麼顧慮。

秋駁龍道：「說吧，鐵兄弟，你們探得了甚麼重要的消息？」

鐵山道：「只有兩點，一是安岱的妻子與巡撫夫人是同胞姐妹，她們是蒙古酋長別哲古台的女兒。」

秋駁龍啊了一聲道：「如是安岱已經不在巡撫官邸，他必然逃往蒙古去了。」

鐵山道：「不錯，安岱的確已離開了濟南，八成是投奔蒙古去了。」

熊起鳳身負殺父之仇，聽得安岱已逃往蒙古，不由大爲着急道：「塞外地域十分廣大，這該如何找法？」

秋駁龍道：「適才鐵大人不是說他的妻子是別哲古台酋長的女兒麼？只要找到這個部落，還怕找不到安岱？」

熊起鳳向鐵山抱拳一禮，道：「前輩久闖江湖，見多識廣，是否知道別哲部落位於蒙古何處？」

鐵山道：「聽說別哲部落在蒙古的西部科布多，只是鐵某從未去過塞外，對該處的風俗人情，地理環境毫無所知，無法給熊少兄一個滿意的答覆。」

熊起鳳道：「多謝前輩，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不管是刀山火海，晚輩必須往科布多一行。」

秋駁龍道：「鐵兄弟可知道張宗宇是否跟安岱走在一起？」

鐵山道：「安岱携帶着大量的財寶，可能帶有不少手下，但張宗宇與安岱同行的可能性不高。」

秋駁龍道：「他們爲甚麼不會同行，鐵兄弟必有獨到的見解，請說說看。」

鐵山道：「我想有三種原因，第一，張宗宇當年能夠當上帶刀散騎舍人，是因爲裙帶關係，他在京師有後台，何必遠涉塞外，其次，此人個性倨傲，不能屈於人下，跟着安岱就得托庇於人，這是他不能忍受的，第三，他們暗算秋大俠之後，張宗宇必然分得不少財寶，跟着安岱只怕他會放心不下。」

秋駁龍雙掌一擊，道：「鐵兄弟語語中肯，果然不愧神捕之名，那咱們就分道揚鏢，鐵兄弟帶着起鳳去塞外，我到京師找張宗宇。」

鐵山道：「京師是天子脚下，當得是藏龍臥虎，張宗宇也會防着老哥哥去找他，必然廣佈眼線，我不敢勸阻老哥哥不去京師，但必須策劃萬全才不致有失。」

秋駁龍道：「多謝鐵兄弟的指教，我會妥爲籌劃的。」

熊起鳳道：「鐵前輩，咱們那天出塞？」

鐵山道：「別急，熊少兄，塞外黃沙萬里，食宿均屬不易，咱們縱然找不到帶路的，也要將那兒弄個明白，有備才能無患，所以少兄不必心急。」

禿龍伍四海道：「在下有一點淺見，想供給各位作一個參考。」

鐵山道：「好，伍兄請說。」

伍四海道：「安岱已離開多日，各位縱然跟踪追趕，也未必能夠追上，倒不如採迂迴路線，既可避免那萬里黃沙，也可不讓蒙人知道你們的行跡，而收奇襲之效，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替你們介紹一位朋友，他經常進出大漠，對蒙地瞭如指掌，有他相助，各位成功的機會必然增加很多。」

鐵山道：「咱們怎樣迂迴？尊友是那位高人？」

伍四海道：「敝友白馬銀槍尙曉春，鐵兄弟可能有過耳聞。」

鐵山道：「白馬銀槍之名，小弟如雷貫耳，祇因關山修阻，所以緣慳一

面，莫非尙大俠現在此地？」

伍四海道：「尙大俠仍在甘肅張掖縣，那兒是他的老家，此人慷慨好義，是大西北的江湖名人，我只要修書一封，他必然會全力相助，不過……」

鐵山道：「不過怎樣？」

伍四海道：「這條路綫遠了許多，須經河北、河南、陝西、甘肅、新疆，才能到達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究竟怎麼走法，鐵兄弟可以自己決定。」

鐵山略作沉吟道：「途程雖是遠了一點，却可以避免暴露行跡，請老哥哥修書吧。」

伍四海道了一聲好，一面吩咐家丁為客人準備寢處，他自去寫介紹的書信去了。

鐵山與包蓮兒既是夫婦，他們自然分配在一間卧室，待進入房間之後，鐵山固然是神情尷尬，包蓮兒更是面紅耳赤。

鐵山畢竟是男人，因而咳了一聲道：「蓮兒，妳睡吧，我只要打個盹兒就可以了。」

包蓮兒嗯了一聲，突然把頭一抬道：「大哥……」

「甚麼事？蓮兒。」

「咱們還要跋涉千山萬水……」

「我知道。」

「難道今後每夜你都只打個盹兒？」

「這個……」

「大哥，蓮兒潔身自愛，並非低三下四之人。」

「我知道。」

「可是……你却……」

「蓮兒，我是想用大紅花轎抬妳，這樣，咳……豈不太過委屈了妳？」

「不，大哥，咱們只要兩心相許，又何必存那世俗之見。」

鐵山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自他的妻子死後，就從來未近女色，現在他的心弦震動了，忍不住向包蓮兒投下深深的一瞥。

她是一個姿色清新，雍容華貴的女人，艷而不妖，美而不淫，那桃花般的粉頰，雖是帶着幾分媚態，但那對清澈如水的明眸，除了幾許嬌羞，便是一片聖潔。

鐵山久走江湖，當得是見多識廣，但他那堅毅沉穩的意志動蕩了，因為在江湖之中，包蓮兒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女人，鐵山那氣吞河岳的豪邁胸懷，此時却與她引起了共鳴。

他沒有再說甚麼，只是走上前來，以健臂摟着她那一握柳腰，緩緩走向床榻。

於是，一夕風雨，不知揉碎了幾許桃花。

良久……

「大哥……」

「甚麼事？」

「你不考慮一下溫巡撫說的？」

「他說的甚麼？我記不起來了。」

「咳，大哥，我知道你淡薄名利，無意仕途，可是咱們現在……」

「咱們現在仍未擺脫官場，還是在作別人的工具，是嘛？」

「咳，大哥，我不是要你徽名逐利，只是如若你的地位高一點，對咱們此次的任務會比較方便，再說蒙人別哲古台是一個十分慓悍的部落，我怕一旦引起邊患，不是咱們能夠承擔的。」

「如果當眞引起邊患，總捕頭與將軍同樣無法承擔那個責任，最方便的是不要涉及官場，個人的行為，就不會引起邊患了。」

「總捕頭也是身在公門，如何能夠不涉及官場？」

「我已派人向府台辭職，並繳還海捕公文，今後咱們是江湖人的身份，自身不受拘束，也可避免牽連府台大人。」

「如此說來，咱們就不必多此一舉了，既已辭去公職，又何必多管閒事。」

「不，蓮兒，別哲古台為甚麼將兩個女兒嫁到中原？而且一個女婿是身居要津的方面大員，另一個又是財寶如山的武林高人，我懷疑他別有用心，所以才決心追查下去。」

「大哥，看來我是無法勸阻你了，咱們既是夫婦，今後自是禍福與共，不過咱們的作為，只怕很難獲得江湖同道的諒解。」

「我明瞭妳的意思，既已不在公門，何必萬里緝兇，而且當道者並非漢人，實則我不求名利，為的只是消除邊患於無形，不要使大好河山，變作赤地千里，至於別人怎樣想法，我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一夕懇談，包蓮兒終於明白了鐵山，他有偉大的胸襟，無比的節操，富貴不能動其心，斧鐵不能移其志，像他這等鐵錚錚的好男兒，在世風日下的今天，實在是塵寰罕見。

她沒有選錯丈夫，為自己感到萬分的幸運，但也下定了決心，為達成鐵山的偉大志願，她將全力以赴，縱然戕身隕首，也在所不計。

翌晨，鐵山接過伍四海的介紹書信，便束裝就道，他們一行五人，除了鐵山及包蓮兒夫婦，還有鐵湘菱、諸葛麟、熊起鳳等。

越過河北省的南端，經河南直趨陝西，一路早行夜宿，倒也平安無事。

* * *

孟縣在黃河以北，與孟津隔河相望，再過去就是有九朝都會之稱的古都洛陽了。

此時歸鴉繞樹，黑幕將臨，應該是未晚先投宿的時分了，鐵山等一行距離縣城約莫還有五里，只要加上一鞭，片刻就可趕到城裡。

但，包蓮兒忽然一勒韁繩，道：「大哥，好像有人不想讓咱們進城。」

（未完・四）

烽火大俠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

上文提要：余顧南與薛滿地等投效太行山義軍，受到寨主梁有德熱烈歡迎，他們更幫助義軍訓練士卒及擴充騎隊，使到義軍實力日漸强大，在安定下來後，余顧南更迎接妻兒及徒弟到來團聚，從妻子口中獲悉兒子固北的暗疾已為丐幫長老所治愈，而將軍王彥亦來到太行山巡察及勉勵義軍士氣，又派親信王俊留下協助練兵，以準備用圈套引金兵主帥出師，然後以義軍埋伏作迎頭痛擊……

黃昏時，寨兵們便生火做飯，收拾兵器弓箭。飯後，薛滿地之騎兵及余顧南率領之勇士便先出發了。他們向對面直線馳去。越過官途里許，方停了下來，此時天色已黑了，薛滿地便下令找隱蔽之地方匿藏起來，以免露了行藏。

過了一炷香工夫，由梁有義率領之左翼軍亦已趕至，他們是跑步而來，是以氣喘吁吁。薛滿地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令他們迅速匿藏起來。他又派六名幹練弟兄騎馬上前打探敵情。

那幾匹馬首先以乾草紮好馬蹄，奔跑起來點地無聲。又再過了頓飯工夫，一名探子已來回報：「隊長，原來王都統另外有派人掌握敵情，此刻敵軍離咱們不過十來里路程，很快便到！」

「其他兩路兵馬是不是知道？」

「另有兄弟去通知了！第一批到的是假扮『山賊』之友軍，須放他們過去！」

薛滿地揮揮手，着他去休息。未幾，即聞一陣震耳之馬蹄聲，旋見數百騎人馬，自官途上馳過，衆人知道金兵即將出現，登時緊張起來。

果然過不了多久，便見來了黑壓壓的一羣人，不問便知是完顏舟之大軍。騎兵的只有千人，後面大軍未至，薛滿地着梁有義迅速行動，梁有義便將人移前幾丈，靜候暗號。

今夜星月滿天，好一個天氣！也是斯殺之好日子，

時間在等待中逐漸流逝，突聞一聲炮響，寨兵的心情提了起來。梁有義大呼一聲，立即揮軍衝上前，一字橫開，佈了三重，把左面封死，喊殺聲震野，右邊義軍亦把路堵死。與此同時，完顏舟之步兵方衝至，雙方立即展開混戰！完顏舟見情況不妙，忙下令後退。

再一聲炮響，背後另一枝義軍亦殺到，到此四方合攏，把完顏舟六千人馬重重困住。完顏舟知王彥之軍隊，大都是烏合之衆，缺乏默契，而且戰鬥力不太高，是故緊張而並不驚恐，立即傳令，後軍作前軍，前軍殿後，準備向來路衝殺過去。

可是負責圍堵其退路之義軍有上萬人之多，重重圍困，要衝出重圍，談何容易？正想向左突破，說時遲，那時快，一陣馬蹄聲響，薛滿地已率着其手下衝了過去！

「黑旋風」騎隊屢創金兵，乃因這些人久經訓練，馬上馬下功夫均行，是以一殺進去，便奏奇功，使得金兵陣脚大亂。

余顧南率領之勇士隊，在馬隊掩護下前進，這些勇士的刀法經余顧南特別訓練，非常實用，尤其是在混戰中，更能發揮威力，一經接觸，便殺了不少金兵！

短兵相接，有進無退，勇者無敵，金兵中伏，驚魂未定，自非勇士之

敵，只是勇士人數始終有限，而對方有六千人馬之衆，欲衝進中軍，談何容易？

余顧南向駱蹄金打了個眼色，兩人並肩帶着三個武功最好的勇士先行，是爲尖刀隊，前頭一受阻，後面之勇士即衝上前開路，如此前進，速度果然快了許多！

完顏舟不愧是沙場老將，其軍隊亦是久戰之師，在鼓聲號角指揮下，很快便穩下陣脚，進行死守，同時窺機向來路退去。義軍受到極大之阻力，前進速度登時慢了下來。

余顧南踮脚環顧全場，覺得勝負繫於一霎時之間，再拖延下去，說不定義軍阻攔不住金兵援軍，則此後誰勝誰負就很難逆料了！

他心念電閃，見旁邊有一騎金兵，突然標前，那騎兵一槍向他扎去！余顧南左手一翻，五指便緊緊地抓住槍杆，使勁一拉，金兵連人帶馬都被拉開兩尺，他內力藉槍杆傳送過去！可憐那金兵，如何抵擋得住其雄渾之內力？登時口吐鮮血，跌下馬去！

余顧南飛身躍上馬鞍，雙脚一挾，向敵中軍衝殺過去。駱蹄金恐他有失，連忙和那三個勇士也搶了馬匹，尾隨他殺進去。

樓師逵亦假扮小兵，他一時貪殺金兵，忘了此行之最重要任務，此刻見到駱蹄金等騎過去，方瞿然一醒，高喊一聲：「弟兄們，金狗殺了咱們許多兄弟父老，今日咱們不殺盡金狗，誓不返鄉！有種的弟兄都跟俺殺過去！」

他自己亦搶了一匹馬，一杆長槍，一路衝殺進去，長挑短打，被他漸漸殺開一條血路。

經過一段時間之厮殺，雙方傷亡漸大，義軍們一開始鬥志如虹，但遇到金兵頑強抵擋，又未經過此種盤腸大戰，有的開始產生膽怯，不過再經一段浴血苦戰，已殺紅了眼，又將生死置之度外！

一時之間，喊殺之聲震野，血流成河，馬嘶聲及慘叫聲，此起彼落，但這些聲音雖大，都進不了義軍之耳朵，他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殺死敵人！

完顏舟在中軍看得清楚，知道左邊之敵人實力似較强，連忙着人吹起號角，改向右面突破！再一陣號角聲起，金兵又逐漸鎮靜下來，連忙佈陣，騎兵在步兵後面，居高臨下發射長箭！

一陣箭雨過去，前面之義軍倒下了一片，義軍陣脚登時亂了。

梁有義高呼道：「弟兄們，衝上去爲死去之兄弟報仇！」又一批義軍衝前，結果能躲得過箭雨的義軍，衝至步兵前，由於人孤勢弱，很快便被消滅了！

梁有義心中被火燒着，高聲問道：「有誰不怕死的，請跟本座衝過去！」

猛聽一聲暴喝：「慢！」却是薛滿地率騎兵過來，道：「你們且讓開，尾隨咱們後面過去，梁兄不可魯莽，枉送弟兄之性命！」

「操他奶奶的熊，咱們太行山沒一個是怕死的！」

「誰不知道！但咱們是來殺敵，不是準備送給他們殺的！拚命是在萬不得已之情況下才用！」薛滿地一手搶了他之令旗，揮舞道：「弟兄們暫時聽我的！我騎兵先進，你們在後，一接近便衝上去厮殺！」

回首又對騎兵道：「各位兄弟，大家小心箭頭，馬匹被射中便下馬厮殺，籐后隊先行！」薛滿地喝了一聲走，籐盾隊立即衝前去，其他的緊隨其後，最後才是義軍步兵。

金兵之長箭奈何不了籐盾隊，便射馬匹，不過籐盾隊之馬匹前面都披軟甲，是以奏效不大，偶然有幾個被摔下馬來，亦無阻其去勢！

黑旋風馬隊一到，雙方又形成混戰，但金兵主力已逐漸向右首退去。

薛滿地見余顧南及樓師逵率領之勇士隊，在金兵叢中左衝右突，忙令辜行難先帶一小部分騎兵衝殺過去助一臂之力！

騎兵隊一接觸上，梁有義率領之大行山寨兵便一湧而上，「兄弟們！報仇吧！」金兵之騎兵見狀便棄下殿後的那一千幾百個人，去找主力軍了！這些殿後軍便成爲被屠殺的一羣！

由於梁有義率領的人多，寨兵們佔盡優勢，殺得好不痛快，余顧南率的勇士已殺入金兵核心，死傷漸多，幸好辜行難率領的五十騎衝殺過來，方能鬆一口氣。

當下余顧南帶着幾騎奮力再向中軍殺過去，看看越來越接近，他更全力施展武功，當眞是擋者披靡，金兵一碰上他便紛紛讓開。

完顏舟連忙下令手下阻攔，親自揮旗擊鼓，鼓舞士氣，此刻，那股假扮「山賊」之義軍也殺了回來，堵在右首，兵力一增强，金兵又難以前進。

王俊在前頭亦親自擊鼓，指揮四路大軍合攏，高呼金兵投降，可是完顏舟治軍甚嚴，手下無一個肯棄械投降。突見金兵叢中飛起三枝紅色之烟花旗火，在半空中綻開，份外矚目！

王俊對左右道：「完顏舟在向附近之金兵求救，須加緊進攻，以免夜長夢多！寨主，快些派人到附近探視一下，一有敵情，立即通報！」

義軍人數上雖然佔優，但金兵戰鬥力强，箭多弓强，義軍這方之死傷亦不少，是故要全殲金兵，還得一段時間，除非對方鬥志瓦解。

過了一陣，去刺探軍情的探子回報，一枝近萬人之金兵正來馳援！王俊吃了一驚，急問：「這枝金兵是那一部的人馬？」

探子答道：「是由安陽開出來的，

大概一早已接到完顏舟之命令，分散出城，在半路集結的！」

「好狡猾的完顏舟！」王俊又問：「爲何咱們一點也不知道？都統知道麼？」

話音剛落，又有人來報稱：「王都統駕到！」旋見幾騎人馬馳了過來。爲首那人果是王彥。王彥一到即問：「情況如何？」

「已經控制了大局，但要全部消滅金兵，還須一段時間，不過金兵已來了援兵！」王俊將情況簡要地說了。

王彥問那探子：「金兵援兵離此尙有多遠？突破咱們攔截大軍否？」

探子道：「咱們攔截大軍料不到敵人會突然出現，有點措手不及，準備不足，看來支持不了多久！幸好金兵離此尙有十里路！」

王彥憂心地道：「近萬金兵加入，形勢對咱們絕對不利，因爲金兵一知援兵到，必作困獸鬥！快下令加緊進攻，同時迫降！」

當下戰鼓越擂越急，但收效不大，就在此刻，遠處半空亦爆起三朵綠色之烟花，猛聽被困之金兵發出一陣震耳之歡呼聲！

王彥嘆息道：「金兵已知援兵到，須預作準備攔截？王將軍你趕快部署一下，我來擂鼓。」

王俊應了一聲，又道：「如今只望余大俠能殺了完顏舟！」

余顧南何嘗不想？他一口氣又前進了六丈餘，已隱約可見完顏舟站在戰車上，附近之金兵不斷向他發箭，余顧南覷得眞切，突然抓了一個金兵在手，用力揮舞起來，那些箭矢全射在其身上！

那金兵死後，格外沉重，余顧南突然脫手將其拋出，向戰車擲去，人亦隨那一擲離鞍射去！人在半空，鋼刀揮舞，將箭矢擋落！

完顏舟之戰車向前進，余顧南一急，身子微沉，左脚踩在一個金兵之肩膊上，將其肩胛踩裂，同時借力彈前，再一個起落，右脚又踏在一個金兵之頭頂上，向戰車急射過去！

他在前進中，手中之玄鐵寶刀揮舞不斷，潑水難入，再次落下時，離戰車只有三四尺，猛聽他一聲暴喝：「完顏舟授命來！」

雙脚一躍，已上了戰車，揮刀便向完顏舟後肩砍去！這些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到，令旁邊之衛士都來不及攔阻！

．眼看刀鋒即將砍中完顏舟，不料斜刺裡突然伸來一枝鐵杆，「噹」地一聲震耳之金鐵交鳴聲過後，余顧南才發現，那使槍的人竟然是金國國師南渡！

余顧南萬料不到南渡會在此時此地出現，不由一怔，那南渡眼利，亦發現了余顧南之身份，脫口道：「原來是你，怪不得武功如此了得！」

余顧南急於殺完顏舟，展開猛烈之攻勢，南渡急道：「快保護元帥下來！」衛兵們立即擁着完顏舟下戰車。余顧南功敗垂成，攻得更急。

南渡長槍使來不慣，高呼道：「把劍取來！」但余顧南豈肯讓他鬆出手來？他已久不用玄鐵寶刀，今番爲了在千軍萬馬之中殺完顏舟，方破例使用，他志切殺完顏舟，傾全力以赴，每招都帶起一陣嘶嘶之刀風。

南渡在戰車上無法施展長槍之威力，十來招過後，便只有挨打之份兒。他用女眞話着神箭手發箭。霎時間，十來枝長箭齊向余顧南後背射去！余顧南當然不會被射中，但却不能不閃避及以刀擋架，南渡得此良機，躍下戰車。

余顧南却自另一邊躍下去，抬頭找尋完顏舟，南渡已換了一把劍迫過來，喝道：「余顧南，咱們再來決一生死！」

余顧南被他纏住，沒奈何只好專心與他周旋。上次南渡只憑一對肉掌應戰，因此敗給余顧南，這次以劍配合掌力，威力大增，與上次不可同日而語。

起初余顧南尙無心戀戰，但求早點甩掉南渡，以便去找完顏舟，但南渡是金國第一高手，不是泛泛之輩，攻勢有如長江水般，一浪高過一浪，迫得余顧南只能全力應付，這一戰不但關乎生死，還關乎宋金兩國之聲譽，誰都許勝不許敗！

附近又傳來喊殺聲，余顧南心頭稍定，因爲說明義軍已殺到附近。

不錯，樓師逵所率領之勇士在辜行難騎兵配合下，已有部分衝殺到附近。樓師逵抬頭見到余顧南與南渡大戰，難分勝負，正想過去助一臂之力，背後傳來蕭懷南聲音：「三伯伯，去找完顏舟方是正理！」

樓師逵瞿然一醒，心想以余顧南之本領，還有誰人是其敵手？是以一長身站在馬鞍上瞻望，見帥旗就在不遠之處，便首先奔馳過去！蕭氏昆仲帶着幾個勇士尾隨其後。

左右兩方側軍，一鼓作氣地進攻，漸漸把金兵「壓」成一條長蛇陣，而正面的王彥亦揮軍上前，背後那一枝義兵，人數雖不少，但戰鬥力並不太強。幸好王俊跑過去那邊指揮，方能站得住陣脚。

若果金兵沒有援兵，義軍大獲全勝乃遲早間事，問題是援兵已在幾里外，非得迅速將其撲滅，回頭再對付援軍不可，這便迫使義軍須爭分奪秒。

再三枝紅色烟花在半空綻開，未幾遠處半空亦亮起三朵綠色烟花，一看情況，距離又近了許多！

就在此刻，負責攔截金兵退路之義軍中，衝出一枝人馬，也向核心殺過去。

余顧南雖然不知詳情，但一見到烟花，也猜到幾分，急得他如熱鍋上

之螞蟻！相反南渡知道援軍將到，反而越鬥越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採取守勢，但又不讓對方脫身。

余顧南急攻一陣，心情逐漸安定下來，忖道：「不管此戰勝負如何，今日非先將他除掉不可！殺不了完顏舟，便殺此禿驢！」

他刀法一變，不再求快，只求有效，如此一來，攻勢反而更加犀利，南渡心頭一涼，暗道：「這廝在此情況下，仍有此水準，也眞不簡單！」

兩人鬥得忘渾一切，周圍數丈之內，全是罡風，是故無人敢近，反而十分安全，無須顧忌有人偸襲。

南渡一身武功始終在一對肉掌上面，長劍完全沒法尅制余顧南玄鐵寶刀之攻勢，左掌掌力又沒法壓得住余顧南之刀勢，是故鬥了百多招之後，漸漸落於下風。

激鬥中，猛聽余顧南大喝一聲：「脫手！」寶刀黏住劍鋒，用力一絞，意圖將長劍絞落，但南渡面子悠關，不肯拋劍，急切之間，甩臂閃避。

余顧南正要他如此，急喝一聲着，寶刀一直，向他肘下空門突破，直指其脅下！

這一刀勢如猛虎下山，南渡使掌已來不及，迫得退後！可是他一退，余顧南立進，緊纏不放，電光石火之間，迴劍招架！

不料余顧南似將其一切看透，手腕一翻，刀口突然向外，南渡迴劍，正好把手臂湊上去！變生肘腋，他大驚之餘，忙不迭撤臂！幸好他功底深厚，一進一退急如閃電，非有數十年功力不克奏效，但余顧南等了半夜，方抓到良機，豈肯放過他？

他手臂揮得快，刀鋒過處，將南渡衣袖割裂，同時在其臂上添了一道口子！若論比鬥經驗，南渡實是望塵莫及，手臂不斷已是萬幸！

南渡抽身急退，余顧南即自其身邊竄過，向完顏舟飛去！南渡大驚失色，脫手將長劍向其後背拋去！

余顧南似料到他有此一着，身子一偏，長劍擦身而過！南渡大呼道：「你我勝負未分，往那裡跑！」縱身追上去。

余顧南故意等他將至，突然回身揮刀急砍！南渡錯步讓開，他失去長劍，利用雙掌反而順手得多，余顧南回身再鬥，專攻其手臂，迫得南渡右臂鮮血汩汩，把袖管都染紅了。「閣下再不收手，可能會虛脫而死！」

南渡神情猙獰地道：「你別得意得太早，貧僧大不了與你同歸於盡！」

余顧南聞言心頭一懍，須知南渡到底是宇內有數之高手，此刻受傷之後，已難再殺余顧南，但若他抱玉石俱焚之心，來個兩敗俱傷倒有可能，是故暗中提防，嘴上却故意氣他。「閣下鬥志可嘉，却不知有否這個本領！」

南渡受傷之後，心浮氣躁，本是余顧南加强進攻之良機，但他自小即在江湖上打混，打了數十年架，經驗比任何高手都豐富，是以絕不急於進攻，反而引誘對方冒進，以便覓得良機，一擊即中！

如此又過了七八十招，南渡果因失血多，氣力漸衰，攻勢亦開始軟弱，余顧南仍不强力反擊，倏地運勁於右掌，猛地印出！

這是他頭一次全力以掌攻擊，是故南渡心頭大喜，不假思索，他將左掌迎了上去，他向來對自己之內力頗有信心，這一掌用了七成眞力。

不料余顧南掌到中途，突然一沉，攻擊對方脅下！變生肘腋，南渡料不到他在此刻仍會用虛招誘敵，電光石火之間，不敢沉臂，只好抽身後退。

余顧南身子幾乎與他同時前進，右手刀在這剎那間，猛力一揮，勢若猛虎下山！

南渡慌忙之中，只好抬臂揮刀擋架，就在此刻，余顧南左掌方發力吐勁！

這一招才是致命之一招，這幾個動作表面上看來容易，但要瞞得過像南渡這種高手，不但功力須達爐火純青之境，且內力須收發自如，經驗豐富，睿智過人不可！

南渡倉猝之間，慌忙沉掌護身，「蓬」地一聲輕响，猛見他蹬退幾步，鮮血自嘴角處汩汩淌下！

余顧南矯若游龍，南渡尚未站穩，他人刀合一已撲至！好個南渡當機立斷，上身向後一仰，跌落地上，擰腰滚身，余顧南標前，一腳踢在其腰上，又見他身子被拋飛，凌空噴出一股鮮血！

與此同時，忽聞一道欣喜若狂之叫喊聲：「俺殺死完顏舟了，俺殺死完顏舟了！」

樓師逵聲如雷鳴，遠近的人幾乎全部聽見，都先呆了一呆，隨即發出兩種截然不同之叫聲，歡呼聲及驚呼聲！連余顧南亦不例外，呆了一呆方再撲前。

南渡勉力自地上站了起來，聞到此噩訊，一口眞氣幾乎洩了，幸虧他見到余顧南連人帶刀撲到，方咬牙支持住，恰在此時，有個小兵經過，他手到擒來，將他擋在自己身前。

余顧南寶刀過處，將那小兵劈成兩半，刀尖過處，又在南渡臂上添了一道口子。

就在此刻，但聞蕭懷南高聲呼道：「樓三伯小心暗箭！」叫聲未了，又聞樓師逵傳來一道悶哼，蕭懷南高聲下令：「弟兄們，快護住樓三伯！」

余顧南聞訊大驚失色，他救樓師逵心切，棄了南渡，飛身過去，三個起落，已到樓師逵身旁，只見他後背插着三枝長箭，猶艱辛地與金兵搏鬥！

余顧南大喝一聲，道：「快停手，否則殺無赦！」

樓師逵鬆了一口氣，直起身來，不料，一枝長箭「颼」地一聲射到，正中咽喉，樓師逵一聲不吭，仰身便倒！

變生肘腋，不但余顧南來不及救駕，就是樓師逵自己連閃避之念頭也未生，便已一命嗚呼！

余顧南怪叫一聲，一路揮刀殺前，一把拉起樓師逵，呼道：「樓三哥！樓三哥！」只見樓師逵雙眼圓睜，手上猶提着完顏舟之首級，却已未能發一言！

余顧南悲憤莫名，道：「樓三哥，你放心，且看小弟替你報仇！」他一邊把屍體交給一位勇士，邊道：「快傳下去，說完顏舟已經授首！」

當完顏舟被殺之消息傳開後，金兵陣脚大亂，大軍之中最怕沒有主帥指揮，是以金兵全面崩潰！

王彥大喜，立即親自擊鼓下令全面進攻，一時之間，殺聲震野，同時下令騎兵退出此戰場，繞路攔截援軍之後路！

薛滿地帶着手下馬不停蹄，繞路而去，王彥見大局已定，又令梁有義率手下去支援薛滿地，剩下來之義軍，人人奮勇爭先，只殺得金兵喊爹叫娘，只恨父母少生了他兩條腿！

余顧南殺入人叢中，他因悲痛樓師逵之死，出手十分狠辣，拳打脚踢、刀劈掌揮，擋者披靡，殺開一條血路，孤軍深入，却到處找不到南渡。

余顧南眼尖，見附近有匹空鞍戰馬，立即躍了上去，站在馬背上，環眼四顧，見一簇人擁着一輛戰車向西而逃，車上似有一個和尙，余顧南坐在鞍上，揮掌催馬前進。

金兵發現之後，不斷射箭阻擋，余顧南邊揮刀邊道，「南渡，你我那一戰尙未結束，因何去乃匆匆？若是自承技不如人，也該說句服輸的話！」

南渡受傷甚重，那裡還答得出來，一個勁催促手下急走，他坐在戰車上逃走，目標甚是明顯，是以余顧南未被甩掉！

蕭懷南兄弟見師父孤軍深入，生恐有失，帶着幾個人殺過去接應。

南渡那一簇人終於逃到最前方，車上副將不斷下令金兵攔截余顧南，數十枝長箭襲擊，余顧南一個失算，讓兩枝長箭射中馬匹。那馬兒負痛，人立而起，余顧南及時甩蹬離鞍，越過馬首，凌空飄飛數丈方落地。

「擋我者死！」余顧南用女眞話大喝一聲，震退了金兵，他幾個起落，已追了上去。副將蕭殷一聲令下，十來枝長箭急射而去！

「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余顧南寶刀舞得像風車一般，去勢不遏，眨眼間，離戰車只剩丈餘。

「南渡，今夜你插翅難飛！」

余顧南話音剛落，即見南渡自戰車上躍了下來，喝道：「余顧南！你欺人太甚，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余顧南冷笑道：「到底是你們女眞人欺人太甚，還是咱們？只要你們女眞人返回老家，咱們仍可既往不咎！」

南渡冷冷地道：「既往不咎？那只是你一個人之意思！貧僧被你打成重傷，還眞不願意呢！」

「技不如人，夫復何言？」余顧南哈哈大笑：「難道你們女眞人只許打勝，就不許別人打敗你們？哈哈，你不服氣，大可以再來比劃比劃！」

「你們南蠻人特別狡猾，你剛才可不是用眞正之武技打敗我，而是使詐！」

「使詐？兵不厭詐！我是以經驗取勝，以經驗取勝絕非使詐，它也是實力之一部分！」余顧南冷笑道：「說到使詐，你們金人最擅長，當年要求我大宋軍合作撲滅遼國，訂下友好契約，不料……」

南渡未待他說畢，已大喝一聲，向余顧南撲去，但比他更快一步的是十數枝長箭，首先奔向余顧南！

好個余顧南，臨危不亂，揮刀先將長箭砍落，再對付南渡，與此同時，其他人已將余顧南緊緊包圍起來。

余顧南夷然不懼，力敵數人毫無遜色。南渡只憑一股銳氣作戰，實則他已是强弩之末，余顧南看得很清楚，先採取守勢，以求覷準方下殺手！

蕭殷的一柄大砍刀甚有威力，往往橫裏一刀便解了南渡不少危險，余顧南把他恨死了，奈何未找到良機，鬥了數十招之後，南渡之攻勢漸衰，余顧南壓力一減輕，立即殺了兩名金兵。

蕭殷急道：「國師你快跑，咱們掩護你！」他拚力反攻，因有其他人之配合，余顧南一直沒法追近南渡，南渡在蕭殷三番四次催促，方轉身騎馬而逃。

余顧南目送他離開，心急如焚，他一發力，又殺了一名金兵，幸好蕭懷南及蕭懷雁帶着三名勇士衝殺而至，余顧南大喜，道：「快過來，此處交給你們，爲師尙有要緊之事得辦！」

蕭懷南知道原委，道：「師父放心，這些人弟子們大可以料理！」余顧南虛晃一招，避過蕭殷之大刀，提氣向南渡追去！

蕭殷喝道：「你們幾個娃兒不知死活，還不快讓開！否則本將一刀送你們上西天！」

蕭懷南聽他口音似是契舟人，忍不住駡道：「你是契舟人投靠女眞人，數典忌祖，猶敢顯威風，今日少爺便爲族人收拾你！」

蕭殷吃了一驚，脫口問道：「你們兩個小子是甚麼人，敢教訓本將！」

蕭懷雁道：「我外祖父是太遼皇帝耶律淳！」他年少氣盛，又剛出江湖，爭强鬥勝之心最盛，首先撲前，揮刀便砍！

蕭殷惱羞成怒，喝道：「不識時務的小子，本將今夜便送你倆去見令外

祖！」

蕭懷雁怒道：「放屁，今夜不殺你，少爺絕不收兵！」

由於尚有其他金兵，是以蕭懷南道：「二弟小心，愚兄先打發這些嘍囉！」他回身與勇士們合鬥金兵。這些勇士們都是千中選一之好手，體力特強，但經過半夜之廝殺，已到強弩之末，只是憑一股堅韌不拔之鬥志及仇恨心支持，沒法發揮平常之威力。蕭懷南習過內功，到底不同，他一加入戰圈不久，便先殺了一名金兵。

形勢此消彼長，雙方鬥個旗鼓相當，金兵見他們鬥志強蠻，又見南渡已逃跑，早生逃跑之念，鬥了不久，兩個金兵首先腳底抹油，蕭懷南乘勢又殺了一人，其他人見狀立即一哄而散！

此刻蕭懷雁仍未能殺得蕭殷，蕭懷南道：「二弟，待愚兄來吧！」

蕭懷雁少年心性，那裡肯依？急道：「大哥，不必勞你大駕，你還是去助師父吧！」

蕭懷南已知南渡受傷，才不擔心師父，不再打話，拔刀上前助乃弟，剩下來之勇士們，乘機包紮傷口及休息。舉目望去，金兵已潰不成軍，全軍覆滅只在頃刻間，勇士們才鬆了一口氣，傲然之情沛然於心。

蕭懷雁見乃兄拔刀相助，不甘後人，更加着着進攻，生恐被人搶去了功勞。

蕭殷在他倆兄弟合擊之下，手忙腳亂，若論馬上功夫及行軍佈陣，蕭氏昆仲根本不能望其項脊，但馬下功夫，以一對一對，蕭殷也只能鬥個平手而已，過了一陣，他已退了七八步。

蕭懷雁氣勢如虹，大喝一聲，猛力一刀直砍過去！蕭殷不敢攖其鋒，倉皇後退，說時遲，那時快，蕭懷南寶刀已到其腰腹！

蕭殷大吃一驚，大刀一豎，恰好擋住刀鋒，蕭懷雁眼明手快，刀鋒過處，已將其一條左臂劈落，大刀亦應聲落地！

蕭殷大叫一聲，額上全是汗珠，跟蹌而退，蕭懷南標前一步，飛起一腳將他踢翻，蕭懷雁再上前一刀結果其性命！

蕭懷雁斯殺了半夜，猶精神奕奕，高呼道：「兄弟們，咱們再殺過去，務必全殲金狗！」勇士們高聲呼應，聯袂向余顧南之方向追去！

南渡騎馬落荒而逃，他失血甚多，全仗着一口眞氣護住心脈，回頭一望，追兵及余顧南都遠遠落在後頭，心頭稍鬆，不斷揮掌拍打馬臀，催馬前進。

余顧南見一時追不上南渡，又恐時間一長，自己體力不足，反而被馬匹甩掉，是以氣貫丹田，喊道：「快截住前面那位和尚！他是金國國師！」

他內力非同小可，一連呼了三遍，但見兩條人影，自側射出，截住南渡馬首，南渡幾番衝突不破，只好勒馬，余顧南見狀，連忙提氣奔前。

南渡見攔馬的是一僧一道，乃喝道：「快報上名來，本國師不殺無名之輩！」

左首那個和尚冷笑一聲：「好大的架子！貧僧乃五台山菩薩頂之虛石！」

右首那個則道：「貧道崆峒卧石！」卧石言畢已躍起，揮劍向南渡刺去。

南渡一拉馬閃開，虛石翻身在地上一滾，揮刀斬馬足，喝道：「給我滾下來！」

那戰馬久經沙場，十分乖巧，人立而起，避過那一刀，可是牠到底是畜牲，如何能與虛石這等高手比肩？只見虛石雙腳一頓，上身暴長，刀鋒過處，已在馬肚上加了一刀，同時立即滾開！

馬兒吃驚發怒，亂跳亂蹬，南渡死命抓住轡繩，卧石躍起揮劍凌空斬擊南渡！南渡空出一手來，舉刀擋格。「噹」地一道金鐵交鳴之聲過後，南渡單臂抓不牢馬轡，應聲摔落地上！

那戰馬無性，一腳踩下，正中其小腹，只痛得南渡幾乎暈死過去！與此同時，余顧南已掠到！環眼一顧，喜道：「原來是兩位師傅！」

虛石剛自地上挺起，亦喜道：「想不到余大俠也來了，這斷是金國國師麼！瞧他只剩一口氣，送他一對翅膀，也飛不上天去！」

余顧南低頭喝道：「南渡，你如今尚有何話好說？」他氣貫丹田，聲如霹靂，那戰馬吃了一驚，洒開四蹄跑了，但只跑了七八丈便「砉」地一聲倒地。

南渡艱辛地自地上滾了起來，樣子狼狽之至，襟上全是血跡，僧衣襤褸，腳步跟蹌，喘着氣道：「余顧南，貧僧有話說……」

余顧南見他如此，微生惻隱之心，道：「請說！」

南渡又喘了一口氣方道：「你是中原有數之高手，亦是譽滿天下之大俠，應該有自己之風範和氣度，貧僧希望你不要做得太絕……」

「你要我放你回去？貴我兩國正在交鋒，余某再愚蠢也不會做出放虎歸山的事來，何況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若你不來華，某家尚可放你一條生路！今日放你回去，他日你又率兵來犯，余某如何對得起大宋百姓？你死了這條心吧！」

卧石怒道：「這廝簡直妙想天開，不必跟他磨菇，一刀送他上路吧！」

南渡慘然一笑：「余顧南，本國師想不到連你也不了解我！你有你之志氣，貧僧有貧僧之骨氣！難道金國便無不怕死之人乎？」

余顧南微微一怔，「請恕某不明白！」

南渡淒涼地打了哈哈，教人毛骨悚立，但見他轉身望北，突然放聲高歌。余顧南等三人見狀均是一呆，不過仍受其淒涼歌聲所染，無人乘機上前殺害他。

歌畢南渡又仰天大笑三聲，頭也不回地道：「余大俠，料你是一代大俠，該會善待貧僧，後會有期！」

卧石聽見後會有期四個字，剛想出口駡他，突見南渡右手一翻，寶刀加頸，那顆光頭「卜」地一聲彈起，再滾落地上！頸上刀口鮮血泉湧，但他仍如石像般挺立着，久久不倒！

三人心頭均是一震，半晌，余顧南方暗暗嘆了一口氣，「各爲其主，也不全怪得了他！咱們挖個坑埋了他吧！」

卧石和虛石均爲出家人，怒氣一消，慈悲之心油然而生，自然不加反對。

三人挖了個坑，將南渡之屍首埋在一起，再插了個木牌，一切弄好，天色經已亮了。余顧南首先問道：「兩位怎會來此？」

卧石道：「貧僧倆加入義軍已久，受王彥都統指揮，作夜帶兵來援，阻擋金兵援軍，因聽見大俠呼叫，是以跑來攔截，不料大俠也在此！」

「在下加入太行山義軍已有一段時日！」

虛石道：「適才貧僧見到一隊騎兵，爲首那人似是『血骷髏』之老大薛滿地，大俠與他在一道？」

「不錯，咱們都在太行山，其實薛滿地三兄弟全是血性漢子，兩位以前對他們可能有所誤會……」

余顧南話未說畢，虛石已截口道：「以前貧僧誤信人言，幾乎鑄成大錯，後來已知他們之爲人，稍後見到他們，還望大俠引見，以便向他們道歉！」

余顧南滿口應允，卧石嘆了一口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要眞正了解一個人，實在困難！」

「兩位是出家人，竟然參加義軍，更教余某佩服！」

虛石道：「我佛雖然慈悲，但伏魔降妖，福澤人羣，亦是出家人應爲之義，大俠不必驚詫！」

說話間，被一陣震耳之喊殺聲打斷，余顧南心急如焚，忙道：「未知結果如何，咱們快去看看！」當下三人聯袂向前掠去，三人盡力奔馳，便看出分野，余顧南雖經一夜廝殺，但他內力充沛，幾個起落，已飄離虛石及卧石兩人。

余顧南一入義軍叢中，便高聲呼道：「在下乃余顧南！請問敵將在何處？」余顧南大名滿天下，無人不識，立即有人向左一指。

余顧南見他雙頰有淚痕，驚問道：「兄弟何事流淚？」

那義軍道：「王俊將軍他……他中了一枝冷箭！生死未卜……」

余顧南大驚，一把抓住其手道：「快帶我去見他！」

那義軍小兵只道了一聲好，便覺有如騰雲駕霧般，向前急飛，驚得他張大了嘴巴，合不攏來。余顧南手提一個漢子，有如麻鷹抓小鷄般輕鬆。義軍們有許多都認得他，見他來，都紛紛讓路，並指點王俊之所在地。

余顧南幾個起落之後，已搶至王俊居地——一座暫時支起之營帳，外面壁壘森嚴，但卻讓余顧南長驅直入。只見王俊躺在地上，軍醫們蹲在旁邊，束手無策，那長箭射碎護心鏡，直抵胸膛，看來甚是危險！

余顧南一到，立即一手按在其腕脈上，王俊之脈搏似有若無，他着軍醫將他扶坐起來，雙掌抵在其後背「靈台穴」上，內力源源輸送過去。

過了一陣，余顧南頭頂上冒起白烟，再過三盞茶工夫，方散功站了起來，伸手封住王俊中箭附近之穴道，低聲道：「快拔！」

軍醫立即伸手拔出長箭，因穴道被封，只留出少許血來，軍醫敷上止血散後，余顧南再把脈，情況好多了，這才鬆了一口氣，又點了其睡穴，道：「好好看着王將軍，外面多派些人保護！」

余顧南出了營帳，向前急掠而去，他馳了半里多，方見到金兵，那些金兵猶作困獸鬥，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敵，此話當眞不錯，義軍死傷亦極重。

余顧南一到，也不打話，揮刀便殺入去，他一出現便給義軍極大之鼓舞，戰鼓又咚咚地响了起來，義軍賈起餘勇再戰。

此刻第一戰場已收拾得差不多，那邊廂之義軍也奔赴第二戰場，形勢開始轉變。義軍不斷呼喝，要金兵投降，但金兵拒不接受。

余顧南心想只要像昨夜那樣，殺了他們之主帥，便不怕金兵不崩潰，是以改變打法，見隙即進，忽聞不遠之處有人不斷高聲呼師父。

余顧南轉首望去，只見一位壯年漢子騎着馬馳了過來，仔細一望，認得是雲海之子雲尚志！他當年收雲尚志爲記名弟子時，他才十六七歲，如今已近三十，不但比以前高大，而且肩寬臂粗，十分精壯。

余顧南怕他中暗箭，急道：「你小心提防四周，你我稍候再慢慢叙舊。」

雲尚志那裡肯依，一直馳到余顧南身旁，與他並肩而戰。「師父，他們說你來了，徒兒還不相信哩！」

「你怎會在此？」

「此情此景，咱們學武的人不起來與金狗周旋，更待何時！師父，徒兒一直打聽不到你之消息，當眞想煞我了！」

余顧南一直把這個記名弟子丟在一旁，心中亦頗覺慚愧，輕嘆道：「尚志，爲師對不起你，今後咱們多點在

一起吧，讓爲師盡盡師道！」一頓問道：「你一早便來了？可知金軍主帥是誰？」

「是完顏舟之副手完顏表！」雲尚志能與乃師並肩而戰，心情格外歡暢，「那廝十分了得，中軍結成之大陣，咱們幾番都衝不過去！」

余顧南見他刀法比前圓熟精進，心頭稍覺安慰，道：「快帶爲師去殺那獠！」

「好！」雲尚志策馬先行，師徒倆一路向金兵中軍殺過去。未幾即見前面有一大堆金兵，層層包圍，大纛之下有位將軍坐在馬上揮旗指揮。「師父，那便是完顏表！」

余顧南見狀知道憑一己之力，難以殺進去，乃道：「快組織一隊勇士，同時把虛石及卧石找來。」

雲尚志興緻勃勃地走了，未幾即見虛石及卧石雙雙來到。「余大俠有何高見？」

「今日正想與兩位殺進敵人重圍，未知兩位是否有信心？」

虛石哈哈笑道：「只要余大俠肯去，貧僧怎會沒有信心？」他拋了一個饅頭給余顧南。「大俠且先充充饑！」

余顧南剛吃了饅頭，便見雲尚志率着百來個精壯之漢子過來，正在分配間，又見薛滿地率騎兵而至，那些騎兵們，身上全染滿了血跡，分不出衣衫上原來之顏色，亦分不清身上之血是自己的或是金兵的。

余顧南讓他們休息了頓飯工夫，又吃了乾糧喝了水，然後發動攻勢，他與虛石及卧石先行，薛滿地及騎兵緊跟其後，接着是步兵，最後才是辜行難與十多騎神射手。

勇士們銳不可擋，他們只攻一點，前面疲了散開，後面的人立即接上去，如此輪番攻擊，果然見效，深入七八丈遠。

突見完顏表令旗一展，金兵稍爲散開，勇士們長驅直入，余顧南心頭一懍，急呼道：「大家小心！」旋見散開的金兵又回來，將百多騎人馬緊緊包圍起來。

薛滿地呼道：「盡量向前進！」

外面之義軍亦配合他們，進行內外合擊，雙方展開混戰，金兵訓練有素，在此情景下，陣脚居然未動搖。過了一陣，忽聞一道長長之號角聲響起，原來，那邊廂之戰已結束，王彥親率大軍掩殺而到，一時間，喊殺聲震天，漫山遍野全是義軍，像潮水般湧了過來。

金兵此刻陣脚方亂，他們陣脚一亂，余顧南等勇士方能發揮威力，尤其是余顧南、虛石及卧石兩刀一劍，直殺得手脚都酸軟了。

金兵一個個倒下去，三人距離金兵中軍越來越近，此時，後面之金兵開始逃跑，一線潰退，全面崩潰，完顏表連呼帶罵都喝止不住。

義軍見狀越鬥越勇，迫降之聲一浪高過一浪，有幾個金兵棄械投降之後，接着便有不少人效尤。卧石高呼道：「活捉完顏表，賞銀百兩！」

活捉完顏表之聲不絕於耳，忽然金兵發一聲喊，全部轉身逃跑了，原來完顏表見大勢已去，揮劍自刎而亡，難怪下面的人各自逃亡。

義軍又高聲迫降，金兵見義軍四面包圍，心知逃不掉，都跪地棄械投降，剎那間，勝利之歡呼聲，震動了郊野！

王彥亦喜形於色，立即下令將俘虜雙手捆綁起來，離開現場。「諸位，爲恐金兵再來，咱們須立即撤離！各自返回原來之駐地！各地首領立即整軍出發！」

雲尚志策馬馳了過來，道：「師父，徒兒要跟你去太行山！」

余顧南道：「你先向貴首領打個招呼，免得人家爲你擔心！」當下義軍們敲着得勝鼓，分道揚鑣。不一日便返回太行山山寨。

梁有德立即下令設宴慶祝，山寨裡熱鬧了好幾天，義軍們仍口沫橫飛，各自在描繪自己如何英勇，金兵如何窩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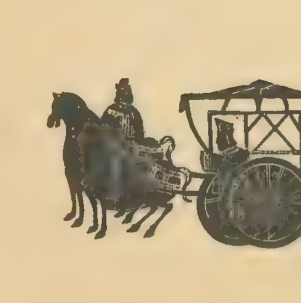
這一戰打起了義軍之信心，亦一舒多年來的窩囊氣！只有余顧南和薛滿地，未爲勝利冲昏頭腦，回山五天，便建議繼續練兵以及招兵買馬，因爲他倆知道，距離驅逐金兵之日子尚遠。

梁有德雖名爲寨主，但多數採取余顧南及薛滿地之意見，開始部署招兵買馬，把練兵之重擔都交給他倆。

過了幾個月，王彥又再部署了另一場戰役，義軍仍然取得勝利，由於勢力日漸壯大，王彥要求大行山山寨解體，隨他征討，太行山之義軍正式成爲宋軍，隨王彥渡河，聯合河北義軍，又打了好幾場勝仗，後來王彥又率原太行山義軍渡河至陝川一帶與金兵及僞齊軍作戰。

自此之後，余顧南絕跡武林，但他隨義軍屢立戰功，聲名比前更响。所謂俠之大者，爲國爲民，他實不愧大俠之稱號。

（全篇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誘捉分堂堂主　救醒各派掌門

上文提要：程明山得杜鵑協助，知道艙底藏有三十支火銃備用，便暗使商老二潛水將艙底鑿穿，用海水將火銃弄壞，然後回靈山島向島主報知。大船進入港灣，例由島主派人截查，再由前哨惲海平領航至停泊處，島主司空靖出迎，先上船拜會飛龍公子，聽他遊說歸順朝廷，加盟日月堂，心爲之動，突見女兒玉蘭指証飛龍公子挾持她要脅自己，便心有警覺，只見程明山和女兒上前接戰飛龍公子……

飛龍公子心中暗喜，因爲他精擅「拂花手」，專拂人身穴道，程明山自動拋棄寶刀，豈非給自己一個大好機會，聞言大笑道：「閣下請吧！」

程明山朝他微微一笑，說道：「目前形勢，是閣下屈居下風，在下就讓你先出手吧！」

飛龍公子心中暗暗高興，說道：「本公子那就不客氣了。」

右手突然朝前拂去。

這一拂，不但迅捷無儔，他五指舒展，一下就籠罩了程明山左側八九處關節要穴，只要被他拂中一處，就可把你經穴封閉，受制於他了。

程明山在他出手的同時，右手一抬，故意朝他拂來的手指送去。

飛龍公子心中還在暗喜：「你小子這下活該……」

念頭方動，忽覺拂出的五指一麻，好像用不上勁一般。

程明山左手五指忽然一鬆，放開了握住的白金環，後退一步，含笑道：「飛龍公子承讓了。」

飛龍公子瞪了他一眼，奇道：「本公子……」

他只說了三個字，突然臉色大變，因爲在這一刹那間，他發覺自己半邊身軀，已是無法轉動，分明着了對方的道，一時俊臉上綻出了汗水，咬牙道：「你這是甚麼手法？」

程明山朝他瀟灑一笑道：「比閣下『拂花手』略爲高明的截脈手法。」

司空玉蘭喜得咭的笑出聲來，說道：「爹，程大哥勝利了。」

司空靖攢攢眉道：「但這位飛龍公子是官方的人。」

司空玉蘭道：「管他呢，官家又怎麼樣？不是程大哥及時施救，他要以女兒作人質，把爹押到日月堂去呢。」

程明山從飛龍公子手上取過白金環，隨手一擲，白金環「呼」的一聲凌空飛去，落入海水之中，然後又俯身取起紅毛寶刀，還入鞘中，朝司空靖拱拱手道：「島主說得極是，這飛龍公子確是官方的人，但此事關係整個武林大局，在下不得不把他制住，還望島主賜予合作，方能拯救武林危局。」

司空靖在程明山和飛龍公子動手之際，已聽女兒把認識程明山的經過大概說過了，這就拱拱手道：「程少俠究是……」

程明山道：「此事關係重大，島主請到裏面坐，容在下詳細奉告。」

司空靖點點頭，携着女兒的手，回入起居室。

程明山跟着走入，這時室後門帘啓處，走出劉保祿、杜鵑兩人。

劉保祿走到司空靖面前，噗的跪了下去，叩頭道：「師父在上，弟子向你老人家請罪。」

司空靖點頭道：「你和商老二兩人的事，爲師已聽商老二說過，他們除了利誘，還有官方的勢力，所謂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但你們能及時覺悟

，將功贖罪，協助程少俠制住船上所有水手，功過可抵，爲師也不再深究，以後好好的做人吧，起來。」

劉保祿應了聲是，站起身來。

程明山道：「劉兄，麻煩你把這位飛龍公子先押下去。」

劉保祿對程明山簡直奉若神明，他方才親眼目睹，程明山並未和水手們動手，他只是隨手撤出幾顆石子，老遠就把人全制住了。聞言趕緊應了聲「是」，舉步朝艙外行去。

程明山看了惲海平、王海生二人一眼，說道：「島主留這位惲兄守在艙外就好，如今船上的人全已制住，是否請這位王兄下去傳達命令，要大家先行回去，不用再在沙灘上等候了。」

司空靖也是老江湖了，聽得出程明山的意思，他剛才曾說事關機密，自然不願有多人知道，這就頷首道：「程少俠說得是，海生，你下去告訴大家，爲師和這位程少俠還有事商談，船上已經沒有事了，大家先行回去。」

王海生答應一聲，躬身退出，匆匆下船而去。

司空靖又朝惲海平吩咐道：「你站到艙外去，不准任何人上來。」

惲海平答應一聲，也退了出去。

杜鵑一心一意跟定了程明山，這時泡了三盞茶送上，就侍立到程明山的身後。

司空靖看了杜鵑一眼，問道：「這位……」

司空玉蘭搶着道：「她叫杜鵑，被飛龍公子割了舌頭，已經向程大哥表明心跡，棄暗投明，底艙有三十支火槍，就是杜鵑姑娘說出來的，不然這三十支火槍，可以抵得上成百高手呢！」

司空靖朝杜鵑點頭笑了笑，然後說道：「程少俠有何見教，現在可以說了？」

程明山也不再隱瞞，從自己奉師命前去徐州說起，日月堂勾結勞山通天觀主，以假換眞，在戚槐生壽辰，公舉菩薩擔任盟主，一直說到少林慧通大師、白鶴觀天鳴道長、九宮竹逸先生、八卦門封自清、形意門祝南山等人被『冬眠』所迷……

「冬眠！」司空靖聽得身軀陡然一震，說道：「寶金樑這賊人居然敢如此膽大妄爲。」

程明山接着又把有人指點，要求取「冬眠」解藥，要上靈山，自己當時不知這「冬眠」解藥是島主所有，島主是住在靈山島上，却連夜趕上靈山去，正好遇上寶金樑門下企圖綁架司空姑娘，詳細說了一遍。

「江湖居然出了這麼大的亂子。」司空靖歎了口氣道：「先師這一門，原屬崑崙全眞支派，傳下來這『冬眠』之藥，乃是道家練氣之士，備以應急之用，因爲練氣不愼，常有走火入魔之虞，服下此藥，可以暫時失去知覺，就像安眠一般，靜候同門或同道採藥練丹，可以延長施救的時間，不想寶金樑賣身投靠，竟以此藥作爲迷失神智之用，眞是師門不幸，出此敗類。」

司空玉蘭問道：「爹，這解藥現在有麼？」

「有。」司空靖道：「程少俠急需解藥，老夫自當奉贈，只是這飛龍公子等人該如何善後呢？」

「在下先向島主謝了。」程明山接着道：「飛龍公子等人，在下自會處理，只是在下只有一個人，仍要向島主商借劉保祿、商老二二人協助。」

司空玉蘭搶着道：「還有我呢！」

司空靖因程明山不但救了自己父女，而且也是各大門派的聯合行動，他自然也願相助，這就含笑道：「程少俠好說，老夫忝爲武林一份子，協助程少俠，靈山島自當稍效棉薄，程少俠需要人手，老夫門下和島上所有人手，悉憑調遣，程少俠只要交代惲海平一聲就可以了。」

程明山道：「這樣太好了，司空島主和司空姑娘那就請先行上岸休息去吧。」

司空靖道：「老夫那就把惲海平留在這裏，敝島水手均由他指揮，也許有用。」

一面朝司空玉蘭道：「蘭兒，妳隨爲父先回去吧！」

司空玉蘭道：「爹，我要留在這裏幫忙，你老人家只管先走好了。」

司空靖看女兒神情，心裏有些明白，老實說，像程明山這樣一位年輕人，人品、武功，無不高人一等，就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出第二個來，這就含笑點頭道：「也好，妳要留在這裏，就留在這裏吧，爲父先回去了。」

說完，站起身來，朝程明山拱拱手，自行下船而去。

司空玉蘭道：「程大哥，現在我們要做甚麼呢？」

程明山含笑道：「且等劉兄和商老二來了再說。」

不多一會，劉保祿、商老二兩人一齊走了進來，朝程明山拱手道：「程少俠有何差遣？」

程明山道：「差遣不敢，二位大概已經知道武林各大門派和日月堂一批走狗已成勢不兩立之勢，在下只有一個人，目前人手不夠，要請二位多多協助。」

兩人同聲道：「程少俠有甚麼事，只管吩咐，在下二人赴湯蹈火，決不推辭。」

「在下先向二位謝了。」程明山朝兩人抱抱拳，接着說道：「目前咱們不知日月堂是甚麼人主持的，飛龍公子是日月堂總巡，地位不低，但如果直接問他，一定不肯招供，在下之意，只有先問他總管夏濤聲，再問問崆峒島主竇金樑、惡洞賓蕭道成兩人，從他們口中，一定可以問得出來，只是這三人若不使用一些手段，只怕是不肯說的了。」

商老二道：「程少俠說得是，這些人若非給他吃些苦頭，決不肯招供，這個容易，程少俠發個口令，交給在下辦就好了。」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正是此意，只是商老哥不須用太多力氣，在下敎你一記手法，保管他們受不了。」

說完，就敎他如何點對方穴道。

商老二點着頭道：「在下記下了。」

程明山道：「好，現在二位就去把總管夏濤聲押上來。」

劉保祿、商老二兩人奉命唯謹，轉身匆匆下樓而去。

惲海平站在門口說道：「程少俠，你要問夏濤聲的口供麼？在下也想給他一些顏色，不知可不可以？」

程明山笑道：「怎麼，惲兄和夏濤聲有過節麼？」

惲海平道：「本來沒有，方才在下奉命上船來，夏濤聲狗仗人勢，太欺人了。」

「好。」程明山道：「惲兄請進來。」

惲海平依言走入，程明山和他低低說了兩句。

惲海平欣然道：「在下遵命。」

就退了出去，依然站到門口去了。

程明山一抬手道：「杜鵑姑娘，妳去把門帘放下了。」

杜鵑走過去放下了門帘子。

司空玉蘭道：「程大哥，這是做甚麼呢？」

程明山含笑道：「給夏濤聲一個下馬威，先殺殺他氣勢，就會乖乖的招供了。」

不一會，劉保祿、商老二兩人押着總管夏濤聲上來。

剛到門口，惲海平就迎了上去，喝道：「夏濤聲，站住。」

劉保祿看二師弟攔着夏濤聲，正待開口。

惲海平朝他使了一個眼色，一面目注夏濤聲道：「你還認識惲某麼？」

夏濤聲被截脈手法截閉了兩處經穴，武功受到封閉，但仍能行動說話，望望惲海平，說道：「在下聽劉老哥說，是程少俠找在下上來的。」

「不錯。」惲海平說：「但你要接受惲某的檢查。」

夏濤聲道：「在下經穴被封，武功若失，你要檢查，就檢查好了。」

惲海平冷笑道：「你不是說是官方的人麼？不接受惲某檢查麼？」

夏濤聲自然知道惲海平這是有意報復，但好漢不吃眼前虧，聞言笑了笑道：「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既然落在你們手中，別說檢查了，就是要殺要剮，也只有認了。」

「啪！」惲海平抬手就是一個耳光，怒嘿道：「這就是你們這些官方走狗貪生怕死的嘴臉，我問你，你是不是中國人？你是不是武林中人，你居然數典忘祖，去做走狗，再回過頭來殘害武林同道。」

他這一掌，摑得夏濤聲身子打了個轉，嘴角流出血來，但他雙手無法舉起，只是沒有作聲。

惲海平喝道：「你還不過來給我檢查，還想頑抗麼？」

反手又是一個耳光打了過去。

夏濤聲若是沒被封閉經穴，你兩個惲海平也休想是他對手，如今武功被封，這兩掌摑得他兩眼發黑，耳朵嗡嗡作聲，也只好認了。

惲海平一伸手抓住他胸前衣襟，一把把他抓了過去，「嗤」的一聲，撕開衣襟，在他身上胡亂抄了一陣，才喝道：「快進去。」

夏濤聲依然沒開口，舉步朝起居室門口行去。

劉保祿、商老二跟在他身後，掀帘走入。

程明山就坐在上首飛龍公子坐的一張錦披太師椅上，他身旁也伺立着一個身穿梅紅衫子，乳白長裙的苗條少女，她正是被割去舌頭的杜鵑。

劉保祿和商老二在下首兩張木櫈上，也一左一右坐了下來。

夏濤聲久走江湖，一看就知程明山叫自己上來，分明是要問自己口供了，心念轉動，就朝程明山躬躬身，說道：「程公子見召，不知有甚麼見敎？」

程明山目光一抬，問道：「你就是夏濤聲？」

夏濤聲站着道：「在下正是夏某。」

艙中沒有他的坐位，只好站着說了。

程明山又道：「是船上的總管？」

夏濤聲應了聲「是」。

程明山問道：「這條船是日月堂的？還是飛龍公子私人的？」

夏濤聲道：「是日月堂的。」

「很好，你很合作。」程明山接着問道：「飛龍公子是他外號，他總有姓名吧？」

夏濤聲爲難的道：「這……」

他身爲總管，自然不能說不知道了，但飛龍公子的姓名是保密的，試想杜鵑只說出「飛龍公子」四字，就割去了舌頭，他如何能說？

商老二喝道：「姓夏的，程公子問你，你要是不肯好好回答，那是自找苦吃了。」

夏濤聲苦笑道：「程公子親眼看到了，杜鵑姑娘只洩漏了『飛龍公子』四字，就遭到割舌之刑，在下說出來了，就會沒命。」

商老二洪聲道：「姓夏的，你想清楚，說出來了，要回去才會沒命，你如果不說，今天就會沒命。」

程明山微微一笑道：「夏總管，依在下相勸，你還是和在下合作的好，因爲在下要問的話，並不只是飛龍公子的姓名，你在江湖上一定也很久了

，應該知道咱們如今已經勢成水火，在下想知道，你是非說不可，不肯說，那只是浪費時間而已，最後，你還是要說出來的，何苦敬酒不吃吃罰酒呢？」

夏濤聲道：「你要刑逼？」

程明山含笑道：「豈止刑逼。」

夏濤聲看了他一眼，才道：「程公子不是靈山島的人？」

「當然不是。」程明山道：「靈山島的人，就不用問你這些了。」

夏濤聲道：「那麼程公子可否先亮身份？」

程明山微笑道：「日月堂本是義民組合，糾合同道，以光復舊河山爲職責，但不知何時，竟被官方所收買，轉而利用日月堂，殘害武林同道，妄圖剷除各大門派，順存逆亡，程某是武林的一份子，自當盡我所能，消滅這些敗類，何用甚麼身份？」

夏濤聲道：「在下看程公子的行動，不像只是個人行動吧？」

「不錯。」程明山道：「這是江湖各大門派的聯合行動。」

夏濤聲微微搖頭道：「就算各大門派聯合行動，也註定非失敗不可。」

「勝負成敗，是以後的事。」程明山道：「今天是飛龍公子失敗了，程某掌握了你們的生死。」

商老二道：「你別扯遠了，快說，飛龍公子叫甚麼名字？」

夏濤聲俯首想了想，心知今天不說出來是通不過的，這就點頭道：「好，在下說了，飛龍公子姓宇文，單名一個傳字。」

程明山又道：「日月堂堂主呢？」

夏濤聲道：「北海神龍宇文望。」

程明山沒聽說過北海神龍宇文望這人，問道：「他們是甚麼關係呢？」

夏濤聲道：「父子。」

程明山點頭笑道：「如此就好，我擒到了日月堂主的兒子了。」

一面問道：「日月堂設在甚麼地方？」

夏濤聲道：「徂徠山。」

「很好。」程明山又道：「竇金樑、蕭道成二人，在日月堂是甚麼身份？」

夏濤聲道：「護法。」

程明山又道：「你可知道少林方丈慧通大師等人，身中『冬眠散』，被囚在何處？」

夏濤聲道：「在下負責這船上工作，其他的事，在下並不詳細。」

程明山看他有問必答，他說不知道，大概不會是推託之詞，這就點頭道：「好，商老哥，你把他送下去，再要竇金樑上來。」

商老二答應一聲，迅快的押着夏濤聲走了出去，一會工夫，就押着竇金樑上來，走到起居室門口，朝他肩上一推，喝道：「去！程公子要問你的話，若有半句虛言，當心你的腦袋。」

竇金樑身爲崆峒島島主，這回身受截脈手法封閉了經穴，武功若失，當眞合了一句老話，虎落平陽被犬欺，商老二對他大聲吆喝，也只好忍了，舉步跨入。

程明山目光一注，就射出兩道懾人的精光，冷冷的道：「竇金樑，在下只問你一句話，你想不想活下去？」

竇金樑看他神色不善，心頭不自禁一寒，說道：「程公子問我這句話，必有見教了？」

「不錯。」程明山神色極冷，說道：「你想活，咱們可以談談，不想活，咱們就不用談了。」

隨手朝相距還在一丈開外的堅實木壁一指，說道：「你過去看看就知道。」

這起居室是飛龍公子坐息之室，航行大海，四壁俱是整個樹身釘成，每棵樹身俱粗逾海碗，經程明山這輕描淡寫的一指，不聞聲息，竟然已鑽透了一個光滑的指孔。

竇金樑看得心頭暗暗發毛，凜駭的道：「程公子好精純的功力。」

程明山道：「竇島主還沒回答在下的話。」

竇金樑道：「螻蟻尚且貪生，在下自然想活下去了。」

「那好。」程明山道：「你可有『冬眠』的解藥？」

竇金樑聽到「冬眠」二字，臉色忽然變了，說道：「在下已把『冬眠散』和解藥，全都交給日月堂了。」

程明山道：「好，那麼我再問你，你當時意圖劫持司空玉蘭究竟是爲了甚麼？」

竇金樑道：「事已至此，在下也只好說了，日月堂曾命在下勸說司空師兄歸效日月堂，在下勸說無效，後來日月堂擬以『冬眠散』向各大門派掌門人下手，但司空師兄存有解藥，因此只得以司空玉蘭爲人質，才能逼使他投效日月堂，交出解藥來。」

程明山道：「這麼說，少林寺慧通大師等人，身中『冬眠散』，遭到劫持，你也參與其事了？」

竇金樑點頭道：「那是由徽幫曹鳳台和九里堡副總管金奇及在下三人共同負責的。」

程明山已知慧通大師等人被囚在乳山口，故意問道：「他們把慧通大師等人囚禁何處？」

竇金樑不假思索的道：「乳山口。」

程明山問道：「那裏由甚麼人負責？」

竇金樑道：「是宇文堂主門下二弟子楚人傑掌管。」

程明山道：「還有甚麼人？」

竇金樑道：「本來由惡洞賓蕭道成和乾坤手萬艮爲輔，後來曹鳳台去了，飛龍公子就命蕭道成前來協助在下，對付靈山島的。」

「很好。」程明山看了他一眼，點頭道：「你說得很誠實，不過你要活命，就得將功贖罪……」

竇金樑道：「程公子的意思，是要在下跟你去乳山口救人了？以程公子的武功，救人也許並不困難，只是日月堂高手如雲，僅憑咱們區區幾人，只是飛蛾撲火而已！」

程明山大笑道：「就憑程某一人，不是把飛龍公子等人制住了麼？對付日月堂，中原武林各大門派業已採取聯合行動，可以把徂徠山踏成平地，何在乎區區日月堂？」

竇金樑遲疑一下，才道：「程公子可知日月堂的後臺是官家麼？」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早就知道，不過有一點，只怕竇島主沒有想到。」

竇金樑一愣，問道：「程公子說的是那一點？」

程明山笑了笑道：「官方要對付武林各大門派，儘可明目張膽，派兵圍剿，何以要利用日月堂來對付武林各大門派呢？這就是說以毒攻毒之計，能教各大門派投到日月堂下，他們可以兵不血刃，收服整個武林，從此都受官家控制，萬一日月堂對付不了各大門派，那只是日月堂被毀，無損於官家尊嚴，目前各大門派要對付的也只是日月堂，不是官家，毀去了日月堂，官家也絕不會替日月堂出面，這是一定的，竇島主不妨仔細想想，官家對日月堂只是利用而已，譬如竇島主依附日月堂，各大門派如果把你崆峒島整個毀了，日月堂敢明目張膽的和各大門派公開挑戰嗎？這是『利用』，並不是肝膽相照的結合，其理就在於此。」

竇金樑瞿然動容，說道：「程公子說得極是，竇某不才，被人利用了還懵然不知，現在經程公子一說，茅塞頓開，程公子有何差遣，竇某自當全力以赴，義無反顧，也可稍贖前愆。」

「哈哈！」程明山大笑道：「竇島主總算是明白人！」

抬手輕輕一拂，解去了竇金樑的穴道，一面說道：「現在有一件事，要請竇島主做……」

竇金樑發覺全身一鬆，穴道頓解，雙手活動了一下，拱拱手道：「程公子但請吩咐。」

程明山道：「在下要請竇島主去說服蕭道成，曉以大義，爲武林出一分力量。」

竇金樑拱拱手道：「在下遵命。」

程明山一抬手道：「竇島主請吧。」

竇金樑拱拱手退了出去。

司空玉蘭從裏面閃了出來，說道：「程大哥，你給竇金樑解了穴道，他靠得住麼？」

程明山含笑道：「看他樣子，倒似誠心悔改了。」

過沒多久，竇金樑果然領着惡洞賓上來，欣然道：「在下幸不辱命，蕭道兄幡然覺悟，願意追隨程公子，爲武林稍效棉薄。」

蕭道成接着稽首道：「貧道慚愧，竟然作着危害武林之事而不自覺，若非程公子說服竇島主，前來勸貧道，分析道理，貧道還一直認爲自己作得很對呢，貧道願意追隨程公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程明山起身笑道：「蕭道兄好說，能得蕭道兄相助，咱們此行無異得一大臂助了。」

隨手也替蕭道成解了被截的經脈。

這時已快近子時，島上派人送來了一席酒菜，大家就在起居室中用了。

堪堪吃畢，司空靖已經親自趕來，邀請程明山上岸。

程明山拱着手道：「司空島主盛情，在下心領了，在下遠上靈山之時，簡幫主等人業已先行，約在海陽東村會齊，不能久待，在下準備用這條船趕回去，只是船上水手，均係對方的人，因此在下想商借貴島幾名水手相助。」

司空靖道：「救人如救火，既然程少俠有事在身，老朽不好躭誤了，老朽要惲海平隨同少俠前往，水手惲海平自會去挑選的，不勞少俠費心，需要甚麼，少俠也只管吩咐惲海平好了。」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遞給了程明山，說道：「這是『冬眠散』的解藥，少俠收好了。」

程明山再三稱謝，接過揣入懷中，一面朝司空玉蘭道：「司空姑娘，在下此行，對方是依仗官勢的日月堂，而且其中不乏高手，前途頗多兇險，在下是前去救人的，姑娘還是回島上去的好！」

司空玉蘭不待他說完，搶着道：「我們這一路還不夠兇險麼？我不怕兇險，何況我們來的時候，都是敵人，尚且一一克服了，現在我們人手不在少數，還怕甚麼？你是救人，我也可以幫忙呀，我不回島上去。」

司空靖自然知道女兒的心意，含笑道：「程少俠，老朽年紀大了，一向雖不在江湖，但總是江湖人，程少俠此行，也不是私事，乃是江湖公衆之事，老朽也應該出點力才是，小女粗通武功，要去就讓她去吧，算是代表老朽，稍效棉薄也好。」

司空玉蘭聽得喜道：「程大哥，爹都答應我去了。」

程明山知道她若是要去，勸也無用，只得點頭道：「姑娘要去自無不可，妳也可以多認識幾位姑娘呢！」

司空玉蘭聽得急忙問道：「這次各大門派的聯合行動，也有女的麼？那你爲甚麼不讓我去呢？」

程明山因已躭擱了三天，急着要啓碇，就請惲海平去找水手。

惲海平匆匆下船而去。

程明山朝司空靖抱抱拳道：「司空島主那就請回吧！」

司空靖也不客氣，叮囑了女兒幾

句，才下船而去。

不多一會，惲海平找來了幾名水手，也帶來了食水和食用之物，一面搶修鑿破的船底，這樣整整忙了一個下午，才諸事停當。

然後又分配各人工作，由劉保祿負責看管飛龍公子和船上三十名被制的水手，惲海平負責指揮水手和航行事宜。

商老二道：「程公子，在下呢，你沒派點事給我做做麼?」

程明山含笑說道：「對了，在下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商老哥你去辦呢!」

商老二道：「程公子有甚麼事，只管吩咐。」

程明山道：「丐幫簡幫主一行人，現在海陽等候在下求取解藥，現在咱們擒住飛龍公子，有現成的船，直駛乳山口，要麻煩商老哥趕去海陽送一個信。」

商老二道：「咱們駛乳山口，海陽是必經之途，這船上有一條快艇，到時在下放船下去就是了。」

程明山道：「在下就是這個意思。」

商老二道：「只是簡幫主並不認識在下。」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會寫好書信，商老哥煩交簡幫主就好了。」

司空玉蘭抱着小鳥，問道：「程大哥，我呢?你沒派我工作麼?」

程明山道：「如今船還沒開呢，咱們眞正的事情，要到了乳山口才有，那時那個人都會有事。」

傍晚時分，諸事均已準備妥當，惲海平就下令啓碇，船緩緩的離開靈山島。

程明山也分配了各人的住處，除了司空玉蘭住在第三層上，由杜鵑作陪，自己和竇金樑、蕭道成等人都住在第二層。

船開出靈山島，天色已經漸漸黝黑，水手們加上兩道風帆，船借風勢，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就像奔馬一般快速。

程明山要商老二把夏濤聲押上去的時候，已經暗以「傳音入密」告訴商老二，把他送到右舷那間客房裏去，以示優待。

現在程明山獨自走到客房門口，推門而入。

夏濤聲站起身道：「多謝程公子對在下的優容。」

程明山在他對面一張椅子坐下，含笑問道：「咱們船已啓航，夏總管可知是到甚麼地方去的麼?」

夏濤聲道：「這個在下猜不出來。」

程明山道：「乳山口。」

夏濤聲道：「那是日月堂的一處分堂，也是日月堂的一處倉庫，分堂主是楚人傑，宇文堂主門下二弟子。」

程明山道：「夏總管倒是爽快得很。」

夏濤聲道：「在下已經洩漏了堂中不少機密，多說少說，反正是一樣了，難道程公子不是想來問話的麼?」

程明山笑道：「在下問話還在其次。」

夏濤聲道：「那是來勸說在下投降的了?」

「這不算投降。」程明山接着道：「應該說是請夏總管和在下合作。」

夏濤聲道：「在下早就想到了。」

程明山道：「夏總管那是答應了?」

「程公子把在下安置在這裏，自然是要說服在下了。」夏濤聲苦笑道：「在下除了投降，還有第二條路麼?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程明山大笑道：「如此就好。」舉手拂開了他被制穴道。

夏濤聲道：「程公子信得過在下?」

程明山笑道：「夏總管不是說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麼?這話已經多了。」

夏濤聲道：「程公子把船開向乳山口，那已經查明慧通大師等人被囚在乳山口，不知要在下如何效勞?」

程明山道：「夏總管說對了，人確實被囚在乳山口，只是在下還沒想出如何救人的辦法來，所以要向夏兄請敎。」

其時他早已胸有成竹，只是想試探夏濤聲的口氣罷了。

夏濤聲大笑道：「程公子必然已想好了對策，才會來找在下的了。」

程明山心中暗道：「此人果然是老江湖。」

一面誠懇的道：「在下想到了一個計策，只是想聽聽夏兄的意見。」

夏濤聲看了他一眼，才道：「現成的船隻，現成的人手，還怕楚人傑不相信麼?要拏下楚人傑，救出被囚的人，易如反掌之事，只是……」

程明山聽得暗暗點頭，問道：「夏兄有顧慮?」

夏濤聲道：「在下還有甚麼好顧慮的?只是日月堂……」

「夏兄認爲對付日月堂有困難?」

程明山含笑道：「破日月堂，也只是指顧間耳!」

夏濤聲道：「程公子有把握?」

程明山道：「如論人手，直搗徂徠，日月堂一旦瓦解了，官方絕不會出面的。」

夏濤聲道：「程公子何所據而言?」

程明山道：「官家只是想利用日月堂，控制整個江湖，如果日月堂瓦解了，就沒有利用的價值，如果官家眞要翻下臉來，和大門派硬來，他值得麼?」

「唔!」夏濤聲道：「程公子說的也是有理，只是各大門派經此一來，和官家結了怨，也是化不來的。」

「那是以後的事了。」程明山道：「至少解了目前的危機，官家對江湖各大門派，原已早有戒心，但也未必敢動。」

「好!」夏濤聲拱拱手道：「夏某也豁出去了，江湖人，能爲江湖盡點力，也是應該的，程公子要在下怎麼做，夏某唯命是從。」

程明山伸手握住他的手，緊緊的搖了搖，說道：「多謝夏兄了。」

兩人低低的密議了一會，程明山才欣然退出。

第二天傍晚時光，大船已航行到海陽港附近，水手早已準備好把小船放了下去。

商老二懷了程明山的信，悄然下船，和一名水手雙槳齊划，飛快的朝海陽港划去。

大船却朝乳山口直駛過去，初更時分，便已駛進港灣，船上也同時挑起了有日月堂號誌的風燈。

這條船，乳山口港口的人全都認得，誰也不敢盤問，因此一直駛到泊船的埠頭，緩緩靠岸。

水手們早已換上了大船水手的服裝，迅速舖好了跳板。

惡洞賓蕭道成偕同總管夏濤聲匆匆上岸，走了里許光景，才到日月堂的分堂，一所頗具氣派的大宅門口。

守門的兩名武士看到兩人，一齊躬身行禮。

蕭道成、夏濤聲也沒去理睬，直入大門，來至大廳左側的議事廳，早有一名分堂管事很快迎着，躬身道：「屬下見過蕭護法、夏總管。」

夏濤聲道：「你快去請楚分堂主，萬護法來。」

那管事連聲應是，迅快退出。

不多一會，分堂主楚人傑、乾坤手萬艮相偕走入。

楚人傑不過三十出頭，人生得極爲精幹，一進門就含笑道：「蕭道兄回來了，此行任務，想必已經順利完成了?」

蕭道成拱拱手道：「回分堂主，一切都十分順利。」

楚人傑才回頭朝夏濤聲問道：「夏總管，宇文師弟怎麼不下船來呢?」

夏濤聲躬身道：「回分堂主，總巡吩咐屬下，特來請分堂主和萬護法到船上議事。」

「到船上議事?」楚人傑驚奇的道：「宇文師弟有甚麼機密大事，要本座到船上去議事?」

夏濤聲走上一步，壓低聲音說道：「總巡據報，咱們這裏有了內奸。」

楚人傑一怔，一張臉登時變了顏色，問道：「誰?」

夏濤聲依然壓低聲音說道：「總巡要屬下報告分堂主，請曹鳳台同去。」

這話雖未指出內奸是曹鳳台，但已夠了。

楚人傑口中「唔」了一聲，回頭朝門外吩咐道：「李管事快去請曹兄來。」

那管事答應一聲，轉身自去，不一會，門口響起一陣輕快的步履聲，徽幫龍頭曹鳳台施施然從外走入，目光一抬，就拱手道：「楚兄見召，不知有甚麼事?」

一面朝蕭道成、夏濤聲兩人頷首道：「蕭道兄，夏總管回來了!」

楚人傑含笑道：「宇文師弟在船上等着咱們，有機密之事相商，夏總管，咱們這就走吧!」

他不待曹鳳台回答，當先舉步朝外行去。

夏濤聲搶先道：「屬下帶路。」搶在前面先行。

蕭道成抬抬手道：「萬兄、曹兄請。」

乾坤手萬艮已聽夏濤聲說過，好像這曹鳳台有了問題，自然要讓他走在前面，連忙拱手道：「曹兄請。」

曹鳳台在分堂之中，乃是客卿地位，略爲謙讓，就隨在楚人傑身後走去。

蕭道成又讓萬艮走在前面，自己殿後。

一行人脚下極快，里許光景，自然很快就到停泊大船的埠頭了。

這時大船上早已燈火通明，劉保祿站在船舷上，看到大家走近，就欠身道：「總巡請楚分堂主登船。」

楚人傑不疑有他，心中還在暗道：「宇文師弟眞是個喜歡排場的人。」

夏濤聲走在前面，引着一行人登第二層，再由扶梯登上第三層。

竇金樑早已站在扶梯口，欠身道：「楚分堂主請。」

這時起居室一道紫紅門帘，也由杜鵑舉起，司空玉蘭在裏面嬌聲道：「公子請楚分堂主入內相見。」

起居室中燈光柔和，飛龍公子端坐在一張高背椅上，並未起身相迎。

他身後伺立一名少女，正是司空玉蘭。

門口，還站着一個青衣勁裝漢子，那自然是飛龍公子的貼身衛士了。

這情形楚人傑未絲毫覺得有異，因爲飛龍公子雖是自己師弟，但在日月堂中，乃是總巡身份，職位要比分堂主高上一級，更何況他是日月堂主的獨生兒子，平日本來就目空四海。

但此時跟在楚人傑後面的兩人，却同時出了事!

徽幫龍頭曹鳳台剛跨上第三層扶梯，竇金樑一抬手道：「曹兄請留步。」

跟在曹鳳台後面是乾坤手萬艮，在登船之時，蕭道成早已暗中告訴他，要他登上第三層扶梯，有人出聲阻攔之時，就出其不意，制住曹鳳台的穴道。

萬艮早已聽總管夏濤聲向楚分堂主報告過，自然不疑有他，這時竇金樑要曹鳳台留步，曹鳳台方自一怔，萬艮趁機點出一指，制住了他的穴

道。

蕭道成故意跟上一步，悄聲問道：「萬兄得手了麼？」

萬艮點頭道：「兄弟點了他『笑腰穴』。」

「如此就好。」蕭道成也手指突出，一下點了萬艮的「笑腰穴」。

總管夏濤聲走近起居室門口，就向旁閃開，抬手道：「楚分堂主請。」

楚人傑舉步跨入，司空玉蘭就嬌聲喝道：「把楚人傑拏下了。」

楚人傑方自一怔，還沒說話，站在門口扮衛士的程明山那還容有還手的機會，揮手之間，就以截脈手法把他制住了。

楚人傑被「神仙手」截閉住經穴，仍能開口，不覺張目道：「師弟，你這是幹甚麼？」

程明山笑道：「飛龍公子已經反正了。」

又點出一指，點了他啞穴，一面朝夏濤聲、蕭道成拱拱手道：「夏兄，蕭道兄，這回咱們不費手脚，就拏下了他們三個，破了乳山口分堂，全仗二位大力。」

夏濤聲拱手道：「程公子好說、事不宜遲，咱們得趕緊下船去才行。」

程明山點點頭，在飛龍公子、楚人傑、萬艮、曹鳳台四人身上，連拍了幾掌，讓他們雙脚可以行動。

一面派杜鵑和司空玉蘭，裝作隨侍飛龍公子由竇金樑、蕭道成、夏濤聲、劉保祿四人，夾雜在楚人傑、萬艮、曹鳳台之間，自己仍然扮作飛龍公子的衛士，隨衆人身後而行，船上則由惲海平留守。

諸事議定之後，一行人下了大船，一直進入分堂議事廳。

總管夏濤聲留在門口，朝那管事吩咐道：「李管事，總巡有命，任何人不奉呼喚，不得擅入，你站到階前去。」

李管事連聲應「是」，因有夏總管站在門口，他自然只有站到階前去的份兒。

議事廳上，飛龍公子高踞首位，站在他身後的是杜鵑和司空玉蘭。

楚人傑坐了第二位，其餘的人依次而坐。幾個被截住經脈的人，除了口不能言，手不能動，眼睛還是會霎的，因此縱然有人看到，大家好像正在商議機密事兒，也看不出有甚麼異處來。

過沒多久，蕭道成從議事廳帶着飛龍公子的侍衛匆匆走出，朝站在階下的李管事招招手道：「李管事，總巡有命，要你領我到谷底去。」

李管事道：「那要分堂主的令牌才能進去。」

程明山喝道：「令牌在此，你還不走在前頭帶路？」

李管事應聲說「是」，就在前面帶路。

乳山口原是勞山一處臨海的港灣，出了分堂，向西不過半里光景，就是一處幽深的岩谷，谷口站着兩名武士，看到李管事領着兩人走過來，其中一個拱手道：「李管事……」

李管事連忙低聲道：「是總巡派來的人。」

程明山伸出手掌，喝道：「令牌在此，你們看清楚了。」

手掌一翻之際，早已閃電拂住了兩人的穴道。

蕭道成喝道：「李管事，還不快走？」

李管事不敢多言，急步走在前面領路，入谷又走了半里光景，便已到了岩下，那裏有一座屋子，有兩扇鐵柵門。

門口一排站着兩個武士，看到李管事，一齊抱着拳，還沒開口，李管事已經悄聲道：「是總巡派侍衛來查看的，陪來的是蕭護法。」

蕭道成喝道：「你們還不打開鐵門？」

四人中爲首那人聽說是總巡派人來查看，就不敢說令牌了，立時從腰間取出鑰匙，打開鐵鎖，開啓了鐵柵門，躬着身道：「請，請！」

程明山回身喝道：「你們好好站着，守在門口。」

說話之時，手指連點，制了四人穴道。

李管事迅快的點起一盞燈籠，走在前面。

鐵柵門內是一條走道，右邊一排三間石室，各有一扇鐵門，而且也下了鎖，不用說鑰匙是在那守門的領班身上了！

程明山一下掣出紅毛刀，刷的一聲削落鐵鎖，李管事嚇了一跳，不敢作聲。

程明山一手推開鐵門，李管事手提燈籠走在前面。

程明山跟着走入，目光一抬，發現地上躺卧着的五人，正是少林方丈慧通大師、八卦門掌門人封自清、形意門掌門人祝南山、白鶴觀主天鳴道長、九宮竹逸先生！

這就探懷取出「冬眠散」解藥，傾了五顆，交給蕭道成，說道：「煩請蕭道兄把這藥丸餵給他們服下。」

蕭道成接過，依言給五人餵了藥丸。

李管事站在一旁，雖覺不對，但自也不敢多問。

程明山又要李管事領路，來至第二間石室，也用刀削斷鐵鎖，推門而入，裏面躺着的果是八個僧人，那是隨侍方丈的少林弟子，也由蕭道成餵他們服了解藥，再至第三間，推門而入，却並沒有人。

程明山又回至第一間，足足等了一頓飯的時光，慧通大師和竹逸先生功力較深，當先打了個呵欠，睜開眼來。

李管事吃驚道：「他們醒了！」

程明山回頭喝道：「總巡和分堂主都在議事廳等着，要他們去問話呢，你大驚小怪的做甚麼，還不站開去？」

揮手點了他穴道。

慧通大師和竹逸先生堪堪醒來，天鳴道長、封自清、祝南山也相繼打着呵欠，揉揉眼睛，醒轉過來。

程明山抱抱拳道：「好了，大師五位都醒過來了。」

慧通大師等五人眼看自己躺卧在一處石窟地上，心知有異，大家站起身來。

慧通大師望望程明山，合十道：「這位小施主，老衲好像那裏見過，不知這是甚麼地方，老衲等人怎會躺在這裏的，小施主可否見告？」

程明山拱手還禮，說道：「在下程明山，是在徐州九里堡和大師、道長等人見過。」

慧通大師低哦一聲道：「老衲想起來了，小施主是戚老施主的令親。」

程明山此時也不好否認，只得點頭道：「這裏是山東勞山乳山口，大師五位被人下了『冬眠散』，昏睡已經有半個月之久，詳情說來話長，五位請到前面去，容在下再行奉告。」

這時門外響起一陣脚步聲，八個少林弟子也一齊走了進來。

程明山接着道：「不過此地是日月堂一處分堂，在下是假冒他們總巡衛士進來捉人的，日月堂總巡和分堂主均已被在下制住了，丐幫簡幫主、六合門徐掌門人，還有壽通大師等人，約天亮後可到，目前務請大師等五位在這一路上不可問話，必須裝作穴道受制，才能瞞人耳目，等到人來議事廳，再作詳談。」

天鳴道長看了蕭道成一眼，問道：「這位是……」

程明山道：「這位蕭道兄，本是日月堂的護法，此次幸虧有他相助，才不致引起分堂中人的懷疑。」

說完，隨手朝李管事肩頭一拍，喝道：「李管事，咱們走吧！」

李管事不敢多問，依然手提燈籠走在前面。

慧通大師也叮囑了八個弟子，只是隨後跟着走，要裝出穴道被制模樣。

一行人進入分堂議事廳，李管事悄悄把此行經過告訴了總管夏濤聲。

夏濤聲雙目一瞪，哼道：「李管事，你懂不懂本堂規矩，遇事不准多問，不准多說，這是總巡吩咐下來的事，要傳他們問話，你敢多嘴，不要命了？」

這位總管是總巡身邊的紅人，李管事被訓得喏喏連聲，連說：「不敢。」

夏濤聲一揮手道：「還不站到階下去，聽候差遣？」

李管事又應了聲「是」，夾着屁股忙不迭退到階下去了。

程明山把慧通大師等五人和八名少林弟子一齊領入議事廳，才請他們在下首一排椅子坐下，八名弟子則站到靠壁之處。

這樣外面若是有人看到，好像正由總巡和分堂主和他們談話。

等大家落坐之後，才把日月堂已爲官家收買，由•山通天觀主郝元，以假易眞，替劉二瘋子改扮了代替戚槐生，害死盟主萬春霖說起，自己等人如何鏟去雙環鏢局，發現慧通大師等人被下了「冬眠散」一直說到自己靈山求取解藥，計擒飛龍公子，說服竇金樑、蕭道成、夏濤聲，計騙楚人傑，源源本本說了一遍。

然後又替竇金樑、蕭道成、劉保祿、司空玉蘭等人一一引見。(夏濤聲站在門口未引見)。

這番話，直聽得慧通大師等五人目瞪口呆，想不到江湖上竟然出了如許大事，他們不是一派掌門，就是一代耆宿，竟然身在夢中，若非眼前這位少年俠士，各大門派幾乎有覆門之厄，猶懵無所知！

尤其是八卦門封自清和形意門祝南山二人，回想前情，才恍然大悟，兩派勢成水火，原來竟是勞乃通從中挑撥所致。

司空玉蘭忽然想起竇金樑說過，還有一個叫金奇的人，這就說道：「程大哥，那叫金奇的人，怎麼不見呢？」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阿吉和小三子的招搖撞騙，驚動了官府中人，大內高手大鬍子白貝多和高瘦、矮胖捕快找上門來，主要追查阿吉的身世，是否欽命要犯，老太婆雖然騙走他們，但心中惶惶不安，幸阿吉在路上亦騙走白貝多，還得到他的信任委為插在老太婆家中的綫眼，覺得事情有蹊蹺，便追查自己的身世，從白貝多、老婆婆的口中約略知道自己的身份，婆婆亦將主犯元兇一一道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施故技勒索銀両　三名派大破慳囊

小三子喘得更厲害，揮汗如雨道：「我又不是你肚裡的蛔蟲，你的鬼主意又花樣百出，誰知道。」

「告訴你，是怕那一羣牛鬼蛇神又來胡糾八纏。」

「笑話，錢財多多益善，再順便賺一票也不賴呀。」

「阿三，你錯了，錢財乃身外之物，太多了會煩人的。」

「哼，沒聽說錢多會煩人，眞是怪人怪論。」

「我的意思是，咱們做的是買空賣空的生意，夜路走多了說不定會遇上鬼，買魔刀的彭拜、古仁、牛梅芳他們就不會善罷干休。」

「話是不錯，就怕……」

「就怕甚麼？小三子。」

「就怕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長了翅膀的銀子會拚命往咱們口袋裡飛。」

「不會吧？」

「怎麼不會，你瞧，已經飛來了。」

是飛來了。飛來了三個人。

三個道貌岸然的道人。

乃鼎鼎大名的武當三劍──掌門人金劍張子愚，師弟銀劍翁大明，與子母劍宋長安。

三劍是從斜刺裡越林而出，身輕如燕，其快如風，一字兒排列在羊腸小徑上，恰巧將去路封死。

阿吉一楞神，道：「道長請借光。」

三劍視如不見，聽如未聞，一動也不動。

小三子忍不住發了火：「喂，你們聽見沒有，借光，好狗還不擋道呢。」

三劍依然故我，寸步不讓，不停的打量着哥兒倆。

片刻之後，武當派掌門人金劍張子愚才沉聲說道：「兩位小哥打那兒來？」

阿吉不耐煩的說：「山下。」

「往那兒去？」

「山上。」

「刀山上？」

「正是。」

「這樣說你就是前幾天下山來的那位小哥？」

「不錯，是我阿吉。」

銀劍翁大明的眸中乍然射出一道怪異的神采，道：「刀山之上有一個百丈坪，百丈坪上有一道懸崖叫斷魂崖？」

阿吉道：「完全正確。」

子母劍宋長安接道：「斷魂崖上有一棵老松樹，樹後有一個山洞叫玄元洞，對不對？」

小三子疑雲滿腹的道：「怪事，這些機密你們怎會瞭如指掌？」

金劍張子愚道：「小施主別管貧道是如何得知的，且說是不是屬實？」

阿吉故意跟他打馬虎眼，道：「差不多啦。」

「玄元洞內可有金銀財寶，或武學典籍？」

「不知道。」

「小哥從刀山來，怎會不知道？」

「在下雖去過百丈坪，並未登上斷魂崖。」

「爲甚麼不上去瞧瞧？」

阿吉的回答冷硬有力：「不想上去！」

張子愚聽得一楞，態度反而和善了許多，客客氣氣的道：「能否替武當派一探玄元洞？」

「說了半天，原來三位是武當派的。」

「貧道武當掌門金劍張子愚。」

「這一位呢？」

「二師弟銀劍翁大明。」

「那一位是……」

「三師弟子母劍宋長安。」

小三子冷言冷語的道：「武當派的名頭大得很，自己上山去嘛，沒有必要求助他人。」

翁大明臉上一熱，赧然道：「說來慚愧，武當三劍，連闖三次，均未能上得刀山。」

宋長安小心翼翼的道：「所以甚盼兩位小施主能助一臂之力。」

阿吉的眉頭一皺，故意拿蹻道：「除非三位能把爲何對山上的情形如此清楚的事說明白，否則在下不予考慮。」

金劍張子愚瞧瞧翁大明，看看宋長安，三人眉來眼去，取得一致意見後，這才神秘而又低沉的道：「實不相瞞，貧道身上有一份藏寶圖。」

二小聞言大感驚異，同聲疾呼道：「藏寶圖？可否取來一觀？」

張子愚示意二人噤聲，當心隔「牆」有耳，取出一張羊皮在手上展開。

羊皮業已泛黃，顯見年代甚爲久遠。

翁大明、宋長安的手俱已按住劍柄，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小心戒護，以防不測，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阿吉、小三子上前三步，定目細觀，阿吉的臉馬上變了顏色，心說：「乖乖，這個牛鼻子的藏寶圖上的景物，跟山上的情形幾乎是一個模子裡印出來的。」

心念間，張子愚已經開口了：「依小施主看，圖上所示是否與實際相脗合？」

阿吉含糊其詞的道：「大概差不多啦。」

小三子道：「還沒有請教，掌門人的藏寶圖是如何弄到手的？」

金劍張子愚收好藏寶圖，沉聲道：「是玄元上人派人送上武當山的。」

阿吉的江湖知識十分貧乏，所知有限，問道：「誰是玄元上人？」

張掌門對他的膚淺頗感意外，笑說：「是一位前輩武林高人，也是武當派的一位耆宿。」

阿三傻笑一下，口沒遮攔的道：「是死人還是活人？」

翁大明面無表情的道：「上人若仍在世，屈指算算，已是一百五十歲的老人。」

小三子道：「可能早已做了古人。」

宋長安臉色一沉，道：「上人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精通佛、道、僧三教精髓，尤擅修心養性之學，若說仍遨遊於山水之間，並非不可能的事。」

阿吉睜着眼睛說瞎話：「可惜上面空無一人。」

張子愚道：「沒有人那魔刀是如何飛出來的？」

阿吉道：「是魔鬼在作祟。」

翁大明欲再追問下去，阿吉斷然拒絕：「抱歉，欲知山上情況，必須支付談話費。」

小三子接着連價碼都報了出來：「一個問題一百兩，請先付費。」

金劍張子愚道：「貧道只想瞭解，玄元洞內究竟藏了些甚麼東西？」

阿吉道：「掌門人以爲是甚麼？」

「不是金銀財寶，就是武學寶典，或兩者兼而有之？」

「很可惜，區區又沒上去，無法提供答案。」

「這次入山，可否代武當一窺全貌？」

「替武當派辦事？」

「就是這個意思。」

「甚麼條件？」

「小哥不妨說出來聽。」

「還是請掌門人說吧，免得三位以爲是咱家在敲打竹槓，捉大頭。」

三劍聚在一起，密商一陣後，子愚道：「洞中若有財寶，武當願與位平分。」

阿吉道：「假如只有武學秘笈辦？」

「可與兩位同修共學。」

「萬一狗屁都沒有，又當如何？」

「不會的，上人既有秘圖留下，必有所藏。」

「是圖上另有交代？」

「恰恰相反，圖上並無片語隻字。」

「那是送圖的人帶來了玄元上人的口信？」

「上人亦無口信傳言。」

阿吉心道：「哼，老狐狸，故弄玄虛，有心折騰人。」

小三子道：「這可邪門，沒頭沒腦的送一張藏寶圖給武當作甚麼，該不會是開玩笑吧？」

翁大明道：「據先師研判，當時可能有緊急情況發生。」

阿吉道：「何種緊急情況？」

張掌門道：「譬如身染重疾，身負重創，故而不得已請人送圖。」

阿三道：「何不多添幾個字，標明一切，大家就不會再傷腦筋了。」

宋長安道：「想必上人是怕途中

所閃失，是以未敢明言。」

阿吉道：「這張圖在武當派有多久了？」

張掌門道：「久了，已有數十餘年。」

「一直找不到地頭？」

「事實確是如此。」

「好累啊！」

「是很累，武當爲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今天，張掌門恐怕還得再付一次代價。」

「付給誰？」

「區區在下咱家阿吉。」

銀劍翁大明愕然一怔，道：「你說甚麼？武當給你的條件已極爲豐厚，還想要銀子？」

阿三毫不客氣，直接了當的道：「當然要，倘若玄元洞內一無所有，我們豈不要白忙白幹，平白讓武當派吃豆腐。」

直搶白得三劍個個面上無光，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俱皆無言以對。

還是張子愚先打開僵局：「小英雄的意思預備要多少代價？」

阿吉故示大方道：「隨便張掌門吧。」

「一百兩如何？」

「金子？」

「銀子！」

「茶水錢？還是車馬費？」

「全部費用。」

「張掌門沒有說錯？」

「沒有。」

「那是在下聽錯了。」

「應該也不會。」

「一百兩銀子？」

「是的，一百兩銀子！」

阿吉的嘴刁，小三子的話更尖刻，冷言冷語的道：「張掌門有沒有說錯，要我們哥兒倆去探的是寶藏，不是鷄窩，也不是狗洞！」

張子愚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還是請兩位小施主開個價吧。」

阿吉想了想，道：「見面三分情，咱家願特價優待，五百兩銀子，另外還有一個付加條件。」

宋長安微怒道：「你還有付加條件？」

阿吉道：「先小人後君子，醜話先說在前面，免得將來扯皮。」

張掌門沉吟一下，道：「不知是何條件？」

阿吉道：「假使玄元洞裡的金銀秘笈已被妖魔鬼怪得去，在下概不負責。」

小三子說得更清楚：「有本事你們自己找妖魔鬼怪去討，我們惹不起，也犯不着爲他們玩命。」

張子愚跟二劍互換一道眼神，道：「原則上本掌門不反對，但也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阿吉道：「請明言。」

「有關藏寶圖的事請務必守密，勿對外人言講。」

「沒問題，這是職業道德，保証三緘其口，然而，玄元洞的秘密可能早已傳揚開去。」

「怎麼會，此事除三劍之外，再無人知。」

「有！」

「誰？」

「神風堡的虎風隊長巴爾克。」

「巴爾克知道百丈坪、斷魂崖的事？」

「不知道玄元洞內可能有寶藏。」

「小施主，他是如何得知這些機密大事的？」

阿三直言不諱的道：「許是武當派有內賊，將消息出賣，其次就是藏寶圖並非一張，玄元上人有意廣爲流傳，以待有緣，免得畢生心血永沉深山。」

巴爾克不在此地，根本無從查証，生意就在這種情形下勉强成交。

武當三劍走了。

哥兒倆繼續上山。

行囊之中又多了五百兩銀票。

* * *

可是，僅僅才上去三數丈遠，又被另一撥的人堵住。

是四個頭兒油光發亮，手握漆木唸珠，身披大紅袈裟的和尚。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一位眉毛雪白的老僧當道而立，口宣佛號，寶相莊嚴，聲若洪鐘般道：「施主可是日前曾安然出入刀山的那位少俠？」

阿吉頷首道：「不錯，是我阿吉，大和尚是如何得知的？」

白眉和尚雙掌合十道：「此事喧騰一時，早已傳遍江湖，幾乎無人不知。」

小三子亦與有榮焉，大剌剌的道：「這倒是句老實話，阿吉阿三，一炮而紅，一夕之間便名揚千里。」

話鋒一轉，語氣越發張狂：「人怕出名豬怕肥，名氣太大也很傷腦筋，老是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陌生人糾纏不清。」

白眉和尚皺一下眉頭，一臉肅穆的道：「老衲一愚。」

阿吉道：「那門那派？」

「少林寺。」

「是何身份？」

「掌門方丈。」

「原來是少林寺的掌門人，失敬，失敬！」

哥倆好，寶一對，阿吉是一個調皮搗蛋鬼，說這話時不停的打拱作揖，狀甚滑稽。

站在一愚左側的和尚這時單掌一豎，朗聲道：「貧僧百愚。」

右側的老僧自我介紹道：「貧僧若愚。」

另一位老和尚也報出了自己的佛號：「半愚。」

阿三聽在耳中，突然冒出來一句

刺耳的話：「少林武當，都是傻蛋！」

這話太刺耳了，涵養功夫極深的少林四老亦不禁爲之臉色驟變，若愚大師怒溢雙眉道：「小施主這是甚麼話？」

小三子仍自理直氣壯的道：「是句實話。」

百愚和尚沉着臉反問了一句：「實話？」

阿吉笑嘻嘻的道：「一點不錯，是句實實在在的老實話。」

半愚冷然一哂，語帶嗔怒的道：「兩位最好把話說清楚。」

阿吉嘻皮笑臉的戲謔道：「四位大和尚的法號是一愚、百愚、若愚、半愚，武當掌門人叫張子愚，大家都是愚僧愚道，豈非少林武當，都是傻蛋？」

純屬歪理，却歪得有理，四老恨他們無禮，一時之間竟無詞以對，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阿三並不以此爲足，進一步調侃道：「以區區在下我阿三的淺見，少林寺的掌門人應該讓半愚和尚來做才合理。」

半愚大師錯愕一下，冷聲道：「小施主請留口德，勿拿本寺的高僧來開心。」

阿吉代爲解釋道：「小三子此言並無惡意，也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老實話，一愚百愚，傻得可以，大智若愚，同樣腦袋不靈光，算算看還是半愚最聰明。」

又是歪理，胡謅八扯，眞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一愚掌門連忙換了一個話題，道：「兩位可是準備再度上刀山？」

阿吉道：「確有此意。」

「能否告訴此行目的何在？」

「修行。」

「修行？佛法還是道法？」

「都錯，是魔法。」

「何謂魔法？尚請少俠指點迷津。」

「隔行如隔山，說出來四位也未必懂。」

玄！妙極了，這小子對歪理的運用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一句話就把一愚擋回去了。

百愚和尚望着小三子背上沉重的行囊，道：「不知小施主背上所負何物？」

阿三坦白的說：「都是四位摸不得的東西。」

「究係何物？」

「醬牛肉你能吃嗎？紅燒肘子可以摸嗎？」

小三子眞缺德，話畢，故意將行囊打開，故意讓撲鼻的肉香散發開去。

百愚聞香大驚，忙雙掌合十，莊嚴肅穆的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老僧若愚的反應更强烈，上前數步，將包裝重新紮好，拍打一下酒罎子，道：「這裡不會是葷腥之物吧？」

阿三據實說道：「是酒，燒刀子。」

「兩位帶這些東西作甚？」

「吃呀。」

「吃得了這許多？」

「打算長期修行，自然要有充份準備。」

半愚和尚疑雲重重的道：「兩位小小年紀能喝得了這麼多酒？」

阿吉道：「山中寒氣重，飲酒可以禦寒，其次還另有妙用。」

「有何妙用？」

「可以對付妖魔鬼怪！」

一愚掌門白眉一軒，不疾不徐的道：「江湖傳言，說施主曾在百丈坪上耳聞龍吟虎嘯之聲，眼觀璀璨奪目的霞彩？」

阿吉道：「沒錯，咱家是說過這樣的話。」

小三子道：「恭喜，恭喜，掌門人未付一文談話費，便得到如此珍貴的獨家消息。」

百愚凝視着阿吉道：「施主認爲是魔鬼在作怪？」

阿吉的回答强而有力：「不是魔鬼，那來這樣大的魔力？」

一愚掌門斬釘截鐵的道：「世間沒有魔鬼，魔鬼在人心中。」

阿吉愕然道：「沒有魔鬼，怎會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

「十之八九是有人在暗中作怪。」

「可能嗎？誰的本事如此神通廣大，能令魔刀翩翩飛舞？掌門人能辨得到？」

「老衲辦不到，但有人可以。」

「那一位？」

「放眼武林，走馬江湖，有三個人可能達到這種境界。」

「那三個？」

「第一位是武當耆宿玄元上人。」

小三子以懷疑的口脗道：「這位老道聽說已經一百五十歲，能活到現在？」

若愚和尚神采奕奕的道：「玄元上人乃是一位曠古奇人，相傳早已修得長生不老之術，活二百年又有何難。」

阿吉道：「第二位又是何方神聖？」

少林掌門一愚道：「是長白老人。」

「知道他的姓名來歷嗎？」

「這是一位奇人，也是一個怪人，沒人知道他姓甚名誰，亦無人曉得他的來龍去脈，因爲長白山是他隱居的地方，故此武林同道都叫他長白老人。」

「長白老人有呼風喚雨的本事？」

「呼風喚雨非人力所能及，但內家眞力若練到最高境界，則是可使飛刀起舞，收發自如，傷人於百步之外而不着痕跡。」

「這位長白老人多大了？」

「約百歲左右。」

小三子脫口說道：「一百五十歲的人都有可能不死，百歲之人算起來還很年輕哩。」

若愚和尚道：「以一位修爲有素的絕頂高手來說，是不老。」

阿三忽發奇想，道：「也就是說，長白老人說不定返老還童，一時童心大發，跑來隆中山興風作浪，開武林同道的玩笑？」

半愚和尚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阿吉道：「快說第三個是何許人也？」

一愚掌門的臉上乍然掠過一抹憤懣的神采，聲音也提高了一些，道：「此人的名頭更大，技深若海，打遍天下無敵手，是一個惡人，一個奇人，也是一個怪人。」

小三子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別賣關子，到底是誰呀？」

一愚正容道：「冷面魔君鐵老虎！」

這話彷若三春焦雷，青天霹靂，阿吉心頭大震，面色發青，咬着牙齒說：「鐵老虎的資料掌門人全不全？」

一愚道：「知之甚詳。」

「他的出身如何？」

「是長白老人的首座弟子。」

「功力怎樣？」

「出類拔萃，頂兒尖兒。」

「再厲害也不會超過他的師父吧？」

「青出於藍勝於藍。」

「眞的？」

「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冷面魔君鐵老虎，照老婆婆的說法，乃是阿吉的頭號仇人，聞言心湖澎湃，情緒至爲激動，牙齒咬得吱吱作響，一雙緊握着的拳頭，居然被他握出汗水來。

阿三臉色一變再變的道：「這個老魔頭到底厲害到甚麼程度？」

百愚大師道：「當年鐵老虎曾經率領着他手下的狐羣狗黨，向武林各派公開挑戰，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完成此一壯舉。」

「結果如何？」

「貧僧不願意說，但又不能不說，

「打遍天下無敵手。」

「也包括少林在內？」

若愚大師沉重的歎息一聲，道：「先師慧能就是死在老魔之手。」

小三子大驚失色的道：「噢，這個老傢伙這麼兇，簡直是一隻吃人的老虎。」

半愚和尚道：「小施主之言不差，老魔的確是一隻吃人的老虎，短短一年之內，武林各派不是屈服在他的鐵拳之下，被打得灰頭土臉，就是被他的鐵蹄踏平，毀宗滅派，趕盡殺絕！」

仰天長歎一聲，老和尚又氣忿忿的道：「當時的武林，門派林立，百家爭鳴，算是一個極盛時期，禁不起老魔的鐵蹄踐踏，如今僅僅還剩下少林、武當、丐幫、飛鷹幫與凌雲堡五個門派了。」

阿吉道：「不對吧，還有逍遙宮、龍鳳宮、縹緲堡，神風堡四個門派呢。」

若愚大師道：「逍遙宮、龍鳳宮、縹緲堡、神風堡有的是後來才成立的，有的在當時尚藉藉無名。」

百愚和尚接口道：「老魔狠子野心，得寸進尺，後來還曾演出一場鬧劇。」

小三子道：「甚麼鬧劇！」

老僧一愚道：「柬邀各派掌門，會盟華山，名爲杯酒交歡，實則另有陰謀。」

「有何陰謀？」

「要求各派擁立鐵老虎爲武林盟主。」

「各派掌門答應了嗎？」

一愚掌門的臉龐凍住了，冷硬而又僵直的道：「老衲曾親自參與此飽受屈辱的聚會，大家爲了保全祖師遺留下來的基業，皆不得不忍辱負重，含羞忍憤的答應下來，讓他稱心如意的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

阿吉道：「掌門人說姓鐵的是長白老人的首座弟子？」

一愚道：「是這樣。」

「他還有師弟？」

「對。」

「誰？」

「二師弟是大將軍年羹堯。」

「年羹堯？這個人權傾天下，威風得很哪。」

百愚和尚動容道：「還有一個師弟比年羹堯更有權勢，更威風。」

阿三的舌頭都驚得吐了出來，語句也好像打了結：「還有誰的權勢會比大將軍更大，更神氣？」

老僧若愚笑道：「小施主不妨猜一猜。」

「難不成會是皇上？」

「正是當今的雍正皇帝。」

阿吉神色一緊，道：「原來皇上也是一個武林人物。」

半愚和尚壓低了聲音道：「四阿哥胤禎就是靠江湖人的臂助承繼大統的，而冷面魔君鐵老虎正是這一股惡勢力的龍頭老大。」

小三子道：「長白老人只有三個徒弟？」

老僧若愚道：「一共四個。」

「還有那個？」

「禁軍統領阿爾巴德。」

禁軍統領阿爾巴德是阿吉的另一名仇人，聞言心緒更加沉重，暗道：「難怪奶奶一直不肯透露實情，仇家的來頭的確太大，都是皇親國戚，平常百姓如何能惹得起？」

但他生性天不怕，地不怕，天生的一副倔脾氣，轉念又想：「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只要功夫下得深，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管他是誰，就

算是皇帝老兒，我阿吉即使拚着這條小命不要，也要把他的腦袋摘下來！」

小三子及時說道：「年羹堯是大將軍，阿爾巴德是禁軍統領，這隻吃人的老虎做甚麼官？」

一愚掌門道：「胤禎登基之後，鐵老虎並未正式做官，雍正封他爲逍遙王，帶領着一批江湖人物做起逍遙宮主來。」

百愚補充道：「老魔身爲武林盟主，逍遙宮居於霸主的地位，等於是做起了武林王。」

若愚和尚道：「另外他還娶了一個了不得的老婆。」

小三子道：「一個大美人？」

老僧半愚道：「美還在其次，主要是她的身份特殊。」

阿三道：「是何身份？」

百愚和尚道：「朝廷的格格，雍正的姐姐德安公主，也就是現在的龍鳳宮主。」

阿吉愕然一楞，道：「咦，奇怪，老公老婆，怎會分庭抗禮，各據一方，是否在鬧家庭革命？」

一愚掌門字斟句酌的道：「是否家庭出了問題，沒人知道，但德安公主另立門戶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而冷面魔君鐵老虎也離奇的失蹤了。」

阿吉倒抽一口寒氣道：「老魔怎會失踪？」

「外人一無所知。」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十幾年前。」

「生死下落如何？」

「至今仍然是一椿武林懸案，一個解不開的謎。」

小三子道：「掌門人認爲，這隻吃人的老虎有可能就是刀山上的魔鬼。」

「阿彌陀佛！」一愚掌門低宣了一聲佛號，道：「老衲是這樣想。」

百愚和尚道：「也有可能是玄元上人，或長白老人。」

老僧若愚道：「不管是誰，兩位少俠上山之後務請查個水落石出。」

阿吉道：「放心，不論是人，是神，是鬼，我們都會弄明白的。」

半愚道：「最重要的一點是，請將結果知會少林一聲。」

阿吉的脾氣好古怪，彷彿是晚娘的面孔，三月的天氣，說變就變：「憑甚麼要知會少林？」

小三子接着道，「四位沒有這個權利，我們也沒有這個義務，平白無故的幹嘛要替少林跑腿效勞，除非……」

一愚掌門道：「除非怎樣？」

阿吉振振有詞的道：「日前透露機密給各路英雄，曾收談話費，適才又收了武當三劍的服務費，少林欲知魔鬼的來龍去脈，自然也不能例外。」

百愚和尚不悅道：「收甚麼費用？」

小三子道：「預約金。」

「只是一句話，也要收費？」

「一字值千金，話不在多，何況……」

「何況甚麼？」

「此乃機密大事，有的人想買也買不到。」

一愚掌門沉聲道：「說個數目吧。」

阿吉不假思索，立道：「五百兩。」

百愚的臉色驟變道：「一句話就要五百兩，天下那有這樣好賺的錢？」

小三子挑眉瞪眼的道：「不好賺，這是玩命的錢，一個不小心就會被魔鬼吃掉，大和尚的情形却不一樣，賺的都是善男信女的香油錢，不費力氣，也沒有危險。」

阿吉見少林四老沉吟不語，馬上又施出了殺手鐧：「生意不成仁義在，小可絕不强求，不買就算了，再見。」

拉着小三子，放步就走。

小三子邊走邊嘟喃道：「欲購從速，等我們從山上下來就會漲價，聰明人最好不要做糊塗事。」

欲擒故縱，軟硬兼施，這一着還眞靈，少林掌門一愚大師馬上一口答應下來，乖乖的付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

阿吉笑了，笑得很詭異而又狡黠，爽朗的聲音道：「貪財，謝了，但不知日後如何回話？在此地？還是少林？」

一愚道：「短時間之內，本寺會有弟子在此靜候佳音。」

阿三道：「倘若時間拖久，或找不到貴寺的高僧，怎辦？」

若愚和尚道：「就請兩位少俠往少林跑一趟。」

阿吉好苛，大概是窮怕了，不放過任何可以賺錢的機會，道：「對不起，絕非在下服務不週，實因少林寺距離太遠，還必須再加收一筆車馬費。」

大錢已經花了，誰還計較這點小錢，一愚掌門爽快的道：「好吧，只要消息送上少林，老衲保証不會虧待兩位。」

話落人起，立與三位師弟聯袂離開。

＊　＊　＊

少林四老走了。

阿吉、小三子却走不成，正自爲銀子源源而來欣喜間，又來了三位不速之客。

二老一少。

一女二男。

這三個人阿三、阿吉都不陌生。

一個是凌雲堡主青衣儒俠白天威。

一個是凌雲堡的總管百世昌。

另一人則是白天威的獨生女白冰冰。

美若天仙，冷若冰霜，江湖上的朋友送她一個外號——冰雪美人

阿吉一見是冰雪美人白冰冰，就像是兔子遇見了紅蘿蔔，猴子遇見了愛吃的野菓，一雙小色眼，直瞪瞪的

瞄着白冰冰看個沒完沒了。

直羞得白冰冰滿面通紅，連脖子都感覺熱辣辣的，對眼前的兩個小伙子甚覺眼熟，一時却想不起在那裡見過。

青衣儒俠白天威沒理他，兀自取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交給了阿吉。

阿吉不禁爲他這突來的舉措呆住了，傻楞楞的道：「幹嘛？遣散費？」

白天威道：「是預約金。」

「預約甚麼？」

「與少林四老目的相同。」

「這樣說，剛才做事已被三位偷聽去？」

「娃兒說話請客氣點，是恰巧路過，並非偷聽。」

「也想探聽魔鬼的底細？」

「是有這個意思。」

「一千兩。」

凌雲堡的總管百世昌臉色一沉，道：「小友好像只收了少林寺的五百兩。」

小三子雙眉一挑，皮笑肉不笑的道：「現在漲價了。」

白天威微怒道：「這麼快，僅一瞬之隔就漲價，希望兩位小哥能說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來。」

哥兒倆的理由很充足。

阿吉道：「我們高興。」

阿三道：「我們喜歡。」

冰雪美人白冰冰驚「哦」一聲，忽然指着阿吉道：「你是大柱子？」

阿吉笑嘻嘻的道：「沒錯，以前叫大柱子，現在叫阿吉，時來運轉，大吉大利。」

白冰冰轉對小三子道：「你是二柱子？」

阿三興冲冲的道：「大小姐的記憶力眞好，還記得我二柱子，現在叫阿三，也叫小三子，三陽開泰，三元及第，將來打算要去考狀元。」

把青衣儒俠白天威給弄糊塗了，道：「冰兒，妳怎麼認識這兩個娃兒？」

白冰冰嬌笑道：「爹，你老人家應該還記得吧，半年多以前他們兩個曾在咱們堡裡做事，劈過柴，挑過水，還幫忙看過花園呢。」

百世昌仔細的端詳了一下，道：「錯不了，這兩個娃兒是在咱們堡裡做過小工，後來因爲偷學百步神拳，被堡主趕了出去。」

白天威終於想起來了，驚道：「半年不見，兩位似乎已脫胎換骨，居然能夠出入刀山，是否有奇遇？」

阿吉胡吹八吹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我阿吉不會天天走楣運，是有一段不平凡的際遇。」

小三子也大吹法螺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我們不會永遠是吳下阿蒙，這樣等於是埋沒人才嘛。」

白天威冷然一哂，道：「你們上山去做甚麼？」

阿吉舊話重提道：「修行。」

小三子道：「也可以說是修練，修練天下無敵的頂尖功夫。」

百世昌道：「刀山上的情形怎麼樣？」

阿吉曾在凌雲堡吃過苦，受過氣，故意消遣他們：「有錢好商量，無錢不開口。」

青衣儒俠白天威劍眉一揚，道：「百丈坪上的事老夫已略知一二，只要將魔鬼的身份弄清楚以後告訴本堡主就可以了。」

百世昌冷聲道：「爲甚麼對凌雲堡要加倍收費？」

阿吉語中帶刺：「就算是白堡主付的道歉費吧！」

小三子話中有話道：「也可以說是爲了籌措聘金。」

白冰冰一揚柳眉兒，表情怪怪的道：「阿吉要結婚啦？」

阿三笑口大開道：「是有這個打算。」

白冰冰瞄了阿吉一眼，道：「有對象嗎？」

阿吉回望她一眼，調皮而又充滿感情的道：「妳說呢。」

小三子接着對白天威道：「聽說白堡主要爲大小姐招贅？」

青衣儒俠白天威淡淡一笑，道：「不假。」

「要的聘金很多？」

「也是不爭的事實。」

「娶媳選德，嫁女選才，這樣會把無錢的窮小子嚇跑的。」

「凌雲堡乃是武林世家，家世顯赫，源遠流長，本就不準備跟窮小子結親，必須門當戶對才行。」

言來斬釘截鐵，擲地有聲，欲拒人於千里之外。——

阿吉却不吃他這一套，堆下一臉的詭笑，道：「恐怕未必，只要有人能付出一筆可觀聘金，最後又能把白堡主打敗的話，我看白家的大美人勢必非嫁不可。」

小三子也湊趣道：「常言道得好，女大不中留，留來留去變成仇。又說：好花不常開，一旦花落花謝，變成了黃臉婆，只怕連窮小子也會打退堂鼓，不要啦。」

二小的話雖尖酸刻薄，倶在情理之中，白天威不由一怔，語爲之塞。

氣氛登時僵持了，彼此話不投機，各不相讓，場面頗爲尷尬。

最後還是由百世昌打開僵局，道：「大柱子，二柱子，你們身爲晚輩，又曾在凌雲堡做過事，不得對堡主無禮，更不可藉機勒索，少林付費五百兩，本堡不便少也不能多。」

阿吉挨了板子，被趕出堡門，懷恨在心，餘怨未息，決心要討回一個公道來，沉聲道：「不行，無故趕出堡門，有損阿吉的名譽形象，挨了板子，至今仍隱隱作痛，凌雲堡不付出相

當的代價，那還有天理公道。」

冰雪美人白冰冰破天荒的露齒一笑，嬌冷的聲音道：「大柱子，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勿再提起，本堡願再加一百兩，以示安慰，希望你不要再得寸進尺，不然，本姑娘可要生氣了。」

總管百世昌亦趁機軟硬兼施的道：「是嘛，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凡事最好適可而止，不要做得太絕，就請看在老夫薄面上，以六百兩成交如何？」

百世昌是個喜歡作威作福的人，小三子曾經受過他的氣，如今終於找到一個報復的機會，怒目而視道：「哼，你是那棵葱，又是那棵蒜，連裡子都沒有，那來的面子？一邊涼快去吧！」

這話太難聽了，百總管不禁大怒，方待發作，却被白天威及時以目阻住。

白天威眞不愧爲是一位雄霸一方的成名人物，深諳進退緩急之道，極不願爲了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影響到探隱索秘的大事。

阿吉先瞪了百世昌一眼，復對白冰冰笑道：「百總管的面子太小，大小姐的粉臉才夠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父面看女面，白姑娘說六百兩就六百兩，賣啦！」

生意就此成交，阿吉又增加了六百兩的進帳，白天威、白冰冰、百世昌迅即離去。

走出去老遠了，白冰冰忽然回過頭來，拋來一個媚眼。

回頭一笑百媚生，弄得阿吉魂兒飄飄，連骨頭都酥了。

也因而更加下定決心，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把這個冰雪美人弄到手。

* * *

裝着一腦子的綺思幻想，跨步而上，進入刀山。

可是，不旋踵間，猛聽颼颼的一聲，魔刀便電閃而至，從小三子頭頂掠過。

頭髮才長出來一點點，又慘遭鬼剃頭，刮個精光。

妙的是並未刮到皮，剃到肉，神乎其技，歎爲觀止。

小三子却嚇壞了，陡地暴退三步，驚急而呼道：「死阿吉，臭阿吉，別再想你的冰雪美人，快求求老怪物吧！」

阿吉馬上大聲吆喝道：「喂，老怪物，開甚麼玩笑，他是我的朋友，請高抬貴手，別難爲他。」

白搭，魔刀仍陸續湧至，無路可通。

「老魔，你要是不答應，我阿吉就辭職不幹。」

「或者，放火燒山！」

「甚至，把你賣掉！」

沒有用，說等於沒說，魔刀依舊飛舞，更多，更快，更兇。

亦未聞老怪物以「千里傳音」之法送話來。

小三子愁眉苦臉的道：「阿吉，怎麼攪的，是不是出事啦？」

阿吉道：「不會的，老傢伙好得很，沒人能上得了刀山。」

「怎會毫無反應？」

「媽的，他在裝蒜。」

「咱們怎麼辦？」

「喊呀！罵呀！釣呀！」

「釣？怎麼釣？」

「用他喜歡吃的東西來釣。」

「老怪物喜歡吃甚麼？」

「就是揹在咱們背上酒肉。」

小三子傻呼呼的道：「酒肉在咱們背上，老怪物看不見也聞不到，恐怕未必管用。」

阿吉賊眼一翻，啐道：「笨啊！聞不到看不見，咱們可以用喊話來引誘他，叫他酒蟲作怪，餓蟲造反，打內戰。」

妙！的確是一條絕妙的好計。

喊！二小立即付諸實施喊起來。

「老怪物，我們帶來了香噴噴的醬牛肉。」

「熱騰騰的紅燒肘子。」

「小巧玲瓏的小籠包子。」

「又鮮又美的蟹肉餃子。」

「又香又酥的香酥鴨。」

「又辣又麻的麻辣鷄。」

「魚乾、肉乾、香腸、臘肉。」

「還有白麵大饅頭。」

「燒刀子。」

「女兒紅。」

「貴州茅台。」

「山西汾酒。」

「一共四大罈。」

「想喝就讓阿三入山。」

「不准入山我們就砸罈子。」

「這是條件，也是最後通牒！」

「要進，我們同進。」

「要退，我們同退。」

「整批交易。」

「絕不分割。」

「當我們喊到三時，假使魔刀尚未撤走，就表示談判破裂。」

「也就是說，要開始砸酒罈子，要跟你老怪物說再見了。」

「一！」

「二！」

「三！」

哥兒倆果敢堅毅，言出如山，頗有大將之風，三字出口便當眞要砸罈子。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怪異的事情發生了，魔刀不約而同的飛上樹梢，空出一條通道來。

單憑三寸不爛之舌，阿吉又打了一場勝仗，神采飛揚的自語道：「哼，我就不信鬥不過你老怪物，三年沒酒喝，酒就是你的命。」

小三子也瘋言瘋語道：「只要抓住你的小辮子，就不怕你不低頭。」

「上山啦。」

（未完・四）

上文提要： 住在牛家客棧的兩女一男來到廢園中，原來男的包震是曾參與當年血洗左家，當十郎逼他供出主謀不果後，便用攝魂箭把他射斃，但屍體又失踪了，而逃離廢園的桂氏母女，卻去了戈平陽的怡養園中，但已失去利用價值，而被戈平陽用機關困在地牢內，並說出其丈夫桂不凡當年亦因不合作，而被困於此活活餓死，桂夫人在驚聞喪夫及被困下，才知戈平陽人面獸心，但悔恨已晚……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無意偸聽秘密 巧救桂氏母女

戈平陽却平淡的道：「妳怎不叫我戈大叔了？妳是那麼可人，爲何如此大吼小叫的呀！」

桂月秀尖聲道：「老賊，你沒種，你不敢同我對搏，你是一頭豬，我恨你。」

戈平陽道：「妳應當恨我，因爲妳爹死在我手裡。因爲你爹也與左太斗有交情，他知道了我要對付忠義門，所以他向老夫力諫，他幾乎要同老夫翻臉，老夫誠意邀他加入，給以重酬，却仍然打不動他的心，於是……嘿……」

「於是你殺了我爹。」

「不是殺，是活活把他餓死在這地牢裡，就好像妳們現在一樣，哈……」

桂夫人道：「你也打算把我母女餓死在這裡了？」

戈平陽道：「我不會持刀殺妳們的。」

桂夫人道：「你叫我們慢慢死？」

「不錯，這地方憑誰也想不到。」

他似是得意的又道：「江湖上誰會想到我這怡養園會是個刑場。」

桂夫人道：「你大概在此殺了不少人吧！」

「不記得了。」

桂月秀道：「你太陰毒了。」

「此刻知道，不嫌晚了，丫頭，老夫多少也爲妳可惜，妳年紀輕輕，貌美似花，却死得這般早，只不過妳不該是桂不凡的女兒，妳生錯地方了。」

桂月秀尖聲道：「老賊，你會不得好死的。」

戈平陽道：「至少妳們看不到，是嗎？哈……」

他這一回眞的走了。

他走到大門的時候，還回過頭來，沉聲道：「掩門。」

「是，堡主。」

緊接着，便聽得「噗通」聲傳來，那是大門上門的聲音。

* * *

桂夫人拉住女兒，她的全身在顫抖。

桂月秀也哆嗦，她當然也氣在心頭，這時憑誰也莫可奈何。

漸漸的，二人在黑暗中久了，也能看到對方了。

桂夫人摸着女兒的臉，道：「孩子，妳爹已死了六年了，咱們至今才知道。」

桂月秀道：「老賊說，爹也死在這地室中。」

桂夫人道：「咱們上了他的當，他的話絕對不會是假的，他知道咱們已奈何他不得了。」

桂月秀似乎在地上摸，她摸着一個骷髏，然後又是一個骷髏，她們跌坐在骷髏堆上。

桂月秀吃驚道：「娘，這下面盡是骷髏。」

「剛才戈平陽已經說過，這裡他坑死過不少人。」

「這裡也有我爹的屍體嗎？」

「妳爹也死在這裡。」

突然，桂月秀「哇」的一聲哭了。

她抓起一個骷髏頭往懷中抱着大哭。

「爹，爹……」

桂夫人並未攔住女兒哭泣，因爲她也在掉淚。

半晌，桂夫人問女兒，道：「咱們包袱裡還有多少吃的東西？」

桂月秀道：「大餅五張，鹵蛋十幾個，除此之外，便是娘的三斤多老山人參了。」

桂夫人道：「孩子，這兒乾冷，妳我背對着坐，有了人參，咱們還能支持個十天半月。」

桂月秀道：「如果湯十郎只買一斤人參，咱們此刻只有餓死了。」

這母女二人再也想不到，竟然會在這地牢之中等死，桂夫人對於送上門來找死，她當然不甘心。

半晌，她忿怒的道：「這老匹夫，我們如果爲他殺了湯家母子二人，他仍然饒不了咱們。」

桂月秀流淚哭她爹，聞言大聲道：「這太不公平了，我死不甘心吶。」

桂夫人道：「孩子，少用力氣，盡量呼吸緩慢，咱們的糧食不多，今天每人半個蛋吧！」

這母女二人在這地牢中過着省吃儉用的日子了。

一時間，她母女二人插翅也難飛出來。

* * *

湯十郎母子二人愉快極了。

他母子既不用再進城去辦東西，又不擔心天寒地凍，一切都由黑妞兒全力照顧着。

湯十郎每日陪着老母說說閒話，日子過得可眞愜意。

母子二人偶爾也會對坐在火盆邊上，舉杯喝兩盅老黃酒，那些菜饌不用說天天不一樣。

這光景與桂家母女二人就大不相同了。

桂家母女二人正自各啣一根人參吸着，省吃儉用以維持生命。

桂夫人再也不能像當初在左家廢園那樣，一根人參她當成蔴花似的「咯崩咯崩」一口氣就是一根吃下肚子裡。

* * *

湯大娘不吃人參，但她並未少吃過人參，當年生長在長白山下，那地上別的沒有，老山人參也叫千年棒槌的，她吃了不知有多少。

她老人家現在吃白衣女爲她做的東西。

她知道白衣女有企圖，但白衣女不開口。

白衣女甚至已幾天不露面，就是想問問，也無從問起，如果問黑妞兒，黑妞兒總是一笑就走。

這種自在的生活，湯十郎過得心中犯嘀咕，當初他侍候桂家母女，多一半是基於同情心，如今自己並不需要別人同情，白衣女爲了甚麼？

* * *

天色又黑了，這幾天出了陽光，便地上的雪也化得差不多了。

湯十郎吃過晚飯，他看着黑妞兒收拾碗盤就走，他心中打定了主意。

他這一回要決心去跟踪這黑妞兒了。

他選擇今天，是因爲他以爲三天自己不出門，黑妞兒一定不防。

湯十郎往外走的時候，湯大娘並未攔阻。

湯大娘只淡淡的道：「別被發現了。」

湯十郎笑笑。

* * *

湯十郎好像很有把握的點頭一笑，這也是對他娘安慰的表示。

他遠遠的盯着黑妞的身影，黑妞快，他就快，黑妞慢，他也慢，刹時間又看到那座斜坡了。

湯十郎知道斜坡那面是墳墓，斜坡這面是梅林，如今雪已化，滿坡梅花正開放。

如果仔細看，這兒的風光眞不錯。

湯十郎見黑妞已到山坡上，他這就準備自竹林中飛身上山坡了。

猛古丁，附近傳來好聽的一聲喊叫。

湯十郎生生把欲起的身子又穩住，因爲這聲音太好聽，就好像他學的黃鶯叫。

「湯公子。」

湯十郎抬眼看，竹林中只見黑影一閃，曼妙的走出一位黑衣美人來了。

湯十郎一見，眼也睜大了。

「妳……楚姑娘，妳們沒回常州府？」

來的正是楚香香。

楚香香仍然一身黑色打扮，她的面上薄施脂粉，雙目更見明亮。

她眞大方，伸手向湯十郎打招呼，俏生生的站在湯十郎的面前來。

湯十郎急得直跺脚，因爲他追的黑妞不見了。

他如果不理會楚香香，他相信這一次必然會發現白衣女的地方，但楚香香也一定會追去。

楚香香的輕功，湯十郎是見過的，那足以列入武林高手了。

* * *

楚香香很主動，她伸手去拉湯十郎，笑笑道：「湯公子，我們沒有走。」

湯十郎道：「遠離是非乃上策，快走爲妙。」

楚香香道：「你母子不怕，我們怕甚麼？」

湯十郎道：「那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楚姑娘，我們爲的是報仇，妳……你們爲甚麼？」

他心中當然明白，他們爲的是財寶。

江湖上信誰也相信，忠義門有了大批財寶，至今未爲人發覺出來。

很顯然，再一次前來的江湖人物，均是在謀取這些財寶而來，包括流星派的人。

楚香香的手很細、很嫩，從她身上也散發出另一種誘人的香味。

她幾乎與湯十郎臉碰臉了。

柔柔的，她低聲道：「湯公子，初時我們是爲了忠義門財富，忠義門的人絕了，留下的財富當然誰也可以插手，你以爲呢？更何況我們正需要一些應急。」

湯十郎道：「左家廢園並沒有財寶。」

他回頭指着左家廢園，又道：「妳也看過了，左家廢園裡只有骷骨一堆，包括我爹的屍骨在內。」

楚香香道：「我知道左家廢園一時間找不到忠義門的寶藏，但我們却又回來了。」

湯十郎道：「你們不死心？」

楚香香道：「不是。」

楚香香在湯十郎的胸前蹭頂一下，道：「我們本是走的，但途中發現兩批人往順天府趕來，我爹一見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湯十郎却淡淡的道：「可知甚麼人嗎？」

楚香香道：「一批四男一女，他們是熊耳大山中洪家寨的强盜。」

湯十郎道：「另一批呢？」

楚香香道：「另一批乃夫妻檔，關洛道上出了名的惡夫妻，他們可高興吶。」

湯十郎道：「他們一齊來了？」

楚香香道：「這些人殺人不眨眼，我太爲你母子二人擔心了，所以要求我爹與二叔再回來。」

「回來幹甚麼？」

「幫你們呀！」

「謝謝，楚姑娘，我們也是外來的人，我們不是忠義門人，他們還能怎樣？」

「可是你們住在左家廢園呀！」

湯十郎道：「是的，我們住在左家廢園，而且已經七個多月了。」

楚香香道：「我們現在不爲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果有人敢對你母子出刀，那得先把我們擺平。」

湯十郎哈哈笑了。

楚香香半帶羞的道：「你不相信？」

湯十郎道：「我相信甚麼？」

「相信我們是來幫你呀！」

「幫我甚麼？」

「當然是幫你抵抗那些人了。」

「妳怎知他們會來左家廢園？妳又怎麼知道他們會出刀對付我們？」

楚香香淺淺一笑，道：「我當然相信我爹的話，我爹知道洪家寨是個甚麼所在，洪家的人冒着寒天往順天府趕來，八成就是來左家廢園。」

湯十郎說：「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謝謝你們。」

他打算回去了。

本來是跟踪黑妞兒的，却中途遇上楚香香，無奈何，還是回去吧！

但楚香香却拉住湯十郎不放手。

她指着西南面問湯十郎，道：「湯公子，你知道河岸附近的那家野店嗎？」

湯十郎當然知道那家野店，當初原來是狄家兄弟在料理，如今換成女人了。

湯十郎點頭，道：「知道。」

楚香香道：「那野店如今好熱鬧。」

湯十郎說：「客人多了，當然熱鬧。」

楚香香笑笑，道：「客人？他們怕不是客人吧，他們好像是一家人。」

湯十郎道：「妳怎麼知道？」

楚香香道：「他們男女相互擁抱，打情駡俏的樣子，比一家人還親熱。」

湯十郎說：「妳看到是這樣？」

楚香香道：「距離並不遠，咱們走去一看，你就相信我的話了。」

湯十郎心想，既然沒有跟踪到黑妞兒，再去去那家野店看看，應該無妨礙。

他對楚香香點點頭，道：「楚姑娘，妳帶路。」

楚香香似是很高興的樣子，她立刻往小河方向奔去。

野店就在小河不遠處，湯十郎當然知道。

湯十郎不但知道有家野店，他還知道另一邊有兩間小瓦屋，裡面住了兩個女嬌娃。

雖然天未落雪，但夜裡還是黑漆一片，這時候只有關起門來吃酒，或是偎着火盆擺龍門陣，那才最愉快。

楚香香展開輕功如幽靈，湯十郎在後緊跟上。

這兩人均俱有上乘輕功，五七里路何需一刻之間，前面便隱隱有了燈光。

燈光是從土砌的牆縫中露出來，前面的楚香香突然刹住身子，回頭對湯十郎道：「湯公子，咱們要不要進去呀！咱們可以冒充……冒充一對情人或……甚麼的。」

她本想說夫妻二字，但她却改口了。

湯十郎一笑，道：「我不說妳還不知道，開店的人認識我，我那有妳這麼美的情人呀！」

楚香香十分愉快，因爲湯十郎說她美。

如果像湯十郎這樣的人能誇稱一聲美，這個女子一定很美。

楚香香笑笑，道：「湯公子，原來你認識她們，那麼，另外幾個男人呢？你也認識？」

湯十郎搖搖頭，道：「不認識。」

楚香香道：「也好，咱們暗中去瞧瞧。」

湯十郎指指野店後面，低聲道：「繞過去，我記得野店後面有窗戶。」

楚香香的動作眞快，側身一躍三四丈，落在地上沒聲音，看得湯十郎也想拍巴掌叫聲「好」。

這兩人只幾個縱躍間，已落在野店的後面了。

野店後面又搭了一間小灶房，原來把灶房移到野店的後面了。

灶房裡面有女人，這女人正往幾個大酒壺中灌黃酒，一張枱桌上一大盆剛出鍋的滷味，正冒着煙。

那女人一手提酒壺，另一手托起大盆子，就那麼扭呀扭的叫起來：「來了，來了，接住了。」

立刻，迎上兩個大個子，兩人分把酒菜接住。

湯十郎往裡面只一瞧，嘩，裡面幾乎塞滿了人，仔細看，男女至少十一人。

楚香香拉拉湯十郎，她在湯十郎的耳邊嘀咕着。

湯十郎頭一偏，他便看見那兒有個牆洞。

湯十郎把眼睛瞇着看，不由全身不舒服。

楚香香也要看，但湯十郎却用手把洞孔堵住了。

堵住是不要楚香香看，也似乎不許她看。

但每個人都有好奇的本性，越是不叫她看，她非要看。

她推湯十郎，但湯十郎的手按緊。

楚香香要叫喊了。

她示意湯十郎，如果不准她看，她要叫了。

湯十郎無奈何，只有收回手，也搖着頭。

於是，楚香香急急忙忙把眼湊上去瞧。

她只瞧一眼，全身立刻不自然，因爲那是個睡房，房中的大床上，一雙男女在作遊戲。

那男的雙手托着一張老棉被，棉被下面，有個女的正在男的身上直扭動，如果不是天氣冷，他們一定不用那老棉被。

楚香香楞住了。

忽然，她回過身來抱住湯十郎。

湯十郎一驚之下，發覺楚香香發燒一般的面龐帶着怒氣難忍的樣子。

湯十郎示意楚香香快走，便在這時候，野店前門有人來敲門了。

野店中的男女不叫不鬧了，這時候有個女子去開門，「誰呀，這時候還來吃飯呀……」

「是我，我是石中玉。」

突然有個女子應聲，道：「是我妹子來了，快開門呀！」

野店門開了，只見一個俏麗的女子，全身裹上一件黑色披風走進門來。

她只站在門內並未多走，但屋內的人却驚叫了。

「哇哇，美呀！」

「嘍，石中花的妹子似天仙吶。」

大伙一共八男人，都圍上來了。

不料石中花回身手叉腰，冷冷的道：「想死不是，我妹子可是『怡養園』侍候當家老爺子的人，你們不要命的就伸手動動她。」

石中花此言一出，八個男人似洩氣皮球，立刻又退回桌邊來。

石中花拉住她妹子的手，低聲道：「妳找來此地太危險了吧！」

那石中玉指指門外，道：「這裡人多，出去談話。」

姐妹兩人併肩走出門，石中花還把門又關上。

這姐妹兩人轉到牆角上，石中花道：「甚麼事？」

石中玉道：「老爺子又把兩個女的打入地牢了。」

石中花急問：「有幾天了？」

石中玉道：「算一算已有四五天了。」

石中花道：「時間短，還餓不死。」

石中玉道：「昨日我聽過，地牢中一點聲音也沒有，八成已經餓死了。」

石中花道：「還未有臭屍味吧！」

「沒有，姐，可以下手了。」

「她們身上帶有東西嗎？」

「有，單那年輕女子頭上的銀簪子，我就很喜歡，還有她們的小包袱也沉甸甸的。」

石中花思忖一下，道：「好，四更天我去。」

她似是想到甚麼，又道：「老爺子在嗎？」

「老爺子這兩天好像忙得不可開交，他已兩天未在『怡養園』住了。」

石中花點點頭，道：「記住，咱們還在老地方見面。」

這姐妹兩人揮揮手又點點頭，便立刻又分手了。

* * *

原來這一對姐妹花，一個是「三手妖女」，另一個是「野玫瑰」。

姐妹兩人長得俏，被人引進戈家堡，石中玉便被戈堡主選入他的「怡養園」中。

只不過這石中玉與她姐勾結，每遇戈平陽坑死人之後，便與她姐聯手，偸偸進入地牢中，搜括那些被害死在地牢者身上財物，着實弄了不少銀子。

這姐妹兩人心中明白，發這種財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手到取來。

如今「怡養園」地牢中又坑了桂氏母女兩人，石中玉又來找她姐姐了。

* * *

黑暗中，湯十郎聽得清，他也吃一驚。

石中玉提到被坑的年輕女子有一支銀簪子，會不會就是桂月秀？

湯十郎見石中玉走了，而且走得很快，他知道追之不及，何況身邊還有個楚香香。

追不上石中玉，這兒還有個石中花，今夜非得跟踪她不可，倒要看看，是不是桂月秀。

湯十郎想到桂月秀，也多少有些黯然神傷的樣子，她母女已四五天未吃東西，一定餓死在那個叫「怡養園」了。

＊ ＊ ＊

湯十郎立刻拉過身邊的楚香香，道：「楚姑娘，妳要聽我講。」

楚香香眨動美眸，道：「我會聽你的。」

湯十郎道：「我請妳今夜先回去，因爲我現在有要事，不能不去辦。」

楚香香道：「我可以幫你呀！」

湯十郎道：「不，這件事情妳不能插手。」

「爲甚麼？」

「別問爲甚麼，楚姑娘，咱們明晚左家廢園再見面，不見不散。」

楚香香想了一下，道：「這屋內的男女……」

她想到剛才看的一幕，不由低下頭去。

湯十郎道：「楚姑娘，咱們能管嗎？算了。」

楚香香道：「好吧，我聽你的，那麼，我走了，休忘了明晚竹林見吶！」

湯十郎拍拍楚香香的手臂道：「不會忘的。」

楚香香已轉身了，但突然轉回來，也突然在湯十郎的面頰上吻了一下，然後……

然後她騰空而起，連翻幾個觔斗未落地，刹時間消失在一道小路野林中了。

湯十郎被她這一吻怔住了。

他只是怔了一下，突聞得野店中傳來一聲尖笑。

這笑聲把湯十郎驚醒過來。

湯十郎急忙往裡面看，不由咬牙，道：「亂七八糟。」

原來裡面幾個大漢把三個女的抱在懷，又是啃又是摸，酒也不喝了。

湯十郎尚未看到石中花，却忽然間，一個大漢把個女的扛在肩頭上，吼道：「他媽的，這地方太擠了，走，到妳住的地方去。」

那女的頭一甩，湯十郎看淸了，敢情正是石中花。

石中花擺動雙腿尖聲道：「胡老二，今夜不行呀！」

那姓胡的道：「胡二爺那一次也行。」

「轟通」一聲門開了，姓胡的扛着石中花便往外走。

他連門也不再關上了。

姓胡的扛着石中花往東南方奔，湯十郎一見不怠慢，暗中死跟上了。

湯十郎不是看男女間戰爭的。

他是去跟踪石中花，因爲湯十郎不知道「怡養園」在甚麼地方。

湯十郎仍然關心桂家母女兩人，他暗中在想，最好不是她們母女就阿彌陀佛了。

＊ ＊ ＊

果然。

湯十郎暗中跟着姓胡的走，只走了一半，便認出來，此路正是去那兩間瓦屋的路。

他曾去過那地方，也曾上屋頂掀瓦片，而且也看到狄化中與女人在屋中「打鬧」過，如今他又來了，好像又要再欣賞一次那種最最原始的遊戲了。

＊ ＊ ＊

再一次聽得「轟通」一聲響，湯十郎抬頭看，姓胡的把門踢開了。

他雙手扛着石中花，只有用脚踢開門了。

石中花吃吃笑，姓胡的不笑。

姓胡的出氣有聲，好像老牛在拉磨，只見他大步跨進屋子裡，不回身，脚後跟猛一勾，「咚」，那兩扇木門又關上了。

「放我下來呀！猴急這樣。」

「個浪貨。」

石中花找到燈燃上，她還爲姓胡的斟了一碗酒，笑笑，道：「喝了吧，喝了你才有力氣。」

姓胡的雙手托碗，仰面只三大口，一碗酒便已下了喉也入了肚。

他把碗重重的放在桌子上，伸手就抓石中花。

石中花也去抓姓胡的。

兩個人三把兩把剝光身上的衣衫，「轟」的一聲上了床，拉開棉被急忙蓋在光身上。

他們不是怕人看，或者是羞人答答的，而是天氣還眞冷，火盆又未升炭火，便只有蓋棉被了。

兩人滾在棉被裡不老實，面對面的啃起來。

兩人不單是啃，而且雙手也在抓，不但抓，而且兩條腿也往一起絞起來了。

這兩人不但有動作，而且還帶聲音。

聲音好像餓狼在叫，聽不出是高興過了度，却是有人吃不消。

＊ ＊ ＊

湯十郎本來不往那裡面看，但叫聲久了便也忍不住往裡面瞄一眼。

這一看，嚇一跳，原來是半張被子未蓋好，兩個人的下半身露出來了。

那眞是叫人心要跳出來了。

湯十郎咬咬牙，他火大了，不看了。

他至少在外面等了快半個時辰，忽然間，屋子裡傳來石中花得意的笑聲。

「胡老二呀，你喝了我的迷魂酒，一睡睡到五更頭，老娘我不陪你了，哈……」

湯十郎聞言，立即暗中看，只見屋內全變了。

石中花收拾妥當，背插尖刀一把，那才眞正是她的吃飯傢伙。

「噗」的一聲把燈吹熄，石中花閃身走出門，她把門再關上，看看天色，自言自語的道：「三更天了，我得趕快去了。」

她轉身就跑，她那裡知道，後面跟了一個人。

這人當然是湯十郎。

湯十郎十分小心的跟在石中花的後面，過了小木橋，轉彎繞道的奔到府城西面，也奔過一座大堡牆，斜看往西北方不到半里地，那兒一座三合院。

湯十郎躲在樹後面，因爲就快到那座三合院了。

果然，只見一條人影從三合院的牆邊迎上來了。

兩下裡相距遠，湯十郎聽不見她們說些甚麼，但見二人往牆後跑，他立刻又追過去。

湯十郎剛剛追到院後牆，已看不見石家姐妹二人了。

湯十郎一急忙躍上牆，再登房，他發現有人在掀窗子。

於是，湯十郎笑了。

只見石中花與石中玉正自窗戶上往屋子裡面鑽。

湯十郎再看這座三合院，除了院正中一條石道，兩邊種的花還眞不少，冬天的花開得艷，夜半香味特別濃，只不過此刻院中不見人，這麼冷的天氣，人，早就裹着棉被睡大覺了。

＊ ＊ ＊

湯十郎側過頭看向屋子裡，怎麼不見那姐妹二人的影子？

他再一次發急，也不想想，這間房中是戈平陽的睡房，當然不會在這兒有地牢。

湯十郎心一橫，冒險也翻過窗，他走到內室門往外瞧，屋子裡面沒點燈，但他仍然看得淸，却也吃一驚。

原來這石家姐妹正自用繩索一根往腰上纏，石中花的尖刀啣在口中，這就要有動作了。

那石中玉端坐在一張太師椅子上，她的雙手按桌面，慢慢的搖動着，怕的是猛一按會震動出聲音來。

「卡卡卡」之聲仍然有，但小多了。

從她的動作看，這姐妹二人常幹這種事。

於是，方桌前面露出個地洞是方的，洞上面本來放了兩把太師椅，此刻已翻轉到下面了。

石中花手一擺，她順着繩子就往下面溜滑着，這地牢有五丈那麼深，洞牆也是石砌的，人落下去，除了有人救，想上來比登天還難。

＊ ＊ ＊

湯十郎還在看，忽聽得上面椅子上的石中玉對着地牢口開了腔。

「姐，下去先出刀，萬一沒有死，她們會喊叫呀！」

從地牢中回來一聲：道：「別叫，我知道。」

湯十郎一聽不得了，此時再不出手，地牢中的二人沒命了。

人若餓上四五天，那有力量去抵抗？

於是，湯十郎就像個幽靈，當他跳到石中玉身後的時候，一支攝魂箭便已抵在石中玉的脖根上了。

「姑娘，我不想殺人。」

「你……是誰？」

「別叫繩子再下去，我只再說一遍，妳若聽話，妳姐妹二人死不了。」

「你……要幹甚麼？」

「先把繩子穩住。」他低喝，攝魂箭幾乎把石中玉的脖子戳破。

石中玉把繩子穩住了。

却又聽得地牢中傳來石中花的聲音，道：「妹子，繩子怎麼不動了？」

湯十郎道：「快對她說，先把下面的人救上來，否則，妳姐妹今夜就死。」

石中玉只有對地牢中石中花道：「姐，別殺人了，咱們把下面的人救上來吧！」

地牢中石中花叱道：「妳瘋了。」

「我沒瘋，若不然，咱姐妹立刻活不成。」

便在這時候，忽見地牢中「沙沙」響，石中花上來了。

她只冒出個頭，就發覺她的妹子後面站了個人，好閃亮的一支箭，抵在她妹子的脖根上。

石中花立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她雙手攀住洞口在看，心想，這人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他。

時間急迫，湯十郎低聲喝道：「快，想死不是？」

誰也不想死，石中花心想，只要你不是戈家堡的人，大抵今夜死不了。

她對湯十郎點點頭，道：「我下去救她們，但如果已經餓死在下面，我也沒辦法。」

湯十郎道：「死要見屍，快下去。」

石中花無奈何，她只好鬆手抓牢繩子往下沉去。

她這一次下得快，「忽通」一聲落下地。

她踩在一堆骷髏上，却發現兩邊跌坐兩個人，這兩個人還有氣，發出粗濁聲音，倒令石中花一驚，不由開口道：「眞能挨餓，我是下來救妳們的。」

地牢中，正是桂家母女二人。

二人聞得有人下來救她們，雙雙把眼睜開來。

二人只能睜眼看，想動手，可就困難了。

一個人餓了四五天，這人連站也困難。

石中花先把繩子綑在桂夫人腰間，她低叫：「拉上去了，妹子。」

上面地牢口邊，石中玉親自去拉繩子，匆匆把桂夫人拉上來，湯十郎一看，大吃一驚，急忙幫着解繩子，於是，很快的，桂月秀也被救上來了。

當繩子又放下去的時候，湯十郎對石中玉，道：「妳自己救妳老姐上來吧，我們先走一步了。」

石中玉急道：「從後窗出去呀！驚動了人我姐妹就死定了。」

笑笑，湯十郎小心的把桂家母女二人抱出後窗，然後，他一邊一個挾在脅下，運足功力便往外奔去。

好在是兩個女人，否則湯十郎就痲煩大了。

「我記起來了，他媽的，是他。」

石中花從地牢中上來，第一句話就是罵。

石中玉急問：「那小子是誰？」

石中花道：「見過他一面，就是住在左家廢園裡面的小子呀！」

石中玉咬牙，道：「咱們去找他。」

石中花道：「老爺子交代，誰也不許接近左家廢園，老爺子只派人在左家廢園附近監視。」

石中玉道：「你怎麼把這小子引來了？」

石中花道：「別再多說了，咱們只裝不知道，我得趕快回去胡老二懷裡，晚了他會起疑心的。」

姐妹二人一商量，就這麼的分開了。

＊　＊　＊

湯十郎眞的累極了，他挾着桂家母女二人一路奔走，這一奔就是好幾里，五更天了，他別的地方不能去，只好轉到周家茶館來了。

周家茶館在城外，那兒距離小河就不遠了。

天未亮，湯十郎就去拍門了。

「開門呀！周掌櫃。」

「誰呀！這麼早來喝茶。」

「是我，周掌櫃，你先開門吧！」

「眞冷呀！」周掌櫃的伙計起來了。

那伙計剛把門拉開，不由笑笑，道：「喲！學鳥叫的來了，你……這……」

伙計指着湯十郎兩臂的桂家母女二人，愣住了。

湯十郎不管那麼多，急忙扶着桂氏母女走進門。

「伙計，你快快弄來些吃的喝的。」

伙記忙問：「她們是……」

湯十郎沉下臉，道：「快去。」

伙計道：「天還未亮，這麼辦，我把火弄大些，下上兩碗湯麵，如何？」

湯十郎道：「那就快。」

伙計去弄麵了。

桂月秀却流出眼淚來了。

桂夫人半晌才把眼睜開，她只淡淡的看了湯十郎一眼，甚麼話也沒說。

她此刻還能說甚麼？

她的心中很激動，因為從她那臉皮的抖動，便可以知道她心中想些甚麼。

湯十郎也不開口，他只是催着伙計快把麵送上來。

桂家母女二人已經四五天未吃飯了。

湯十郎在為她母女擔憂，但他却不知道，桂氏母女二人眞正挨餓，是在最近兩天之內。

先幾天她母女還帶有滷味大餅，但也只能應付兩天，因為桂夫人練的是蛤蟆功，這種功夫最怕餓，所以她雖然有計劃，還是忍不住的多吃許多，否則她就會虛脫。

她們也有人參，但那也只能護住眞氣不散，也就是有人參，她們才熬過這兩天。

桂氏母女本就沒希望了，不料出現湯十郎，那麼湊巧的把她們救出地牢來，這也算她母女命不該絕。

她們不死，戈平陽就痲煩了。

桂夫人在咬牙，便是想到姓戈的。

＊　＊　＊

麵來了，湯十郎接過來一大碗麵，他對那伙計道：「痲煩你，餵這位老夫人。」

湯十郎把麵挑起，他送到桂月秀口裡，一面低聲的道：「阿秀，妳吃吧！」

桂月秀張開口，她吃着麵，也吃着她流出來的淚水。

湯十郎急忙為她拭淚，還小心的道：「別哭，阿秀，快吃吧！」

桂月秀只吃了幾口，忽然「哇」的一聲大哭，頭一低，便投入湯十郎的懷中了。

湯十郎嚇一跳，因為他怕再挨刀。

他急忙用手去握住桂月秀的雙腕，乾乾的道：「阿秀，妳……不會再對我……下手……吧！」

桂月秀仰起臉，道：「阿郎。」

另一邊，桂夫人已吃了大半碗，她看看女兒，道：「秀，吃了麵上路吧！別再哭了。」

果然，桂月秀拭去淚，她接過那碗麵自己吃。

湯十郎一邊看，心想，果然，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

他見桂月秀一碗麵下肚，立刻命那伙記再端。

桂家母女又各吃了一碗，這才稍有力氣。

桂夫人緩緩吃力的站起來，道：

「可以走了。」

湯十郎道：「夫人，妳們身子太虛弱了，不如這樣吧！我帶二人去見一位大夫，早早把身子醫好。」

桂夫人道：「在甚麼地方？」

湯十郎道：「天也亮了，離此不遠，有家石家藥舖，裡面的石大夫我認識。」

桂夫人點點頭，道：「你帶路吧！」

湯十郎很高興，他領着桂家母女二人直奔進城，很快的找到石家藥舖。

湯十郎又是拍開門，藥舖的伙計笑了。

「湯公子，你來了，大夫剛剛起床，我去叫。」

湯十郎上次看傷付的是金子，伙計當然對他客氣三分。

石大夫笑着出來的，湯十郎迎上去，低聲對石大夫耳語幾句。

只見石大夫點點頭，道：「咱們不多問，我命伙計去買鷄，人參雞湯先弄一鍋，當歸枸杞各半斤，你放心，她們馬上就會好。」

一聽說人參燉雞湯，桂夫人面上有了笑。

如今湯十郎有的是銀子，掏出一錠擱桌上，道：「那就快去辦。」

伙計一見不怠慢，拿了銀子就去辦，石大夫又取來兩包藥粉，命桂家母女二人和水吞下。

那桂夫人不多言，等着大喝人參湯了。

桂月秀却又流淚了。

她看着湯十郎，面上不知如何表示才能顯示她對湯十郎的歉意。

湯十郎却笑了，道：「等妳們好了，咱們一齊回去，妳們住的地方還是老樣子，我又加以整理一下，很乾淨。」

桂月秀「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湯十郎拍拍她，道：「別哭，別哭，妳不是很堅强嗎？別哭。」

桂月秀能不哭嗎？

＊　＊　＊

伙計買了兩隻老母雞，石大夫配料全是上等的，嚄，一大鍋人參當歸雞，一股腦的端上桌，桂家母女二人立刻又大吃起來。

桂夫人撿人參猛吃着，湯十郎也啃了半隻雞。

一邊石大夫笑笑，道：「好了，好了，一切全沒問題了，湯公子，你還有甚麼要求的？」

湯十郎道：「我只要求你忘了這回事。」

石大夫道：「當然，當然。」

「彭！」

又是十兩銀子放在桌面上，湯十郎道：「夠不夠？」

石大夫一笑，道：「就算不給也沒關係。」

於是，湯十郎陪着桂氏母女走了。

他們又往順天府城東走去。

往東，當然是回左家廢園了。

湯大娘早就等得心焦如焚了，她老人家等的是她兒子湯十郎。

怎麼了，一夜不見人回來？

＊　＊　＊

湯十郎與桂家母女二人緩緩的過了小橋，湯十郎早就在望那野店了，只不過當他們三人經過野店門口時候，却發現野店的門緊緊的關着。

湯十郎心想，這些人大概一夜狂歡，如今都累得沉睡不起了。

湯十郎與桂家母女三人就快進那片竹林了，斜刺裡躍出一個人來，這人只一現身，三人均吃一驚。

湯十郎立刻迎上去，道：「娘，妳怎麼出來了。」

湯大娘叱道：「一夜之間你去那裡了？娘能睡得穩嗎？你……怎麼……」

湯十郎忙對他娘道：「娘，咱們回去再說吧。」

桂夫人對女兒桂月秀道：「阿秀，是咱們對不起人家，上前去，代娘向妳湯伯母陪禮。」

桂月秀忙對湯大娘一個「萬福」，道：「伯母！對不起。」

湯大娘冷冷道：「知道嗎，妳差一點要了我兒的命。」

湯十郎道：「娘，別再提了。」

桂月秀道：「是我不好，伯母，對不起。」

湯大娘道：「妳們再回來，我擔心我兒子的命，怕是又要危險了。」

桂夫人道：「湯家嫂子，如今我們同爲可憐人，但願咱們能結合力量，共同爲夫報仇。」

湯十郎道：「我們在此等仇人上門。」

桂夫人道：「妳知道眞正的巨奸元兇嗎？」

湯十郎吃一驚，道：「妳知道？」

桂夫人道：「不錯。」

湯大娘也吃驚了。

湯大娘一把扣住桂夫人，道：「走，咱們進去再說。」

兩個老的前面走，年輕的人後面跟。

湯十郎帶着激動，桂月秀却似靦覥。

四個人繞道進入左家廢園後面小廂中，湯十郎又開始忙起來了。

他又要侍候桂家母女的吃喝了。

只不過桂月秀也動手了，她要湯十郎看她做，那樣她會面含微笑表示出她不但會出刀，也會做家事。

湯十郎守在桂月秀身邊，突然間，桂月秀放下手中東西，奔到她娘身邊，道：「娘，爹已被害，我再也找不到我那從未見過面的未婚夫了，不如……」

桂夫人道：「阿秀，可是莫忘了，咱們有信物在手，萬一有一天碰上面……如何是好？」

桂夫人的話，令湯家母子二人吃一驚，怎麼會與他們的目的相同了？

湯十郎也在找他的未婚妻呀！

湯大娘道：「眞是太巧了。」

桂夫人回頭問：「大嫂子，怎麼說太巧了？」

湯大娘道：「我兒十郎，今年二十整歲，二十年前的正月初十日正午生，他的生辰竟與忠義門門主左太斗同一日，此事被左門主知道，非常高興，由左門主命名十郎，意思是一人可比十兒郎，並贈一玉珮十分名貴，那左門主對他爹提起十郎親事，將來必使我們驚喜，至於將來女方會是那一家，至今雖未知道，但他爹言之鑿鑿，定要十郎信守承諾，我們……唉！」

她重重的嘆息着，又道：「怎知忠義門會發生如此慘事，左門主一家被害，使十郎他爹也同遭殺害，如想找到女方，直如大海撈針，渺茫呀。」

她只顧自己說着，却並未發現桂家母女二人正自變了臉色。

湯十郎却低聲道：「娘，還說這些做甚麼？」

湯大娘點點頭，道：「對，咱們提這事幹甚麼，倒是要知道，血洗忠義門的元兇是何人，桂家大嫂子，妳們是怎麼知道的？」

桂夫人突然一把抓住湯十郎，道：「湯公子，你眞的有一塊名貴的玉珮？」

湯十郎怔怔的道：「是呀！」

桂夫人急問：「玉珮上甚麼圖案？」

湯十郎道：「雕的是一隻鳳，但缺一尾，左下角却又多了一條龍尾。」

桂夫人道：「湯公子，玉珮何在？」

湯十郎看看他娘，轉而問桂夫人道：「夫人，妳要看我的玉珮？」

桂夫人對女兒道：「把妳的珮取出來。」

桂月秀好激動，立刻自內衣袋中取出一塊泛紅色十分精緻的玉珮，她平整的托在手。

便在此時，湯十郎也把一塊翠綠美玉雕的玉珮取在手上，他那玉珮上的雕圖，果然多了一條龍尾。

桂夫人取過女兒手上紅色玉珮，再取過湯十郎手中玉珮，他把兩塊玉珮並合一起，不由點頭，道：「你們大家來看，這是眞正的一對龍鳳珮呀。」

湯大娘立刻接過來，她看了一下點頭，道：「不錯，不錯，果然龍歸鳳巢，龍騰鳳飛，太巧了。」

桂月秀直直的看着湯十郎，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她的眼中在滾動着淚水。

湯十郎急上前，雙手握住桂月秀雙手，道：「秀……妹。」

「阿郎哥。」這聲音眞溫柔。

桂夫人道：「太出人意料了。」

湯大娘道：「桂家嫂子，造化弄人呀。」

「是的，差幸未弄出悲慘的傻事。」

「大嫂子，妳能告訴我，當年妳是怎麼得到這一塊玉珮的？」

桂夫人一聲悲愴的笑，道：「就是嫂子不問，我也要對嫂子說個清楚了。」

她很激動的全身一震，想是回憶着過去了。

美好的過去，總是在回憶的時候令人有不勝滄桑之感。

＊　＊　＊

桂夫人面上表情複雜，但就在這種表情裡，她雙目含笑，直視正前方，彷彿要看到已逝的遠方。

「十五年了吧，當年我同不凡帶着我的女兒月秀，自大理來到中原，正碰上中原武林泰山大會，便在這場震動中原武林的大會上，我們認識了忠義門門主左太斗，那時候左門主年近五十，但看上去不過三十出頭，一表人材。」

桂夫人說着，伸手去拉桂月秀，她對女兒看了幾眼，露出滿意的笑，又道：「那時候我的女兒五歲，生得十分可愛，就在左門主的家中，由左門主提議要爲我的女兒找一門好親，原本我仍不在意，但左門主在意，他取出這塊血紅玉珮，交在我手上，要我們善加珍藏，將來自會有一門門當戶對好女婿，就這樣，我們收下了這塊血玉珮。」

桂夫人看看湯十郎，點點頭，又道：「左門主沒說錯，阿郎的人品眞不錯。」

湯十郎靦覥的叫了一聲：「伯母。」

湯大娘道：「傻孩子，叫岳母。」

湯十郎眞聽話，他果然叫聲「岳母」。

桂夫人點頭微笑了。

桂月秀轉身走到她娘身後，露出一副嬌羞樣子。

這光景看得湯大娘呵呵笑起來了。

＊　＊　＊

湯大娘笑罷，忽然又問道：「桂大嫂子，那你怎麼會慫恿月秀對阿郎出刀，嫂子呀，妳們是否受制於人？」

桂夫人的面色也變了，她咬牙切齒的道：「湯家嫂子，我們上當了，也差一點把命丟掉。」

她頓了一下，又道：「月秀她爹，當年認識左門主之後，每年必到中原三五次，順天府來的次數多了，便也認識了戈家堡堡主戈平陽，那戈平陽多次殷勤款待我們，雙方的交情便也更加深了，這以後我們反而往戈家堡走動的次數多了。」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有一回，我丈夫獨自前往戈家堡，無意間發現戈平陽有陰謀左家之事，礙於我們也對左家的交情，不凡力勸戈平陽不可動武相向，這件事還是他回到大理之後，告訴我的，只可惜他再一次進中原，我未隨行前來，想不到不凡再也不見了。」

湯大娘道：「一定是被害了。」

「不錯，被戈平陽坑死在一所三合院中地牢。」

桂月秀接道：「我們就是陷入那個地牢中五天之久，戈平陽要活活把我們餓死在裡面，僥幸……」

她妙目看向湯十郎，又道：「也不知你是怎麼會找去的，還順利的把我們救出來。」

湯十郎道：「只是巧合。」

於是，他把半夜在那處野店發生之事，大略的對三人說了一遍。

所謂大略，當然不能說得太仔細，因爲當時野店裡男女混雜，尤其是石中花與姓胡的一幕，如何說詳細。

湯大娘道：「早該想到屠殺忠義門的元兇是戈平陽所爲了，我們却苦守左家廢園七個月。」

湯十郎道：「戈平陽見了這玉珮之後，便開始派人前來左家廢園騷擾，他這又是爲甚麼？」

桂夫人道：「說起來我母女也有貪心，在不知不凡的下落之後，我們並未走去，我們請求戈平陽，這老奸賊，他要有條件，他的條件是叫我們殺了你們母子二人。初時我們並不答應，月秀甚至還殺了戈平陽的人，但姓戈的很堅持，我們沒辦法了。」

桂月秀的眼神懾人，她暗自在咬牙。

她差一點殺了湯十郎，而湯十郎又是她的未婚夫婿。

湯大娘道：「妳母女未得手，惹火了戈平陽？」

桂夫人道：「形勢逼的，聞得當年聯手血洗忠義門的各派高手，正往順天府集結，傳言左家廢園有寶物出現。」

湯大娘冷笑，道：「所謂寶物，只不過阿郎身上的那塊綠玉珮罷了。」

於是，湯大娘把玉珮送入當舖之事述說一遍。

桂夫人點頭，道：「原來當年聯手的人，全是爲了忠義門的財寶呀。」

湯大娘道：「戈平陽也必然早有心覬覦忠義門的財富，他眞是處心積慮了。」

桂夫人道：「大嫂子，妳得原諒我們，老實說，我們在此住下來，暗中也曾找過各處。」

湯夫人道：「你們甚麼也沒找到。」

「是的，甚至地下室中也去過，可是……」

「那兒只是一堆白骨。」

桂夫人道：「嫂子呀，今天我們這是上天安排，我提議弄些祭品，要我女兒到地下室，爲她的公公一拜，如何？」

湯大娘道：「既是一家人了，這是應該的，就叫阿郎去準備吧！」

湯十郎很高興，立刻打火做起菜餚來了。

他把祭品擱在盤子上，桂月秀舉着油燈與一對蠟燭，四個人便轉入地下室中了。

桂月秀十分虔誠的跪下來。

湯十郎燃香交在她手上。

桂月秀舉着香流淚了。

湯十郎怔怔的難開口，他看向湯大娘。

「叫她哭吧，她找咱們太久了，結果却是這樣悲慘，她傷心自是應該的。」

桂月秀哭出聲來了。

桂夫人道：「你二人的爹都不在了，此情何以堪，此事怎能忍，血海深仇，咱們非找那老賊不可。」

湯十郎道：「我饒不了戈平陽。」

桂月秀拭淚而起，道：「阿郎哥，這報仇之事，便落在我二人的肩上了。」

「理當如是，阿秀，咱們聯手，乃我企求之事。」

湯大娘道：「報仇當然勢在必行，但目前咱們却不能操之過急。」

她指指上面，又道：「我以爲咱們先作商量。」

她當先往地牢上面走去。

於是，四個人又來到了小廂中。

桂夫人道：「我以爲咱們立刻行動，合力衝進戈家堡中，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湯大娘道：「不可。」

桂夫人忿然的道：「怎不該，嫂子有何高見？」

湯大娘道：「情況十分明朗，屠殺忠義門的人，正往左家廢園奔來，咱們爲甚麼不對這些人下手？要知道這些人也是兇手呀！」

桂夫人點着頭，顯然她同意了。

湯大娘又道：「我們四人可以分明暗兩批，妳母女仍然住在前面，不到關鍵時刻，絕不露面，讓那老奸巨猾的戈平陽，以爲妳母女早已死在他的地牢裡了。」

桂夫人再一次點頭。

湯十郎道：「每日吃用，仍然由我送去……而且是暗中送過去，怎樣？」

桂月秀俏目一斜，只是笑了。

湯大娘道：「咱們非把戈平陽引出來不可。」

她看着小窗外，又道：「當我們殺光那些兇手之後，姓戈的能不出面？」

桂夫人冷笑，道：「咱們屠殺那些兇手，戈平陽一定很高興。」

湯大娘道：「他以爲咱們替他淸道，然後他率人找來，那時候就是咱們復仇之日了。」

桂夫人雙手緊握，她好像迫不及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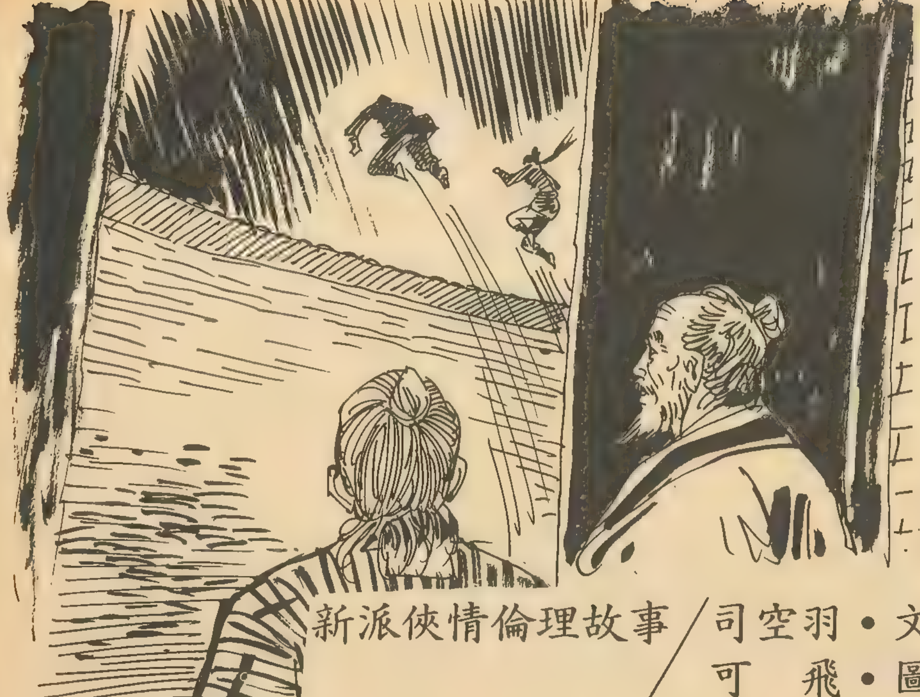
＊　＊　＊

又到了吃飯時候了。

又見黑妞兒前來送吃的。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戰雲釋放小潔，驅逐司徒兄妹，原來司徒受命於宇內五魔潛入爲奸細，此時司徒兄妹去而復至，同時領來四魔，齊手攻打戰雲與唐煌。風魔喬占非當年爲尋得五霸圖，匿存戰家莊地下十年，以絕技傳授戰雲，騙取信任，現身歷此生死關頭的戰鬥中，頓時領悟自己之罪愆，決心立功贖罪，轉身面對四魔劃地絕交，斬袍斷義，並撲向戰雲，劍尖一偏，左臂平肩削下地，鮮血殷流……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隱屍三年　開棺慶典

唐煌沉喝一聲，迎頭攔住，站在四魔與「風魔」中間，肅容道：「喬前輩昔年雖然出賣了戰前輩，畢竟不是親手所殺，且對戰雲兄有十年養育之恩，如今痛悟前非，正是大丈夫行徑，不必引咎自責。」

他回過身來，指着四魔厲聲道：「福禍無門，由人自招！爾等一生作惡多端，若能及時改過自新，尚能……」

四魔大喝一聲，四件兵刃指向唐煌，就要出手，戰雲撿起長劍，一掠而至，費小潔也跟了上來，三人一字排開，一場搏殺又將展開。

「且慢！」「風魔」搖晃着身子，淒然地道：「雲兒，你的殺父仇人應該是老夫，你就成全我吧！若要老夫親眼看着四位拜弟濺血本莊，老夫也不想獨活了！」

「雪魔」厲聲道：「喬悟非，你這出爾反爾的叛賊，用不着你示恩討好！」

「風魔」搖搖頭道：「老夫絕非示恩討好，只因咱們結義數十年，實不忍看到四位濺血此莊，現在這兩個年輕人的身手相若，那女娃兒也很了得，三人聯手，四位絕非敵手，而老夫又不能協助任何一方面，因此，奉勸各位立刻離開此莊。」

四魔剛才嘗過那一招的威力，現在再加上一個費小潔，深知凶多吉少，互視一眼，嘿嘿獰笑不已。

「雷魔」陰聲道：「喬悟非，你決定叛離我們了？」

「風魔」沉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豈能反悔！」

「好！」「雷魔」一撩衣襟，「刷！」將下襬撕了下來，擲在「風魔」面前。

接着「刷刷刷」三聲，另外三魔也割下袍角，擲在地上。

「風魔」慘然一笑，伸出右手，以中食二指虛空在地上一劃，「刷」地一聲，地上泥土揚起，顯出一道三寸深的小溝。

「哈……」「雪魔」厲笑一陣，道：「劃地絕交，割袍斷義，從現在開始，我們已是死仇大敵，以後遇上，可別說我們翻臉無情！」

「風魔」沉聲道：「喬某決定從此退出武林，若四位仍不放過，希望四位永遠在一起，不要落單，反之，恐不是喬某的敵手！」

「哈……」四魔厲笑一陣，提起一旁的司徒兄妹，越牆而去。

「風魔」長嘆一聲，身子搖搖晃晃，終於昏倒在地上。

戰雲悲嘯一聲，吐盡了胸中的鬱氣，抱起「風魔」，一串串熱淚都滴在那蒼老而慘白的臉上，向屋中走去。

唐煌正要跟進去，突然發現一個人影倒映在地上，不由暗自哼了一聲。

不必抬頭察看，他知道「聽雨軒」之上隱伏着一個人，這人的身手可能不會太差。

他故作不知，掠入「聽雨軒」中，

正要向上發掌，誰知那傢伙也不簡單，「刷」地一聲，掠出四丈。

唐煌緊跟着掠過去，這時戰雲已抱着「風魔」消失在月色中，唐煌一打量，竟是「黑狐」鄭化。

鄭化知道唐煌的厲害，賊眼亂轉，似乎隨時準備逃走，嘿嘿笑道：「小子，你的命眞大！居然沒有死在飛魂峽中！」

唐煌心中一動，這魔頭怎知飛魂峽中之事？莫非那兩塊巨石是他擲的？

唐煌沉聲道：「鄭化，依我估計，你不可能將兩塊數千斤大石擲出一二十丈之遠，但我相信你必定曾參與此事。」

鄭化陰笑道：「不錯，本人親眼看到小橋拆斷。」

唐煌靈機一動，沉聲道：「你可是『鬼斧』龐通之徒？」

「不錯。」

唐煌冷笑道：「龐通以膂力見稱於世，那兩塊大石原來是他擲的！」

鄭化不否認也不承認，嘿嘿冷笑。

唐煌不屑地道：「可笑張子萍竟把其餘二邪當作知己，他們背後却想向他下手，眞是蛇鼠一窩！」

費小潔冷笑道：「鄭化，你還記得上次在死城中冒充『慾望神君』之事麼？」

鄭化沉聲道：「各有各的苦衷，你們只知道身負血仇，有沒有爲別人着想？你們以爲家師和張子萍一條心麼？」

唐煌道：「『鬼斧』龐通能以巨石偷襲張子萍，可見他們是貌合神離，彼此利用，說說看，他們之間有何仇何恨？」

鄭化切齒道：「還不是上了張子萍的當，不克自拔？」

唐煌哂然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大概是吸食『阿芙蓉』上癮。」

「不錯！」鄭化狠聲道：「這魔頭殺人不濺血，他的野心可大呢！」

費小潔厲聲道：「他還有甚麼野心？」

鄭化神秘地道：「他想在不久將來的武林盛會上一鳴驚人！」

唐煌道：「甚麼武林盛會？」

鄭化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道：「反正不久你們就會知道，我現在先告訴你們個好消息，保證你們……」

費小潔冷笑道：「唐煌，別聽他信口胡扯！他今夜來此，鬼鬼祟祟地，誰知他安着甚麼心？」

唐煌搖搖手道：「小潔，讓他說，反正他跑不了！」

鄭化冷笑道：「既然如此，我不說了。」

「哼！」費小潔冷笑道：「他分明無話找話說，在吊我們的胃口。」

唐煌沉聲道：「快說！是那方面的？」

鄭化道：「當然是令尊唐一飛和一神、二聖等人之事。」

「哦？」唐煌精神一振，疾掠而至，鄭化三飄兩閃，切出七掌，終未脫出唐煌的一招「力劃鴻溝」，脈門已被扣住。

唐煌沉聲道：「鄭化，快說，家父怎麼了？是好消息還是壞的？」

鄭化也算一號人物，大爲尷尬，冷聲道：「你侮辱本人的迫供手段，強迫本人說出，本人……」

唐煌鬆手退了一步，道：「剛才我因過份緊張，才冒犯於你，請說吧！」

鄭化肅然道：「令尊和一神、二聖等人不久將脫困，恢復自由之身！」

「眞的？」唐煌激動地道：「你怎知道？」

「聽家師說的。」

唐煌肅然道：「難道張子萍他會半途而廢？」

鄭化冷笑道：「那就由不得他。」說着長身上了牆頭，費小潔厲叱一聲，道：「這賊子要溜！」

唐煌連忙拉住她，道：「他不敢！此事可能是眞的，讓他走吧！他不會無中生有造此謠言的。」

鄭化身形沒於牆外，道：「本人以人格擔保……」

費小潔道：「難道他專程來報告這個消息？」

唐煌茫然搖搖頭，表示無法回答。

* * *

太白山位於陝省郿縣南，又名太乙山，爲秦嶺山脈之極峯，高約四千尺，終年積雪，故名太白。

入夜，東麓山巒間，有兩條身影併肩奔掠着。長空如洗，萬里無雲，一輪明月自東山上露出一個小半弧，將這兩條身影長長的印在地上。

「唉！」那個高的身影嘆了口氣。

「唐煌，有心事麼？」矮的問。

「沒有，只是有點感慨。小潔，我一想起家父脫困的消息，戰大哥的遭遇和『風魔』改邪歸正的事，就不禁感慨萬千。」

「是的。」費小潔道：「他們都不平凡。戰大哥有容人之量，喬悟非也勇於改過，現在爲了補償戰雲的喪父之痛，竟甘心爲大哥的隨身老僕。至於唐伯伯的事，我仍然懷疑。」

「小潔，我所感嘆的尚不僅此，誰能想到，『五霸圖』出現了兩張，而那一張竟在『凌霄劍客』手中？因此，我又想到你這一張的來源。」

費小潔茫然地道：「昔年媽媽自何處得來『五霸圖』，我也不知道，因爲她沒有對我說過。」

「那麼現在你總可以告訴我眞的『五霸圖』藏於何處了？」

「當然，」費小潔歉然地道：「唐煌，現在你應該相信我，從今以後我不會再欺騙你了。同時我也要告訴你爲甚麼到了這裏我才告訴你。」

她四下望了一會，低聲道：「由於媽媽交圖給我時，再三叮囑要好好保管，不可遺失，她並且告訴我，那張圖上不但有三招絕學，天下無敵，而且有很多武林秘密……」

唐煌低聲道：「說吧！附近一里之內沒有人。」

費小潔續道：「當時媽媽在我肚皮上刺了一幅假圖，其實也不算假，只是少了兩招絕學，也沒有把武林秘密刺上。」

唐煌不解地道：「到底是甚麼武林秘密？」

費小潔道：「我也不知道，因爲上面沒有字，只是一些花鳥山石和人物，據說代表武林秘密。」

唐煌微微搖頭，費小潔以爲他不信，搖搖他的手，道：「唐煌，請相信我，我絕不會騙你！」

「小潔，我相信你，快說吧！」

費小潔肅然地道：「我懷着一張『五霸圖』離開死城之後，就風聞許多厲害人物在找此圖，而且有幾個魔頭已知此圖在媽媽手中。因此，我知道把圖藏在身上，遲早會失去。」

唐煌道：「那時我們還沒有認識吧？」

「認識了。」小潔幽幽地道：「我不是說過嗎？那時我有了私心，想把此圖交給爹爹張子萍，準備把假圖給你，雖是假圖，上面仍有一招絕學，對你也有很大的益處。但我必須先試試爹爹對我有沒有父女之情。」

唐煌道：「後來你發覺張子萍心地不善，就改變主意了？」

「不！我只是把圖藏起，還沒有死心。恰巧那時我聽聞一個絕世高手閉關一年的消息，就想出一個主意。」

「那高手是誰？」

「『活報應』古奇。」

「哦？」唐煌面色一肅，道：「據說此人身份極高，連五魔和五霸也差他一籌。」

「不錯，因此，我才加以利用，況且古奇閉關之事，任何人都不知道，只是他兩個弟子私下交談被我聽到。那時我想，若將此圖藏在古奇的居處附近，任何高手也不敢去捋虎鬚。」

唐煌冷笑道：「你這一着非常冒險！試想，高手閉關，戒備森嚴，萬一被……」

費小潔阻止他說下去，道：「你聽我說呀！我當然知道，但我也聞之古奇在閉關之前，要到華山去採一種奇藥，而且帶着兩個弟子同去，我就趁這機會，把『五霸圖』藏在他的大廳內迎面巨匾之後。」

「這……」唐煌肅然地搖搖頭道：「這藏圖之地好是好，只是要想取回來恐怕就難了。」

費小潔嘆道：「是的。在目前來說確是困難了，但我當初計劃得很週密，因爲我知道他是本月十一日出關，我準備在他出關之前取回，同時我也知道他閉關之處，是在後園石窖之內，大廳在前面，戒備重點當然在後面。」

「嗯，你的計劃不能說不週密，現在怎地又困難了？」

費小潔幽幽一嘆，道：「本來估計時間，可以在他出關前一天趕到太白山，但神使鬼差，被司徒兄妹躭擱了三天，古奇已於三天前出關了。」

「這……」唐煌沉聲道：「你若是早告訴我，何至弄得如此之糟？不過，以我們兩人的身手，或能搶回來。」

「恐怕晚了。」費小潔肅然道：「古奇一出關，就發出『報應帖』，召集黑白兩道武林，慶賀出關大典，現在那些黑白兩道高手也該到了，因爲明天就是大典之期了。」

唐煌默然不語，面色肅然，費小潔以爲他生氣了，幽幽地道：「唐煌，你恨我麼？」

「不，我永遠不會恨你，我正在想，『活報應』古奇到底厲害到何種程度？」

費小潔嚴肅地道：「讓我舉個例吧！據說在五十年前一次『普天同慶』的武林大會上，他炫露了一手絕學，使與會數百高手黯然失色。」

唐煌微微一喝，道：「是甚麼絕學？」

費小潔沉聲道：「『無量禪功』，他抓着自己的頭髮，提起三尺來高。」

「啊！」唐煌悚然一震，道：「假如不是弄假，這是一門空前絕後的玄學！」

費小潔續道：「當時就有人表示懷疑，因爲輕功高絕之人，足心點地使身軀緩緩上昇，是看不出破綻，但『活報應』爲了使所有高手心服口服，又露了一手『移山倒海』功。」

唐煌聳聳肩，道：「越來越玄了！說說看甚麼叫做『移山倒海』功？」

費小潔道：「你當然不信，連我也不相信，可是這件事千眞萬確，這是媽媽親自告訴我的，那時媽媽的師傅，也不過三十歲左右，曾參加該會，那是在黃山鰲魚峯舉行，『活報應』當場試驗，將所有的高手請到峯腰處，他自己站在峯頂，雙掌齊推，地動山搖，一個山頂被震下絕谷……」

「哈……」唐煌朗笑一陣，道：「我不信有這等功力，還有『倒海功』呢？」

費小潔道：「事後他又帶着不信的高手，站在一道深澗之上，距水面約有十五六丈，兩掌一翻一引，澗水翻騰，波浪滔天，竟冒起七八丈高的水柱。」

唐煌面色肅然，他現在不信也得信了，假如此人確有這等功力，取回「五霸圖」恐怕困難重重。

唐煌沉聲道：「『活報應』住在那裏？」

費小潔拉着他翻過兩個山頭，向一個深谷中一指，道：「看！那一片燈海就是他的居處『太白山莊』！」

那一片燈火自古林中洩出，好像千百盞孔明燈掛在樹上，在夜風中盪動，有如飄浮水上超渡亡魂的冥燈。

「遲了！」費小潔喃喃地道：「『太白山莊』張燈結綵，今夜已開始籌備大典，各派高手恐怕已經到齊了。」

唐煌沉聲道：「即使到齊了，我們也要闖一闖。小潔，你該知道，那張『五霸圖』，對我並不太重要，我只是懷疑，當今之世，會有那種聞所未聞的絕學？」

「唐煌，請相信我，也請你相信我媽媽，她絕不會騙我，我們絕不能輕視敵人，我們必須先作週密的計劃。」

唐煌微微搖頭道：「怎樣計劃也不行！『五霸圖』在大廳中的巨匾之後，耳目衆多，若不仔細計劃，怎能到手？」

「這樣好不好？」小潔神秘地道：「我們稍微化粧一下，以賀客身份混進莊中，見機行事。」

唐煌點頭道：「也只好如此了，我們化粧成甚麼樣子？」

費小潔拍拍胸膛，道：「這件事交給我來辦，包你照鏡子連自己也不認識。」

他們兩人就在附近山洞中開始易容，不到盞茶工夫，唐煌已變成一個酒糟鼻子、濃眉大眼、一臉粉刺的大漢了。

而費小潔也和他的樣子差不多，這表示他們是兄妹。就憑他們兩人這副德性，一個人不敢看，兩個人要帶着傢伙。

費小潔身上帶着古銅鏡，兩人照了一下，不禁笑作一團，唐煌聳聳肩道：「假如我們果眞生成這個樣子怎辦？」

費小潔哈哈笑道：「天貓配地狗，誰也別嫌誰！」

唐煌把她抱了起來，吻着她那醜陋的面頰，道：「這樣也好，再也不會有色迷迷的目光死盯着你，我每次看到那種目光，心中就難以忍受。」

「可是我呢？」費小潔幽幽地道：「有些少女對你凝視，我的感受還不是一樣。」

「你說那些少女？」

「蕭鳳至、蘇珊、莫愁，還有古鳳古姊姊。」

「你別胡扯！」唐煌正色道：「古姑娘總是冷冰冰的，她絕不會……」

「哼！」費小潔神秘一哂，道：「對於這種事，我們女人最敏感，越是那種冷冰冰的女人，心眼越多。」

「小潔，你這就顯著小器了！古鳳可不是那種人！」

「不信是不是？總有一天你會知道。好啦，我們可以入莊了。」

兩人向谷中掠去，唐煌道：「記住，我們是兄妹，我叫馬得標，綽號『擒龍手』，你叫馬春蘭，綽號……」

費小潔聳聳肩道：「綽號『賽西施』。」

兩人嘻嘻哈哈，向谷底掠去。他們只要在一起，就感覺生命充實，不在一起，就像失落了生命的另一半似的。

然而，他們都因爲互相愛悅，忽略了戒備。

他們沒有想到，在他們數丈之外隱伏着一個人呢！

那人的表情很奇特，時而羨慕，時而忿恨，時而臉上浮現濃重的殺機。

那是一個少女，一個自信美貌和武功不下於費小潔的少女。

當費小潔說到古鳳雖然冷冰冰地，心眼却多時，那少女不禁暗自哼了一聲，也有些臉紅。

這少女似乎很矛盾，當她的目光落在唐煌身上時，目光立即又變得春水似的柔和，殺機立即消失。

當她看到兩小情切切，意綿綿時又不禁暗暗猛咬下唇。

唐煌和費小潔掠入谷中，那神秘少女也自另一方向飛瀉入谷，似要走在前面。

「肅靜！」一聲沉喝，羊腸小徑兩旁閃出兩個黑衣老者，抱拳凝神而立，身法之快，好像根本就站在那裏似的，道：「貴客踵賀敝莊古莊主出關大典，足見盛情。老朽在此相迎！」

唐煌還禮朗聲道：「不敢！貴莊主待客熱忱，令人感佩，就此謝過。」

老人肅然道：「太白谷方圓十八里，嚴禁喧嘩。還請二位注意，不勝翹企。」

唐煌暗自哼了一聲，心道：「這兩個老傢伙身手不俗，語鋒犀利，先禮而後兵，派頭可眞不小，那『活報應』古奇就可想而知了。」

但此行任務重大，只得忍下，唐煌抱拳一揖，拉着費小潔向下掠去。

後面傳來不屑的冷笑，那是一種輕視的心聲，兩小不由相視一笑，這也難怪，以「活報應」古奇的身份，上門的賀客，都是一流高手和有頭有臉的人物，像他們兩人這副德性，貌不驚人，衣不壓衆，自不免被人輕視。

「哈……」唐煌一看費小潔的醜惡面孔，就想到自己的面孔，實在忍耐不住。

「何人在此狂笑？」人隨聲至，又是兩個灰衣老者迎面攔住，好像從泥土中鑽出來似的，沉聲道：「兩位既是本莊貴客，尚請自愛，勿再大聲喧嘩！二位不妨凝神聽一下，太白谷中有沒有半點喧囂之聲？」

兩小一聽，果然整個谷中死寂一片，好像這裏根本沒有生物存在，那谷底的一片燈海，也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樓一樣。

唐煌暗暗搖頭，他自信聽覺可及一里之外，際此大典前夕，賀客盈門，怎會萬籟俱寂？立即抱拳道：「請恕在下失禮！在下江湖末學，今日有幸參與古前輩出關大典，難免受寵若驚

，尚請見諒！」

兩個老者微微哂笑，伸手肅客，道：「二位請！」

兩小立即又向谷心馳去。

不久來到莊門之前，這莊牆是以高可三丈的粗大杉木築成，牆頭上每隔二三丈必有一盞孔明燈，照得谷底如同白晝。

大典前夕，已是如此隆重，卻不聞半點人聲，實在莫測高深。

兩個白衣老者像兩隻碩大的白鶴，疾掠而至，輕功之高，又在那兩個灰衣老者之上，向兩小打量一會，漠然地道：「敢請二位賜告大名？」

唐煌朗聲道：「在下馬得標，武林朋友賜名『擒龍手』……」

兩個白衣老者臉皮抽動一下，似乎想笑又勉强忍下，只得把冷電似的目光移開。

費小潔道：「小女子馬春蘭，綽號『賽飛衛』，也叫『賽西施』，敝兄妹的總號是『二馬雙絕震八方』。」

兩個白衣老者終於忍不住，冷冷一笑道：「老朽孤陋寡聞，有眼不識泰山，今日才能識荆，幸何如之。二位乃是威震八方的人物，老朽自不敢慢客，請！」

請字甫出，莊院大門之旁，「吱喲」一聲，開了一扇小門。

那小門高僅四尺，寬約二尺，即使是一個侏儒，也要佝僂着身子才能進去。

兩小一看，不由火起，這分明是有意侮辱，這簡直是狗洞。

唐煌按下胸中的怒火，冷笑道：「敢問二位是否也走此門？」

兩個老者微微一哂道：「人走人門，狗走狗洞！老朽等乃是本莊的狗腿，自然走此狗洞，俗語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一介江湖小卒，竟敢口出狂言，自取其辱，其奈人何！二位請吧！」

唐煌縱聲敞笑一陣，對小潔眨眨眼，道：「物以類聚，看情形走此門者大有人在，你我既非族類，自應走正中大門。」

費小潔和聲道：「『二馬雙絕震八方』之名，如日中天，竟有人不認識咱們的，眞是狗眼看人低。」

兩個白衣老者面色一寒，冷峻地道：「若非莊主有言在先，大典之日對任何賀客不准得罪，二位恐怕已經躺下了！」

唐煌聳聳肩道：「在下確信二位有此力，只是對馬氏雙絕來說，未免誇大了些。」

兩老者冷哼一聲，其中一個不屑地道：「太白山莊的大門絕不隨便開啓，此門高僅三丈，以『二馬雙絕震八方』的身份，一掠而過當無問題，請！」

唐煌抬頭望去，對費小潔道：「妹妹，你看有沒有把握？」

費小潔搖搖頭道：「全力施爲大概沒有問題。」

其中一個白衣老者對另一個哂然地道：「自稱『雙絕震八方』，卻連三丈也無法掠過，不知所謂『雙絕』是那『雙絕』？」

「這個……」另一個老者微微一笑道：「有駱駝不吹牛，有大象不吹駱駝，這是一絕；臉皮厚，人品俊美，又是一絕，其實所謂『雙絕』，也不無道理。」

另一個老者沉聲道：「假如連三丈之高也過不去，連鑽狗洞的資格也沒有，識相的話，趕快滾出太白谷。」

唐煌搓搓手道：「妹妹，我看還是鑽狗洞吧！他們能鑽，難道我們就不能鑽？」

費小潔連連搖頭，道：「兩條老狗鑽慣了，當然無所謂。可是咱們總是一號人物，不能和狗一般見識，還是試試看吧。」

「也好。」唐煌端量三丈高的大門，拉着小潔退了一丈五六，道：「咱們向前衝上二三丈，就勢躍起，大概可以過去。」

兩個老者兩臂交叉胸前，冷冷旁觀，輕蔑地嘿嘿冷笑。

兩小互視一眼，猶豫不決，費小潔以手撫胸道：「大哥，我的心有點跳。」

「我也有點，不過你別怕，咱們馬氏雙絕，可不能含糊，一世英名得來不易，跳！」

兩小眞氣下沉，腳步沉重，「咚咚」有聲，這完全是身手低劣的現象。兩小跑到大門前約兩丈之處，抖臂跳起，看樣子勉强可以到達三丈之處。

那知一個老者沉喝一聲「起」，那大門頂上的門樓，突然上昇兩丈有零，原來那是由兩根活柱挑着，伸縮自如。

三丈尚且勉强，五丈多高無論如何也過不去，兩個老者相視一笑，以爲笑話是看定了。

那知兩小輕哂一聲，兩腿一剪，「颼」地一聲，再疾昇兩丈，以「寒雞獨立」之式，單足站在門樓頂上，回頭微微一笑。

兩個老者面色大變，這才知道被戲弄的不是對方而是自己。而他們心裏清楚，這兩個名不見經傳、貌不驚人的年輕人，似仍未盡全力。

唐煌輕鬆地對費小潔道：「妹妹，人家說得不錯，人走人門，狗鑽狗洞，『二馬雙絕震八方』專走大門，自然要出人頭地……」

語音未畢，兩小携手長笑，凌空斜掠，竟有二十餘丈，穿過兩重屋宇，來到一座廳之前。

廳中明亮如晝，却肅然無嘩，由幢幢人影估計，人數當在數百之上。

兩小推門進入大廳，不由暗暗叫絕，同時也不禁吃了一驚，這太白山莊莊主的威勢和派頭，遠超過「日正當中」張子萍。

大廳中數百高手，男女老幼，應有盡有，都各據一位，面色肅然，誰也不講話，只是一齊望着兩小。

其中竟有宮驚海師徒，「宇內四魔」及司徒兄妹。其餘面孔都很陌生。

千百道目光凝聚在兩小身上，他們並未在意，不約而同地向迎門壁上的巨大匾額望去。

那漆金大字的巨匾，長約一丈二三，寬約四尺，上書「天下第一名」五個巨大金字。

左下方寫着「武林同道敬贈」字樣，字跡松盤柏立，鐵劃銀鈎，顯然出自名家手筆。

巨匾兩旁有一副對聯：鰲魚峯頭移山倒海；太白谷中龍盤虎據。

唐煌暗自哼了一聲，心想，口氣可眞不小，完全是以天下第一人自居。

但兩小注視巨匾的用意並不在此，主要是爲了那張藏在巨匾後面的「五霸圖」。

最後，兩小的目光又落在左邊對聯的下端落款上，那落款十分奇特，寫着「天下第二俠」敬題七個狂草。

千百個面孔上沒有一絲表情，那些目光既不友善也不仇視，冷冷地，漠然地注視着兩小。

兩小被看得很不自在，找個座位坐下，那些目光不再注視他倆，却都目不斜視。

估計已過了三更，突然走進一個白衣老者，抱拳道：「谷主駕到！」

「刷！」大廳中人全都站了起來，靜得幾乎可以聽到蚯蚓翻泥的聲音。

兩小也跟着站起來，只見那老者退到大門一邊，躬身侍立。

不久，大廳門口出現一位童顏皓首的黃袍老者，所有的目光都被吸引過去。

兩小從未見過此老，只知道他就是昔年在黃山鰲魚峯一鳴驚人的「活報應」古奇。

看這老人的神色，除了眼神略帶寒芒之外，看不出奇特之處。

因此，唐煌有點懷疑，此人能扯着自己的頭髮提起自己的身子，而且擅「移山倒海」奇學。

他只得觀察大廳中所有賀客的表情，終於發現其中有一部份高人，面呈驚疑惶惑之色。

好像他在懷疑此人的功力，也好像不信此人就是「活報應」古奇。

但沒有一人出聲，僅是抱拳爲禮，仍保持着肅靜。

數十支粗逾兒臂的巨燭，「卜卜」跳動着，這是大廳中僅有的聲音。

黃袍老者微微一笑，抱拳答禮，宏聲道：「古某昔年承同道抬愛，力促古某做一番事業，衆志成城，其意可感。怎奈古某素無大志，有負同道厚望，務祈鑑諒。」

一千高手仍然絲毫無表情，唐煌猜想，這些高手，可能大多數未參加昔年鰲魚峯大會，甚至於根本不認識他，所以都不便出聲。

「活報應」續道：「此番古某閉關一年，主要爲東山再起，以報各位呵護擁戴之情。」

所有的人仍然沒有出聲，古奇反而變成自說自話了。唐煌忍耐不住，抱拳道：「在下馬得標，此來參加古大俠的大典，至感榮幸！古大俠所謂東山再起，不知究係何指？」

古奇打量唐煌一陣，略顯輕視之色，連其他高手也都側目而視之，好像在說：這裏那有你說話的份兒。

古奇點點頭道：「馬大俠問得好，要幹一番事業，必須師出有名，才能堂堂正正。近來武林邪惡當道，痲醉同道袍澤，其目的不問可知，乃想以歹毒的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最後整個武林，必將醉生夢死，意志消沉，而受其統御，永遠無法反抗。」

唐煌朗聲道：「不知古大俠此語究係何指？」

大廳中一陣輕哂之聲，表示唐煌孤陋寡聞，連這件大事都不知道。

其實唐煌比他們還清楚，那是指「日正當中」張子萍以大煙痲醉同道，控制武林之事。

古奇哂然道：「『阿芙蓉』雖爲名貴藥引，却也是至毒之物，一旦吸食上癮，苦海無邊，無法自拔，永劫不復，古某此番重振聲威，聯絡同道共商大計，其意在此。」

大廳中突然傳來一陣掌聲，表示全體贊成，衷心擁護。連唐煌和費小潔也不例外。

古奇連連抱拳，續道：「俗說：一掌獨拍，雖疾無聲。各位若能同心合力，必能挽救武林浩劫。」

又是一陣歡呼及掌聲，古奇宏聲道：「時已不早，請各位就寢吧，明天再從長計議。」

說畢，作個羅圈揖出廳而去。

大廳中議論紛紛，嗡嗡作響，陸續散去，不一會工夫，僅剩下三個人。

其中兩人是唐煌和費小潔，另一人身材纖小，臉上有一個刀疤，自左邊嘴角裂到脖子上。面色陰沉，但年紀却在三十以內。

此人衣著華麗，皮膚白晰，若非面色陰沉，且有個大刀疤，也算是一個美男子。

大廳中只剩下三人，誰也不打招呼，那刀疤年輕人坐在那裏，好像暫時沒有離開之意。

這谷中太靜了，好像置身湖底，只有夜風在山谷上空呼嘯之聲，像浪濤一樣。

那刀疤男子不言不動，似在想心事，又好像在乾耗，這樣一來，兩小可眞急了。

眼睜睜地望着那個巨匾，却不能上去取那「五霸圖」，假如這個討厭的人離開大廳，他們可以手到拈來。

況且，除了今夜，恐怕再也沒這種機會。

兩小望着那男子的側影，好像他閉上眼睛在假寐，如果他這樣坐到天亮，豈不是白耗一夜？

兩小不安地看着巨匾，再看看那男子，急得抓耳摸腮，一籌莫展。

唐煌向費小潔眨眨眼，蘸着茶水，在桌上寫道：「我把他引出去，你上去取圖。」

費小潔也寫道：「如果他不中計，就乾脆下辣手，反正這傢伙不會是好人。」

唐煌點點頭，站了起來，向那男子走去，豈知那男子突然睜開眼來，向唐煌兜手一揖，道：「馬兄既不想睡，何不坐下談談，以消長夜？」

唐煌抱拳道：「也好。這位大名……」

「小弟華莊，草字易容，武林朋友賜號『疤面虎』，馬兄請坐。」

唐煌暗暗一笑，這外號倒也貼切，若改爲「疤面猥」就更恰當了。立即含笑道：「此谷夜色甚佳，我們何不到外面走走？」

「疤面虎」站起身來，道：「妙極！請問令妹要不要……」

「不必了！」唐煌低聲道：「她生得醜陋，自卑感甚重，很少和生人打交道。」

兩人併肩走出大廳，唐煌趁機回頭和費小潔眨眨眼，表示進行很順利。

那知就在兩人神秘一笑時，自大廳後門走進一人，唐煌楞了一下，以爲自己發生幻覺，急忙回頭看看身邊的「疤面虎」。

不錯。「疤面虎」仍在他的身邊，而大廳後面走進的人，和「疤面虎」一模一樣，衣着華麗，面色陰沉，而嘴角那個刀疤，也延到脖子上。

「天哪！」唐煌心中呼喊着，這是怎麼回事？不會是見了鬼吧？

其實費小潔和唐煌一樣，也楞住了，她可以清楚看到，唐煌和「疤面虎」併肩走着，而大廳中這個竟和那個一樣。

唐煌故作鎮靜，心想，這傢伙分明在和我鬥智，兩個「疤面虎」必是一眞一假，也可能兩個都是假的。

他突然心中一動，想起「疤面虎」的名字，華莊和易容都暗示是「化裝」和「易容」，表示不是本來面目。

由此推斷，這兩個傢伙可能和自己的目的相同，此來定有重大企圖。

「他們是否也爲『五霸圖』而來呢？」不！唐煌一想，這件事沒有第三者知道，那麼這人故示親近，用意何在？

爲了費小潔的安全，爲了那張「五霸圖」，唐煌暗自決定，必須盡快把他制住。

「馬兄！」「疤面虎」指着一鈎殘月道：「人有聚散，月有盈虧，人生數十寒暑，彈指而過，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今夜小弟與兄把握，明天各奔東西，嗨！」

此人雖然貌不驚人，談吐頗爲不俗，只是那把聲音略細，好像是假嗓子。

看他的談吐和那一條大刀疤非常不調和。

唐煌握着他的手，慨然嘆道：「千里搭長棚，終須一別。雖然如此，人生聚散，也是緣份，今夜能和華兄……」

他突感華莊的手軟綿綿地，柔若無骨，而且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幽香。

雖然那時富家子弟也有薰衣的習俗，但那薰香和這種女人獨有的幽香迥然不同。

華莊似已感覺，立即抽回手來，指着一幢精舍道：「小弟就在那一幢精舍中，馬兄若不嫌棄，就請進屋小坐。」

唐煌將計就計，道：「深夜打擾，恐怕不便吧？」

華莊道：「馬兄見外了，小弟與兄一見如故，只是把令妹一人留在大廳中，至感抱歉。」

「不妨！」唐煌道：「她一向孤獨慣了，我不在她身邊，她也落得清閒。」

華莊推開精舍的門，唐煌向內掃視一下，裏面雖無燈光，借着一鈎殘月的光線，可看清屋中沒有人，伸手在他後腰氣海俞穴輕輕按了一下。

這氣海俞穴是人身三十六大死穴之一，以重手法點中，三個時辰內必死。

但唐煌和他並無深仇大恨，僅以一成力道點中，華莊悶哼一聲，倒在唐煌臂彎之中。

假如唐煌不是擔心費小潔，他會仔細看看這個人的眞面目，必能揭開一個秘密。

但他來不及察看，把華莊抱到床上，爲他蓋上被子，將門掩上，奔向大廳。

遠遠望去，那個和華莊同樣的人，坐在華莊剛才坐的位子上，以手支額，似在凝思。

費小潔坐在那人一丈之外，急得美目亂轉，不停地扭着指頭。

太白山莊平靜極了，一點也不像一個藏龍臥虎之地，好像連個値更守夜的人也沒有。

唐煌一陣迷惘，這兩個「疤面虎」到底有何企圖？他爲甚麼在大廳中乾耗？

唐煌不由冷笑一聲，心道：「不能再乾耗下去，就在大廳中把他放倒也不會被人發現，『五霸圖』一到手，立即離開此莊。」

他正要走進大廳，突見數丈外竹叢中飛起一條身影，以「觀音坐蓮」之式斜掠十七八丈，沒於一道矮牆之內。

唐煌心頭一震，隱隱看出，此人的身形頗似「疤面虎」華莊，不由疑心大起，難道他能自解穴道？

他自信目力極佳，已看到那人脖子上的紫色刀疤。立即以「金鯉倒穿波」之式，倒縱十餘丈，越過矮牆，落在一個花圃之中。

就在這一會工夫，那人影已失去踪跡。唐煌縱目四望，花圃佔地約有一畝，花圃左右都有房舍，只有後面是一片參天古樹。

唐煌心想，莫非是華莊被人救走？若然，他不會向左右屋宇奔掠，可能進入後面的古林。

唐煌向後疾掠，站在矮牆上向參天古林中望去，隱隱看到林中有一個牌坊。

夜風在林中奏着浪潮似的聲浪，像千百個巨大的鬼魅在竊竊私語。

唐煌對那牌坊發生疑問，掠下矮牆，向林中走去。

此人敢在「活報應」莊中弄鬼，必定有些道行，而太白山莊中竟無守夜及護莊暗樁，也使唐煌大爲不解。

走到牌坊之前，可以看清這牌坊是以大麻石建造，生着厚厚的青苔，上面橫樑上鑿着「古氏宗親之墓」六個大字。

唐煌輕身提氣，像一個幽靈進入牌坊中。兩旁參天古木枝柯交接，不見天上星月。

深入三五十丈，隱隱看到一片墓地，碑石林立，荒草沒脛，那些長滿雜草的巨墓，像蹲伏着的長髮鬼頭。

唐煌伏着身深入墓中央，突然心中狂跳一下，貼在一個巨碑之後。

「果然這林中有極大的秘密！」探頭望去，二十四個老者圍着一個巨墓四週，形成內外兩圈，外圈十二個老者身着白衣，內圈十二個身着灰衣。

中央八個黑衣老者，正在掘墓，但却沒發出半點聲音。

當唐煌的目光停在一個華服少年身上時，不由大吃一驚，以爲自己的眼睛扯謊，此人正是自稱「疤面虎」的華莊。

他本已被唐煌點了氣海俞穴，放在床上，唐煌深信，即使能自解穴道，一個時辰之內也辦不到。但現在仔細望去，一點不錯，正是「疤面虎」。

但唐煌仍不敢相信，他以爲此人可能是坐在大廳中那一個，如果自己猜想不錯，費小潔可能已經得手了。

現在他本應到大廳中去看看，如果費小潔果眞獲得「五霸圖」，就該立刻離開此莊。

然而，這裏有一個秘密，那三十二個老者都是太白山莊中的高手，他們爲何要掘墓？那「疤面虎」又是誰？

唐煌伏着身子，向前掩近，仍藏於一塊巨碑之後，相距外圈十二個白衣老者有五丈之地。

那「疤面虎」跪在地上，像一個孝子，氣氛既肅穆又恐怖。

突然，另一邊林中，掠來一個黃袍老者，此人正是剛才在大廳中出現的「活報應」古奇。

古奇本是太白山莊莊主，但走到外圈十二個老者面前，那些老者仍然凝神戒備，視若無睹，連個招呼也沒打。

唐煌心中昇起陣陣疑雲，此人可能不是太白山莊莊主「活報應」古奇。反之，他的下屬不敢對他如此無禮。

黃袍老者進入兩層包圍圈，站在「疤面虎」身旁。

現在墳頭已經鏟平，開始向下掘，動作極快。

突見「疤面虎」沉聲道：「分出八個到十丈外去監視！」

內外圈各走出四個老者，向四周散開，其中一個正朝唐煌這個巨碑走來。

唐煌已經認出，這白衣老者正是在大門外諷刺他們的兩個老者之一。

在這刹那間，唐煌心念電轉，他認爲這是個極大的秘密，也可能是個陰謀，就看「疤面虎」的陰沉之態及高絕的身手，此莊不會是正當路數。

況且，這黃袍老人可能不是「活報應」古奇，而數百武林人物竟被蒙蔽。

那白衣老者疾掠而至，他經驗豐

富，恐怕碑後有人，一式「夜叉探海」以守代攻，兩人已經照面。

唐煌早已下定決心，速戰速決，立即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僅是兩式，已將老者脈門扣住，帶到碑後，連點三處要穴。

這一連串動作極快，而且掘墓處剩下兩圈老者都面向圈內，竟未發現。

不一會就聽到鐵鏟觸到棺木上的聲音，又是一陣急掘，四個黑衣老者每人抬着一角，將一具漆黑的棺木托出壙外。

這棺木很大，木料也很厚，可能因埋葬很久之故，棺上生滿了花紋，但却沒有腐爛。

巨棺出土，所有的人都很緊張，「疤面虎」首先躍起來，外圈八個白衣老者又面向外監視，如臨大敵。

剛才唐煌雖然制住了那個老者，但他心裏清楚，若非那老者輕敵，而且唐煌又全力施出最辣手的一招，絕對無法得手。

同時，他也看出，白衣老者比灰衣老者高出一籌，而灰衣老者又比黑衣老者略高，而「疤面虎」的身手可能比任何一個老者都高。至於那黃袍「活報應」則莫測高深。

這時黃袍老者和「疤面虎」同時抓住棺蓋，略一用力，發出一聲輕響，棺蓋應手而開。

兩人向棺中望去，面色肅然，立即伸手托着，把一具屍體抬到棺外預先舖好的棉被上。

唐煌凝目望去，那具屍體由頭至脚都纏着白布，夜風吹來，布屑紛紛飄起，隨風而逝。

由此推斷，此人入土約在三年以上。

「疤面虎」一揮手，黃袍老者及內外圈灰、黑、白衣老者都轉身朝外。只有「疤面虎」蹲下身子，自一水桶中抓起一塊白綢，蘸着水在屍體臉上擦着。

唐煌脊樑上的涼意逐漸加深，像一條冰冷的小蛇在蠕蠕爬動似的。他心中大聲呼喊着「怪事」。

原來這是一個中年女人的屍體，遠遠望去，除了肌膚蒼白，沒有一絲血色外，似乎面目娟好，沒有一絲皺紋。

「疤面虎」不停地蘸水擦着屍體的面孔、胸前、大腿及一雙天足。

兩個乳峯鬆軟微聳，應該是婦人所有，腰身還算窈窕。

全身洗擦完畢之後，「疤面虎」面色凝重，兩掌交搓，十指上冒出騰騰蒸氣，然後先在屍體的氣海穴上推摩。

時間在恐怖和死寂中溜走，「疤面虎」手上和頭上冒着熱氣，像蒸籠似的。

他的雙手越推越快，有時疾拍，有時抓揑，那蒼白的屍體上逐漸有了血色。

而且腹腔之中好像有一個大老鼠，到處亂竄。

汗水自「疤面虎」的臉上滴到屍體上，雙臂上的汗水也順腕淌下。唐煌注視着他的雙手，心想，這是少女的玉手。

他記得剛才走出大廳時，握了他的手一下，軟綿綿的柔若無骨，而且嗅到幽香。

最後「疤面虎」的雙掌按在屍體心窩處，大力按着，屍體的肌膚更加紅潤了。

唐煌已隱隱猜到，他要使這死人復活。這本是一件十分荒謬之事，但看「疤面虎」的推拏手法，似又不像邪術。

因此，他又想起「花木羽士」以奇異的接木之法，將五大門派掌門人的軀體藏於樹幹中的事。較之目前的事，更加令人難以置信。

最後，「疤面虎」的身子貼在屍體身上，口對口呼吸十餘下，一躍而起。

那屍體長長地吁了口氣，手足微微動了一下。

「活了！」唐煌大爲驚異，天下之大，光怪陸離，若非親眼所見，其誰能信？

屍體胸部微微起伏，呼吸已經正常。「疤面虎」取過一邊的衣衫爲她穿上，然後輕輕地把她扶坐起來。

這一坐起來，唐煌恰巧和她對面，看得非常眞切。隱隱看出這中年婦人很像一個熟人，只是此刻無暇去想到底像那一個人。

現在婦人盤膝而坐，似在調息，其餘之人都小心翼翼地戒備着。

這是最重要的關頭，假如此時有人現身擾亂，很可能前功盡棄，走火入魔。

唐煌突然想起費小潔曾對他說過一種奇異的武功，那就是由天竺國傳入中國的「瑜珈術」。

據說練此術之人，首先要在吐納方面下五年苦功，有了相當造詣之後，再將舌下的筋咬斷。

舌下的筋一斷，舌頭一伸，往上可以舔到鼻尖，往下可以舔到下顎，總之比常人的舌頭長出一倍。

因此，他可以輕易地以舌尖抵住氣道，使氣道僅留一點點縫隙，呼吸小量的空氣，延續生命。

由於呼吸微弱，人身各部份的需要也隨着減到最低限度，那麼，一具大棺木所藏的空氣足夠一個擅「瑜珈術」者三四年之需。

當然，這種嘗試也很危險，像閉關一樣，預定三年，就必須於三年內出棺，超過一天也不行。

因爲棺中的空氣只夠三年之用。

再者，出棺之後，施行推拿活血，對口呼吸，都要有條不紊，錯一步或慢一步都會導致死亡。（未完・廿三）